


貳

陳慶浩博士·王秋桂博士 主編

# 繡榻野史

（明）呂天成 著

／醉眠閣本、本衙本

思無邪滙寶。

思無邪滙寶 ㊁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 ［繡榻野史］

／明・呂天成 著

⊙醉眠閣本・本藏本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
成易圖書有限公司 編輯製作

明清豔情小說叢書

# 《思無邪滙寶》總序

很多中國古籍，因戰亂、政治或其他原因，再加上自然的淘汰，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其中尤以被視爲俗文學的小說、戲劇、唱本等，流失最多。傳統漢文化輕視這些作品，公私書目中極少著錄，公私藏書亦鮮蒐集，且在元明清三代，屢遭禁止，毀版焚書，時有所聞。在各類書中，豔情小說，受害最烈。除了官方明令禁毀外，社會輿論、各階層的社會組織，都極力制止此類書籍之流通。但另一方面，社會的需要又使這些書籍不斷出版，地下流行。不過，在強力壓制下，很多書籍都消失了；遺留下來的亦往往因不能公開發行的關係，印刷極不講究，錯漏甚多。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人，往往從禁毀書目或其他批判資料中，知道這類書籍的存在而無從閱讀，偶然接觸到坊間流行本，卻又質量太差，不僅難以窺見原作的眞面目，也難於作爲研究的對象。

好在自本世紀以來，西方文學思想東漸，使學術界注意到小說的價值，蒐集資料，編寫書目，從事研究的人愈來愈多。豔情小說作爲小說資料，漸漸被發現、介紹。另一方面，不少在本土消失的書籍，因早年流傳到海外，獲得保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俗文學書籍，當然有些是豔情小說。但無論是在海內外，這些資料均非一般研究者所能知，即偶有所知也難得一讀，更不要說作整體研究了。因此，直到目前還是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一個薄弱環節。

# 叢書總序

　　中國小說資料本國保存的不全，閱讀條件亦差，因而研究者往往需要飄洋過海，去域外讀這些書。前輩學人如鄭振鐸、孫楷第、王重民、劉修業、王古魯等，當代學人如李田意、柳存仁、吳曉鈴、馬幼垣、胡萬川諸位，皆曾專門去東西洋圖書館訪讀中國古代小說。本人多年來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研究，有緣至世界各地讀書，深知其間艱苦，故發願將中外所藏明清善本小說，匯爲一編，影印出版，供研究者使用。而身在國外，需覓國內合作者。數年前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世德、石昌渝兩位合作，編纂《古本小說叢刊》，原計畫將明清善本通俗小說盡數收入。然限於出版環境，豔情小說未能廁身其中。因此，將這些小說另行刊印，是必要的。但此類書籍原來印刷多極草率，且以保存未精，常有缺文殘頁；且不少書文字已漶漫，即原書亦不易辨識，影印自難卒讀；若干書版本繁多，亦勢難全部印行。故當務之急，乃出校刊排印本；或據別本校勘，務求通讀；有不同版本者，又需一一校勘，作出定本，方能爲研究者使用。將來有條件時再擇其中有價值而清晰者影印。

　　本叢書計收書五十種，採用版本超過百種，另又收若干附錄。除國內蒐集到部分資料外，大部分資料採自日本、俄羅斯、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等諸國圖書館及私人藏書。其中如全本《姑妄言》、《海陵佚史》及《龍陽逸史》等，皆爲首次面世者。《海陵佚史》爲《醒世恆言》第二十三回〈金海陵縱慾亡身〉的前身，而比此回篇幅大一倍以上，主要是豔情描寫部分，這對我們了解《三言》的來歷大有幫助。《姑妄言》爲雍正庚戌序抄本，長達百萬言，是繼《金瓶梅》後的一部豔情巨著。此書未見記錄，抄本是從莫斯科的俄羅斯國立圖書館引渡回來的。刊本《僧尼孽海》亦初次應用於校刊中。《肉蒲團》爲常見之書，然流行者多爲日本刊本或此刊本

之排印本；偶有用清刊本者，亦未經詳細校勘。本叢書所收之《肉蒲團》，根據有代表性之刊本抄本六種校勘，除錄入各版本書影外，又收各種插圖達百幅。各書之出版說明，既述故事梗概，說明所用版本情況及校勘各類技術問題外，關於作者及該書研究之成果，亦加簡述。此叢書所收諸書中，曾於本世紀排印出版者，不超過三分之一。這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中國豔情小說的大結集，所收的超過現存已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大陸近年來有豔情小說熱，出版了一批所謂明清豔情小說的書，其中大部分是言情小說，少數算得上豔情小說，但只採用一般坊本，整理粗糙，又隨意刪削，可稱劣本。禁錮不能抑制人性的需要，只能產生粗製濫造的劣品來。清代豔情小說屢禁不止，只弄得質量每下愈況，目前的情況亦復如此。

豔情小說有文言有白話，有長篇，亦有中篇、短篇。這批資料爲我們展示了明清豔情小說的全景，亦讓我們看到文言小說發展到白話人情小說的若干線索。大致上文言小說到宋元，已漸衰落。明初瞿佑的《剪燈新話》，以及紛紛出現的仿作，可視爲文言小說的中興。以後一直要待到《聊齋誌異》問世，文言小說又出現新高潮。但有一個過去少爲研究注意的現象是元明時出現文言中篇小說如《嬌紅記》、《鍾情麗集》、《天緣奇遇》、《花神三妙傳》、《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篇幅較過往的文言小說長，能容納更多的故事情節，有較多的細節描寫和對話；文體也由純粹的文言加入白話詞語。這批作品大多爲言情之作，亦有豔情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時代早的作品，文體較純；後來者則已雜有白話成份了。此類文言中篇，到萬曆年間發展出白話的才子佳人和豔情小說兩大流。由文言而白話的發展過程，在我們這套書中，也是有跡象可尋的。明清小說研究上常有繁本簡本出現先後問題的爭論，過去多從進化的觀點

來處理這個問題，認爲簡本在前繁本在後。最顯著的例子是馮夢龍將二十回本的《三遂平妖傳》擴充爲四十回本的《新平妖傳》。但研究者也發現有些小說是繁本在前簡本在後。豔情小說同一部小說出現繁簡本的情況甚多，爲我們提供研究這一問題非常豐富的資料。其實繁本簡本雖然情節大致相同，但文字則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是彼此文字大部分相同的，一是彼此文字沒有直接的關係。後者我們還沒有深入研究，印象中似乎都是簡本在前繁本在後的。前者則可肯定是繁本出現在簡本之前，沒有例外。這或可成爲我們判定明清白話小說繁簡本出現先後的通則。其原因並不複雜，在著作權沒得到保護的情況下，書商翻刻別家出版的小說時，爲了爭奪市場，或以降低售價，或以增加故事情節去招徠，有時甚至是兩種手段並用。要降價勢必要減低成本，最省事的方法是減少篇幅；保存原來的故事梗概而刪去細節描寫和詩詞韻文。刪節者爲求省時省力，不會另外寫一本書，而是就手上現成的書加以削減。因而絕大多數的文字是相同的。有的刪節者十分用心，要不是和繁本比較，幾乎找不到刪削的痕跡；也有些甚不用心，使情節斷裂不能通讀。又明清白話小說情節互相因襲情況嚴重，豔情小說更甚，若能分解構成各書相同或相類的故事情節，觀其流變，對了解各書之形成，彼此間的關係及其價值，也是有幫助的。

中國政治史甚發達而社會生活史料較欠缺，明清小說是了解當時社會的重要材料。豔情小說除了提供當時一般社會生活史料外，又特別反映了當時的性風俗、性心理等，爲後人研究此一時期的性文化提供豐富的資料。近年國內外興起性文化研究熱，注意發掘歷代房中著作，目前除考古所獲得資料外，又從醫部整理出不少房中著述，有人還注意到道家和佛家的有關作品，但對明清豔情小說中之資料所知無多。本叢書不單保存了一些房中理論，更重要的是記錄了許

多此方面的具體例證，展現了明清兩代多采多姿的性文化活動。在世界豔情文學史中，中國豔情小說有很特出的地位。比較西洋豔情小說，中國小說起源早，類型多，表現出一種比較健康自然的性觀念，和西洋處在宗教強大壓力下的反抗性的豔情小說，所表現的被扭曲的性觀念大異其趣。日本的豔情小說，則是從翻譯到模仿明清豔情小說再發展出來的。本叢書的出版，不僅有助於我們研究中國豔情文學，亦爲世界豔情文學的比較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

豔情小說或被稱爲風流小說、猥褻小說、穢褻小說、淫蕩小說等，諸家所指內容各不相同。本叢書所收乃是專以敍寫性愛或以敍寫性愛爲重點之一的小說。《天緣奇遇》、《三妙傳》等文言中篇，《空空幻》、《都是幻》等白話小說，皆以敍寫男歡女愛爲主，因直接的性愛描寫較少，故不選入本叢書中。有些書如《三續金瓶梅》、《梧桐影》等，雖亦未有大量直接的性描寫，然前者爲《金瓶梅》續書，屬《金瓶梅》系列之一；後者爲《肉蒲團》仿作，皆有助於全面了解此類著作，故亦收入。《情海緣》、《歡喜緣》兩書，雖爲民國時期所編，但因雜抄自明清豔情小說，故亦收入供比較研究。本叢書亦收入日本漢文豔情小說數種爲附錄，此類資料不多，但亦有參考價值。

西方漢學界較早注意中國性文化研究，五、六十年代，高羅佩就已寫出《中國古代房內考》及《秘戲圖考》兩書。隨著社會開放，性禁忌被打破，中國性文化亦成漢學家注意的焦點之一，豔情小說自然受到重視。有些豔情小說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金瓶梅》、《肉蒲團》、《繡榻野史》等，皆有多種外文譯本。若干學者且寫出豔情小說的論文。本叢書的編輯顧問，都是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權威，無論在資料蒐集翻譯和研究方面，都是出色當行。雷威安的法譯全

本《金瓶梅》，韓南的英譯《肉蒲團》都得到漢學界的讚許。但因爲中國豔情小說資料未經全面整理，不論是翻譯還是研究，都只是使用有限的資料。缺乏好的校勘本，自然不能希望有完好的翻譯本；缺乏全面的資料，亦難苛求出現原創性的論文。這套書將過去被禁毀最慘烈、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明清豔情小說，鉅細靡遺，盡數收集，經過校勘整理，匯爲一編，這是研究明清豔情小說的堅實基礎。明清豔情小說之欣賞、翻譯和研究都可開始了，我們期待著高水準的翻譯和傑出的研究成果。

陳慶浩

一九九四年八月於台北

# 《思無邪滙寶》編輯凡例

一、版本　廣收現存各種版本，了解各版本間之關係，比較其價值，並以最初或最優版本爲底本。

二、文字一般按底本錄入；底本有誤時據別本校改者皆出校記。底本不誤而別本文字可供參考者亦酌量錄入校記。

三、俗體字、簡體字不引起誤會者一般依正體錄入；可能引起誤會者則用校勘符號標出或於校記說明，必要時於出版說明統一交代。

四、本叢書一律以「。」號斷句，原書各種符號皆取消　句讀基本依原書；原書句讀有誤時改正，不一一說明。原書無句讀者補入。

五、校勘符號：

(1)原書誤字誤詞應改正者，於該字或該詞後用（　）標示。

(2)原書文字衍出應刪去者，用〈　〉標出。

(3)原書缺去應補入文字用〔　〕標出。

(4)原書文字漶漫者逐字以□號標出。

(5)原書文字缺去者逐字以〇號標出；數量不明者於校記中說明。

六、書影　所用各版本之扉頁、所有插圖、首回首頁、印記及其他有助了解版本特徵者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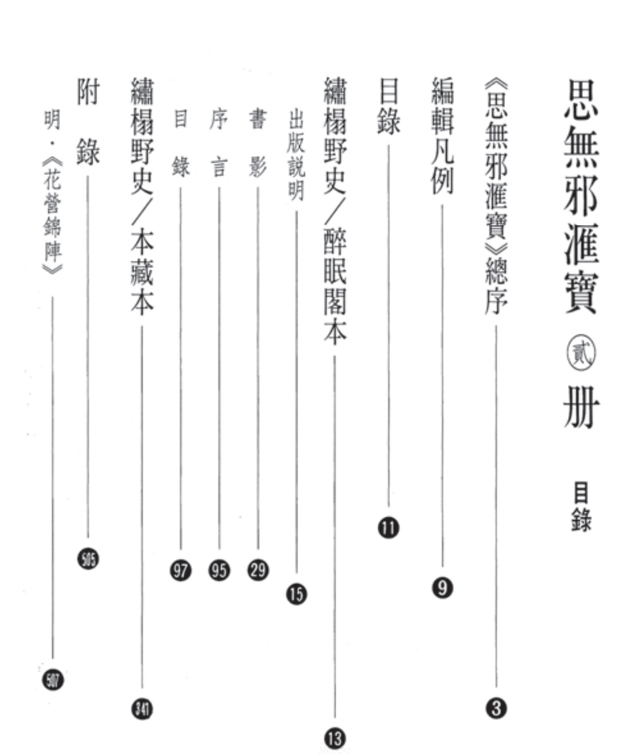
收；序跋則依其重要性收錄，或全收，或只收首末頁。

七、各書皆有出版說明，述故事梗概，介紹作者資料，記版本情況及校勘有關事項。

八、附錄　各書後人序跋及有助於了解該書之資料，皆酌量附錄入書中供參考。

# 思無邪滙寶 ㊁ 册

目錄



思無邪滙寶 貳 冊／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 「繡榻野史」

／醉眠閣本

明・呂天成 著

# 《繡榻野史》出版說明

《繡榻野史》版本甚多，各版本分卷不同，所著撰人亦不同。孫楷第《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錄此書之田中慶太郎藏本時謂：「馬隅卿先生據《曲律》四，考爲呂天成作，則出名士之手，而文殊不稱。雖有意鋪張穢褻事，而文甚短淺，勉分節段。以視《金瓶梅》之汪洋恣肆，實乃天壤之別。」按王驥德（?—一六二三）《曲律》卷四云：「鬱藍生，呂姓，諱天成，字勤之，別號棘津，亦餘姚人。……勤之制作甚富，至摹寫麗情褻語，尤稱絕技。世所傳《繡榻野史》、《閒情別傳》，皆其少年遊戲之筆。余所恃爲詞學麗澤者四人，謂詞隱先生、孫大司馬、比部俟居及勤之；而勤之尤密邇旦夕，方以千秋交勗。人咸謂勤之風貌玉立，才名籍甚，青雲在袖襟間，而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一夕溘先，風流頓盡，悲夫！……」按呂天成（一五八〇—一六一八）爲明代出名戲劇家，二十歲即從事創作，著有傳奇、雜劇作品數十種，除《齊東絕倒》尚存《盛明雜劇》中，其他均已亡佚。又校正南戲和傳奇《拜月亭》、《荊釵記》、《白兔記》、《殺狗記》、《浣紗記》等二十八種，著有評論傳奇作家及作品之《曲品》二卷，《青紅絕句》一卷，小說《繡榻野史》及《閒情別傳》。按《曲律》中言及呂天成處甚多，據〈自序〉，則此書之作，亦爲呂天成推動之結果。王驥德與呂天成爲府學中同舍友，朝夕相見，爲「文字交垂廿年」（語見《曲律》卷四），故其相知亦深。既謂《繡榻野史》爲呂天成「少年遊戲之筆」，則當作於萬曆二十五年（一五九七）前後，成書未久，即有刊本流通（詳下）。

此書版本甚多，重要的有醉眠閣、種德堂和本藏本三種，此外還有不少坊本。簡介如下：

（一）醉眠閣本　四卷，不分回，每卷分若干則。現存本缺扉頁。首「繡榻野史敍」，謂自坊間購得此書，「踰年間，適書肆中，見冠冕人物，與夫學士少年行，往往諏咨不絕，余慨然歸，取而品評批抹之，間亦斷其略。」現存本此敍缺後部，未知有否署名及題日期。然從敍中可知，此本非原刊本，本書之評及斷略，爲敍者所爲。敍後爲「李卓吾先生批評繡榻野史傳奇目錄」，分四卷，各卷分則不分回，則有目，不編號。卷一分二十二則，卷二分三十二則，卷三分三十則，卷四分二十一則。次插圖，十葉，甚精。除首末兩半葉各爲一幅外，皆右左兩半葉合爲一幅。正文首葉首行作「李卓吾先生批評繡榻野史卷之一」，次行下方作「卓吾子李　贄批評」，三行作「醉眠閣憨憨子重梓」。其他各卷之首行除卷次改易外，其他文字相同。卷二首葉第二、第三行題字與卷一相同，卷三、卷四則作「卓吾子批評」、「憨憨子纂補」、「醉眠閣重修」。正文分上下兩欄：上欄佔二字位置，刻眉批；因眉批用小字，故以三字爲一行。下欄刻正文，佔十八字。正文半葉九行，行十八字。四周單欄。板心單黑魚尾，上作「批評繡榻野史」，下卷次、葉次，最下端作「醉眠閣藏板」。正文各則首爲小題，字數不等。次故事。則末例有詞一首，接下爲「評」及「斷略」，然「斷略」非每則皆有。此書各卷，雖皆題「卓吾子李贄批評」或「卓吾子批評」字樣，但無任何證據可證明此書之「評」及「斷略」爲李卓吾所作。據敍，「評」及「斷略」皆爲作敍者所爲，今「繡榻野史敍」缺後部，而按各卷前署名，則敍極可能亦署「卓吾子李贄」。明末清初小說，喜歡以李卓吾批評作招牌，而通常只是書商一種推銷的伎倆，此書亦應作如是觀。故「敍」、「評」及「斷略」或可視爲「醉眠閣憨憨子」所爲。

《海陵佚史》之眉批，皆採擷自《西廂記》之曲詞，前曾論及。此書之眉批及各則末之批，亦頗多摘自《西廂》者，如眉批「醮着些兒麻上來」、「正是五百年風流業寃」，則末評「魚水得和諧」、「柳梢斜目遲遲下，好教聖賢打」之類。反映了當時《西廂記》盛行，小說評點及閱讀者的趣味所在。又此書各則故事，隨意分斷，長短不一。各則後之詞，部分爲評論或敍述，皆配合情節，可視爲本書有機成分外，又有不少和故事無關，與當時流行之春宮冊子如《花營錦陣》、《素娥篇》、《鴛鴦秘譜》等之題詞相近。就目前掌握到的資料，《花營錦陣》中的【如夢令】、【望海潮】、【鳳樓春】、【解連環】、【醉扶歸】、【後庭宴】和【撲蝴蝶】七首詞與《鴛鴦秘譜》中【畫堂春】、【卜算子】兩詞皆見於《繡榻野史》，有些詞文字不大一樣，特別是【望海潮】和【醉扶歸】兩首，差別較大。有若干《花營錦陣》和《繡榻野史》相近的詞，又同時與《素娥篇》的詞相近。又有【謁金門】一詞，同見於《素娥篇》和《繡榻野史》中，有半闋相同，却不見於《花營錦陣》。高羅佩《秘戲圖考》注意到此一現象，以爲這些詞是春宮畫冊抄自《繡榻野史》的。實際的情形可能恰好相反：由於春宮冊子的題詞配合畫面作文字的描寫，而非隨意增入與畫面無關聯的點綴性的韻文，而醉眠閣本《繡榻野史》和春宮冊相近的詞，多和情節不吻合，說明非配合內容的創作，而是自別處抄入的。以《花營錦陣・醉扶歸》爲例（見附錄）：

「乳燕雙飛春晝永，撩兩人情動。略解繡紅褌，相隨學鳥禽。　風摺羅衣翻不定，有娘行幫襯，出力久相扶。春情問有無？」畫面上可看到雙燕，看到兩人情動解紅褌學鳥禽和風翻羅衣、娘行幫襯相扶的形象。此詞在醉眠閣本《繡榻野史》卷一〈二人鸞鳳顛倒〉則後：「乳燕雙飛春晝永，似兩人情動。略解繡紅裩，相隨學鳥禽。　風顛兩處翻不定，有娘行幫襯，出力久相

扶，閉壘寫降書。」此則寫金氏教大里在書房裡用「鸞顚鳳倒」式相交，大里不敵求饒。爲求配合情節，此詞作了不少改動，如「風顚兩處」、「閉壘寫降書」之類，但「略解繡紅裩」就與實際不合，更不用說「有娘行幫襯，出力久相扶」了。書房中只有兩人，睡在床上亦用不上找丫鬟幫襯扶持的。這可作爲《繡榻野史》此詞抄自《花營錦陣》的確證。由於目前所能看到明代春宮及其他資料都很有限，究竟醉眠閣本有多少詞自別處抄入，抄自那些書？已難準確回答。又有些詞從名家詞抄錄，如【醉花陰】（薄霧濃雲愁永晝）抄自李清照詞之類。

醉眠閣本分則，各則長短不一，並不是按故事情節分出段落，只是隨意割裂，似乎目的是爲了加入則末的詞。又各則間少有關聯文字，只在第二卷末故事後曰：「後來畢竟不知金氏尋死也否？東門生怎的樣勸解了？金氏惡識了大里，弄些甚麼計策來雪了他的恨，方纔罷了？且看下回，便知端的。」這使我們懷疑原本是分回不分則的。因第一卷和第三卷末都沒有任何聯上帶後文字，而此處文字又恰好在全書中間，故原書可能分爲兩回。後來爲加入詞而分則，再加入評和斷略，增加了篇幅，才分成四卷。聯繫到原書作者呂天成是當代才子，而抄入之詞多與情節不合，也有理由相信並非原作。這或可解孫楷第的疑惑？卷三、四皆署「憨憨子纂補」，此處所謂「纂補」，大概指補上詞。因爲評和斷略是托名爲卓吾子所作的。黃霖等懷疑憨憨子即王承父。「王承父，初名光胤，以字行，更字承父，晚更字子幻，號昆侖山人、夢虛、憨憨道人等，吳江人。」（見《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上，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頁一六一、一九六）。

醉眠閣本書中屢及金、女眞及虜廷等對女眞大不敬字樣，卷二目錄中有〈金人三戰敗績〉、

〈女眞垂首喪氣〉、〈遼金拱首伏降〉等則目。卷四〈合家歡樂醉眠〉一則有急口令，謂「南贍部洲大明國浙江等處承宣布政司」云云。知此爲明代刊本。又卷一〈傳柬求婚〉則之「斷略」謂：「……殆所繇與正家之道悖矣」，〈自道私愛芳心〉則之「斷略」謂：「……所繇溺愛邪謀，不能端本以居正也。」似皆有意避「由」字，其刊於天啓（一六二一—一六二七）、崇禎（一六二七—一六四四）年間歟？

此書現存兩本：

(1)波多野藏本　書曾爲日本元鹿島氏收藏，封面有元鹿島氏所寫書名籤，又有長方形陽文楷字藏書章，上作「子孫永保」，下爲「雲煙家藏書記」。此書現由波多野太郎氏收藏，各卷前後皆有相州波多野氏陰文藏書方章，文字不一。此本敍只得兩葉，缺後半。書末缺一葉。正文亦間有缺葉。然爲現存《繡榻野史》最全者，特別是插圖完整，甚可貴也。故以爲此次校刊之底本。

(2)高羅佩藏本　此本原爲日本東京文求堂田中慶太郎所有，孫楷第於一九三一年赴東京訪書，曾讀此本，並記於《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中。庚寅（一九五〇）年田中氏讓此書於高羅佩。據其跋，謂原書於二十年前得自東北故家者，缺第三卷。今此書之卷三，乃高羅佩氏依坊間排印本抄補者。故此卷末有「庚寅菊月鈔於吟月盦」一行，下有「吟月盦」陽文小隸方章。「吟月盦」爲高羅佩室號。鈔本四周單欄，行間有絲欄，半葉九行，行十八字。版心單魚尾，下卷次、葉次。首葉首行作「繡榻野史卷之三」，次行下方署「笑花主人錄」，三行作「江籬館校正」。此一署名方式與民國十三年上海書局排印本下卷相同，其內文亦大致相同，高羅佩

用此本補抄否？上海書局排印本署此書爲「情顛主人著」、「小隱齋居士校」。然此本實據醉眠閣本而來，惟正文不分則，合爲上下兩卷，各則末之詞、評及斷略，亦已删去，而保存各則目於總目中。高羅佩抄録時爲求與其他各卷形式一致，亦按原有則目分割正文抄入。比較此本及波多野本，則目雖一樣，分則無一相同，此亦從另一側面反映出醉眠閣本分則是隨意的。高羅佩本不單卷三補抄，其敍、目録及卷一亦爲抄本。卷一前九葉且有日文訓讀號，估計抄者爲日人。此本之敍亦只得兩葉，格式一如波多野本，目録亦然，惟無插圖。卷一之行款格式乃至文字寫法亦同波多野本，波多野本缺葉四十一，此本亦缺。又眉批亦間缺去，缺者多爲波多野本漶漫處，是可知敍、目録及卷一，乃據波多野本抄録者。田中氏當時得自東北故家者恐只得二、四兩卷，又據元鹿島氏藏本補卷二前一部分也。抄本頗多誤字，抄者水準不高。波多野本卷二、卷四間有缺頁漶漫處，可據高羅佩本補。此本現藏荷蘭萊敦大學漢學院圖書館。

㈡種德堂本　上下兩卷，不署撰人，此書日本山口大學棲息堂文庫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圖書館均有收藏；現使用者爲棲息文庫本。扉頁大字雙行作「新刊圖像繡楊野史」，中間小字作「種德堂謹依京板」。次「繡楊野史小敍」，署「戊申秋日五陵豪長書」，後有兩陰文隸書方章，一作「有情癡」，一漶漫。正文首葉首行作「圖像繡楊野史上卷」，次行下署「江籬館校」，接下【西江月】及正文。卷末作「圖像繡楊野史上卷終」。下卷形式相同。此本圖版夾於正文中間，左右兩半葉合成一幅，上下卷各十二幅。棲息文庫本缺圖甚多，上卷有兩幅全缺，九幅缺去一部分，通常是缺半幅，只存一幅完整；下卷存六幅及殘缺的四幅。正文單欄，行間或有絲

欄。半葉九行，行二十字。版心無魚尾，靠上署卷次，下署葉次。社科院文研所藏本情况待考。

比較種德堂本與醉眠閣本，除了敘和插圖不同外，形式上前者分上下兩卷，不分則；後者則分爲四卷，各卷又分二三十則不等。醉眠閣本較種德堂本多了眉批及各則後的評和斷略，還有各則評前的詞。正文其他部分的文字，幾乎完全一樣。要是認爲醉眠閣本所多出部分，確爲憨憨子所加，則種德堂本呈現的，或更接近原本的面貌。上文已從正文稱「大明」，罵金及女眞等處，指出醉眠閣本爲明刊本。種德堂本文字既同醉眠閣本，亦可知爲明刊本。此本五陵豪長敘署戊申秋日，明代最後戊申爲萬曆三十六年（一六〇八），前於此之戊申爲嘉靖二十七年（一五四八），呂天成仍未出生，自不可能有《繡榻野史》一書；後於此已入清，故可定此敘寫於萬曆三十六年。種德堂爲明建寧書坊，坊主爲熊成冶（字沖宇）、熊秉宸（字建由）父子。熊成冶活躍於萬曆年間，現存刻書有《新鍥京本校正按鑑演義全像三國志傳》、《新刻金陵原版易經開心正解》、《新刻楊救貧秘傳陰陽二宅便用統宗》、《鼎鐫洪武原韻勘正補訂經書切字海篇玉鑑》等。熊秉宸則活躍於崇禎年間，所刻書現存有《新鐫音釋圈點提章提節大魁四書正文》、《新刻古今名公啓札雲章》等。此本很多俗字錯字與醉眠閣本同，可知據同一底本；比較此兩版本，種德堂本錯字簡省字較多，似不如醉眠閣本。此亦爲閩本常見之缺失。此本與醉眠閣本最爲接近，故可據以校補現存醉眠閣本之殘缺漶漫處。

按若以版本形式而論，此本較醉眠閣本更近原本。就文字而論，醉眠閣本較此本爲優，且又含括此本全部文字。若兩本全刊出，則嫌重複；若排此本而不及醉眠閣本，則勢將失去醉眠閣本之則目、眉批、詞、評及斷略，亦甚可惜。今排醉眠閣本並以此本作校，可保存兩本文字。

將醉本所增之部分除去，刪則目，合併卷一、卷二爲上卷，卷三、卷四爲下卷，再補五陵豪長敍及揷圖，即爲已經校勘之種德堂本。

㈢本藏本　此本扉頁中欄大字書「繡榻野史」，左欄下方小字作「本藏板」，用以記名，故稱「本藏本」。此本現藏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書分八卷，無目錄。刊本四周單欄，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版心單魚尾，上作「繡榻野史」，下卷次、葉次。正文首葉首行作「新刊繡榻野史卷之一」，次行及三行近中間處分署「醒世主人校閱」、「李卓吾先生評」。其他各卷形式相同，惟將評者及校閱者署名位置對調。各卷卷末或有該卷終字樣，或署「終」字於版心下端，形式並不統一。

此書卷一述蘇州府常熟縣江大老、二老兄弟娶妻文氏、武氏與母同居。因歲荒，大老外出謀生。後江母死，其姪刁士鶴應江二老之請助喪殯，因看上江家兩媳邀至家同住。文氏拒遷，武氏看上士鶴，與二老同至刁家。士鶴通武氏，兩人設計毒死江二老。後江大老回鄉，發此事，刁、武入獄判死。刁自殺，武氏騎木驢遊街後處死。按上故事與《繡榻野史》無關，故此卷卷末謂：「看官，這是繡榻野史的引子，尙未說到正傳。要知如何，下卷便見。」自卷二方入正傳。比較此本及種德堂本，發現故事主線及文字大致相同，但亦有不少修改增刪處。如卷二東門生安排大里與金氏首次好合，徹夜歡娛，此本分爲兩截，時間並不合理。似乎校閱者有改編的企圖，但只是草草試試，並沒有眞正去做。此書將丫頭塞紅改爲賽紅，有些地方還沒改淨，還是作塞紅的。書末賽紅、阿秀等淪爲小娘事，亦稍加說明。但此書更多的是整段整段地刪，因爲刪多了又沒好好交代，使故事不太連貫。如卷四金氏下廚及卷五金氏爲大里弄病等處皆如

此。然此本較種德堂本亦有所增添，除卷一外，又在正文中插入不少詩詞聯語，還有每卷末的「批評」，字體較正文大。又此本俗字、錯字極多，又常有漏字，難以卒讀。今據種德堂本刊正之。一般坊間重印古小說，特別是艷情小說，多作刪削，極少改編，更少增補。此本頗特別，故刊出以供研究者參考。

㈣醒世軒本　傅惜華原藏。六卷十二回，半葉八行，行二十字。道光十年（一八三〇）刊本。署「多情子選訂」。按此本未見，待考。

《天許齋批點北宋三遂平妖傳》前有〈敍〉，署「泰昌元年（一六二〇）長至前一日隴西張譽無咎父題」，謂：「……聞此書傳自京都一勛臣家抄本，即未必果羅公筆，亦當出自高手，非近日作《續三國》、《浪史》、《野史》等鴟鳴鴉叫，獲羅名教者比。亦可列小說名家，故賈人乞余敍也而余許之。」可知《繡榻野史》，在當代已被目爲淫書，醉眠閣本及種德堂本之敍，亦不委言也。劉廷璣《在園雜志》卷二記彼於壬辰（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冬與友人論小說謂：「……至《燈月圓》、《肉蒲團》、《野史》、《浪史》、《快史》、《媚史》、《河間傳》、《癡婆子傳》則流毒無盡。」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蘇郡設局收毀淫書目、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杭州府設局收毀淫書目、同治七年（一八六八）江蘇巡撫丁日昌查禁淫詞小說書目皆著錄此書。

《繡榻野史》問世以後影響不小，清代有署名「江西野人編演」的《怡情陣》十回，抄襲痕跡即十分明顯；因「江西野人」與編演《春燈迷史》十回之「青陽野人」疑爲同一人，二書俱屬清代作品，故收入本叢書清代小說系列（見第二十二、二十三册）。

此次醉眠閣本《繡榻野史》之校勘，以種德堂本爲主要校本，詳見各卷校記。至於

底本常見俗體、簡體、異體字，如「緞」作「段」，「瘋」作「風」，「夠」作「勾」，「親」作「㝵」，「擱」作「閣」，「饞」作「嚵」，「鬟」作「環」，「返」作「反」，「裝」作「粧」，「値」作「直」，「彎」作「灣」，「幕」作「幙」，「掛」作「卦」，「粗」作「麄」，「樽」作「尊」，「醺」作「薰」，「吵」作「炒」，「匾」作「扁」，「翻」或作「番」，「廝」或作「斯」，「否」或作「不」，「腫」或作「瘇」，「歟」或作「與」，「捨」或作「舍」，「嘴」或作「觜」，「現」或作「見」，「常」或作「長」，「乾」或作「干」，「稀」或作「希」，「魔」或作「麼」，「桌」或作「棹」或作「卓」；與「剌」、「刺」不分，「着」、「看」不分，「送」、「迭」不分，「令」、「今」不分，「嗚」、「鳴」不分，「花」、「華」不分，「瞞」、「滿」不分，「晴」、「睛」不分，「逕」，「竟」不分，「狠」、「狼」不分，「蜜」、「密」不分，「扭」、「紐」不分，「投」、「枚」不分，「藉」、「籍」不分，「隻」、「肢」不分，「殢」、「滯」不分，「偎」、「猥」不分，「耍」、「要」不分，「雨」、「兩」不分，「捲」、「倦」不分，「陪」、「賠」不分，「再」、「在」不分，「曾」、「會」不分，「壁」、「璧」不分，「褪」、「退」不分，「禮」、「理」不分，「這」、「只」不分，「碌」、「祿」不分，「祛」、「袪」不分，「己」、「已」、「巳」不分，「道」、「到」、「倒」、「搗」不分，「梢」、「稍」、「俏」、「悄」不分，「瓣」、「辦」、「辨」、「辯」不分，「子」、「干」、「丫」、「了」不分，偏旁「扌」、「木」不分，「衤」、「木」不分，「木」、「犭」不分，「貝」、「月」不分等；以及若干慣用語詞如「耳朵」作「耳躲」，「狠命」作「恨命」，「譙樓」作「樵樓」，「原來」或作「元來」，「屁股」或作「屁鼓」之類，則依文義統一逕改，不另一一說明。

此次本藏本《繡榻野史》之校勘，亦以種德堂本爲主要校本，詳見各卷校記。原書無句讀，

係編者所加。至於底本俗體、簡體、異體字及慣用語詞特多，上述醉眠閣本所列幾乎都包括在內，此外又有「薑」作「姜」，「復」作「伏」，「驚」作「京」，「嬌」作「姣」，「黏」作「粘」，「猶」作「尤」，「調」或作「吊」，「黃」或作「王」；與「賭」、「睹」不分，「殮」、「斂」不分，「掛」、「褂」不分，「念」、「忍」不分，「情」、「清」不分，「巡」、「尋」不分，「赤」、「亦」不分，「官」、「宮」不分，「綁」、「鄉」不分，「勸」、「勤」不分，「恨」、「浪」不分，「瓊」、「⿰王曼」不分，「哩」、「理」不分，「弄」、「美」不分，「頓」、「煩」不分，「磨」、「摸」不分，「叫」、「教」不分，「褲」、「褌」不分，「監」、「豎」不分，「陣」、「陳」不分，「友」、「又」不分，「脫」、「晚」不分，「丟」、「去」不分，「眠」、「眼」不分，「拆」、「折」不分，「拿」、「那」不分，「決」、「失」不分，「緣」、「綠」不分，「校」、「枝」不分，「薰」、「董」不分，「常」、「當」不分，「分」、「公」不分，「射」、「財」不分，「面」、「而」不分，「被」、「彼」不分，「包」、「色」不分，「肉」、「內」不分，「雄」、「惟」不分，「潸」、「潛」不分，「束」、「東」不分，「宇」、「字」不分，「徑」、「逕」不分，「恩」、「思」不分，「房」、「旁」不分，「偕」、「諧」不分，「卓」、「車」不分，「薩」、「蔭」不分，「久」、「文」不分，「他」、「地」不分，「孤」、「狐」不分，「悽」、「棲」不分，「溜」、「油」不分，「裹」、「裏」不分，「朵」、「宋」不分，「計」、「討」不分，「奈」、「夵」不分，「必」、「心」不分，「調」、「謂」不分，「含」、「舍」不分，「叮」、「吁」不分，「湯」、「楊」不分，「隻」、「雙」不分，「浙」、「漸」不分，「揉」、「操」不分，「婦」、「歸」不分，「方」、「芳」不分，「司」、「同」不分，「歌」、「敬」不分，「筆」、「華」不分，「找」、「我」不分，「羞」、「差」不分，「顧」、「頭」不分，「候」、「侯」不分，「虧」、「戲」不分，「煞」、「然」不分，「响」、「的」不分，「鮮」、「觧」

不分，「坏」、「环」不分，「厛」（廳）、「所」不分，「鳰」（鷄）、「鳴」不分，「㨫」（捫）、「捕」不分，「阴」（陰）、「明」不分，「已」、「与」（與）不分，「夾」、「來」、「未」不分，「苦」、「若」、「着」不分，「發」、「癸」、「発」不分，「八」、「人」、「入」不分，「握」、「拍」、「扣」不分，「上」、「土」、「士」不分，「才」、「木」、「本」不分，「呢」、「兒」、「兎」不分，「甲」、「中」、「申」不分，「背」、「皆」、「肯」不分，「走」、「定」、「安」不分，「烏」、「鳥」、「馬」不分，「忘」、「老」、「者」不分，「九」、「几」、「凡」不分，「怕」、「快」、「抉」不分，「四」、「回」、「向」、「何」不分，「侍」、「待」、「持」、「時」不分，「全」、「金」、「今」、「会」不分，「比」、「此」、「些」、「觜」不分，「了」、「子」、「丁」、「于」、「手」不分，「不」、「下」、「万」、「方」、「力」不分，「旧」、「田」、「用」、「身」、「有」不分，「太」、「大」、「丈」、「天」、「夫」不分，「値」、「直」、「眞」、「宜」、「且」不分，「玉」、「生」、「主」、「在」、「正」不分，「這」、「還」、「道」、「進」、「過」不分，「像」、「便」、「梗」、「使」、「什」、「付」、「伏」不分，「口」、「日」、「月」、「目」、「自」、「乍」、「臼」、「白」不分，偏旁「口」、「月」不分，「言」、「石」不分，「女」、「忄」不分，「木」、「忄」不分，以及「行李」或作「行里」，等等同音而訛或形近而訛的混亂情況。其他亦有不少省筆字，如「銀」作「艮」，「整」作「正」，「坊」作「方」，「瓶」作「并」，「恍」作「光」，「厠」作「則」，「娶」作「取」，「冰」作「水」，「冷」作「令」，「槌」作「追」，「嚌」作「質」，「湊」作「奏」，「等」作「寺」，「啞」作「亞」，「淨」作「爭」，「嗳」作「愛」，「漸」作「斬」，「薪」作「新」，「壓」作「厭」，「材」作「才」，「要」作「女」，「浣」作「完」，「捻」、「驗」作「念」，「裡」或作「里」，「快」或作「夬」，「盛」或作「成」，「論」或作「侖」，「褲」或作「庫」，「姆」

或作「毋」，「管」或作「官」，「想」或作「相」，「滑」或作「骨」，「暈」或作「軍」，「緬」或作「面」，「動」或作「力」，「墩」或作「敦」，「嗚」或作「烏」。凡此種種，一律亦依文義統一逕改，不另一一說明。

* * *

《繡榻野史》故事梗概如下：

揚州秀才姚同心家住東門，自號東門生。妻魏氏貌寢病卒，立意娶美婦爲繼室。有小秀才趙大里標致，東門生招爲龍陽。後東門生娶金氏爲妻，金氏艷麗，東門生甚滿意，然仍留大里於書房同宿。癸巳年東門生三十歲，金氏二十一歲，大里十八歲，大里寡母麻氏三十三歲。金氏、大里晤面，彼此皆有意。東門生知此事，因愛兩人，乃作成彼等相通。首夜，金氏用小時在家中學得之房術對付大里，大里不敵求饒。次日，適東門生有事外出，大里早到，用對付娼妓之採戰丸藥及象牙角先生，令金氏大洩多次，陰户腫痛。又弄金氏屁股，拖出「洞宮」。金氏又慫恿大里與其婢塞紅交，並爲另一婢阿秀開苞。金、趙兩人無所不爲，整夜沈迷性慾中，直至次晨方作別。

東門生返，見金氏陰户受傷，知彼爲大里用採戰藥所致，告其故，又悉心爲其治療。金氏得知實情，轉恨大里，設計報復。由東門生爲大里覓得湖州教館，並請麻氏令大里前往。又謂麻氏一人在家，照顧不便，邀麻氏來家居住。金氏夜間與麻氏同睡，先以言語引其情慾，又趁彼入睡時放緬鈴於彼陰中激發其性趣。金氏又安排東門生假爲彼表哥，黑夜與麻氏淫姦。麻氏

婚後從未得性之滿足，一得滋味，大喜過望，求嫁之。後方知對手爲東門生，三人同床。東門生又趁金、麻兩人大醉時爲麻氏帶來婢女小嬌開苞。因不能滿足金、麻兩婦，喚回大里。自此分兩對睡，而東門生間亦與金氏、大里交。事爲外人所知，姚、趙兩家乃逃至業堆山建小屋居住。同居三年，麻氏爲東門生生兩兒後病死。金氏亦因縱慾色癆死。塞紅、阿秀嫁出，後被轉賣爲小娘。東門生與大里同至北京，擬寄籍科舉。同鄉知其事不相容，又至德州，大里病死。東門生夢麻氏、大里及金氏變爲母豬、公騾、母騾，告以陰間受報應緣故。醒後請即空寺有道禪師爲三人懺悔，又將小嬌嫁人，並托其養與麻氏所生兩孩。後夢麻氏等三人來謝，謂得懺悔托生爲人。東門生自感罪孽深重於即空寺出家，並以己之故事告人。有人做「通俗小傳兒」警世。




元鹿島氏原藏醉眠閣本繡榻野史封面

繡榻野史序

余自少讀書成癖余非書若無以消永日而書非余亦若無以為知己嘗於家乘野史尤注意焉矣後正史所載或以避權貴當時不敢刺譏孰如草莽不識

醉眠閣本繡榻野史序之一

忌諱得抒實錄斯余尚友意也奚憧不知偶市繡榻野史進余始謂當出古之腰膂珥待永巷宵裨聲教者類可以賞心娛目不意今爲繆戾亦既屛賓之矣踰年間適書肆中見刻是人物

醉眠閣本繡榻野史序之二

與夫學士少年行往々能啓不統余慨然歸取而評品批抹之間亦斷其畧容有過我者曰先生不幾誨淫乎余曰化也余為世慮深遠也曰云何曰余將止天下々淫而天下已趨矣人必

不受余以誨之無止之因乎擊
而利崇焉人不求不受也孔子
刪詩不必皆關雎鵲巢小星樛
木也雖鶉奔鵲彊鄭丰株林靡
不臚列大抵亦百篇皆爲思無
邪而作俾學士大夫王公巨卿

# 李卓吾先生批評綉榻野史傳奇目錄

## 卷之一





醉眠閣本繡榻野史傳像葉一之二（圖右）



醉眠閣本繡榻野史傳像葉二之一（圖左）



醉眠閣本繡榻野史傳像葉二之二（圖右）




醉眠閣本繡榻野史傳像葉三之一（圖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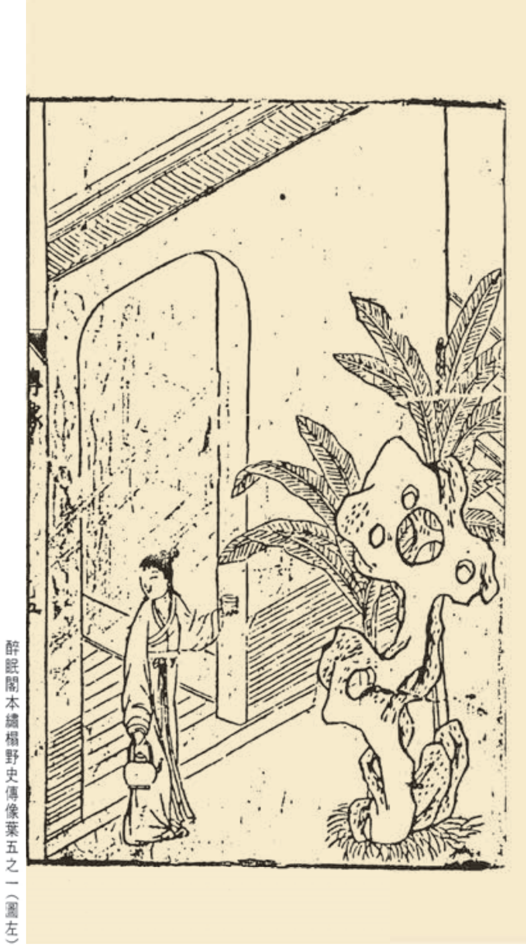

醉眠閣本繡榻野史傳像葉三之二（圖右）



醉眠閣本繡榻野史傳像葉四之一（圖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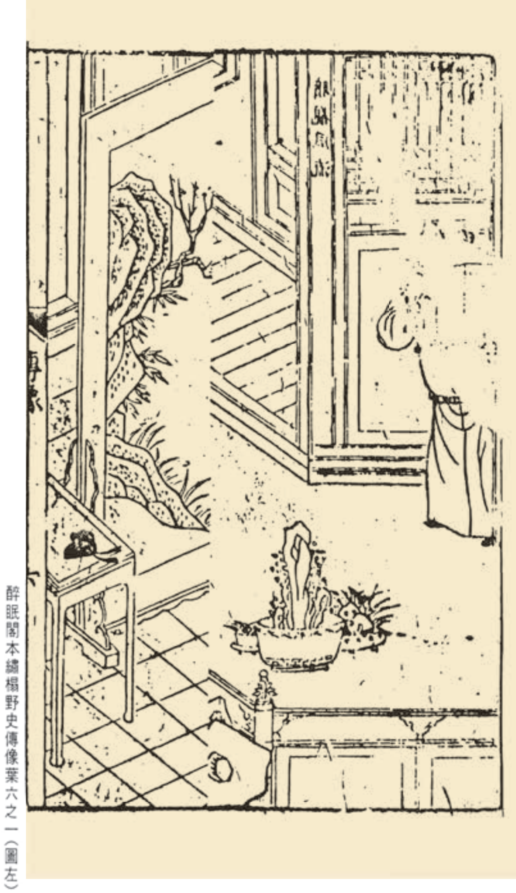
醉眠閣本繡榻野史傳像葉四之二（圖右）



醉眠閣本繡榻野史傳像葉五之一（圖左）



醉眠閣本繡榻野史傳像葉五之二(圖右)



醉眠閣本繡榻野史傳像葉六之一（圖左）




醉眠閣本繡榻野史傳像葉六之二(圖右)



醉眠閣本繡榻野史傳像葉七之一（圖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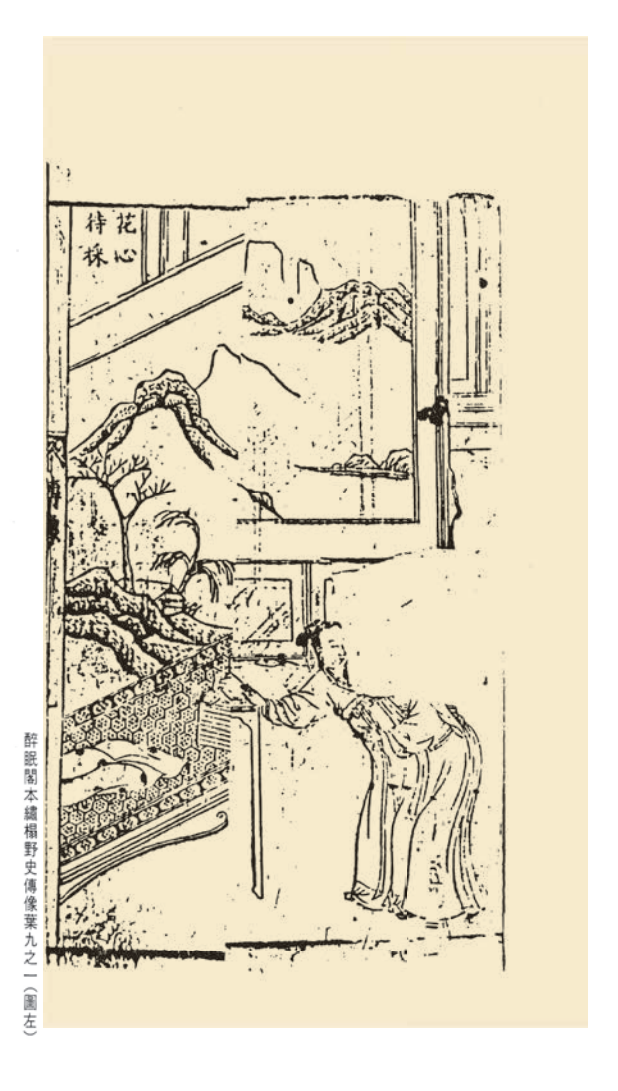
醉眠閣本繡榻野史傳像葉七之二（圖右）



醉眠閣本繡榻野史傳像葉八之一（圖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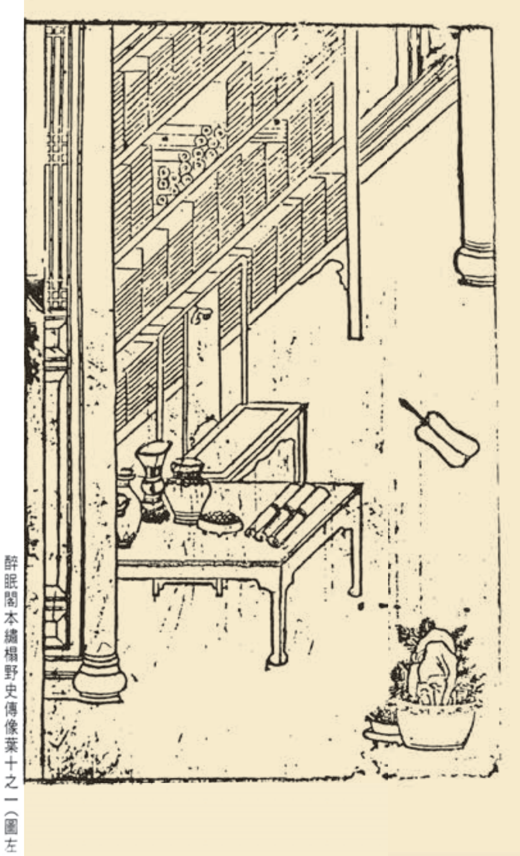
醉眠閣本繡榻野史傳像葉八之二（圖右）




醉眠閣本繡榻野史傳像葉九之一（圖左）




醉眠閣本繡榻野史傳像葉九之二（圖右）



醉眠閣本繡榻野史傳像葉十之一（圖左



醉眠閣本繡榻野史傳像葉十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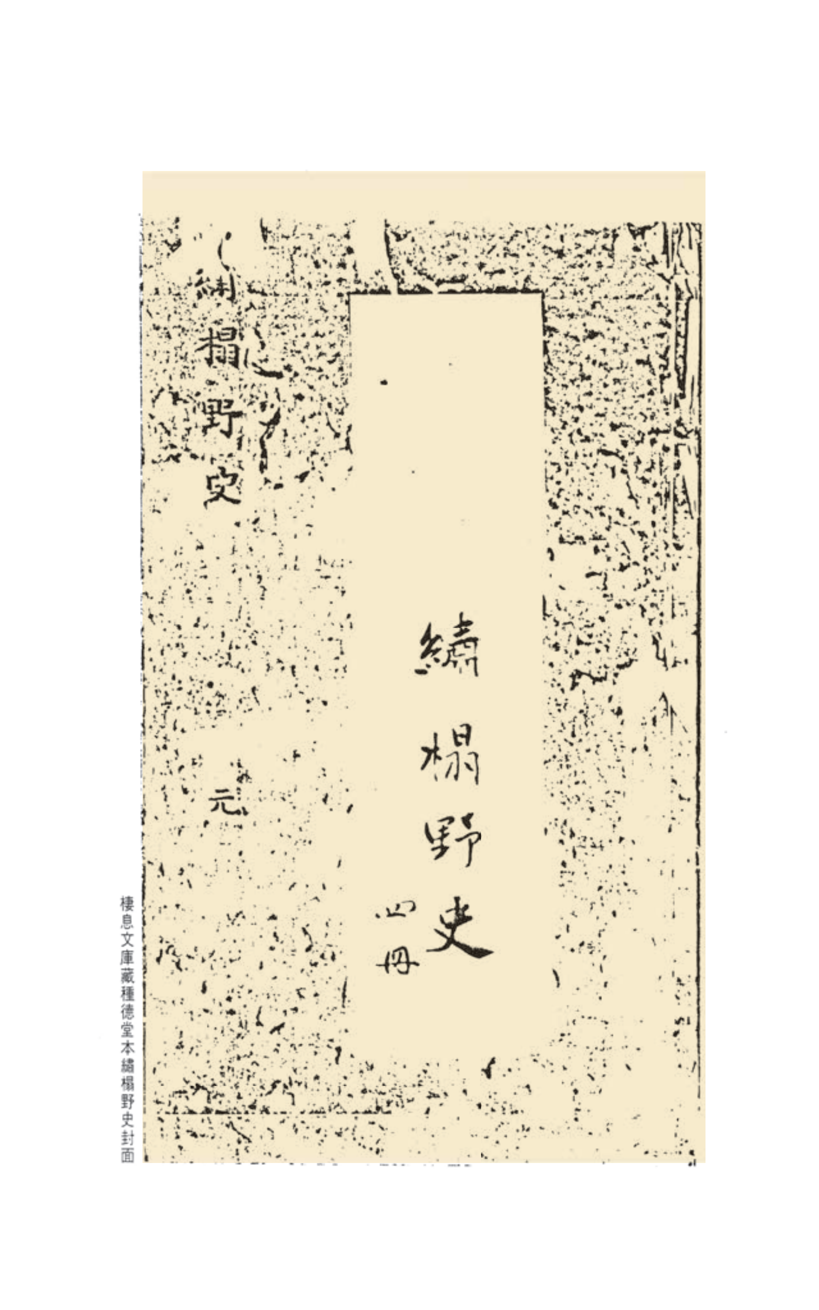
# 李卓吾先生批評繡榻野史卷之一

卓吾　李　贄　批評
醉眠閣　憨憨子　重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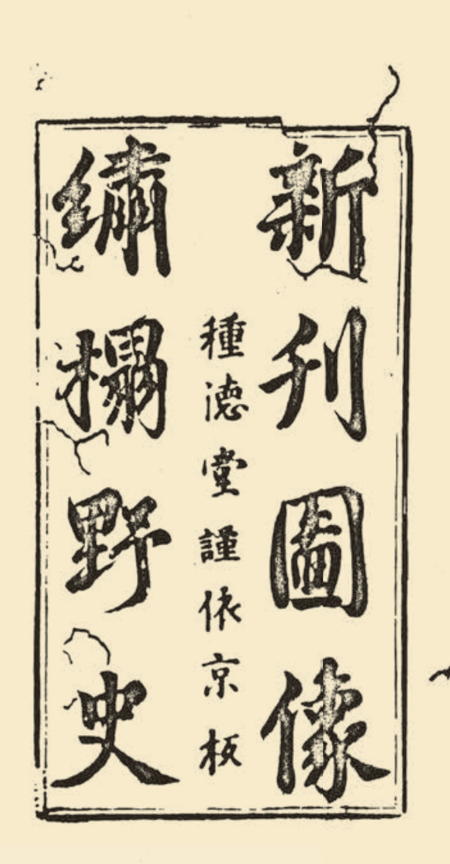
西江月

嬾說舊聞常見，不塡綺語文談。奇情活景寫來難，此事誰人看慣。○都是貪嗔業帳，休稱風月機關。防男戒女破淫頑，空色色空皆幻。

話說揚州地方，有一箇秀才，姓姚，名同心，因住在東門，便自家號做東門生。真箇無書不讀




棲息文庫藏種德堂本繡榻野史封面



新刊圖像
種德堂謹依京板
繡榻野史

種德堂本繡榻野史扉頁

繡榻野史小敘

客手一傳來曰淫傳也予曰傳

景以如意為神奇傳情以嬌紅

為雅妙他無取也客曰傳有

異於是予因一過曰觀者云何

種德堂本繡榻野史小敘之一

客曰以醜繇予曰既已導淫
何煩有藝人懸牌具可不醜
乎斯傳弦攏以意而矯枉
然甚謎也盡言復姚肖而事
亦倦奇拖蹤摟床娥姣裸侍



嗟何必塡郵膠假紅倚翠際
餘、滕陽基、惟最一百幅矣綠
窗以筍戊申秋日平陵亭長書

種德堂本繡榻野史小敘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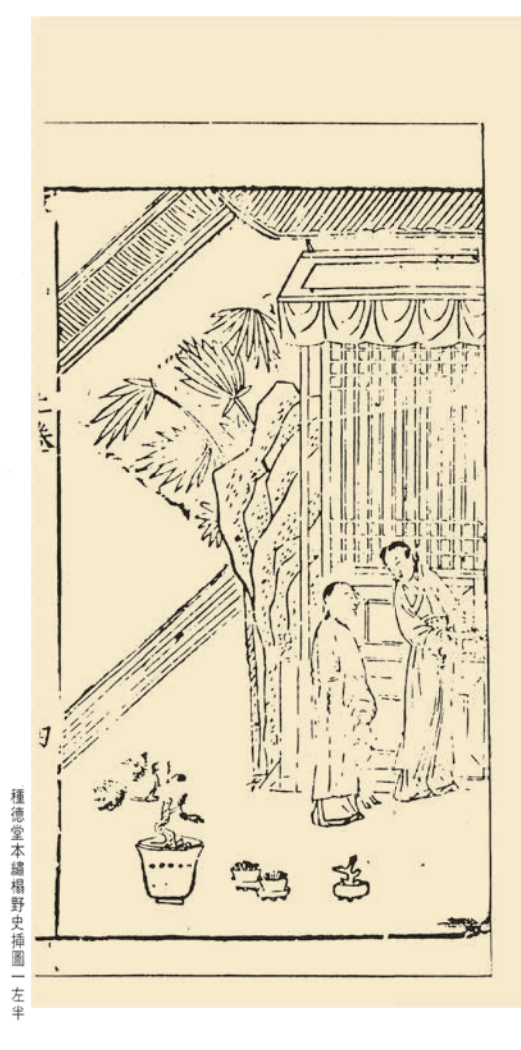
圖像繡榻野史上卷

江蘺館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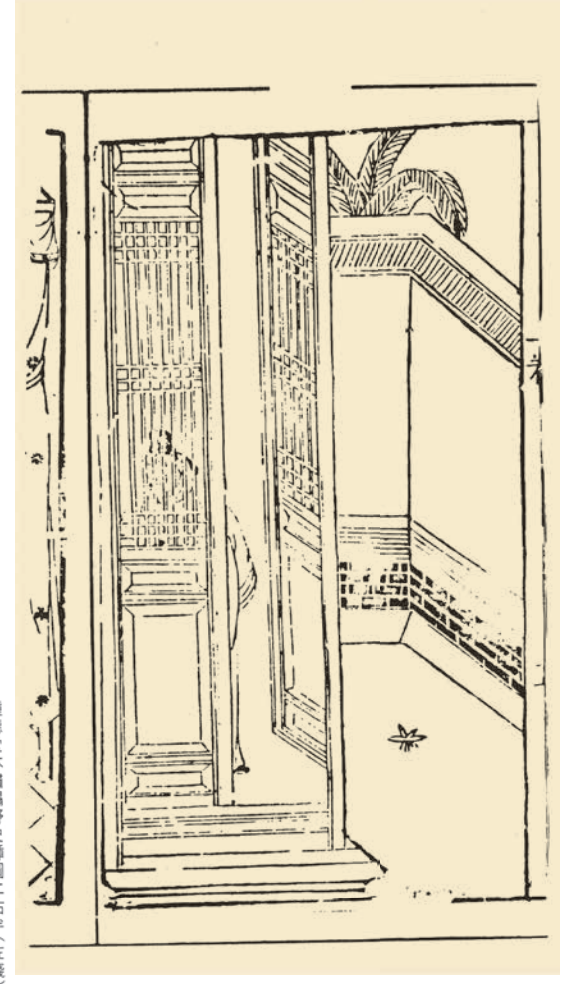
西江月　嬾說舊聞常見不塡綺語文談今情活
景寫來難此事誰人看慣　都是貪嗔業帳休稱
風月機關防男戒女破淫頑空色色空皆幻
話說楊州地方。有一箇秀才。姓姚名同心因住在東
門便自家號做東門生。平昔無書不讀又曉得佛家
的道理。又要闖要做些歪詩。又要吃酒原是一箇没
搭煞的人。先娶魏家的女兒做老婆這魏氏與東門



種德堂本繡榻野史插圖　一　右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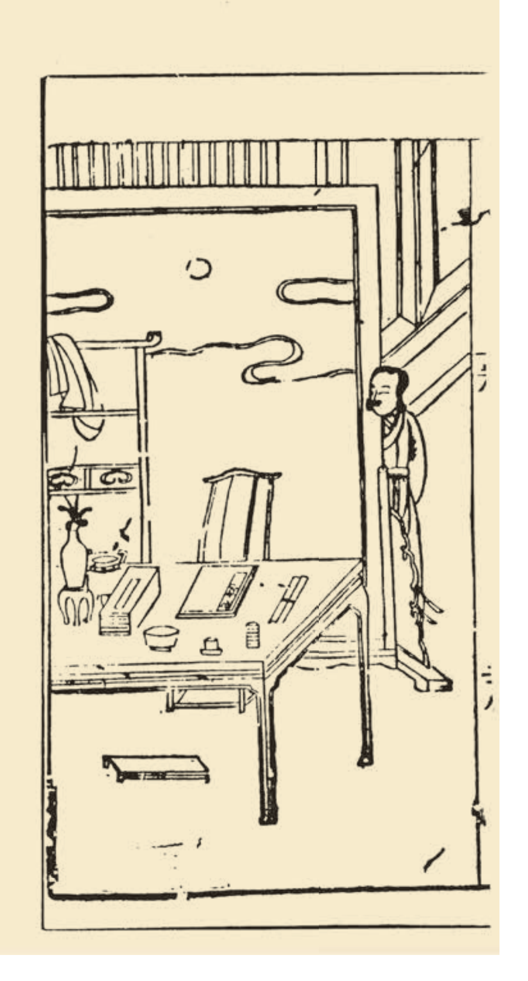
種德堂本繡榻野史插圖一左半



種德堂本繡榻野史插圖二右半（左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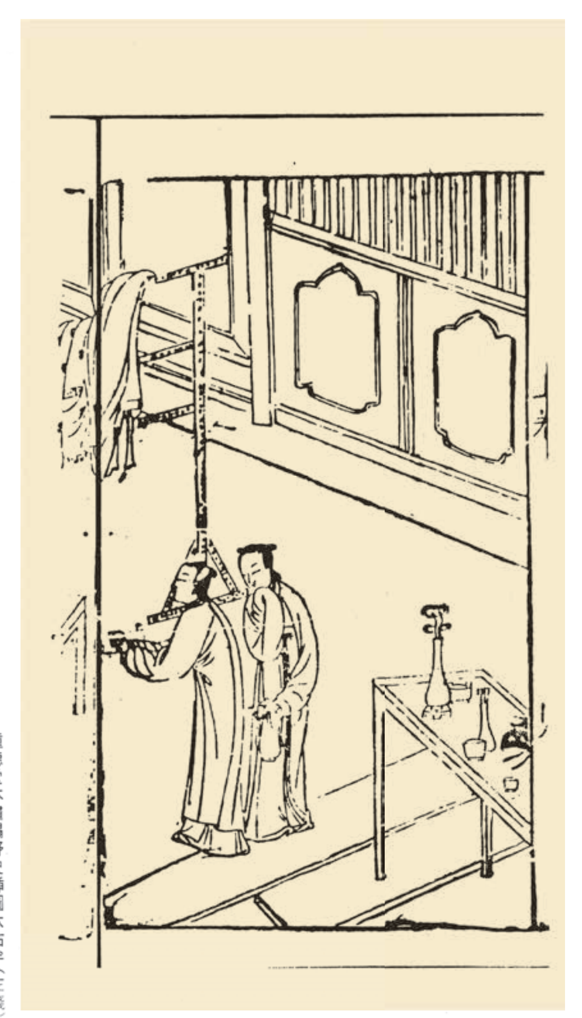
種德堂本繡榻野史插圖三左半（右缺）



種德堂本繡榻野史插圖四右半（左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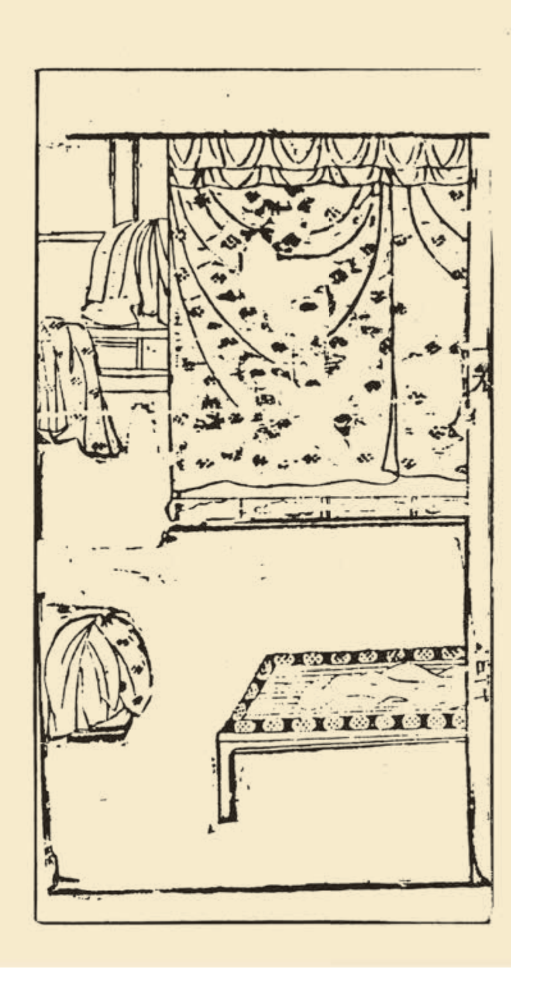
種德堂本繡榻野史插圖五左半（右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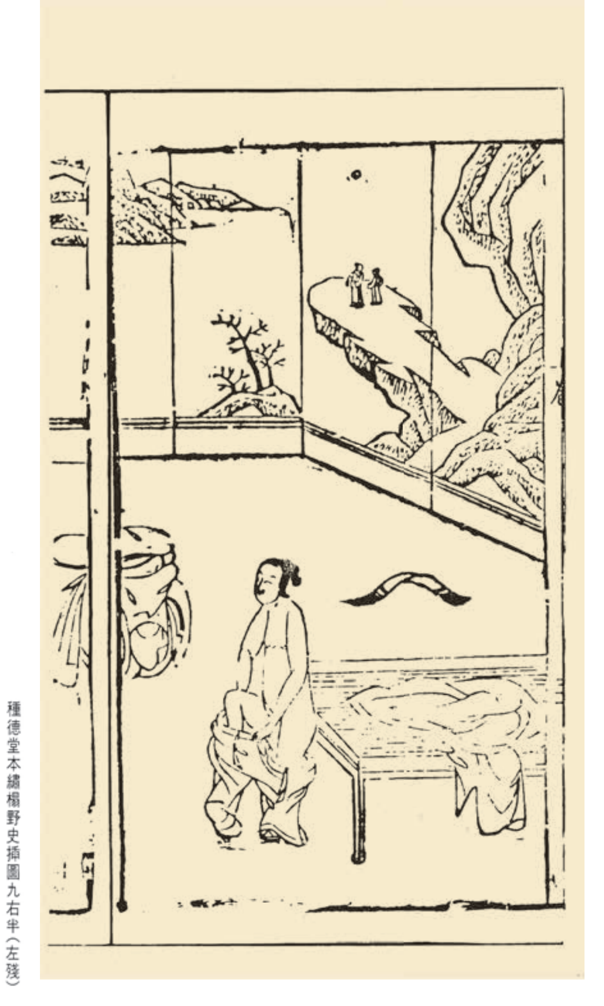
種德堂本繡榻野史插圖六右半（左殘）



種德堂本續𣂏野史插圖七左半（右缺）



種德堂本繡榻野史插圖八右半（左缺）



種德堂本繡榻野史插圖九右半（左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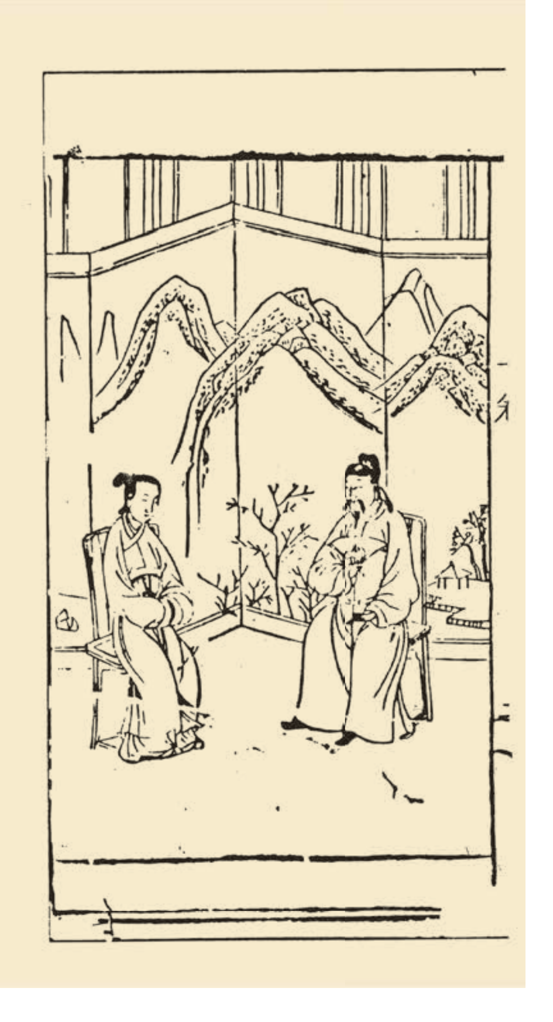
種德堂本繡榻野史插圖十左半（右缺）

圖像繡榻野史下卷

江籬館校

[illegible]金氏道我恨大里這箇狼心人你如今怎的亦可和他往來了我若見他肉也有兩口咬吃哩東門生笑道便今日惡識了他也便宜他了只是氣他不過金氏思量一會道我有計了東門生道甚麼計策金氏道他白白戲了你的老婆你戲他家娘還纔扯直只是他沒有老婆如今他的娘纔三十多歲又守了十多年寡安排得他的娘等你戲我心哩纔過得

[illegible]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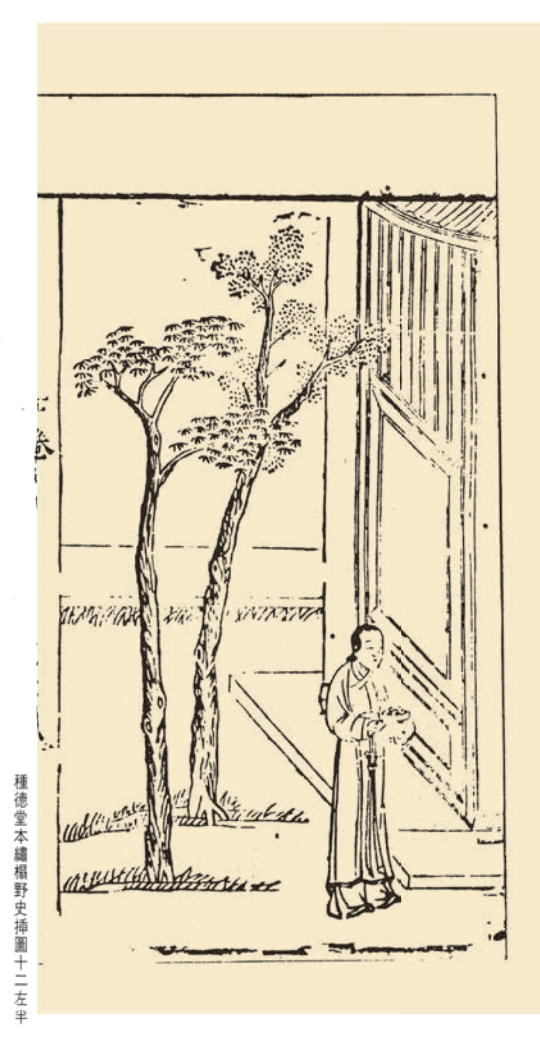
種德堂本繡榻野史插圖十一右半



種德堂本繡榻野史插圖十一左半



種德堂本繡榻野史插圖十二右半



種德堂本繡榻野史插圖十二左半

這樣濕的麻氏笑道大嫂我下面有些痛金氏笑道痛難道倒有水流出還是有些痒些麻氏笑道大嫂我不瞞你說下面有些酸人不知因甚麼是這樣的金氏道還有些麻木麼麻氏笑起來道大嫂你怎麼知道呢一定是你放甚麼東西在我裏頭了我直有些麻痒金氏笑道婆婆我有一箇東西叫做緬鈴我自家叫他賽毬頭這是我受用的因婆婆長久不得這箇食吃了好要兒飲在婆婆裏頭麻氏道原來大嫂捉弄我快些等我拏出了罷金氏笑道再等婆婆



種德堂本繡榻野史插圖十三右半（左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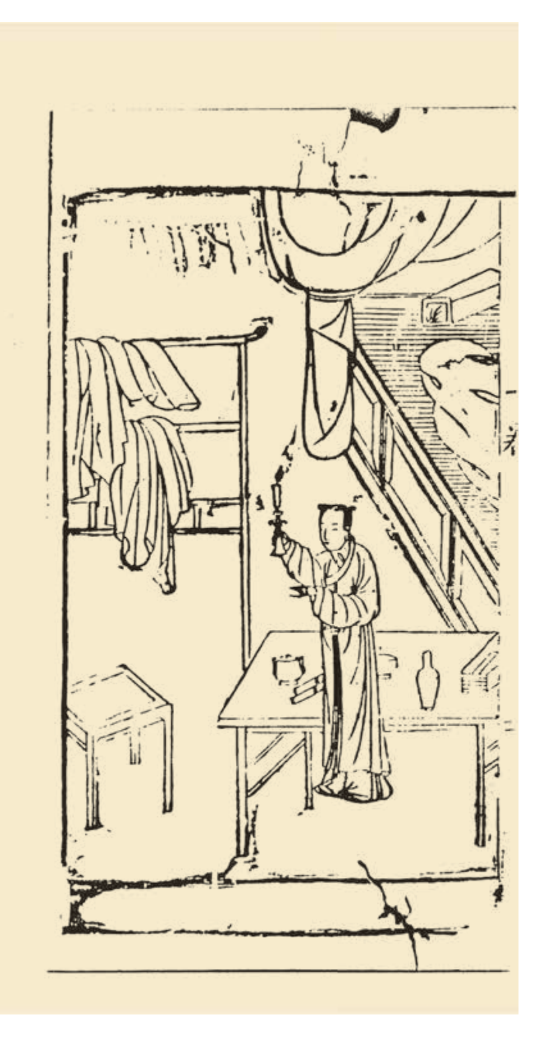
種德堂本繡榻野史插圖十四右半



種德堂本繡榻野史插圖十四左半



種德堂本繡榻野史圖十五左半（右缺）



種德堂本繡榻野史插圖十六右半（左缺）



種德堂本繡榻野史插圖十七右半



種德堂本繡榻野史插圖十七左半



種德堂本繡榻野史插圖十八左半（右缺）

抬頭把嘵唾挖些塗在金氏屁眼邊弄得滑滑的，纔把東門生屌放進去。金氏問道。好也不好。東門道。好便好。只是家伙不大帶不出洞宮來。又取咲一回。大家動了一回。東門生道。我痒了。要來了。金氏道醃臢糟糟的處在又不會受胎。來在裡頭做甚麼一發做我着。我曾看見古時節春意圖裡有武大后和張家兄弟兩個做一個同門及弟的故事兒。你兩個是易兄弟正好同科。就學張家兄弟。奉承我做個太后罷。便教大里拔出屌一半。把東門生的屌擊進一



種德堂本繡榻野史插圖十九右半



種德堂本繡榻野史插圖十九左半



種德堂本繡榻野史插圖二十右半



種德堂本繡榻野史插圖二十左半




本藏本繡榻野史扉頁

新刊繡榻野史卷之一

醒世主人校閱

李卓吾先生評

只怕不春光替坐春光的媚試看鶯鶯燕燕去
渾如碎　饒他金屋好花枝莫不恹恹聽但新芳
香艷冶填滿河洲內

正傳未談先說一段奇聞話表江南穎州府常熟縣樂村有一个姓江的叫做江大老耕種為活娶妻文氏極其賢惠兄弟二老雖然貌不驚人却也喜欢女容時常到城中鮮棚內插與打趣娶妻王氏小産男子便有棐人說合討了二个的二婚頭老婆武氏肥肥胖胖肌肉白白的臉好吃妯娌不知加饒衙這一年年步流

# 繡榻野史

情顛主人著
小隱齋居士校正

西江月

論說舊聞常見。不掛綺語文談。奇情活景寫來難。此事誰人看慣。都是貪嗔夜帳。休稱風月機關。防男戒女破淫頑。登色人空皆幻。

話說揚州地方有一個秀才。姓姚名同心。因住在東門裏。便自號叫做東門生。真是無書不讀。又通曉佛家道理。愛做歪詩。又喜吃些花酒。原是一個極瀟洒的人。先娶魏家的女兒做媳婦老婆。這魏家女兒與東門生都是甲子年間生人。容貌甚是醜陋。終日裏代病。故此東門生魚水上不得認意。後來到二十五歲上就死了。東門生恨前妻不美。定要尋個極俊俏的做繼室媳

# 繡榻野史序

余自少讀書成癖。余非書若無以消永日。而書非余亦若無以得知己。嘗於家乘野史。尤注意焉。蓋以正史所載。或以避權貴當時。不敢刺譏。孰如草莽不識忌諱。得抒實錄。斯余尙友意也。奚僮不知。偶市繡榻野史進余。始謂當出古之脫簪珥。待永巷。有裨聲教者類。可以賞心娛目。不意其爲謬戾。亦既屛置之矣。踰年間。適書肆中。見冠冕人物。與夫學士少年行。往往諏咨不絕。余慨然歸。取而評品批抹之。間亦斷其略。客有過我者曰。先生不幾誨淫乎。余曰。非也。余爲世慮深遠也。曰。云何。曰。余將止天下之淫。而天下已趨矣。人必不受。余以誨之者止之。因其勢而利導焉。人不必不受也。孔子刪詩。不必皆關雎鵲巢。小星樛木也。雖鶉奔鵲疆。鄭丰株林。靡不臚列。大抵三百篇。皆爲思無邪而作。俾學士大夫。王公巨卿。❶

校記

❶ 醉眠閣本此敍以下缺佚。種德堂本另有〈繡榻野史小敍〉云：「客手一傳來，曰：淫傳也。予目一過，曰：觀者云何？客曰：似醜褻。予曰：既已導淫，何嫌其褻？人懸奸具，可不醜乎？予曰：傳景以《如意》爲神奇，傳情以《嬌紅》爲雅妙，他無取也。客曰：傳有異於是。予目斯傳殆擴《如意》而矯《嬌紅》者也，其態如畫，言復婉肖，而事亦傀奇。挑燈據床，娥嬌裸侍。嘻！何必愼卹膠偎紅倚翠耶？絕勝陽臺佳景一百幅矣。錄之以笥。」署「戊申秋日五陵豪長書」。

# 李卓吾先生批評繡榻野史傳奇目錄

## 卷之一

##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校記

❶「鸞鳳」原作「鸞皇」，據正文用語及上海書局排印本（以下簡稱「坊本」）改。正文則目亦據改。

❷「翌日」原作「翼日」，坊本作「異日」，據正文文義改。正文則目亦據改。

❸「績」原作「北」，據正文則目改。

❹「麻氏」原作「麻婆」，據正文則目改。

❺「益熾」原作「汚潑」，據正文則目改。

❻「語」原作「隱」，據正文則目改。

❼「麻婆婆」原作「麻婆」，據正文則目加。

❽「兩婦分屬有定」原作「兩婦人分屬有定」，置於「趙金姚麻合席歡笑」之上，據正文則目及坊本刪改。

❾「懺悔」原作「纖誨」，據正文則目改。

❿「東門生」原作「姚生」，據正文則目改。

# 李卓吾先生批評繡榻野史卷之一

卓吾子李　贄批評
醉眠閣憨憨子重梓

## 西江月

嬾說舊聞常見。不塡綺語文談。奇情活景寫來難。此事誰人看慣。　都是貪嗔業帳(障)休稱風月機關。防男戒女破淫頑。空色色空皆幻。

話說揚州地方。有一個秀才。姓姚名同心。因住在東門。便自家號做東門生。眞個無書不讀。又曉得佛家的道理。又要闞。要做些歪詩。又要吃酒。原是一個沒搭煞的人。先娶魏家的女兒做老婆。這魏氏與東門生。都是甲子年間生的。容貌十分醜陋。又整日是病。東門生再不得像意

戲弄。後來二十五歲死了。東門生恨前妻不好。定要尋一個標致的做繼娶老婆。又有一個小秀才。姓趙名大里。比東門生年紀小十二歲。生得標致。東門生千方百計說合他。畢竟等東門生哄上手了。日裡是弟兄。夜裡是夫妻一般。東門生雖則死了老婆。却得大里的屁股頂缸。又過了幾年。東門生廿八歲了。忽有個姓孫的媒婆來說。隔街瓊花巷西首。有姓金的緞鋪老兒。生個女兒。十九歲。又白又嫩。標致得緊。東門生十分歡喜。便將盛禮定下。揀了上好吉日。娶過門來。東門生見模樣眞個美貌。一發歡喜得緊。略打聽得金氏做女兒時節。和小廝們頑耍。有些不明不白的事。東門生也不計較這樣事。便是新婚。又不捨得丟了大里。大里日日在屋下走動。沒人疑忌他。大里的娘叫做麻氏。人都順口兒叫他做麻婆婆。二十歲上守了寡。教大里讀書。十分嚴緊。照管自家身子。着實謹愼。大里供看他。也是極孝順的。癸巳年。東門生三十歲。

便裁了□□
在此

兩意相思人
緣大巧

金氏二十一歲。大里十八歲。麻氏三十三歲了。大里是麻氏十六歲的時節生的。麻氏要替大里尋親。大里說。正要用心讀書趕科舉。且不要妻小哩。就稟了麻氏。出外邊尋朋友。依舊和東門生一塊兒看書。隔一日纔回去望麻氏。東門生也常在外邊書房裡同宿。一發親密了。大里因在他家讀書。常常見金氏。心中愛他。道。天下怎麼有這樣標致的婦人。怎得等我雙手捧了亂弄不歇呢。金氏也因見了大里。愛他俊俏。心裡道。這樣小官人。等我一口水吞了他纔好。兩人眉來眼去。都有了心。

浣溪沙

偶覷金蓮意急煎。露伸玉笋緊相攀。可憎偷閒賺妮子。耍筵前。意馬心猿不繫拴。眉來眼去把情傳。清白門庭雙賣俏。却風顛。

評〈評〉

不學流芳百世。轉來遺臭萬年。

## 趙郎得遇嬌娃始末

此是開門揖盜

東門生略略曉得些風聲。只因愛金氏得緊。意思倒要憑他快活的。又常恨自家年紀小的時節。刮童放手銃斵喪多了。如今到年紀長來。不會久弄。大里又是嫡親的好朋友。心裡道。便待他兩個有些手脚。倒有些趣。一日。東門生和大里正吃酒飯。來喚金氏同坐。金氏搖頭不肯。道。羞人答答的。怎麼陪了人客坐。東門生笑起來道。他便叫做我的阿弟。

養漢婦人專會撇清

就像你一樣的老婆。都是我戲過的。說甚麼羞人。金氏掩着口笑道。你和他有些緣故。我和他甚麼相干。怎麼好與他同坐呢。東門生道。不要論長論短了。方纔走來同坐。因此上三餐定同吃。後遇東門生生日。三人同坐吃酒。大里金氏偷眼調情。兩人慾火不能禁。大里假意將筯失

偷香手段似梟□失筯

落地上。拾起時。手將金氏脚尖一捏。金氏微微一笑。金氏取楊梅一個。

啖餘桃眞是
神女攔雲

假仁假義



咬了半邊。剩半邊在桌上。大里見東門生不來看。卽偷去吃了。金氏又微笑一聲。看晚酒散。兩下別了。雖日親近。只是有些礙東門生。又沒個冷靜處在兒。兩下裡思量。眞是沒計較。一日。東門生和大里在書房裡。說起幾年幹事的趣向。東門生把桌拍的敲上一聲。道。我怎能夠天下極妙的婦人。着實一幹。方纔暢快我的心。大里道。阿嫂的標致。也是極妙了。哥還要尋那一個。眞叫做得福不知。又叫做肉吃厭了。思量菜吃。東門生道。阿嫂新來的時節原好看。如今也不見怎的了。大里道。依我看起來。便是如今滿天下也決沒有像阿嫂的。東門生笑道。阿弟道他美貌。怎麼不眼熱呢。大里笑道。親嫂嫂便眼熱也沒用。東門生道。我肯。有甚麼難。當初蒼梧饒娶了老婆。因他標致。就讓與阿哥。難道我不好讓與阿弟麼。大里笑道。哥若做了蒼梧饒。小弟便是陳平了。只不知阿嫂的意思怎的。東門生道。婦人家都是水性的。若論阿嫂的心。比你還

要些哩。

憶秦娥

忒心狂。調情設宴顧紅粧。顧紅粧。雛姬勸飲。心癢難當。

殘花不復有餘香。佳人偏自愛才郎。愛才郎。那人垂盼。不此

（比）尋常。

評

分明自家惹個風流罪過。

你便晚頭依舊在這書房裡睡了。我就叫他出來。大里連忙作了兩個揖。道。哥有這樣好心。莫說屁股等哥日日戲。便戲做搗臼一般直衕捅。也是甘心的。這好意思。怎麼敢忘記了。我且去望望娘又來。東門生道。正是。大里跳鑽鑽的去了。東門生就進房裡來。見金氏吃過中飯。正要脫下衣服去睡。東門生抱了親一個嘴。金氏問道。大里去不曾。東門生應道。去了。方纔被他說了許多扯風月的話。聽得十分興動。你可快些脫得光光的拍開來。等我一射。出火氣。金氏笑道。這個是我與你本等事。那用別人攛哄。就脫了褲。仰眠在凳上。兩脚慌忙拍開。手揑了東門生㞗挿進。急急抽送。金氏笑問道。方纔大里說甚麼風月的話。哄得你這樣興動。便說（有波瀾）說與我聽。待我發一發興。東門生道。當初我與他炒茹

姚兄牽馬

自道也

引弄風情

茹。他還嫌我的⿺毛亂大。又怪我射得長久。過了兩年。他的⿺毛亂倒大似我的。又賣弄自家許多本事。道。會整夜不洩。和他戲的婦人。定弄得毴⿺毛秋腫破。常州有一個小娘。極有本事。毴裡會呑鎖男子漢。極會戲的。只好百來抽就洩了。被他弄了一夜。到五更。那小娘七死八活。討饒纔罷。金氏笑道。誰教那小娘沒廉恥。要和他歪廝纏呢。東門生道。看了大里這根大⿺毛亂。其實有趣。不要說婦人歡喜。（何。其歆動。人的心）便是我也是喝采的。長八寸三分。周圍大四寸多些。硬像鐵棍。又火一般熱的。若是武則天娘娘在如今。定請他去和薛敖曹比試了。

**長相思**

逞風月。誤風月。淫詞浪語眞難說。寃家從此結。　送人也。愛人也。勾引妻兒效武則。無端禍自惹。

評

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主家不正

東門生就摟了金氏道。我這心肝的騷毴。必須等這樣大毴戲。纔有趣哩。金氏聽了。十分過不得。道。你不要說了。我骨頭裡都酥去了。你稱贊他這樣本事。待他安排得我討饒。我方纔信哩。東門生道。晚些我教他來書房裡。和我心肝一睡。好麼。金氏閉了眼。點頭道。我要死了。東門生道。我心肝這樣愛他。怎麼一向不和他弄弄。金氏道。方纔是你說的。怎麼道我愛他。便是我愛他。又十分愛你。怎麼分了愛與別人呢。東門生道。他和我極好的。你是我極愛惜的。你兩個便好好何妨。我就約他來。只是你用放出手段。弄得他倒。明日待我笑他。不要等他賣嘴纔好。金氏笑道。實不相瞞。我家爹爹有兩個小老婆。一個是南院的小娘。一個是杭州私窠子出身的。常常在家裡和嬸嬸嫂嫂姑姑姊姊們說笑話

好騷

巧舌

□是一副肚腸

見習染人

兒。也賣弄女人本事。我儘曉得些。我恐怕壞你精神。不捨得簸弄。若我肯做。隨他鑌鐵風磨銅羚❶羊角金剛鑽變的毴。放進我的毴裡。不怕他不消磨哩。東門生道。我的心肝說得是。我如今不戲了。待你睡一睡。晚些好和他征戰。東門生拭了毴。又替金氏拭了毴邊滑着着的水。起身出房來。金氏自上床去睡了。

如夢令

一時雨狂雲閧。濃興不知晝永。露滴牡丹心。骨節酥鎔難動。

情重情重。姑向華胥一夢。

評

男子漢不能自振綱常。反爲兒女子作狐媚。

却說大里回去望娘。在家裡心急。等不到夜。先寫一個帖兒與東門生道。

古雅淋漓聲鏗金石

陽臺之會若何。古人云。得金千金。不如季布一諾。嫂之美。不啻千金。而兄之信。實堅於季布。即當披甲持戈。突入鴻門耳。

先此打下戰書。呵呵。

東門生寫個帖兒回道。取笑他說。

語簡意完淮陰水陣兵

撒毛洞主。已列陣齊丘。若無強弩利兵。恐不能突入重圍耳。

必得胡僧貢寶。方可求和也。此復。

大里看過了帖。看看的日頭落山。好月亮上來了。大里來到東門生書房。東門生笑道。也嫌早些。你也忒要緊呢。大里笑道。哥發了善心。早一

刻。也是快活一刻。東門生道。你在書房且坐着。到一更盡。纔好出來。大里道。喘等喘等。

眼兒媚

雲情雨意兩綢繆。芙蓉逞艷秋。倦理琴書。和鳴鸞鳳。彼此同求。興到何妨在白晝。書館勝巫丘。暢懷準取。酥胸相貼。玉臂相鈎。

評

昏夜乞哀。丈夫不爲。

斷略

余謂人情不甚相遠。有甚相遠者。明之蔽也。東門生僻溺二豎。不能預正外內之防。反使妖男艷女共飲雜坐。目挑心招。已無丈夫之氣。而親爲牽

引。恬不自怪。非下愚不移者乎。殆所繇與正家之道悖矣。

好精細

金氏思赴陽臺約

東門生進到房裡。金氏睡了方醒轉來。正要走下床來。東門生摟住叫。我的心肝。直睡這一日。把手去摸摸。驚問道。怎麼毴這等濕的。金氏笑道。你方纔說了這許多話去。只管夢見戲。因此上這樣濕的。東門生道。你夢見做那個戲。金氏笑道。你管我做甚麼。一把手扯住東門生㞗道。好好來戲得我爽利纔歇。東門生摟了金氏道。我的心肝。我的㞗欠大。不爽利。就有大里的㞗射進毴心裡去。我的心肝纔爽利哩。他來在書房裡了。我就同你去。金氏笑道。只好取笑。怎麼好當眞。決使不得。東門生道。這些婦人家。慣會在丈夫前撇清。背後便千方百計去養漢。你不要學這樣套子。金氏摟了東門生笑道。我的心肝。我要養漢。只怕你怪。你若不怪。我的心不瞞你說。那一刻不是要和他弄的。

平山堂

一腔心事欲偷香。男兒恐自傷。背前也曾面後。行雲送雨多方。　心思鬱結。情牽腑肺。意惹肝腸。日日欲諧秦晉。時時盼會襄王。

評

惺惺自古惜惺惺。

好不識□



自道私愛芳心

你前叫我同他坐了吃飯。我看了他嘴臉身材。十分愛着他。前日天氣煖。他不穿褲子。看見他胡（湖）羅裙子裡。那話兒硬骨骨的跳了起來。毬（情□極了）裡騷水不知流了多少。把我一條銀紅軟紗褲兒都濕透了。還有許多跡在上頭哩。你今當眞不怪我。今晚我便出去。只是我和你好得緊。便把心裡事。都說與你知道了。你切不可肚裡冷笑我。東門生道。是我要你做的。決不怪你。決不笑你。我就同你出去。他等久了。金氏道。且慢些。且慢些。那也不曾洗得。東門生笑道。你只管睡。早不起來洗。倒上轎穿耳朵。這是要緊的。待我替你洗。便把金氏毬做好捏弄。摟洗了一回。東門生道。可惜這樣一個好毬毬。等他受用。今晚只許你和他戲一遭。便要進來。金氏笑道。不去由你。去了由我。便多一遭。也管我不得了。

是個慣家

拭燥起來。金氏要穿褲。東門生笑道。不要穿了。左右就要脫。金氏笑道。不要亂話。好個養漢精婦人家全是男子漢來扯褲下的時節有趣。你不知這裡頭妙處。當便穿衣完了。東門生又捏了金氏的脚。道。眞個小得有趣。你可換了紅鞋。少不得要擱起大里肩頭上。等他看看也動興。金氏卽將紅鞋換了。又叫東門生。去床頭薦下拿了汗巾來。東門生道。你眞個停當拿本錢的。便尋來遞與金氏。手扯了手。到書房門邊。金氏笑道。儘有生發實有些羞人。難進去。東門生道。整日見的。你見了他自然不羞了。就推着金氏。走到書房邊。東門生叫大里開門。道。今晚你倒快活。實費了我千萬斤的力氣。方安排得他出來。便把金氏推進房去。東門生忙把門反扣了。道。我自去不管了。

柳梢青

一朶鮮花。滌除灌溉。付與寃家。孃娜輕盈。風流乾淨。受用由他。嬌娃一度春華。與濃時。任意偷花。做作千般。推辭萬狀。願欲無涯。

評

好個撮合山。

斷略

聞之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丈夫苟能式化閨門。寡妻方且刑之。淫慝何敢萌耶。觀金不敢當眞之語。則階之爲禍。所繇溺愛邪謀。不能端本以居正也。

有致

伴推故意風
景湛描

兩人初度交歡

金氏故意將身往外邊退。大里摟住道。我的心肝。就親一個嘴道。我的心肝。如今沒處去了。定用憑我弄了。東門生在窗外張他。只見大里抱了金氏在脚膀兒上。到燈底下椅子上坐了。看了金氏。叫。我的心肝。怎麼生得這等標致。連親了六七個嘴。把手去摸摸毬。金氏又將裙捻住。裝不肯的模樣。道。且慢些。就動身要去吹烏燈火。大里慌忙遮住道。全要他在此照你這個嬌滴滴模樣兒。着力扯褲。褲帶散了。脫下來。便把手捏住毬皮。叫。我的心肝。我好快活。就推金氏到床邊。替他解了裙。扯去了褲。把兩腿着實拍開。就把𣰤插進。金氏裝出羞答答模樣。把衣袖來遮了臉兒。大里扯過道。我的心肝。我和你日日看見爛熟的。怕甚麼羞。一發把上身衣服脫去。脫得金氏光光的。眠倒在床上。皮膚就是玉

蘸着些兒麻
止(上)來



一般。可愛得緊。大里捧了金氏臉兒。細看了。道。我的心肝。每常見你。不知安排得我[毛亂]硬了多少。今日纔得到手哩。那時金氏興已動。着實就鎖起來。一個狠命射進去。一個也當得起。緊抽數十抽。眞個十分爽利。大里精便大泄了。金氏笑道。好沒用。好沒用。

**石點頭**

賞心燈下多樂事。恩情好。並頰口脂香。舉足金蓮小。橫衝直抵相當。點着花心湊巧。沾着雨歇雲收。反被佳人絶倒。

**評**

眞不濟事。

大里笑道。我的心肝。不要笑我。我的𣯶是午間硬起。直到如今。心中實等得緊了。又看了你這個標致模樣。怎麼忍得住。如今第二遭。你便見我的本事。金氏走起來。要穿衣服。大里道。今晚你還要到那裡去。我還不曾弄你起頭哩。這時節大里實是毬來𣯶髓。不會就硬。又恐怕金氏看破。着力支撐。抱金氏到窗前。道。我與你凳上照了燈。做好弄。我今晚定要盡我的興。方纔罷哩。抱金氏仰眠在凳上。大里伏在金氏身上。細看一回。連親了三個嘴。咂得舌頭的搭質着的響。道。我的心肝的面貌兒。我日日見。看得明白了。身子和這毴毛還不曾看得仔細。如今定要看看。先把兩個奶頭揑弄。又圓又光。滑滑的貼在胸膛上。又把肚皮摸撻。金氏是不曾生產過的。並沒一些皺路。摸到腰裡。大里道。好個柳葉

一種浪致勃勃動情



腰兒。摸到小肚子下頭。像個饅頭突起。上面生些軟細細的黑毛。稀稀幾根兒。大里百般捏弄。拍開看看。就是熟紅桃子開裂一般的。（神物神物）金氏把脚勾了大里的頭到毯邊。大里把口咬餂。把舌尖在毯裡面餂捲。金氏騷興大動。毯皮張開。兩片翕翕的動。騷水亂流。大里龜頭又硬起來。把金氏屁股掇相凳頭上。兩脚擱起肩頭。看了金氏一雙小脚兒。道。我的心肝。眞個是金蓮三寸。即把紅鞋兒脫了。裹脚解了。捏住道。我想前日吃酒時。假失了筯兒。得捏得一捏。道是快活了。不想今日待我解了裹脚。在此捏弄。

**鳳樓春**

春暖百花叢。魚水和同。兩情濃。高挑繡履鳳頭紅。雙玉柱。竪當空。中間玉枸穿鑲住。一竅暗相通。　好一似梔杆趁風。

烏宿池邊。僧敲月下。道人夜撞金鐘。汗透紅衵未已。雙腕漸

疎慵。這般滋味。肯放從容。

評

這福分也要人消受。

趙金二度情濃

就把㚻盡根射進。金氏十分快活。笑道。你㚻頭直頂到我裡頭毬心裡。便不動也是快活的。大里盡力抽拽。一氣抽上二百。抽得金氏渾身酥痲了。摟住大里叫。我的嫡嫡親的心肝。弄得我過不得了。我怕這許多羞不得了。我要把從小兒手段。放些出來。你却不可笑我。只見金氏迭起腰來。迎着㚻。腿又搖。屁股又顛。閉了眼。歪了頭。口中做出百般哼哼嗳嗳的腔兒。只見毬裡會開。又會夾。把㚻吞進吐出。緊抽緊鎖。慢抽慢鎖。臊水流了許多。把㚻子都是浸濕的。只聽得叶着響聲不歇。

解連環

狂郎太過。喚佳人側卧。隔山取火。摩玉乳。雙手前攀。起金蓮。

臊絕

便是□杯宴會壓倒三

□□□無此快樂

把一枝斜度。桃腮轉貼。吮朱唇。亂曳香股。好似玉連環。到處

牽連。誰能解破。

評

魚水得和諧。

有趣



東生竊窺興動

東門生在窗下看了半晌。也興動起來。把手緊擦自家𣬉。一邊看。一邊弄。一陣弄。弄得𣬉直濺在書房窗下。矮牆脚邊。心裡道。這樣一個標致老婆。等他這樣脫得光光的。拍了爽利戲射。瞞誆自家躲差。那知道這樣折本。白白送他燥❷脾胃。實有些氣他不過。只是愛金氏得緊。又是送他出來的。把老婆丟去憑他了。悶昏昏回到房中。正見丫頭塞紅靠着掛畫的桌兒打盹。東門生心裡道。這丫頭一向家主婆利害得緊。便是偷他。也只是戰陡陡的。如今好和他敍敍舊情哩。向前抱住了。親一個嘴。又把舌頭伸出。把塞紅牙齒上撬兩撬。只見塞紅夢裡驚醒道。啐啐。是那一個。東門生笑道。是我。你道是那一個。塞紅道。夜深了。睡倒不睡。只管胡纏做甚麼。東門生道。趁家主婆不在這裡。我和你正好弄

哩。塞紅道。只恐怕娘就回來。東門生道。娘正在那裡快活。他丟了我和別人弄。我如今只和你一心一路過了。塞紅道。你有心對我。只怕我沒福就窩了。東門生到金氏床上去。東門生就脫了衣服。和塞紅一頭睡。塞紅把裙子褲子都脫了。東門生便把⿺毛亂射去。原來因方纔書房外邊把毬弄來了。陽氣不濟。一下拄去。只見⿺毛亂頭彎轉。就像蜒蝣一般。把那鱉⿺毛亂頭搠了幾搠。塞紅啞的笑起來道。你的⿺毛亂。倒把自家戲了。東門生過意不去。一來是羞。一來性急。連忙把手將⿺毛亂。那裡弄得起來。只見⿺毛亂眼裡有些釅水兒流出。一發像個綿花團了。塞紅道。這樣個沒用的東西。也要我累這個名頭。我自去和阿秀去睡。你自家睡了罷。

**望海潮**

春興將闌。芳情欲倦。美人別具風光。誰顛誰倒。誰吞誰吐。個

中滋味深長。回首望巫陽。任升沈。一聽造化主張。眼看欲動。
魂斷難支。再商量。

評

敗軍之將。何可言勇。

東門生道。弄便不弄你。且睡一會兒。只怕停一會兒。又會硬起來。我同你盡興罷。塞紅道。我便和你睡。就像宮女和內相睡。只好咬咬摸摸。倒弄人心裡嘈。有甚麼趣呢。東門生心裡說留他同睡。其實支撐不過。因塞紅是這等說。假放手。等他下床。自家朝床裡邊睡去了。却說大里和金氏在凳上弄得臊水流來。又抽上一千多抽。叫道。我的心肝。爽利麼。金氏說道。不要說起。我的骨髓裡都癢去了。大里把𣬉抽出。又把口來餂咬一回。且仔細看弄。見毴門邊有一個黑痣。笑道。我決中了。金氏道。怎麼。大里道。我常聽見相命的說。毴上有個痣。決定做夫人。你做(歎心)夫人。我定是(又歎心甚)做官的了。金氏道。不要亂話。起來做。好射得我快活。大里又把𣬉挿進。着力重抽重墩。緊送了幾百。又盡根推進。抵住毴心。磯磨幾十

轉。金氏滿身痲木。口和舌頭都冰冷。昏暈了不動。大里把口啼氣。金氏方纔開眼。摟住大里叫。我的親親心肝。幾乎射殺了我。且看了大里道。我的風流知趣的心肝。這個纔是我的老公。恨天怎麼不把我做了你的老婆。

撲蝴蝶

錦屏春煖。喜狂郎留戀。曳床斜倚。展金蓮雙瓣。儘教踏碎花香。拚取翻殘浪煖。穿楊技今番展。 紅心顯。直任他破的貫革。征人無倦。一來一往。許多回鏖戰。馬蹄蹀躞東西。蝶翅翩翻近遠。喚道是沒羽箭。

評

潑戰取勝。

無復人類

二人鸞鳳顛倒

大里笑道。你如今不是我的老婆。是我甚麼。金氏道。是你的娘。大里笑道。娘字上面。用添一小字。金氏笑道。我既是小娘。今夜你用出闘錢。大里摟了叫道。我的心肝。天下若有這樣標致又有風韻知趣的小娘。便是一百兩一夜也肯出的。金氏笑道。拿來拿來。諢了一回。金氏道。不要閒話。我有一件本事。要和你做一做。待試本事還錢便了。大里道。你說來。金氏道。去床上去睡。兩人精赤赤的。抱了頭頸上床。教大里仰眠了。金氏騎跨在大里身上。把頭調轉。兩手揑了𣬠。把口來品咂。又把舌頭在𣬠頭上捲餂。把毬向大里口邊磨擦。要他餂刮。金氏道。這叫做鸞顛鳳倒。便是鐵漢子也弄矮了。你曉得麼。大里快活難當。應道。我曾聽見說。不曾做着。如今眞個過不得了。金氏咬住𣬠頭。只是不放。大里道。我

的毬就來在你口裡。你不要怪。大里忍不住。毬就洩了金氏一口。金氏都嚥下去了。大里道。我的心肝。怎麼弄得人這樣快活。如今調轉來。金氏道。我還要咂他硬起來纔罷。又含弄扯擦了一回。（騷騷）𣬠仍舊紅（好手段）脹突起。金氏轉頭來。把毴正對𣬠。一下坐進。連墩連鎖。只管搖蕩。大里的毬又着實洩了。約莫一盞半來的。就覺得倦了。就摟住金氏在肚皮上。叫。我的心肝。你的毴眞個是世間少的。我的𣬠這等鼈了。還是這等咬住在裡頭。眞正叫做叶(吸)沙毴哩。就在我身上睡一睡也罷。金氏道。我（寫降表）還要你硬起來。大里笑道。我如今用討饒你了。我實倦得緊。不會硬了。明日晚頭再做心肝射哩。金氏道。虧你做買賣圖下來遭哩。

**醉扶歸**

乳燕雙飛春晝永。似兩人情動。略解繡紅裩。相隨學鳥禽。

風顛兩處翻不定。有娘行幫襯。出力久相扶。閉壘寫降書。

評

棄甲曳兵而走。

議決翌日雌雄

大里道。今夜其實不曾盡我的本事。決用明日出來一試。纔是知趣的心肝哩。金氏道。我心裡也不曾盡興。我決對他說了。出來與心肝試本事哩。大里道。你若不來。我就要死了。金氏道。心肝若不信。把褲留與你做當頭。只待我穿了單裙進去罷。大里道。這個極妙。只聽見雞叫了。看看窗都亮了。金氏道。我用進去了。方纔起來穿了衣服。纏了裹脚。着了鞋。下床來。把手又扯住大里⿺毛亂道。怎麼有你這一根棒槌樣長的。鋸子樣糙的東西。塞進毴心裡。眞個滿毴都是⿺毛亂筋塞住。再沒一些漏風擦不着的處在。妙得緊。妙得緊。人說毴五樣好。五樣不好。好的是緊熯香乾淺。不好的是寬寒臭濕深。我緊熯。不消說。若是香。定用我的親親纔知道。若乾淺的兩字。我自曉得沒分了。說有臭的。我只不信。大里道。心

一張供狀

肝的毬。說緊也難道。金氏道。不是我寬。怎麼你這樣大𣯛。射進去得順流哩。你的𣯛比別人不同。𣯛也有五樣好。五樣不好。你的𣯛。再沒有短小軟彎尖的病。只有長大硬渾𡘙的妙處。實放他不落。

**長相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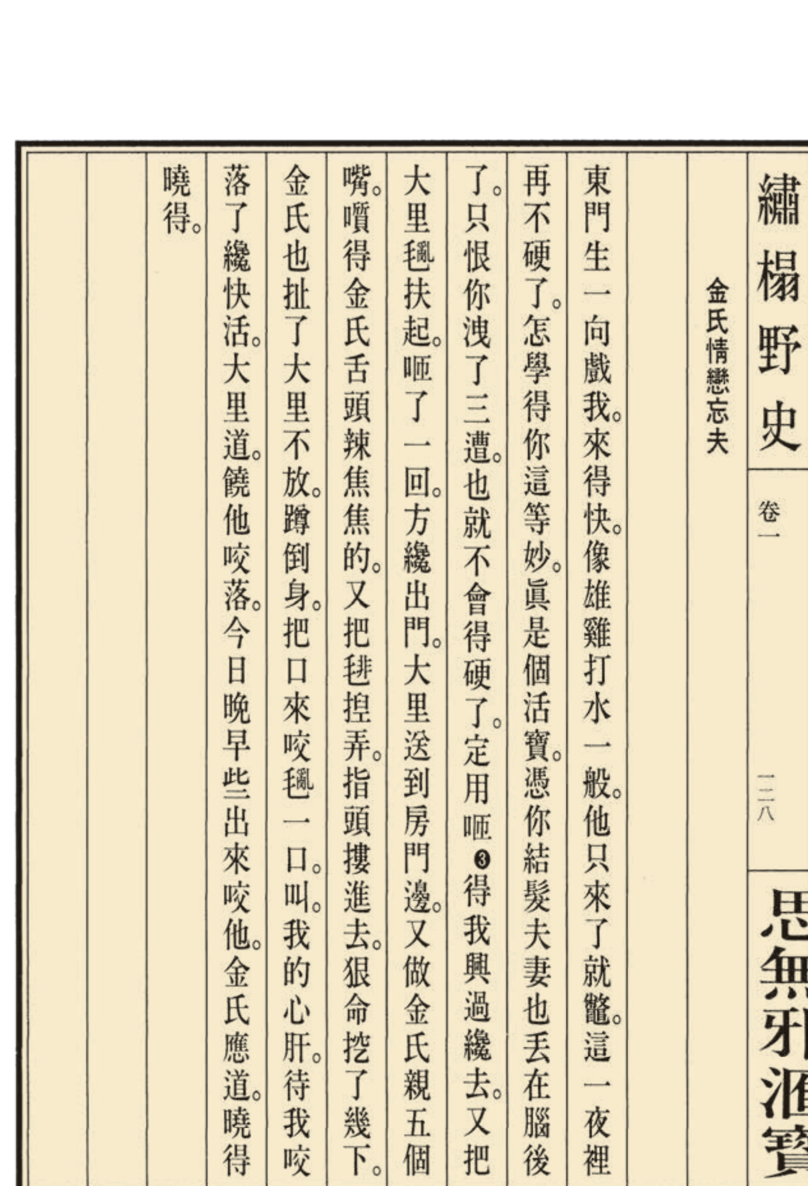
喜風月。愛風月。有些黏着眞歡悅。此際難容說。　你自得。我自得。香乾渾𡘙這些些。往來成妙絕。

**評**

人心不化。

**斷略**

好色而不好德。自古有之。茲二人者。淫樂無度。褻慢無禮。可爲俗人道。難與君子言也。雖有腆面目。與禽獸奚異哉。





金氏情戀忘夫

東門生一向戲我。來得快。像雄雞打水一般。他只來了就軃。這一夜裡再不硬了。怎學得你這等妙。眞是個活寶。憑你結髮夫妻也丟在腦後了。只恨你洩了三遭。也就不會得硬了。定用咂❸得我興過纔去。又把大里𣬠扶起。咂了一回。方纔出門。大里送到房門邊。又做金氏親五個嘴。噴得金氏舌頭辣焦焦的。又把毴捏弄。指頭摟進去。狠命挖了幾下。金氏也扯了大里不放。蹲倒身。把口來咬𣬠一口。叫。我的心肝。待我咬落了纔快活。大里道。饒他咬落。今日晚早些出來咬他。金氏應道。曉得曉得。

山查子

紅粉俏佳人。情動騷難住。快活有些些。意欲抛夫婦。　收拾且歸來。足起心猶濡。不捨玉如人。相期早來顧。

評

好色無厭。

金氏欲熾無厭

無有羞惡心

俏

兩人分別了。金氏進房裡來。東門生方一覺睡醒。金氏摟住東門生道。我的心肝。我的心肝。丟了你一夜。你不要怪我。東門生道。昨夜裡快活否。金氏道。不要你管。竟騎上東門生身上。把毬拍開。含住了鼈𣯻。連搓幾搓。纔有些硬。持放得進去。東門生說。你好好把夜來的事說與我知道。難道他弄了這一夜。還不爽利。又還要我來滿載哩。金氏便從頭細細告訴說。你去見他。用笑他怎麼這等沒用。直等我安排得討饒者。說他這根𣯻。不瞞你說。其是(實)極妙的。一射進毬裡。就覺爽利殺人。摟住東門生道。我今晚還要和他一睡。我的心肝肯不肯。東門生笑道。引你(名言)不得的。就像是小娃子吃糖。吃了一塊。又要一塊的。再去也不妨。只恐我的心肝吃力。一邊說。金氏一邊在上面動。東門生忍不過。毬又

來了。金氏方纔下身。只見日高三丈。

評

中間大有許多委婉精神。

同心東挑大里

東門生道。這時節。大里必定還睡哩。等我寫一個帖兒笑他。東門生要起來寫。因弄了這次。頭暈眼花。只得叫塞紅把紫檀匣裡面硯瓦捧來。叫阿秀把古雕漆拜匣內羅龍文的墨磨起來。取出尊三館粉箋一幅。靠在床邊。就寫道。

吾弟三敗於金。可見南宋之弱矣。昔日跨鶴之興安在哉。屈首請降。垂頭喪氣。徽欽之辱。亦不是過。可笑。弟即當招軍買馬。捲土重來。以圖恢復。毋使女眞得志。謂我南朝無人也。

浣溪沙

東主癡心愛阿嬌。無端勾引小兒曹。花箋輕拂笑南朝。

一紙墨痕乾未了。看看斜日下花梢。黃龍直搗掃腥巢。

評

以虛名賈實禍。

寫完。叫小廝餘桃。分付他。你可送這帖兒到書房裡。趙小相公收拆。原來餘桃是北京舊蓮子衚衕學小唱出身。東門生見他生得好。新討在家裡炒茹茹的。餘桃拿了帖兒。逕到書房裡來。正撞着大里梳頭。接了看完。呵呵的大笑。作回柬道。

昨者輕敵。遂有街亭之恥。然亦佯敗以驕之。尊諭三復。不啻巾幗見遺。令人怒氣勃勃。晚當披甲躍馬。誓與彼決一雌雄。必三犂虜廷。深入不毛。直搗❺其巢穴。而掃腥羶然後已。此復。

狂童復柬稱雄❹

餘桃領了回帖。送到東門生。東門生見了回帖。也呵呵的笑。讀與金氏聽。且說道。你❻怕不怕。金氏道。不怕不怕。包今夜定要他跪了討饒。

菩薩蠻

趙郎降敵心含恥。終日徘徊獨自語。一計上心頭。驕兵佯解羞。　佳人不知止。稱雄猶未已。安見九里山。教人難更難。

評

安排下十面埋伏。

姚金觀東喻意

我聽他書裡說話。不過是要戲得我毬穿洞破的意思。又打覷我騷。可恨可恨。今晚你不待我出去。我定要去了。你可寫去道。定要斬了和尚的頭。剝了將軍的皮。搶了兩個雞蛋。放在熱鍋裡弄稀爛哩。東門生道。你眞說得好。不消寫帖。我見他。就與他說。兩個方纔叫塞紅拿衣服過來。穿了下床。又是中飯過了。那裡曉得大里曾遇着一個方上人。會採戰的。把他丸藥二包。一包上寫着字道。這藥搽在玉莖上。能使長大堅硬。通宵不跌倒。若不用解藥。便十日也不洩。一包上又寫着。入於婦人陰戶內。能令陰戶緊燥。兩片脹熱。裡面只作酸癢。快樂不可勝言。陰精連洩不止。若進得多遭。不用解藥。陰戶腫痛。幾日不消。若男子要洩。含冷水一口。婦人陰戶上。把甘草水一洗。便平復如舊。又寫云。此藥只可

施於娼婦。人家女子不可用。此藥能損壽。多用則成弱症也。大里看完。笑道。今晚也管不得。定用靠他見一番手段了。先取一粒抹在自家𣬠頭上。又取一粒結在汗巾頭上。袖裡帶了揚州有名古回子做的象牙角先生。道。怎麼得個天色夜呢。

菩薩蠻

安排何事心狠毒。解甲投戈愈穠郁。雲雨細商量。恩情耐久長。欲堅一時壘。潑戰恣誇嘴。婦人無正經。無情亦有情。

評

終不是好相識。

淫娃自弄風情

却說東門生吃了午飯。正要睡覺。只見學裡差個齋夫來。叫道。明日學院到淮安去。打這裡經過。就用到瓜州地方去接。東門生慌忙叫餘桃取衣巾出門去。對金氏道。今日晚頭我不得回來了。等他走來。你就留在房中宿了。一發便當。金氏道。你不在家裡。我決不幹這樣事。東門生道。只要你心裡不忘記我便是了。我如今去。就與他說你恨他的意思。教他晚些早進來。我明日晏後回來驗你的毬。看是好的。纔見你的本事。金氏笑了點頭。送了東門生出房門。回到房中。心裡十分歡喜道。天下有這等造化。晚頭纔好像意一弄哩。特特另鋪過了床上鋪蓋。就騷興動得緊。把門閂了。脫了褲對窗兒坐在醉翁椅上。兩腳蹺起。把毬拍弄扳看。道。眞生得好。不要說新心肝看了愛他。便是我自家看了他也

愛的。又見毬旁邊兩片暗暗❼翕動。笑道。這兩片東西眞不長進。昨夜裡戲了一夜還不厭。今日又這樣騷了。

卜算子

春透水波明。情峭花枝瘦。極目煙中百尺樓。人在樓中否。
四和裊金鳧。雙陸思纖手。擬倩東風浣此情。情更濃如酒。

評

怎奈玉人兒不見。

邪心一逞無所不至

自家準備後庭花

又看了屁股。道。男子漢喜歡男風的極多。他今夜裡必定要同我做這個事。只是弄屁眼。若還等他有些齷齪帶出。就極倒興了。我曾見小官說。把紫菜❽塞進去。方好弄的。就拿紫菜一餅。把茉莉花浸的蜜水打濕。塞進好些去。又把茉莉花水。連毬和屁眼。前前後後都洗一遍。道。他怎知我這樣在這裡奉承他。拭乾了。又道。我那新心肝。便是這一歇來了。何妨得呢。怎麼定要直到夜裡。眞個急殺人哩。

如夢令

門外夕陽紅滿。春入柳條將半。桃李不禁風。回首落英無限。腸斷。腸斷。人共楚天俱遠。

評

柳梢斜日遲遲下。好教聖賢打。

却說東門生出廳前書房中。尋大里說話。大里早出去了。也因學院過。打聽用接不用接。湊巧的撞着齋夫。送了他幾分銀子。不要他去了。東門生走到街上。正好遇着大里。說道。學院過。我學中有名的。定用去接。不得回家。你可去麼。大里方說撞見齋夫的緣故。東門生因輕輕道。你既不去。我已分付他備了床鋪等你。着夜進去就是了。他眞個惱你不過哩。大里道。曉得曉得。别了東門生。心裡也十分歡喜道。他既不在家。那裡用到晚纔去。就一步步遥走到東門生家來。這兩個丫頭吃了午飯。都在那打盹。冷冷靜靜的。遥到金氏房門邊。金氏聽得有人走響。問是那個。大里輕輕應道。是我。金氏歡喜得緊。慌忙穿了單裙。走到門邊。笑問道。你好大膽。直到這個所在。大里道。恐怕人來。快開門。金氏道。你

跪在外面。我纔開。大里就雙膝兒跪下。⑩

山查子

胡卑七尺軀。狐媚緣愛暱。下氣欲追歡。何惜黃金膝。　雖謂無人窺。難可欺白日。不識少年心。所懼惟配匹。

評

色不迷人人自迷。

斷略

人非甚無恥。未有不自愛者。金氏一任恣其情欲。極人世取憐之狀。無所不爲。非甚無恥之人。何以至此。可爲長太息矣。



校記

❶「羚」原作「鈴」，據坊本改。

❷「燥」原作「臬」，據坊本改。

❸「咂」原作「唯」，據坊本改。

❹「狂」上原有一「趙」字，「雄」字原無，據書前目錄刪補。

❺「搗」原作「倒」，據上文及坊本改。下文或同，不贅。

❻「你」原作「不」，據種德堂本、坊本改。

❼「暗暗」原作「愔愔」，據坊本改；種德堂本作「愔暗」。

❽「菜」原作「茉」，據坊本及下文改。

❾原書缺去一頁，小目據書前目錄補。

❿正文至此，據種德堂本補。

一帳行樂供具令人賞心助興

# 李卓吾先生批評繡榻野史卷之二

卓吾子李　贄批評
醉眠閣憨憨子校閱

## 開關迎敵

却說金氏開了門。就笑起來。連忙扯起。兩人同進了房。把房門閂了。金氏扯了大里。叫。我的心肝。我正在這裡想你。你又來了。大里道。今日是天作成我的。等我兩個快活。只見房裡靠東壁邊。掛着一幅仇十洲畫的美女兒。就是活的一般。大里看了。道。這倒就好做你的行樂圖兒。把一張蘇州水磨的長桌挨了畫。桌子上擺了許多古董。又擺着如意君傳。嬌紅記。三妙傳。各樣的春意圖兒。梳頭桌上。放了象牙鑲嵌的荳栢楠減粧一個。上邊鋪了一張斑竹卍字眠床。掛了一頂月白百蝶湖羅

帳子。床上鋪一領廣東絕細的藤蓆。放了一個長藤枕。兩根花絲紬的單被。把沈速香薰得噴鼻子香的枕頭邊。放着一個宋朝金胎雕漆雙頭牡丹花的小圓盒兒。裡面盛着眞正緬甸國來的緬鈴一個。原來東門生是不會久戰的。常常弄倒了。只得把這個東西放在毴裡頭。方纔了興。大里看了。道。我舊年到南京科舉。去院子裡馬湘蘭家耍子。見他的鋪設。與你家差不多的。只是馬湘蘭極出名的小娘。趕你的脚底毛不來哩。就抱了金氏親一個嘴。道。心肝。快些脫光了。待我射。金氏道。你去關了窗。忒亮得緊。叫我羞殺人。怎麼脫得下。大里道。我和你還怕甚麼羞。正要亮些纔妙哩。只把銀條紗糊的格子窗推上。便替金氏衣裳光光脫去了。把手去摸摸毴。道。昨日像是等我弄得腫了。且拍開。等我看一看。這是大里要放藥進去。假說這話兒。金氏那裡曉得。應聲道。生得是這樣[妙]胖的。就睡倒。便拍開。叫大里。你要來看。除非你的⿰毛亂是鐵打

的。方戲得我毸腄。

浣溪沙

佳人猶自戲檀郎。誰想春心別樣粧。漢家更選飛熊將。遮莫當。　妖魔不必跳河梁。泥首待依早伏降。主人已鍊蛇矛器。落魂忙。

評

非復吳下阿蒙。

趙郎借丹成功

大里把丸藥一粒。篏在手指頭上。假意摟弄。把藥輕輕放進毴裡。笑道。如今眞個不腫。晚些定要他腫哩。金氏笑道。你眞有這樣本事。我憑你怎麼樣弄。會射殺了我。我纔見你好漢。決不討饒的。大里道。如今說開了。牢記牢記。金氏一頭跳起道。我倒脫得光光的等你看。你倒穿了衣服只管胡說。也來替大里脫了衣。解下褲來。看見大里的𨳒棒槌般粗大。雙手拿住。道。我的心肝。你像個被曲鱔呵了胞的。怎麼比昨夜又大了些。大里道。你怕麼。金氏道。天下只有嫌毴大的𨳒。那裡有放𨳒不進去的毴。我全要他爽利一爽利。那有怕他的理。人說得好。開了羊飯店。憑你這大肚子。就把口來咬咂。道。我的心肝。這根𨳒全是這頭兒生得有趣。頭兒忝了。皮又急。筋又跳。擦得我毴門邊極快活。這時節。金氏藥

正是五百年風流業寃

妙

氣發動了。只覺毴裡熱烘烘的。裡面酸癢的當不得。就起來坐在醉翁椅上。拍了。扳着。對大里道。緣何我的毴裡熱起來。又酸又癢的。大里道。只是臊得緊。有甚麼說呢。金氏道。我每常便臊。不是這等。今日比前各樣的了。大里道。婦人家陰精要來。方纔是這樣的。金氏叫道。心肝。快拿𣭄來射進去。大里故意不放進去。只把毴門邊揑擦。好做法金氏道。如今一發弄得我過不得了。看他歪身扭腰。臀顛腿擺。十分酥癢難過。眞是有趣。

訴衷情

芙蓉帳裡玉搔頭。重整舊風流。郎太毒。故遲留。不覺身兒就。情放浪。意難收。好綢繆。身兒相貼。臉兒相偎。腿兒相勾。

評

出落風流。

斷略

嗟乎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余觀金氏。居家不正於始。適人不守其終。乃與大里宣淫肆慾。裸相窺覷。至枚藥投爐。扳搖浪蕩。是何道哉。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余亦云然。

當與齊諧並列



大里笑道。如今着我手了。就把⿺毛亂來插進。一氣盡力重抽了七八百抽。金氏閉了眼昏昏暈去。只見陰精大洩。原來婦人家陰精。比男子漢不同。顏色就如淡桃紅一般。不十分濃厚。初來時節。就像打噴嚏一般。後來像清水鼻涕一般。又像泉水汩汩的沖出來。大里就蹲倒了。把口去盛吃。味極甜。又清香。比男子漢的毯來得多一半。大里笑道。眞是天下極奇的模樣了。我今日纔知道婦人陰精是這等的。把舌盡數餂吃。金氏開了眼醒轉來。道。我今日異樣毴癢。眞熬不得。比一向一些不同。就像有萬數根尖嘴蟲。在毴裡亂咬。癢鑽進骨髓裡去。又熱又酸。你越抽。我越過不得。方纔來了一陣。纔略好些。把頭向地一看。道。方纔有好些流出。緣何地上不見哩。大里道。都是我把口來盛吃了。你還不知道。金

氏道。眞是魂飛魄散了。那裡還知道。

卜算子

有意弄春情。春情鎖不住。無那狂郎慝煞情。甘霖如雨澍。

牡丹心欲開。遊蜂恣擇採。一採釀來清且香。甘甜好滋味。

評

飄飄欲仙。

好思量

大里再戰取勝

正講話的時節。金氏道。不好了。又發作了。又像方纔一般癢起來了。快拿𣬠來。大里又把𣬠插進。重抽千餘。道。今日定要射得你爽利哩。金氏口裡咿咿啞啞。吱吱呀呀。叫道。心肝。快些抽。不要歇。今日決要快活殺了。我實過不得。又見眼閉口開。昏暈去了。陰精大洩。大里又把口來盛吃。比頭遭一發多了。金氏醒來。道。眞是好笑。若說起今日毴裡頭快活。眞要做甚麼神仙。便是刀在頭上殺。也只是快活。不知道了。若還我的毴只管是這樣癢。怎麼得他結束來。這等一陣。實是出一身冷汗。口裡舌頭和手脚都是冰冷的。他在這裡看見地下有這許多狼藉。必定愛惜我。你如今只是來了。等我吃還便罷。大里笑道。今日我只要心肝快活。是這等竭力奉承。你倒埋怨❶我。且看我這一根鐵棍樣的𣬠。不放

在你這臊毬裡。叫我放在那裡。今日定用做你不着。等我戲得爽利。包你定不射殺了。

憶秦娥

春興來。無端勾引小秀才。小秀才。小秀才。一種芳情。萬端擺劃。魂靈飛上楚陽臺。神昏力倦好疑猜。好疑猜。許多狼藉。不禁難挨。

評

强風流。錯大。

## 金人三戰敗績

金氏道。說得我又癢來了。快些拿⿺毛亂來。因又挿進。亂墩七八百墩。研了百來研。撬了百來撬。金氏道。如今來的。不許你吃了。好好把茶盞接來。等我看。大里道。曉得。又着力往上面骨梗邊。刮一陣。擂一陣。又往下面近屁眼的處在。撳了⿺毛亂。着實擦了一陣。又篤了一陣。纔憑⿺毛亂在毴中間。盡根到頭抽了百數抽。金氏口中只是叫道。心肝。我要死了。如今我只是熬不過了。我怎麼詎戲得這樣快活呢。大里見金氏又有些酥暈。忙把⿺毛亂拔出。拿角先生套了挿進。盡力緊抽。又抽了幾百抽。金氏暈去。慌取茶盞接在毴門邊。只見這一番來。毴一發張開。兩片喘動。就像馬鼻頭割開一般。陰精裡頭湧來。滾滾流出。接了半茶盞。大里看他顏色紛(粉)紅。又像鴨蛋清一般。盛在茶鍾裡。洋洋的又香又潔。金氏醒轉

來。摟住大里。叫道。我的心肝。性命決送在你這根毴裡了。你如今毬用來了。方纔叫你接的。拿來我看。大里拿過來。金氏笑道。原來是這樣紅色的。緣何有這許多。你一定添上些水。大里道。你看有水無水。金氏道。這等我來了三遭。倒有一茶鍾半了。金氏把指頭攪了一攪。道。我們婦人的。自然生得乾淨清潔可愛。不像你們的這等厚濁像麵糊。腥氣像生荳(痘)樣的。就推盞到大里口邊。大里汨的一口吃乾。道。眞個有趣。金氏道。你三鍾落肚。你也好罷了。大里道。你左右昨日吃我的過。今日還杯。金氏道。你的怎比得我的。金氏把自家毴拍開看看。見兩片十分腫起。有些疼痛。大里笑道。如今却是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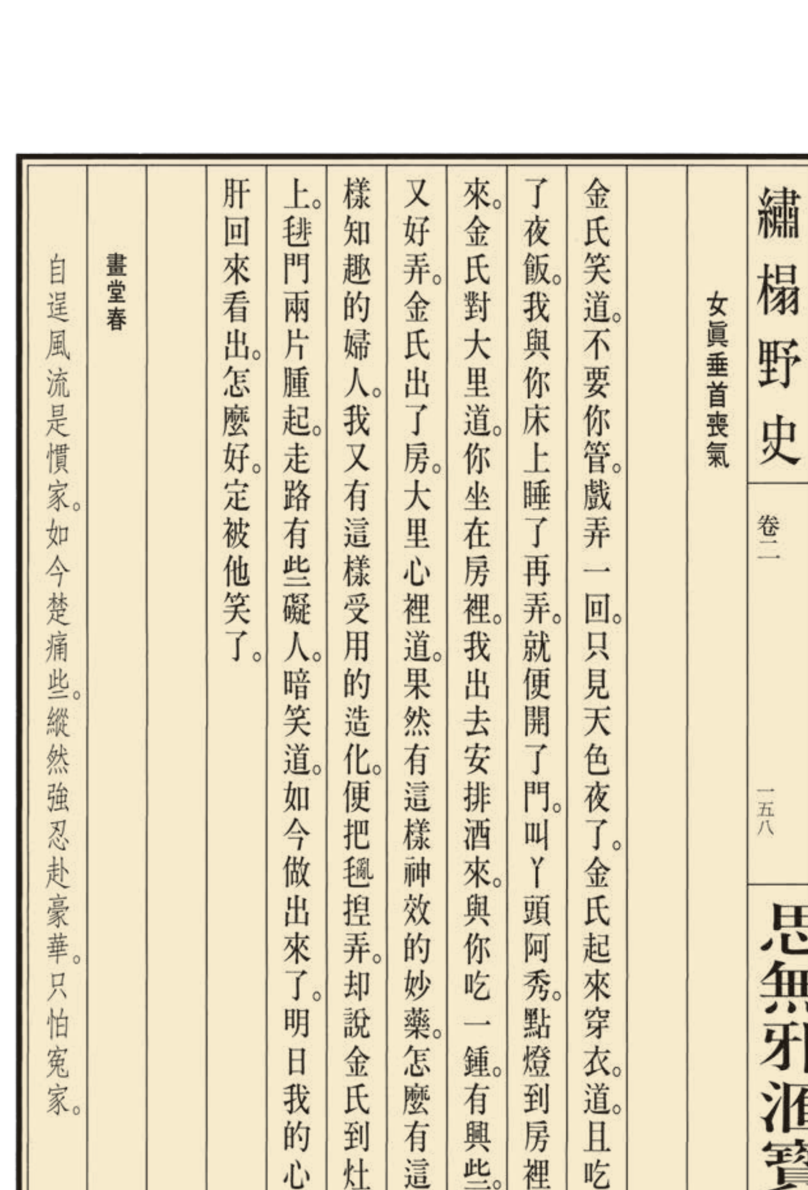
**阮郎歸**

風流一色強支持。春心衹自迷。留連年少未尋思。貪歡有幾

時。空痛楚。笑嘻嘻。酸甜苦自知。殷勤來往愛便宜。春心未了期。

評

甚是無情。





女眞垂首喪氣

金氏笑道。不要你管。戲弄一回。只見天色夜了。金氏起來穿衣。道。且吃了夜飯。我與你床上睡了再弄。就便開了門。叫丫頭阿秀。點燈到房裡來。金氏對大里道。你坐在房裡。我出去安排酒來。與你吃一鍾。有興些。又好弄。金氏出了房。大里心裡道。果然有這樣神效的妙藥。怎麼有這樣知趣的婦人。我又有這樣受用的造化。便把毴揑弄。却說金氏到灶上。毴門兩片腫起。走路有些礙人。暗笑道。如今做出來了。明日我的心肝回來看出。怎麼好。定被他笑了。

畫堂春

自逞風流是慣家。如今楚痛些。縱然強忍赴豪華。只怕冤家。

暗思暗笑未已。追懽戀愛無涯。一任春風掃落花。笑且由他。

評

悔之晚矣。

忙叫丫頭塞紅。今日趙官人在我房裡。安排酒進去吃。你們兩人。可換了乾淨衣服來伏侍。叫阿秀。你先拿燈進去。阿秀拿燈到房裡。大里摟住阿秀。親一個嘴。問道。你娘在那裡。阿秀應道。在灶上。大里扯住阿秀道。在此等我弄一弄。阿秀道。娘要打。慌忙走出。笑對塞紅道。娘今日關了門。在房裡一日。我道做甚麼。原來又是他在房裡。我娘這樣一個標致人物。虧他受用。塞紅道。我又道趙官人這樣一個標致的人。虧娘受用哩。只見金氏辦了一個精緻攢盒。開了一包三白酒。備辦完了。叫塞紅拿了攢盒。阿秀拿了酒。同進房來。大里摟了金氏。叫道。我的心肝。要你這等樣費心。就在床前擺了一張小八仙桌兒。大里上面坐。金氏下面坐。塞紅灑酒。兩人對飲了十數杯。大里道。我不會吃悶酒。就走下來

和金氏一同兒坐了。抱金氏在懷裡。一手拿了酒杯。一手去摸金氏的毬。道。我的心肝。緣何腫得是這樣的。疼也不疼。金氏笑道。不要你管。你且吃酒。

**海棠春**

檀郎調語心何巧。叵耐人。甚無分曉。一片至誠心。萬段春煩惱。嬌娃未解機關小。尚含糊。兀自推調。試取金罍卮。惟與相傾倒。

**評**

也作此無奈何語。

**斷略**

余觀名教中無限樂地。而世人專取淫奔野合爲歡。自謂莫予云覯。不知

肆醜閨房。穢彰宇宙。雖身攖毒楚。猶迷不悟。縱橫不休。酣戰未已。果人生至樂。無出此歟。

金氏就把酒口裡含了。送過在大里口裡。連送了四五鍾。大里道。我要把酒鍾。放在心肝毬裡。灑了酒吃。一發快活。金氏道。你要是這等。有甚麼難呢。就叫塞紅。去拿團團的沒奈何大玉盃來。金氏脫得衣裳光光的。仰眠在凳上。叫阿秀塞紅高擡❷起了脚。把枕頭又墊起屁股。把杯兒正正放在毬裡。大里連吃了四五杯。道。有趣有趣。好個盛酒的杯盤兒。金氏道。不好了。弄得毬裡又是日裡一般酸癢起來了。大里道。正要你癢。等我再盛些精來衝酒吃。金氏道。這個其實妙。把杯拿出了。快拿毱來。你一邊戲。一邊吃酒也好。大里道。我只管抽你一百抽吃一杯。金氏道。使得。叫阿秀道。你記數。數到一百。塞紅就灑酒。大里一氣重抽一百。吃了一杯。金氏道。我毬癢得緊。可快些重重的抽。

賣花聲

雲雨正潺潺。春意闌珊。情思不耐酒盃乾。樂極那知身有主。一餉貪歡。　放浪沒羞慚。無度扳援。縱聲合戰馬蹄圓。一來一往亂風顛。勝似神仙。

評

風裡落花誰是主。

兩人歡樂無已

大里就狠命緊抽亂送。阿秀那裡數得來。大里笑道。我抽過二百了。阿秀不知道。金氏道。如今吃兩杯便是了。大里道。如今待我自家記數。且看抽多少。你娘的精纔來。大里又盡根抵住毬心。掘搗有一個時辰。叫塞紅道。我也不耐煩記數。且流水灑來。一連吃了十數盃。金氏笑道。抽了一千多了。緣何毬裡只是癢。不見來。你便再重抽些。大里又緊抽緊頂了幾百回。金氏道。如今過不得。要死了。只見金氏面皮雪白。手脚冰冷。口開眼閉暈去。大里毱不拔去。忙把茶鍾盛在毬邊。陰精照舊滚出。流了大半茶鍾。塞紅阿秀笑道。這是甚麼東西。大里道。這是你家主婆的臊精。等我射出來的。你兩個少不得停一會兒。要是這等射出來哩。

**武陵春**

少婦貪春心愈熱。幾度無休歇。眼花撩亂不知羞。逢人只是丢。

還道才郎精力好。心癢放綢繆。兩片欣欣關不住。數不盡。好風流。

**評**

嘻笑唾罵。皆成文章。

**斷略**

本傳所載金氏大里沈淪慾愛。輾轉迷復行舉。自覺艱辛。亦何儂也。及舉爵歡笑。種種所爲。無復人類。言不雅馴。事甚怪誕。然猶好樂不休。豈非人也歟哉。

塞紅見金氏不醒。慌問大里道。如今怎麼了。大里笑道。這樣騷養漢精。等我射殺罷了。要他做甚麼。就把口對了金氏口裡。接氣一歇。金氏漸漸的睜眼動手。又好一會。方醒轉來。一身冷汗。笑道。這一遭比日裡又快活些。來得十分爽利。只是我脚手要一些氣力也沒了。你快扶我起來。大里抱了坐在脚膝上。金氏見桌上茶鍾裡的精。驚問道。怎麼只管有這許多。問塞紅道。有酒在裡頭麼。塞紅道。沒有。金氏道。怪道我這等爽利哩。就倒在小金杯裡。看有多少。倒滿了一鍾。這個東西。映了金子的顏色。一發清瑩得可愛了。

錦堂春

婦女只躭春好。男兒毒浪無涯。幾番流液未知覺。盛來猶自誇。不禁精神淹滅。腰肢怕動倚斜。尋得你風流罪過。約有十餘車。

評

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盃。

大里拿了。一口吃乾。道。瓊漿甘露也只好是這樣的了。倒來有三鍾纔完。大里俱吃乾了。金氏道。眞個好笑。古人說得好。口裡咂。腰裡搭。毴裡夾。憑你一雙(隻)𣰆子捉子霎。也定要把腦門擠出濕湯湯。如今我狠命咂你舌頭。要你動心火。搭你的腰眼。要你毴忍不定。鎖你的𣰆梗。要你癢痳。只見你𣰆頭越脹起來。再沒些流出。眞個作怪了。如今也要你的來些與我吃。大里笑道。你弄得他來。憑你吃。金氏兩手捏了𣰆。道。古怪東西。難道這等有熬煉的。把口來咬咂。餂捲一回。又不見來。金氏叫塞紅阿秀。你兩個來品咂。定要弄他來。兩個不肯。金氏笑道。丫頭還不來。我也咂了。爭得你兩個人。塞紅對阿秀低聲笑道。一向家主公𣰆。張也不許我們張一張。如今等我飽看飽吃哩。便輪流品咂。塞紅品得

牙床懈。阿秀咂得口水乾。大里不見有些動靜。

眼兒媚

無奈情郎興不闌。口品玉欄干。一雙婢子。兩隻纖手。好是心煩。　玉人仍在春風裡。無計把春關。也應依舊。情濃如水。挺立如山。

評

請得人來不快活。

斷略

吾聞貞女不事二夫。激勸之一大機也。金氏捨夫不事。而事其他人。病狂喪心。已無足道。又令二婢效其品咂。一何醜耶。

金氏道。奇得緊。也罷。我平日極歡喜看人弄的。你可把塞紅來弄弄。等我看一看。大里道。塞紅一定是黃花。我[毛亂]忒大。只怕一時間難弄哩。金氏笑道。這狐狸精。前日見我往你娘家吃生日酒。竟和我的人弄了半夜。我回來打上一頓。又聽得說我昨晚出在書房裡的時節。又和他弄了一夜。毬眼一定弄寬了。還不脫下了衣裳。等趙官人弄哩。塞紅道。羞殺人。扭着身。（有丰致）不肯走攏來。大里道。這分明是笑家主婆了。難道你娘不怕羞的。一下子推倒在凳上。金氏道。也替他脫了光光的弄。大里就把塞紅渾身衣脫去。原來塞紅看了這一日。毬裡頭騷水流出。褲子都濕透了。大里解下。金氏看了。笑道。這丫頭像是撒尿出了。大里道。（妙妙妙）方纔茶鍾裡的。難道也是尿。

柳梢青

佳人戰怯。聊遺（遣）奇兵。思退勍敵。狐狸眼熱。春思些些。春心動也。　丁香露泣殘枝雪。才了得。愁腸寸結。那曉他心。多情多感。無邊風月。

評

饞口涎空咽。

丫鬟雲雨綢繆

塞紅把手掩了嘴。笑將起來。大里把毴挿進去。也不見他說痛。笑道。東門生這兩夜難道便就弄得這般樣的。一夜戲過幾百遭了。塞紅道。偷也偷幾遭兒。如今娘也是這樣的了。大家沒得說罷。金氏笑道。這丫頭倒會塞嘴。阿秀道。着實射好了他。趙官人的是貴毴。不要射他這一個賤毴。只做娘睡了罷。大里道。也是他一遭造化。你不要來爭。就挂進大半根。塞紅叫道。裡面忒頂得慌。抽出些。抽出些。大里道。不要做聲。包你快活。一連緊抽三四百抽。塞紅口裡作起聲來也。嗳呀嗳呀。大里道。我也要戲他的精來。挺了腹。盡力抽送。直盡了根。塞紅不覺暈去。也像金氏一般。金氏笑道。這丫頭迷迷癡癡的了。大里道。他牙關咬緊。兩脚放下。也要來了。金氏忙把茶鍾來接在毴邊。只見毴皮張開喘動。陰精滾

趣話也有騷意

快活殺

出。止接得一酒鍾兒。比金氏的少大半。金氏道。我如今醒眼看醉人。原來婦人來時。這樣好看。

梅花引

噯呀天。噯呀連。幾陣昏昏快活酸。意欲扳。意欲扳。只落魂飛酥軟。更難言。一種風騷誰與說。輕輕重重眞歡悅。莫留連。莫留連。情鍾肺腑。浪殺小心肝。

評

西方極樂世界。

可憐亦可愛



大里道。心肝來時。還好看哩。毬門比他開一半。喘動像馬鼻頭。一牽一牽的。大里心裡想道。陰精自家來的少。用藥來的多。多了一定傷人。金氏把塞紅的陰精。要大里吃。大里心裡道。若吃了他的。金氏必怪我。拿過手。傾在地下。金氏道。怎麼。大里摟了金氏道。我心肝的。心裡愛得緊。便吃何妨。若他的。齷齷齪齪。我怎好吃得。金氏道。我的心肝。原來這等愛我。我今日等你射得七死八活。我也甘心了。大里道。我的毬不能夠他軟。硬得痛。怎麼好。我的心肝可再拍了。待我弄一弄。金氏道。不瞞你說。我的毬心裡還是酸癢要射的。只是毬門邊實腫得疼痛。弄不得了。我且遲些兒。你便和阿秀也弄一弄兒。大里道。這樣丫頭。我不歡喜。只是射在心肝的毬洞裡。我纔快❸活哩。

小重山

因貪愛自輕身。誤被才郎賺。敢信眞。牡丹揉碎没精神。相偎了。款款訴原因。　風流自出塵。高唐猶喜赴。怕行雲。箇中些子忍難禁。寬欹欹。無奈十分春。

評

雖有殽函之固。不敢開關延敵矣。

> 情景怡悅

遼金拱首伏降

金氏道。難得你這樣情意。不要說毴裡痛。便眞個射殺我。我也肯的。這時節。塞紅已醒轉來。赤條條的在旁邊着衣服。口裡只管笑。阿秀也指着他笑道。你好受用哩。金氏道。我兩腿像打折一般。再拿不起。叫塞紅。你兩個丫頭。把我兩隻腿擡起來。大里細把毴一看。只見兩片翻轉紅腫。裡面的皮。都擦碎了。毴心一塊肉。像雄雞冠一般突起。裡邊像火薰蒸一般。熱烘烘的。看了也可憐他。叫道。我的心肝。我看了心疼。把口來餂。金氏道。輕些餂弄一回。大里心裡道。定要安排他討饒。纔放他。又把⿺毛亂插進去。盡力重抽。（惡毒人。）金氏熬住疼痛。抽了百餘抽。摟住大里道。如今忍不過疼了。我的心肝。便討饒了罷。

長相思

心悠悠。恨悠悠。一派春心未肯休。檀郎且慢抽。　痛難收。忍難收。耽春落得下場頭。開口向郎求。

評

好姻緣反做惡姻緣。

斷略

趙大里當塗藥龜稜。其心已忍。至往返潑戰。使形骸狼疾。(藉)且務勝不休。必欲俛首伏降。盡力肆毒。一夜之歡。不足償一言之忿。豈不謬哉。

良心喪盡當永墮惡道

許衷情



大里心裡道。他的毴。等我射得個爽利了。一發便把屁股來弄一弄。方纔我得滿意哩。便摟住金氏道。我的心肝。看你苦的面。便饒你。只是我的⿺毛亂。再不肯軟。你毴說弄不得。等我弄一弄屁股。肯也不肯。金氏道。錯(⿺毛昔)屁眼。是我極怪的事。他每常要戲。不知等我罵了多少。如今我的心肝要弄。只是你⿺毛亂(眞言)大得緊。恐怕裡頭當不得。大里道。我當初被你老公戲了多少。記得十四歲的時節。弄起十分疼痛。他只把饞唾多搽。漸漸熟滑。就覺得寬鬆。你兩個成親前一夜。還來弄我作別。我興動。前頭精也流出。他將一半吃在口裡。一半抿在我臂裡。就一發滑通通的了。金氏道。既如此。用多搽些饞唾纔好。

後庭宴

半榻清光。一窗明月。床頭幽會情難説。美人無可奈多情。翻做個翰林風月。　回頭一望生春。却勝酥胸緊貼。尤雲殢雨聽嬌聲。輕聒玉樹影蕭蕭。桂花香拂拂。

評

狹小漢家制度。

愛其甚矣

趙宋直抵黃龍府

大里道。曉得。金氏照依小官一般。把屁股突了。靠在床邊。大里就伸了舌頭。把金氏屁眼餂濕。金氏道。你怎麼這樣愛我。這個處在。那個是肯餂的。大里慢慢把⿺毛亂挿進。金氏却是頭一次。痛得難過。把牙齒咬得齕齕響。眉頭蹙了半歇。大里問道。你怎麼裝這個模樣。金氏道。不要管我。你是射。大里道。心肝。像是有些疼。不快活呢。金氏道。我只要你快活。我心裡歡喜。我便割殺人迸痛。你也不用管的。大里放⿺毛亂進去三寸。再不動蕩。金氏道。怎麼不抽。大里道。只恐心肝怕痛。金氏道。若射屁股不抽。男子漢有甚麼趣。不要管我。憑你弄罷。金氏摸自家毴和屁股。只隔一層皮。後邊與前邊也有些趣。淫水流滑。叫大里把⿺毛亂取出。却把淫水只管搽進去。一發滑溜了。大里道。好知趣的心肝。便緊緊抽拽。只不盡根。

有情的人兒
着了無情的
手



原來金氏屁股裡肥膩得緊。剛抽了四五百抽。就有白油一般的。黏在毴頭上。毴旁邊帶出一塊來。大里叫金氏回頭轉來看。金氏問道。這是甚麼。大里道。這叫做丫油。有這東西。屁眼裡頭纔滑溜。心肝的屁眼。比小官人的更妙。更比毴鎖得快活。

醜奴兒令

天生絕世風流種。搖蕩春心。闖罷鴻門。教郎恣賞後庭春。
玉人歡愛何時了。狂興難禁。輕展香臀。勝鎖陽臺幾度雲。

評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又問金氏道。你看見昨日我寫與東門生帖兒麼。金氏道。看見。大里道。我書裡頭有些意思。你曉得麼。金氏道。不過要射得我毴破的意思。大里道。你還猜不完。我說犂虜廷。搗巢穴。是弄你毴破。說入不毛。你毴是有毛的。屁股是無毛的。我今弄你屁眼。這不是深入不毛麼。金氏笑道。天殺的。今日都被你應了嘴。你如今一發着實抽。抽他來了罷。天也要亮了。大里道。只怕你嫌毴頭𡙡裡面頂得慌。盡力抽上四五百抽。一下拔出。竟把洞宮帶出三四寸來。大里道。甚麼東西。金氏低頭看道。這是洞頭。你盡力抽便扯出了。不好看。怎麼好。大里道。等他拖出。做了一根尾耙也好。金氏道。不要取笑。不像模樣。屁𣭻裡甚是迷悶。又有些墜人痛。怎麼樣弄得進去纔好。

阮郎歸

狂童太毒弄佳人。儘是有風情。犂庭搗穴更謳吟。妖魔應斷魂。　忒歡謔。恁思尋。輕逸鮑參軍。煞的没溫存。拖來後宰門。

評

多管寃家不自在。

斷略

趙子借一粒春丹。淫逞無忌。令茲妖冶前後兩不得安。取劵有如影響。良心既喪。亦何狂哉。

又驚又愛如許景象堪賞堪描

少女知春還怯陣

大里道。我的心肝。射得你可憐。拖出冷了。便難得縮進去。我有個計較。就蹲倒。把舌頭餂一餂。抵一抵。金氏道。這個處在鏖糟的。誰肯把舌頭舐。我感你這樣的心情。死也甘心了。大里細看這洞裡頭。只見又有一塊黑的帶出來。大里道。裡面黑的甚麼東西。金氏回道。是紫菜。大里說道。這是我用過的。你怎麼曉得。金氏道。不瞞你說。家中新討這餘桃。是京中慣做小官的。我前問他。因得明白。這個帶出來。屁眼迸開難過。大里道。屁眼又不好弄了。我𣯾硬得緊。再不見毬來。你再把阿秀等我弄一弄罷。金氏道。阿秀模樣兒倒好。只是年紀小些。快過來。阿秀道。趙官人東西大得緊。要弄得疼。只看得。只看得。金氏道。少不得遲早些定等趙官人弄。還不在我面前戲哩。我正要看看兒。塞紅道。方纔笑了我。如

今輪到你身上了。還不脫褲哩。阿秀道。我看娘和趙官人弄。我也動心。只是恐怕當不起。

浣溪沙

才郎望蜀欲無涯。鴻溝戰罷後庭花。思量更得小嬌娃。那管孤舟載不起。剡溪乘興長豪華。娘行湊趣喚冤家。

評

好殺人無乾淨。

好不溫存



金氏道。你且脫了褲。塞紅把阿秀衣裳。脫得精光的。立在旁邊。阿秀便要跑。被塞紅一把抱住。金氏道。拿他上凳來。我撳了他頭。塞紅忙把他脚來扳開。不許顚動。阿秀道。就像個殺豬一般的。怎麼好呢。大里看了。笑道。好個小毴兒。毛也一根兒沒有。把手去摸一摸。道。也有尿樣的流出。只是毴還不曾戲動。今日趙官人替你開了黃花。金氏道。他人小怕痛。先搽些饞唾兒。大里道。開黃花。全不可把唾搽。若用饞唾搽的。就是男子漢沒本事的例樣了。如今趁他有些騷水。射進去倒好。大里便挺腰把⿺毛亂一送。阿秀就叫天叫地起來。道。痛得緊。輕些。慢些。塞紅把阿秀脚狠命一拍。大里一送。突的一聲。竟進了大半個⿺毛亂頭。阿秀道。不好了。射殺我了。只見鮮血噴出。阿秀叫道。娘說聲。妙妙。定用饒了。裡頭像刀割的

一般。盔將開又像裂開的一般。眞個痛得緊了。大里道。只有毴頭大小些。（是個眞正的貨）

稜下邊又小些了。阿秀道。再不要進去了。

**畫堂春**

從來未解閒風月。偷觀不禁心熱。清泉流出御溝咽。（葉）

也難休歇。　狂且甚是無情。憑空煞地強烈。狠命不許聽

娘說。無端流血。

**評**

也不是散相思五瘟使。

何德以堪

正有趣

浪子無情可恨

大里又一送。禿的一聲。把一個大大的毴頭都放進去了。阿秀頭和手脚亂顛起來。道。如今戲殺了。痛得緊。眞個難過。血流出來。夾毴子流下。滴滴的不住。金氏笑道。射得這丫頭好。塞紅道。趙官人。一發都射進去罷。金氏道。你這丫頭一向弄寬的。還容得去。他是頭一遭。怎麼當得。只再進二三寸。夠他受用了。阿秀叫道。趙老爺。金奶奶。定用饒了。再進去不得了。大里輕輕拔出。阿秀道。便拔出。裡面也是痛得緊的。那知大里故意抽些出。就往裡邊（惡甚）連根一墩。橐的一聲。直射進半（樂甚）根去了。阿秀大叫一聲。道。如今死了。亂顛一陣。塞紅再不（忍心）肯放他。脚夾住。只見阿秀口裡道。痛殺了。大里道。便饒他盡根。只抽一二百抽罷。只見一抽出一送進。阿秀道。不好了。再不要動了。大里不管。着實抽了五六十抽。只見滿

地血流。眼淚汪汪的亂滾。面像土色。漸漸的死去了。

清平樂

娘行毒手。不管人生受。解衣胡比從容就。強把鮮花碎揉。

一邊握雨攜雲。一邊魄散魂驚。斷送此生性命。能消幾陣昏沈。

評

好事多磨。

斷略

嗟嗟女三爲粲。國君不堪。趙氏之子。爲何如人。既亂其二婢主母。及紅而更及秀。彼以孱孱一弱女子。強而逼之。忍以毒之。雖號呼祈籲。不少解免。抑何慘酷若此。迨夫麻氏失守。家聲隕滅。豈非殘忍不良之報歟。

金氏道。快饒了他。這丫頭這樣沒福。略進得半根𣯶。就戲得暈去。慌忙拔出。把阿秀扶起。坐了一歇。阿秀醒轉道。嗳呀嗳呀。痛得緊。開眼道。趙官人忒狠心。若再墩進些去。連小腸都斷了。如今痛得難熬。定用饒了。見滿地是血。對塞紅道。趙官人把我家伙弄壞。一世沒用了。金氏道。且去睡罷。塞紅道。方纔笑我。我却是快活殺。你怎麼就等趙官人射殺呢。阿秀道。我再將息兩日。與趙官人輕輕慢慢的弄幾遭過來。比你快活些哩。把汗巾拭了毴裡的血。口裡叫道。空痛空痛。仍舊着了衣裳。立在金氏旁邊。道。娘你自己承當。自家受用罷。我再替不得了。

更漏子

不知羞。強識趣。還想從容歡會。腰兒下。白玉盤。鮮紅乾未乾。
求快活。占受用。不道剛才空痛。一句句。一聲聲。官人忒狠心。

忍人也

入捨身法臺

遼金勉強迎戰

大里摟住金氏親一個嘴。道。我毬再不見來。定用射在你毬裡纔好。金氏道。說得是。只是抽定用輕些。大里道。曉得。只是輕輕抽。再不得來。大里看了金氏毬。笑道。腫得有趣。毬兒放進去。其實緊湊。不捨得就來了。心裡道。且待我再抽他數百。不要管他。又重重的盡力抽搗。金氏蹙着眉頭道。怎麼還不來。大里道。不要忙。我弄了一夜。心裡火動。發渴了。有冷水拿一碗來吃。金氏道。有倒有。只怕吃不得。大里道。不妨事。等我吃一口。金氏叫塞紅揭一碗來。金氏道。心肝。少吃些。恐怕傷人。大里含了一口。就抱住金氏道。心肝。我如今要來了。你屁股掇出樶頭來些。大里努力大抽。盡根亂射。兩情濃切。金氏也不知痛。臂顛腰擺。大里陽精大泄。汨汨的不知來了多少。金氏道。我如今渾身通泰了。叫大里道。你且

慢些抽出。叫塞紅拿金鍾過來。接在我毴底下。大里把𣯭頭慢慢拔出。金氏毴裡的毯就滾將出來。流了滿滿一金鍾。把汗巾輕輕把毴裡外揩乾了。替大里的𣯭也拭燥了。起來。

**阮郎歸**

佳人儘意效鸞凰。雌雄兩處忙。一番楚痛一番狂。相忘入醉鄉。　恣歡謔。弄風光。那記漏聲長。紅羅帳裡浴鴛鴦。交情不敢忘。

**評**

也是春風一度。

騷金猶擬後期

金氏看了。道。怎麼只有些兒。就倒在口裡。嚥下去了。金氏道。生腥臭醃噴着的。眞有些難吃。我來了兩三碗。你怎麼只有這些兒。大里道。你的騷水值甚麼。[口裡調簧]我的是金子一般貴的。兩人各各穿了衣服。天竟大亮了。大里摟了金氏道。心肝。天明了。我用去了。怎麼好。金氏道。只願他晚些不要回來。再等我和心肝一頭兒摟了睡一夜。纔稱我的心哩。你如今回到家裡。看了阿婆。到晚頭。定用自家來望看。大里道。我一定來。扯了手。送大里出房到大門外。這時節。街上還少人走。金氏又在大門裡閣頭。扯了大里𣯶。道。放他不下。又把口咬咂一回。道。軟的放在口裡。一發覺得有趣。等我整日是這等含着。我纔快活。大里道。放了他罷。金氏咬住。又咂弄了一回。方纔吐出。大里又親了一個嘴。只得別了。

浪淘沙

雲雨至天明。難捨情人。交情正好又分襟。此際不堪容易別。着意叮嚀。　惆悵怚回程。放下難停。留連輾轉許多心。日日相偎無去也。聊慰芳心。

評

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斷略

甚矣淫汚之漸人也。名行一喪。廉恥交忘。方大里之調藥久戰。自快其私。俾腸瘍隤墜。略無顧惜。雖寇仇何以加諸。茲且依依戀戀。摻執其手。不忍捨去。無亦淫靡蕩情。聽熒而不計皷。

遭此毒手

玄言如□



金氏眼看了大里轉彎。方纔回轉房中。到房門邊。眼花撩亂。一個頭圓。暈倒床前。阿秀塞紅慌忙扶起。到床上睡了。道。我今日直要睡到晚頭哩。你們在房門邊伺候。若相公回來。可安排飯去吃。就一頭睡倒。但見毬裡一發腫痛難過。兩片就如生毒調膿的一般。只得拍開了仰眠。方纔好過得些。身子又十分困倦。昏昏的像死人睡去了。睡到吃中飯的時節。却說東門生接過學院回來。經過大里門首。道。且待我望望他在家裡否。一直進去大里自家的書房裡。只見大里也覺弄了一夜。身子困倦。精赤條條的把兩腳擱起。在醉翁椅上。呼呼睡去。東門生搖了兩搖。不動。便把手拿了他𣰆。彈了一彈。笑道。昨日好受用哩。怎麼來偷我老婆的毬水吃。只見𣰆稜下有牙齒痕。道。這決定是我心肝把口咬的。

毛上還是濕溻溻的。道。這都是我心肝的毬水。

如夢令

雲雨戰酣方睡。昏沈早是如醉。偷香竊玉慇懃。猶帶些需況味。好睡。好睡。門外東生相會。

評

夢魂飛入楚陽臺。

俏



東門生就思量起來。我前送心肝到書房裡。我在門縫上張。他把心肝靠在櫈頭上。着實弄他。如今也裝這個模樣。自從我娶了親。他戴了巾。不曾與他錯(𣯶)屁眼。一時間𣰆硬起來。就放些饞唾。射進去。這時大里正睡去。不能夠醒。東門生抽了一歇。自忖道。這個人頭巾雖戴。像日日作少的。比前我戲時。倒寬了。怎麼弄都不醒。小官家這等要戲。怪不得我的心肝要人戲哩。又抽了一歇。大里方纔驚醒。見是東門生。便說。你幾時回來。怎麼偷我。東門生回說。你偷我家的扁食。我便偷你劈開的饅頭也不妨。大里笑道。不用偷。這是你走的熟路。一發了了事罷。便把脚拍開。屁股連聳幾聳。就是金氏家數一般。弄得東門生倒在他身上。方纔走起揩了。因問大里道。你且把昨夜的做作。說說看。大里笑

道。不❹要說起。你曾回去不曾。東門生道。還不曾到家。大里道。你回去便知道了。昨日帖子上的話。句句應了我的嘴。眞個快活當不得。只是阿嫂十分受虧。哥不要怪我纔好哩。

生查子

偷香美少年。辛苦熟睡者。那曉故人來。劈破荔芰（枝）也。
此歡與彼歡。往來如驛馬。試問玉人兒。眼見知眞假。

評

世事循環。有如轉燭。

眞心發現

良人目覩銷魂

東門生道。我要你去弄。正要像他的意。若弄得他倒。我心中喜歡。豈有怪你的理。我就回去笑他。東門生抽身就別了。回到家裡。只見靜悄悄的。問阿秀。娘在那裡。阿秀笑道。還睡着。東門生忙進床前。見金氏仰眠在床上。就摟了。叫。我的心肝。還不起來。金氏困倦得緊。喚也不醒。東門生把毯一摸。又看了一看。就驚呆了。道。緣何直等他弄得是這樣的了。心裡又愛金氏。又恨大里。慌忙搖醒金氏。金氏開眼見東門生。笑道。你幾時來的。東門生摟住道。緣何你毯是這樣的了。金氏笑道。不要說起。我說與你知道。你不可笑我。東門生道。我正替你疼。怎說個笑你。且說來。金氏道。若論他昨日本事。眞是天下少的。你昨日去後。他就來到房裡。和我弄起。直到今日天亮纔去。弄得我毯裡精來了四五遭。他的毴

在我毬裡準準有一萬多抽。因此上弄得這樣的。我如今四肢要一些氣力也沒有。困倦得緊。腰骨就像打折一般。過不得。怎麼是好。

點降(絳)唇

美女風騷。被人竊賺形骸倒。良人來了。菖蓝花頭俏。　兩眼偷看。總是傷情抱。同心少。懊恨同袍。酸楚知多少。

評

關心者亂。

吞吐有情

東門生驚問道。你來的一定是騷水。金氏道。不是。若說起我來的。眞好笑。他不知怎麼弄得我毴心裡酸癢。就像萬多根尖嘴蟲兒。在裡頭亂咬一般。憑他抽戲。抽上千多抽。我便酥倒。快活得緊。眞是說不出。便死去了。毴中流出鴨蛋清一般的淺桃紅色。流了半碗多。纔覺爽利。方纔轉來。直流了五六次。到天亮。他也直弄得心裡發熱。討冷水吃。方纔泄了。不知他昨日的⿺毛亂。更比前日夜裡。大了一半不得。還有一件。（好針線）我不和你說了。東門生道。我的心肝。一發說說罷。金氏道。你不要笑。道。你戲了他的屁眼。要在我身上出氣。又把我屁眼來戲。說我屁眼裡有丫油扯出。比小官作少的。又好些。着實憑他重重的抽。幾乎把洞宮都扯出了。

果報

東門生驚道。怎麼有這等事。被他寃報寃去了。金氏又說。昨日他的帖

子寫甚麼深入不毛。正是這個意思。

菩薩蠻

多情撩動春心溢。勾引騷風無抵極。些兒麻上來。涓滴幾徘徊。　他人期報復。不毛竟深入。寃家寃報寃。斯苦好難言。

評

倒行逆施。亦忍人矣。

衛州吁東門之役三敗於金之恥也

騷婆始終未悟

東門生聽了金氏說完。搥胸道。天殺的。我的心肝。待他哄殺了。連你也不知道。婦人家的陰精極難得來。若來一次。比男子漢來百次。極損精神。怎麼好一夜來了五六遭呢。必定是他放藥在你毴裡。我記得起了。他曾在鈔關上遇一個方上人。教他採戰的方法。怎麼竟把我心肝來試。金氏道。怎教做採戰呢。東門生道。這是仙家修養煉丹的法。放在婦人毴裡。等毴裡酸癢。又快樂。便陰精肯來。男子吃了。輕身延年。長生不老了。只是婦人漸漸的黃瘦要死。金氏道。是了。他昨日我來的時節。他就把口接在毴門邊吃了。我醒轉來。一些也不見。他說吃了。我要他後面來的。接與我看。他纔把茶鍾接了兩三遭。只見每一遭有大半茶鍾。他定拿來吃了。又笑道。若論我精來時節。這樣快活。便死了也甘心的。

卜算子

懷春没了期。春盡情無極。人生百歲總來歸。何如盡歡没。
轉想白頭人。嗇慾何苦獨。欣欣洽洽半時生。千古享天禄。

評

色卽是空。空卽色也。有慧心。終墮欲河。

溺愛不明

的當

東門生道。心肝。快不要是這等說。他⿰毛戚來時節要吃冷水。我一發猜着了。他𣯀上搽了耍藥了。這個藥用了。𣯀便粗硬。整夜再不泄的。若要來。定用吃冷水一口。虧他仁心肯來。你還好。若只管弄你。弄到這樣時節。我的心肝。一定暈死了。這個法兒。只是好弄小娘。怎把來弄你。只是我不是。當初道他聰明。又標致。和他錯了屁眼。後來見你眉來眼去。有些愛他的意思。我又愛得你緊。只要等你快活。便等他和你弄弄。那曉得他便不管你死活。只要自家⿰毛戚來得遲。𣯀硬長大。就把你這等惡毒輕賤。再沒有一些兒愛你的情意。你道感他舐你洞宮。你不曉得當初越王嘗吳王的糞。人說他是下而吃糞。實是上面吃他的心哩。他今日後邊含你洞宮。正是前邊吃你的血。婦人極好哄的。不是假意奉承。裝出

正當莫捫朕舌

愛你的模樣。你緣何肯待他把洞宮抽出。塞紅因大里不吃他陰精。在旁邊搬嘴道。他昨日還罵娘哩。金氏道。罵甚麼。塞紅道。昨夜見娘暈去。我們慌了道。怎麼好。他道。這樣騷養漢。騷娼根。等我射殺也罷。要他做甚麼。見娘醒轉來。又摟住叫心肝哩。

**謁金門**

人情毒。頃刻驀然反覆。愛欲不緣眞愛欲。機鋒置人腹。

哆侈南箕相屬。如簧語巧直曲。謔浪恣懽不三復。由言最可入。

**評**

一言僨事。

姚生慇懃調護

東門生道。可見得是這樣的狠人。說得金氏心中懊悔。再不做聲。東門生道。心肝來了這許多。必❺定精神有些虧損。元氣十分傷了。我就用安排藥等你吃哩。慌忙下床取人參五錢。門冬三錢。五味二錢。流水白去煎了一鍾生脈散。拿過來。叫道。我的心肝。快些吃了。金氏哈下。東門生又叫阿秀。快煮粥與娘吃。又看了毬。道。決是異樣的惡毒熱藥放進去。方纔毬內的肉是這樣燥裂破碎的。金氏道。正是。我如今裡面還是火燒一般。焦辣辣過不得。東門生捏了。笑道。這個騷毬。也用是這等安排他。金氏罵道。你還要這般取笑哩。我的歪心。全是你引我動的。你若前日不教我和他吃飯。我也還不動心。如今還不安排我毬好。東門生道。心肝不要慌。我曉得熱毒的藥。只有甘草會解。可快些煎甘草湯來

洗。就叫阿❻秀流水煎來。一歇兒把煎的湯掇來。掇出金氏屁股在床邊。叫塞紅捧了小盆甘草湯。東門生輕輕把毬外洗了幾遍。金氏道。好得緊。爽利和戲一般。比你們男子漢臀上風把熱水泡的一般快活。東門生道。偏你曉得這許多。又連洗了幾遍。東門生用綿子打濕。輕輕推進毬裡面繳洗。金氏兩片毬門。登時腫消。裡面破皮。登時紅散。爽利如舊了。

西江月

良人除毒奇妙。全憑甘草煎湯。洗如户内透心涼。立刻生肌無恙。

麥參五味一劑。奇方賽過時醫。將來服下好無疑。四體騰騰有力。

評

善醫個風流業寃。

這等念頭當入轉輪法王早成正果



夫妻籌策雪恨

金氏看了東門生洗得這等殷勤妥帖。撲地流下淚來。東門生驚問道。因甚麼。金氏含着眼淚道。婦人家養漢。是極醜的事情。丈夫知道老婆不端正。又是極恨的。不是殺。定是休了。我如今弄出這樣極醜形聲。你又不殺我。不離我。又怕我要死。煎藥我吃。又是這樣當直我。你難道比別人各樣的心。只因愛我得緊。方肯是這樣。你愛了我。我倒愛別人。我還是個人哩。叫我又羞又恨。怎麼過得。我决吊殺了。東門生摟住。也流淚道。我心肝有這等正性。倒是我汙了你的行止。我怕你病。安排藥等你吃。你倒要吊死。若心肝死。我也死了。再不要是這樣話。古人說得好。成事也不說了。後來畢竟不知金氏尋死也否。東門生怎的樣勸解了。金氏惡識了大里。弄些甚麼計策來雪了他的恨。方纔罷了。且看下回。

便知端的。

探春令

夫妻還是好夫妻。不得傷和氣。有難來。道竭力與扶持。何須要摟他人睡。　闌珊春與嬌姿媚。緩度芳心醉。卽此是無限春光。不消暗搵相思淚。

斷略

嗟夫趙氏大里。非惟不友也。而亦不子矣。溺於婦人。過度狠毒。致令女戎之禍。延及慈幃。語云。美色人人好。皇天不可欺。我欲淫人婦。人將淫我妻。誠哉是言也。

校記

❶「怨」原作「寃」，據坊本改。

❷「擡」原作「臺」，據種德堂本、坊本改。

❸「快」原作「恬」，據種德堂本、坊本改。

❹「不」原作「你」，據種德堂本改。

❺「必」原作「心」，據種德堂本改。

❻「阿」原作「何」，據上文及種德堂本改。

# 李卓吾先生批評繡榻野史傳奇卷之三

卓吾子批評
憨憨子纂補
醉眠閣重校

## 金氏謀議復仇

却說金氏道。我恨大里這個狠心人。你如今再不可和他往來了。我若見他。肉也有兩口咬吃哩。東門生笑道。便今日惡識了他。也便宜他了。只是氣他不過。金氏思量一會。道。我有計了。東門生道。甚麼計策。金氏道。他白白戲了你的老婆。你戲他家裡毬。還纔扯直。只是他沒有老婆。如今他的娘。纔三十多歲。又守了十多年寡。安排得他的娘等你戲。我心裡❶纔過得去哩。東門生道。他戲你的屁股。我方纔回來。先到他家

此一念可證菩提



裡。他正睡熟在醉翁椅上。我就戲得他醒。他也着實奉承。想是把你家數學去。這遭比前。倒一發有趣。只是我亦雅沒用。把洞宮拖不出。這個仇也作報了。若是大里的娘。原也標致。只是壞人的貞節。心裡不忍得。他的娘又是不容易惹的。金氏笑道。你還這等仁心哩。若依我計較。不怕他娘的毬。不等我心肝射得穿哩。

**蝶戀花**

佳人報怨心思巧。叵奈無端。不與人些好。追想亡猿林木草。也應禍及親娘老。　無限芳心期醉飽。幾度行春。欲與同偕老。不意薄情人毒倒。多情轉被無情惱。

**評**

怨毒之於人甚矣。何計倒行而逆施。

夫妻計間大里

東門生道。且看你本事。金氏道。大里極怕娘的。你對他娘說。某處有個好館薦他。要他娘催大里起身。大里不敢不去。若大里說起我。你說被你把他毬射壞了。再弄不得。定用將息兩個月纔好弄。你如今且去兩個月再來。他必定信了。他若去時。一定說丟娘不落。你就說。你老堂在家冷靜。獨自難過。接來和我同住。既是通家走動的好兄弟。他娘必定肯來。那時節我又差你出門。另有絕妙計較。自然包你上手。東門生道。極妙極妙。我湖州正有一個舊主人家來接我。薦了他去。好麼。金氏道。正好。

臨江仙

巧畫奇謀前借筋。管教束縛英雄。報仇全在技能工。陸行剸虎豹。入水斷蛟龍。　欲得驪龍頷下寶。逞吾心上機鋒。教書遠涉賴娘功。通家相作伴。一箭落雙鴻。

評

小則小。心腸兒轉關。

斷略

金氏全不自反淫亂無恥。以致身被大創。正上天禍淫之權。假手年少。可爲覆轍鑒戒。而乃思逞其母。亦何悖哉。

名號奇異小技可觀



東門生清早起來梳洗完了。逕到大里家裡。正遇着大里又不知是甚麼好男風的。哄他去宿了一夜。不在家裡。就直進裡邊見了麻氏。麻氏陪吃了茶。問道。姚家哥那裡來。曾見大里麼。東門生道。昨日不到書房裡。我只道他在家。因此特過來。湖州有一個書館。有三十兩束修。來請小姪去教書。小姪今年有事在家。不得脫身。近來館極難得。特來薦阿弟去。麻氏聽得說。叫聲。天殺的。不好了。不好了。近來我兒子新搭上兩個光棍。一個是瓊花觀前姓常名奮。人都叫他做越齋。專好小官。因此把甚麼越王嘗糞的故事起個號兒。一個是迷樓脚邊。金巡漕的公子金蒼蠅。人都叫他做隘宇。也極好小官。因此提句糞蟲隘裡鑽的俗話兒。起個號兒。想必是這兩個光棍哄去了。我因他遊蕩。再不老成。正要

將計就計恰是的當

叫他去尋個館。心裡正苦沒計較。這等極好。東門生心裡也吃醋。只得應他道。這常奮是房下近鄰。金蒼蠅是房下的內姪。一向曉得這兩個是光棍。只怕阿弟戀着他不肯去。麻氏道。不怕他怎的。我分付他一定去。多謝你的好意了。

**唐多令**

一計上心頭。離人不敢留。逞辯舌。就裡相勾。片語直敎恩愛割。娘取償。子招尤。

昔日占風流。不許復綢繆。大恩人反爲寇仇。這番已落他人手。婁豬定。艾豭收。

**評**

殺三士。取二桃。

運籌帷幄中
決勝千里外

計引麻氏就養

東門生道。阿弟去後。老姆在這裡冷靜。薪水又不便。請老姆到小姪家裡同住。姪媳婦又好朝夕陪伴。小姪也常要走出外邊去。老姆去。又好常常照管照管。麻氏道。這怎麼使得。多謝多謝。再等我與兒子商量。東門生辭了回家。大里方纔回來見娘。麻氏變着臉道。你又和這兩個光棍去哄了一夜。不到書房裡去。姚家哥哥剛來了去。有個書館薦你。就在湖州。你可就收拾了行李去。大里見娘看破他的行徑。好不羞人。假應娘道。去便去。只怕娘冷靜哩。麻氏道。姚哥哥說。你去後。要接我到他家裡同住。却不冷靜。你只管去。大里見娘定要他去。一來丟金氏不下。二來捨不得這兩個光棍。道。娘要去同住。省使用。又熱鬧。極好。只是兒子後生家。不會教書。麻氏氣起來道。男子漢出路。讀了書教書。這個是

常事。我生了你十七八年了。還不會掙一些兒東西來孝順娘。做甚麼人。大里忙道。娘不要氣。兒子曉得。明後日就去罷了。辭了麻氏出來。逕跑到東門生家裡。東門生正立在廳前。大里道。哥莫非怪我麼。怎麼在我的娘面前。催我遠遠出路哩。

蘇幕遮

故人情。醉翁意。儘是英雄也入牢籠計。止因不湊佳人趣。太毒心腸。惹起無仁義。　讀書心。離間志。夜夜朝朝。直將嫠婦汚。薄倖書生休妄舉。陽關聲斷。抑鬱無人語。

評

龍且半渡。已落淮陰計中。

大里被賺爲眞

東門生一手扯住大里。進廳坐下。道。阿弟。昨日回到家裡來。阿嫂正毴腫在床。我笑他做出了例樣。又稱你的本事眞個好。怎麼怪你。昨日有一個人來尋我。說湖州有一個上好館。原來是我舊主人家。我因自家今年有事。特特薦與阿弟。阿弟得了也好使用。阿弟怎麼樣反疑心我起來。大里道。多謝哥哥的好意了。只是丟阿嫂不下哩。東門生道。我正要對你說。阿嫂被你戲了半日一夜。毴皮都碎了。毴門都腫了。正爛了流濃。(膿)便好來。也却得兩個月。你在家左則弄不得。你便去。不必掛心。且去做了兩個月回來。極妙。大里連忙作揖道。哥有這等好心。我怎不去處館。如今且等阿嫂將息幾時。問他怕也不怕。東門生道。阿嫂騷毴。少不得用你這根鐵毴對付他。如今他毴裡又生了毒。你且好去。

你家下不消費心。我就去接阿姆過我這裡來供養了。

漁家傲

年少未知情顛倒。鼓唇浪說風騷好。直把花枝狠毒掃。無分曉。那有恩情到阿嫂。　海棠昨夜開多少。幾陣秋風吹落早。惜花不許馮夷遠。眞個好。多情反被無情惱。

評

好不忖量的肚腸。

寃家着手了

趙生愚而未悟

大里道。這樣好意。怎麼當得。東門生道。阿弟差了。阿嫂等你戲了。就是老婆一般的了。你的娘。不就是阿婆麼。媳婦供阿婆。有甚麼當不得。大里道。既如此。多謝了。我就去收拾行李。大里別去。金氏立在廳背後。聽了大里的話兒。道。天殺的。還要弄我哩。就教東門生。你可去接了麻姆來。東門生又到大里家裡。只見大里行李都收拾完了。東門生去請麻氏。麻氏道。等兒子一起身。就過來了。只是打攪不便。東門生道。通家骨肉。說那裡話。催了麻氏把自己隨身鋪蓋衣服收起。麻氏也應了。大里道。我今日去了罷。麻氏道。你去不可貪酒野鬮(闞)專心讀書。我自在家裡替你尋親哩。大里道。曉得。對東門生道。我娘在哥家裡。甚是安穩。我今年得了好館。極快樂了。感兄長的恩。眞個不盡。只是兩個月後。

煞思量

你思量他他不思量你

準準歸來望哥了。東門生道。專等專等。大里又輕輕對東門生道。我同你去別阿嫂。東門生道。阿嫂病在床上。老姆又就到我家來了。你去不便。我替你說盛情便了。你且積趲六十日的精神。再來射他。大里笑道。既如此。多多上覆他。教他到兩個月後。收拾了乾乾淨淨的等我。東門生❷笑道。正是。

醉春風

天生薄情種。已被他人哄。風流日日帶相思。懂懂懂。織女河邊。天台路上。一場春夢。　聲徹陽關動。神遠巫山聳。不知何事欲相期。懵懵懵。鏡裡花枝。水中明月。與君相共。

評

孤臣去國三千里。一日思君十二時。

當家的話兒

設下牢籠計

麻婆誤入牢籠

大里就別了麻氏。又別了東門生。叫小廝挑着行李出門。往湖州去了。却說東門生把轎擡了麻氏。和他丫頭小嬌。同到家裡來。金氏裝扮出去接。他還覺有些倦。時時吃些人參湯兒。見了麻氏。道。婆婆久別了。麻氏。道。多承你官人接我來。只是我心裡不安。金氏笑道。只恐怠慢婆婆。麻氏道。好說。金氏叫塞紅阿秀辦了一張桌的酒。排了好些菓子添換。吃了一回。東門生也不來陪。只有金氏一個在旁邊坐。麻氏上面坐了。就是當眞婆婆媳婦一般。麻氏道。既來打攪你家。每日只家常茶飯。決不可因我這般盛設。金氏道。婆婆不消分付。只是粗茶淡飯兒。就另收拾一間房安下過了夜。清早東門生起來。說要到鄉下探一個親去。將近十五六日纔回來。別了麻氏。這是金氏教他是這樣告別。實躲在冷

靜房裡。麻氏只道東門生果然去了。靠晚些。金氏到麻氏房裡來。道。今夜裡他不在家。奴家怕冷靜。今晚就陪婆婆睡。不知婆婆肯也不肯。麻氏道。這樣極好。

**長相思**

一番心。兩番心。有心常算沒心人。寃家何處尋。　欲知春。不知春。無端美語晚來親。機心知假眞。

**評**

平地裡起風波。

九天九淵令人莫測

金氏巧言設騙

金氏輕輕分付塞紅去陪東門生睡。叫阿秀辦夜飯過來。和麻氏兩人對吃。麻氏只有三盃酒的量兒。被金氏再三苦勸。吃了六七盃。道。姚大嫂。我醉得緊了。睡了罷。金氏道。收了夜飯。就來替麻氏脫了衣裳。麻氏道。大嫂穩便。就把自家外邊的衣服脫了。上床。問金氏道。(冷趣兒)大嫂。各頭睡罷。金氏道。正要和婆婆說些閒話兒。同頭睡纔好。麻氏畢竟酒醉了。眞性拿不住。就說道。我十來年沒人同頭睡了。今夜和大嫂同睡。金氏心裡道。這婆子。今夜定要撩撥他心動。又問麻氏道。婆婆脫了衣服睡罷。我們着了衣服。便睡不着。麻氏道。脫便要脫。(好光景)只是怕生。金氏道。婦人和婦人家睡。(會應答)怕甚麼生。麻氏就脫了衣裳。(大殺中了)赤條條的向床裡邊睡了。只是各被睡。金氏道。今夜有些冷。(巧巧巧)我要和婆婆一被兒睡。(有心哉)一邊說。一邊把身

子鑽進麻氏被裡來。麻氏也難推他。只得同被睡了。麻氏酒醉得緊。帶些昏昏的。忽然的嘆一口氣。金氏問道。婆婆怎麼嘆氣。麻氏道。我和大嫂同睡。倒惹得我想起當初的人。這等嘆氣。金氏道。想他做甚麼。當初公公過得好麼。麻氏道。剛剛與我做親四年。他就沒了。金氏道。公公沒後。到如今十多年了。不知夜❸間想他否。麻氏笑道。（露了些機關了）怎麼不想。只是命苦。沒奈何了。

**憶秦娥**

長吁氣。撫今追昔興春思。興春思。那人已逝。欲留無計。
當年共枕今何處。思量溫雅人如玉。人如玉。薄命摧殘。不使長長住。

評

乍雨乍晴花易老。閒愁閒悶夜偏長。爲誰消瘦減容光。

巧設機關探透

如畫

是天下第一尤物

好工夫可愛可愛

金氏笑道。因甚麼想他。定不是少衣穿。少飯吃麼。麻氏笑道。大嫂睡罷了。不要問甚麼。金氏不敢做聲。只見呼呼的睡去。金氏叫了兩聲婆婆。不應。便輕輕的把手往他小肚底下一摸。只見胖胖的一個毴蓋兒。周圍❹都是些毛兒。細細軟軟的。摸到他毴門邊。又突起圓圓的（妙品）兩片兒。不十分吐出。滑滑的縫口兒。又沒有一些濕。金氏心裡道。這倒是天下頭一樣妙毴了。定要等我丈夫弄一弄。把手指頭到毴裡頭輕輕一挖。只見麻氏呼聲的一個翻身。竟仰眠了。又把一隻腳豎起。一隻腳膀拍了。金氏叫道。婆婆。又不應。輕輕把饞唾塗在指頭上。往麻氏毴邊把了。正好毴拍開。就將饞唾搽了無數。弄得毴門邊濕湯湯的了。麻氏只管鼾聲不歇。金氏把指頭到毴裡摟一摟。又把饞唾放些進去。只見毴裡

九曲明珠被他片時穿貫戲弄掌股之間妙手妙手

外都濕透了。金氏把自家汗巾頭結那個眞正的緬鈴兒。解下來揑在自家手裡。就麻木起來。金氏心裡道。且試他一試兒。便拿到麻氏毬邊。順了那濕滑口兒。一下撳進去。輕輕把麻氏豎起兩脚放倒。替他緊緊夾住。又把自家腿壓在兩隻脚上。不等他動。只見麻氏夢裡覺得毬裡麻癢。又有些酸跳。騷水只管流來。像撒出尿的一般。流了滿席。緬鈴在裡頭亂滾。一發快活難當。

**虞美人**

夢魂已遠湘江尾。流出御溝水。慇勤惟有那東西。輾轉延遲。
教人神自迷。　靈丹一粒撩人亂。恍惚無涯岸。酸酸癢癢
上心來。好似靈犀點化。暢奇哉。

## 麻氏春心偶露

鄧艾懸崖西蜀失守

妙在此

有趣

妙語入解

麻氏漸漸的醒轉來。口裡只管道。快活快活。脚要動。又被金氏狠命壓住。又叫道嗳呀幾聲。方纔十分醒轉來。叫道。大嫂嫂。金氏道。婆婆。做甚麼。麻氏笑道。我要走起來。金氏道。夜深黑暗的。不要走起。麻氏道。等我動動。金氏道。因甚麼。麻氏道。大嫂把脚壓得我慌。拿過了。金氏笑道。我吃了幾盃酒。醉得緊。不耐煩動。婆婆推落罷。麻氏着實推。金氏着實撳住。再推不落。麻氏笑起來道。大嫂脚像生根的。我有（天殺的眞弄。死人）些過不得。金氏道。婆婆說說。向奴家道。把手去摸蓆。道。婆婆。蓆上怎麼是這樣濕的。麻氏笑道。大嫂。我下面有些痛。金氏笑道。痛難道倒有水流出。還有些癢哩。麻氏笑道。大嫂。我不瞞你說。下面有些酸人。不知因甚麼是這樣的。金氏道。還有些麻木麼。麻氏笑起來道。大嫂。你怎麼知道呢。一定是你放

甚麼東西在我裡頭了。我眞有些痳癢。金氏笑道。婆婆。我有一個東西叫做緬鈴。我自家叫他賽𣯶頭。

南鄉子

春興不能收。滑滑淫津兩腿流。快活難當騷不住。悠悠。從來應未這風流。　床上苦淹流。一種芳心怎歇休。謾自沈吟追底事。根由。有個牽春賽卵頭。

評

暢奇哉。渾身通泰。不知春從何處來。

金氏乘機引誘

這是我受用的。因婆婆長久不得這個食吃了。好耍兒。篏在婆婆裡頭。麻氏道。原來大嫂捉弄我。快些等我拿出了罷。金氏笑道。再等婆婆快活一歇兒。又把麻氏腰搖了兩搖。只見緬鈴一發在裡頭鑽滾。麻氏便是極正經的人。到這時節。也有些難忍了。麻氏道。罷了。罷了。大嫂弄得我酸殺人了。金氏手却不拿去挖出。心裡道。這婆子心動了。因對麻氏道。有甚麼妙處。若是男子漢把𣰆放進毬裡。抽千百來抽。這透骨酸麻。比這個賽𣰆頭。還十分爽利哩。麻氏笑將起來道。大嫂。你忒說得村。難道男子漢抽得這許多。這時節。麻氏說這句話。心裡也有些亂了。却有二三分火動。金氏笑道。當初公公在日。難道不曾試過。男子漢不濟的五六百抽。尋常一千抽。好本事的一萬抽也有哩。麻氏笑道。我只是不

信。

雨中花

憑空透引人來宿。餂自個洞房花燭。調戲千方。招搖百出。細細勾心曲。　准擬春心挑拂鬱。道一段情郎丰骨。眞攜雨千番。行雲萬復。不比喬粧束。

評

鎖不住心猿。繫不住意馬。

斷略

男女之欲。誰則無之。惟守之以正。裁之以禮。則邪謀無能入。邪念無從起矣。厤氏緬鈴投戶。遂不自振。推落金氏而起。因循陰愛久鬱之歡。已示人以間。欲以全節。終惡可得哉。

倒敍得好寒溫

春心隱隱躍露

記得我十五歲。到趙家做新婦的時節。頭夜他和我睡。先把饞唾來搽在下面。又把指頭着實在裡邊挖。挖得我痛殺人。他把東西只在下面略擦着皮兒。他就來了。一來就軟了。後來把指頭夜夜挖。挖得我下面的開了些。只見他的東西剛剛放進。略動一動。又來了。一來又不動了。過了一年。遭遭做事。定先放了饞唾。纔放他東西進去。也有三四抽來的。也有五六抽來的。極多的十三四抽。我問他。你怎麼也有一兩抽來的時節。也有十三四抽來的時節。他說道。男子漢七八抽的極多。兩三抽的還多哩。我到十三四抽纔來。這是叫做極❺長久。人都不會的。如今大嫂說一千抽。一定是百多遭湊來算數的。金氏笑道。婆婆一向等公公騙了。做人一世。也圖個快活纔好。方纔公公的是有名的。叫做望

循循然善誘人

❻門流涕。又叫做遞飛帖。這等說。便硬也不十分硬。便放進毬裡。一些也沒趣的。婆婆眞苦了半世。麻氏道。裡面麻癢得緊。拿出來了說。金氏道。放在裡頭正好。不要動他。這時節。麻氏也有五六分火動了。那騷水只管流出。

踏莎行

不信嘍囉。幼年行過。良人昔日曾經做。闌珊春興那能多。相逢數載無□我。　漏洩春光。魂飛動火。一陣癡迷身較可。風流此際待如何。巫山夜雨漲秋波。

評

相思無擺劃。

淫污挑撥

又來遞脚册手本

打動人

金氏道。既是這樣不濟。怎麼公公早亡了。麻氏笑道。有個緣故。我十六歲生了兒子。下面的也不十分緊了。他的東西放進去。他也不覺得擦人了。常常做事。我也不推他。他來得極多。來一遭。定是手脚冷去。後來夜夜和我弄。我下面也有些兒快活。他又來了。就縮出了。甚是沒趣。他也狠命弄我。弄得身子弱了。夜間又要夢洩。我只得摸着他硬的時節。我就扒上套着。我在他身上略墩兩墩。他又說來了。我又只得扒落了。後來他漸漸成了怯病。火動的時節。東西也硬。只是略抽抽就來。來的都是血。暈去死了。這病都因我身上起的。我怎麼不想他。金氏道。婆婆差了。我們婦人家生了一個毴。有無數好處。癢起來的時節。癢得舌頭裡流涎。麻起來的時節。麻得口兒裡裝聲。都因那毴會抽會撬。奴家常

□趣

勾引人神魂飛蕩

和丈夫弄一遭。定弄得快活。又有一個表兄弟。和奴家有一手兒。常常走來望我。偷閒就和他弄弄。不要說別的。只是他一根⿺毛亂對了奴家的東西。竟是盡根一篤。篤在奴家毬心裡。竟快活得死去了。奴家不瞞婆婆說。死去了一歇。方纔醒轉來。渾身都是痲癢的。奴家尾⿺毛秋骨裡一陣酸。就汨都都流出紅水來。眞個是快活殺了。

**小重山**

嬌娥興動訴情衷。含糊些子竅。一絲通。滿腔春色不能封。談罷了。共引入芳叢。

如待暢酥胸。全憑奇男子。久戰功。交情百合水流紅。眞快樂。無語怨東風。

**評**

兀的不引了人的魂靈。

麻婆婆心思擾亂

微言妙中

好透引

麻氏笑道。大嫂怎麼做這樣的勾當。金氏道。這樣纔一世沒病。若是撞見男子漢是望門流涕的。婦人家後來還有病哩。麻氏道。難道有甚麼病。金氏道。男子幾抽就來的。陰陽不接。婦人家陰氣就閉住不通了。年深日久。定生了閉結的大病。定用取置他纔好。麻氏笑道。怎麼取置。金氏道。定用等男子漢着實一戲。戲得滿身爽利。方纔絕了後邊的病痛。麻氏道。這怎麼使得。金氏道。一時間。我想起一個便法兒。婆婆倒好受用。這時節。麻氏口裡也不應。却是因緬鈴又鑽。村話又聽得多了。火一發有七八分動了。

浣溪沙

撩起芳心忍莫禁。全將巧語汨靈襟。斷送一身全没主。暗消魂。數載清操甘自喪。一言微中不堪聞。顛倒沈吟心愈熱。夢巫岑。

評

心兒裡聰明。臉兒上假狠。

麻姬淫心益熾

調戲□家

金氏道。方纔奴家說的表兄弟。生得十分標致。丈夫不在家裡。❼奴❽家常常叫他來夜間同宿。等奴家明日晚頭叫他來。和婆婆睡也好。麻氏笑道。這怎麼使得。金氏道。待明日的夜裡。吹黑了燈。叫他進房裡來。等他和奴家睡了。婆婆在旁邊睡。等我與他弄起頭。奴家只說要起來小解。奴家起來。婆婆輕輕換上床去。他只道是奴家。婆婆再也不要做聲。等他弄完了。婆婆就用起來。依舊到旁邊眠床上睡。奴家就扒上床。和他睡了。那時節。婆婆滿身通泰了。他又再不知道是婆婆。婆婆名節又不失。又絕了生病的苦。好麼。麻氏道。我守了十三年的寡。難道今日破了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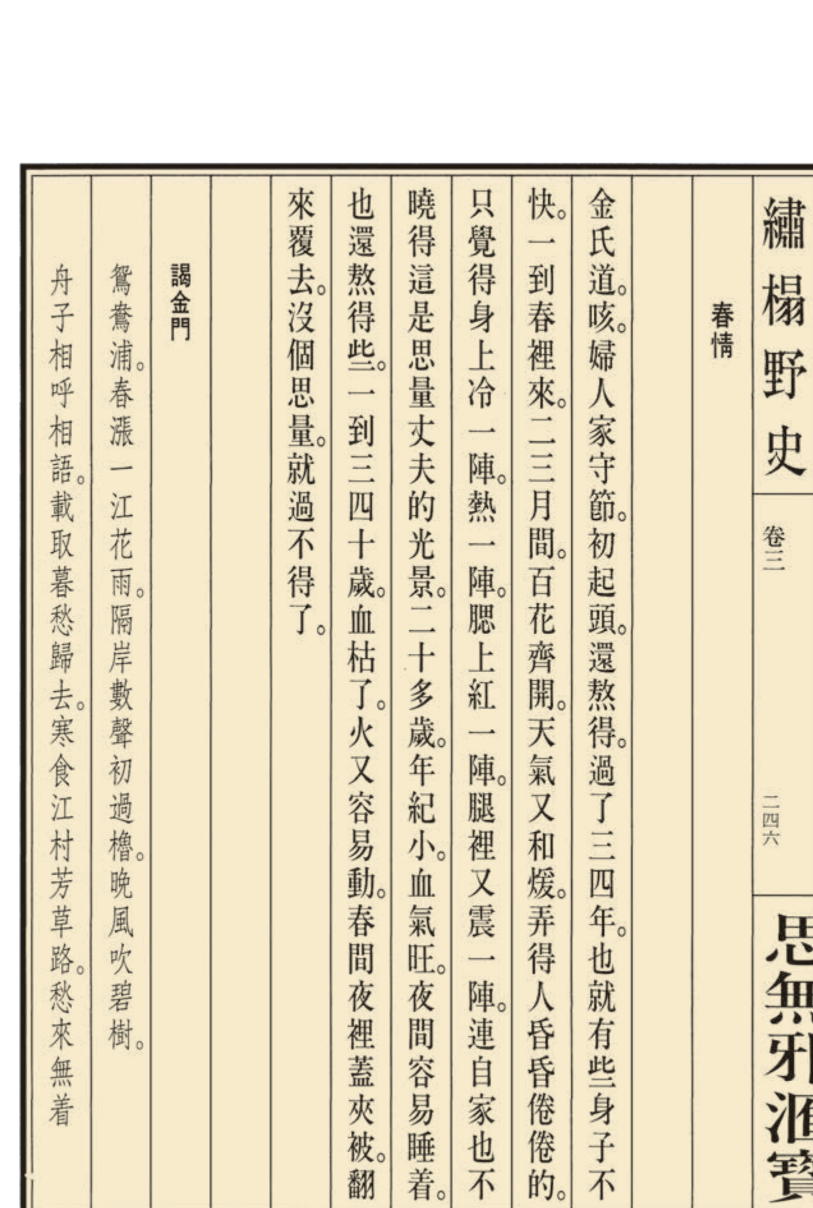
眞心淫性交戰不能自主

玉樓春

甜言撥得眞心亂。思春也欲乘方便。無限思量突地來。安排直待輕輕換。　撥雨撩雲春一線。區區名節那堪戀。無那東風曉夜吹。學個楊花飛片片。

評

弄得人心癢難熬。




春情

金氏道。咳。婦人家守節。初起頭。還熬得。過了三四年。也就有些身子不快。一到春裡來。二三月間。百花齊開。天氣又和煖。弄得人昏昏倦倦的。只覺得身上冷一陣。熱一陣。腮上紅一陣。腿裡又震一陣。連自家也不曉得這是思量丈夫的光景。二十多歲。年紀小。血氣旺。夜間容易睡着。也還熬得些。一到三四十歲。血枯了。火又容易動。春間夜裡蓋夾被。翻來覆去。沒個思量。就過不得了。

謁金門

鴛鴦浦。春漲一江花雨。隔岸數聲初過櫓。晚風吹碧樹。

舟子相呼相語。載取暮愁歸去。寒食江村芳草路。愁來無着

處。

評

滿院落花春寂寂。斷腸芳草碧。

調出一□□
婦□譜躊躇
四顧神魂飛
越



夏懊

夏間洗浴。洗到小肚子。偶然挖着。一身打震。蚊蟲聲嚶嚶的。扢蚤又咬。再睡不安穩。汗流下腿縫裡。浙得半癢半痛。委的難過。

**千秋歲**

練花飄砌。蔌蔌清香細。梅雨過。蘋風起。情隨湘水遠。夢遶吳峯翠。琴書倦。鷓鴣喚起南窗睡。　密意無人寄。幽恨憑誰洗。修竹畔。疎簾裡。歌餘塵拂扇。舞罷風掀袂。人散後。一鉤淡月天如水。

**評**

長天無事好思量。

秋寂

秋天風起。人家有一夫一婦的。都關上窗兒。坐了吃些酒。幹些事。偏自家冷冷清清。孤孤悽悽。月亮照來。又寒得緊。促織的聲。敲衣的聲。聽得人心酸起來。只恰得一個人兒摟着睡。

醉花陰

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噴金獸。佳節又重陽。寶枕紗廚。半夜秋風初透。　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銷魂。簾捲西風。人似黃花瘦。

評

人去秋來宮漏永。夜深無語對銀釭。

冬寒

一到冬天。一發難過。日裡坐了對火爐也沒趣。風一陣。雪一陣。只要去睡了。冷颼颼。蓋了綿被。裡邊又冷。外邊又薄。身上又單。脚後又像是冰一般。只管把兩脚縮了睡。思量熱烘烘摟一個在身上。便是老頭也好。

菩薩蠻

南山未解松梢雪。西山已掛梅梢月。說似玉林人。人間無此清。　此身原是客。小住娛今夕。無語凭欄干。霜風吹鬢寒。

評

天外孤鴻三兩聲。獨擁寒衾不忍聽。

知券

一色隱語動人

思量前邊纔守得幾年。後頭還有四五十年。怎麼捱得到老。有改嫁的。體面不好。叫人睡的。那個人又要說出來。人便要知道。如今婆婆假裝了奴家。好要子和他弄一夜。等他着實幹得婆婆快活。也強如緬鈴弄癢。也不枉了做人一世。若怕東門生知道。奴家做了這樣人。怎麼說得。若怕阿叔回來曉得。奴家又難對他說。他憑你怎麼也不知道。不如等奴家叫他弄一弄看。只怕婆婆後來顧不得。戀住了。不肯還奴家呢。麻氏笑道。如今被你哄得我心動。我也顧不得丈夫了。大嫂。我做人三十多歲。從沒有方❾纔撳進的東西這等快活。那裡知道還有千來抽的。我年紀雖是未曾老。若只弄一遭。也不怕他受孕麼。要便教他來的時節拔出了。金氏笑道。婆婆。男人𣯊。全是他來的時節比尋常越加紅脹

些。塞滿在毴心裡。抽來抽去。眞個暈殺呢。婆婆若怕有身。我有當初做女兒時的打胎藥兒。儘好吃哩。婆婆放心便了。這時節。說得麻氏十分火動。笑道。眞個又比賽毴頭快活些。我恨當初錯嫁了老公。白白的誤了我十多年青春了。

**桃源憶故人**

東風細細花枝裊。一夜海棠開了。十載久淹懷抱。春色羞多少。　攜雲握雨情偏好。悔恨當年未曉。薄倖丟人去早。誤我青春老。

**評**

這鬼頭兒春心動也。

勢如脫兎莫能扯止

麻婆邪心勃動

金氏道。如今快活起。也不遲哩。因把手在麻氏小肚邊一陣搖。只見緬鈴在裡頭又亂滾起來。神品神品弄得麻氏遍身酥癢。忍不住。把腳一動。金氏一時間不曾壓得住。將的一聲。緬鈴在外一滾。就溜出了。麻氏道。大嫂。眞個快活。方纔溜出的。等我摸摸看。摸看了緬鈴。道。圓圓的。怎麼裡面會滾動。金氏道。這是雲南緬甸國裡出產的。裡頭放了水銀。外邊包了金子一層。又燒汗一遍。又包了金子一層。這是七層金子裹⑩的緬鈴。裡面水銀流走。震得金子亂轉。麻氏笑道。大嫂必定常用他呢。金氏道。這畢竟是個死寶。毴纔是活寶哩。又把緬鈴欲進麻氏毴裡。這時節。麻氏又有些沒正經。一來火動。二來要爽利。徑憑金氏摸他的毴。也不來扯金氏手開。金氏道。婆婆。若不是奴家把賽毴頭暗地裡塞進去。一世不

得毴毴受用了。麻氏笑道。正是。

西江月

靜院滌塵幽雅。閒情竊遘偏濃。阿誰覷破這機鋒。膠漆霎時難捨。　鳳髓浸潤微洒。雞頭軟玉圓融。扳開透人兜人胸。

妙奪靈丹非假。

評

似神仙歸洞天。

斷略

善哉。夫子之言曰。吾未見剛者。麻氏當緬鈴既入之時。略嘗其滋味。是其欲也。於時雖無金氏疊壓其上。彼寧忍去之耶。如去之。何既脫之後。復從其人。可謂借寇兵資盜糧矣。

弄了一回。天又明了。大家扒起來。一邊叫塞紅搬早飯來吃。一邊叫阿秀伏侍麻氏梳頭完了。麻氏口裡只管嘻嘻的笑。金氏徑走到冷靜房裡。對東門生道。你倒昨夜把塞紅射得快活。我倒費了力氣。替你取置哩。如今有十分像了。好事只在今夜裡。東門生笑道。心肝。你怎麼好計較。金氏道。計較撩撥他。慢慢對你說。只是今夜兩更鼓的時節。燈吹黑了。我叫塞紅請鄔相公進房來。你就用進房來。上床做我弄。我若要起來撒尿。你就用放我起來。我換大里的娘上床來。你也不消做聲。只是着實弄他。等弄來了。他要動身。你便放他起來。那時我又換上床和你睡。你睡一回就起身。出了房門。到這冷靜房裡睡了。這樣⓫做事。萬分妙了。東門生道。多謝心肝。我一一依你了。我方纔吃了固精壯陽丸一

百來顆。⑫今晚包不脚出。金氏道。好倒好。只是你常常與我戲的時節。怎麼這樣藥再不吃些兒。東門生道。方纔特特尋來的。金氏道。也罷了。轉身走到房裡。對麻氏道。今晚那話兒約他來。麻氏道。這個事。做便是這樣做。就是蘇杭人做買賣一般。金氏道。怎麼。麻氏道。（此際無限烟波）這却不是調得好包兒。金氏在房裡笑話了半日。就把東門生許多春意圖兒。發出來擺了看。麻氏看完一張。又笑一陣道。這樣耍子。倒也有趣。金氏道。今晚他來。待你樁樁做過倒好。婆婆用依我昨夜說的。包婆婆快活。用謝我哩。麻氏笑道。依是依你。只怕做出醜名頭來。金氏道。包婆婆不妨。

少年遊

這事婆婆計太疏。無自集於枯。試取圖書。捹取春色。依樣畫葫蘆。　安穩些兒床與鋪。夜裡破工夫。看擺列紅爐。雙開

千股。中間鬭鵪鴣。

評

倒也有個尋思。

嫠婦欲心頓起⑬

看看午飯吃了。又吃晚點心。却見阿秀張燈。又見塞紅搬夜飯來了。金氏問道。昨日賽𣰆頭。婆婆收好麽。麻氏笑道。借用用。肯麽。金氏笑道。只怕硬𣰆弄了。這個東西。也不稀罕了。兩人笑了一陣。只見金氏走出房門外。輕輕分付塞紅道。我二更叫請郞相公。你可逕請家主公進房來便是了。金氏回身對麻氏道。我的表兄弟方纔來了。二更鼓。奴家叫他進自家房裡來。婆婆可過我的房裡。旁邊眠床上睡了。等奴家說走起撒尿的時節。婆婆扒上我床裡睡。這不是神妙法兒。定不像掩了耳朶吃栗子的。麻氏笑了點頭道。只是羞殺人。金氏道。說那裡話。奴家原不是端正的。婆婆不曾有一些兒破綻。今夜好要兒弄一弄。除了奴家。那個知道。便是兩個丫頭。也只知道奴家和他幹事。這正叫做是瞞了兩

□話

生生哄人上法□

頭打中間。却不是將錯就錯。麻氏笑道。被你弄得我心浮了。如今便憑了你罷。

南柯子

一爲親人語。眞心已蕩浮。男兒恩愛付東流。又是别個吹簫上綵樓。　許會襄王夢。何須賽毬頭。一番春信下江州。不道將差就錯。好因由。

評

一雙心意兩相投。

攜雲帶雨情
興淋漓



麻氏急如雲雨約

夜飯吃過。金氏扯了麻氏過自己房裡來。打發麻氏跟隨的丫頭小嬌。仍舊在麻氏睡的房裡睡去了。阿秀整備了兩張床的鋪蓋。停停當當。金氏請麻氏睡了。麻氏應道。大嫂請上邊床上睡。金氏也不推⑭辭。兩人只是笑。各自上床睡了。麻氏在床上翻來覆去。那裡睡得着。只見外邊人靜。看看的譙樓上打了鼕鼕二更。金氏一聲叫道。塞紅。可請了前日鄔相公來。塞紅早也會意。把燈一口吹烏。到冷靜房裡請了東門生進房裡來。只見東門生柝柝的走到房門口。準備着雲雨會。巫峽麻氏就聽見了一頭跳起。坐在床上聽。

小重山

夜色闌珊漏暗催。重扉扃復啓。玉人來。晚粧不整嘆徘徊。焚寶鴨。雙炬徹鴛幃。　意急緊追賠。欲結同心語。(結)貼香腮。如魚依水永和諧。虛謬事。不羡楚陽臺。

評

月明纔上柳梢頭。恰早人約黃昏後。

麻氏興動難持

好作法

好難等也

只見東門生大踏步到上面床前。金氏故意做輕聲兒道。他一向在家裡。沒有工夫會你。眞個想殺了我。金氏說了一回。東門生再不做聲。只見床上擊擊戛戛。弄起來了。金氏口裡哼哼道。心肝。射得我快活。麻氏在旁邊眠床上聽了。怎生忍得。騷水流了許多。只得把緬鈴攛進。弄一回。只見金氏一發裝起嬌聲來道。鑽得我快活。麻氏這時節火動得緊。咬了手指頭。也還忍不過。心裡道。他只管自家快活。就忘記了撒尿。我怎麼再忍得一刻呢。却把床楞上鐸的敲了一聲。只見金氏道。心肝。且慢些弄。我要走起撒尿。何如技癢麻氏聽了。急忙走下床來。金氏早已走下床。在馬桶裡撒尿。撒完了。來扯麻氏。一手扯着麻氏的肩膀。麻氏精神百倍就精條條的上床去。

蝶戀花

蘭閨晝永如年度。貪耍房除。最喜情郎顧。動情相候雲雨布。

不意反被多情誤。　承宣闖入巫山路。喜兩仙姝。裸體分

床雌雄互。鼓舞絶倒魂兒赴。弄假成眞猶夢寤。

評

捱一刻。似一夏。

若大旱望雲霓

得志滿意



麻姚初度歡賞

金氏走到旁邊床上睡了。只見麻氏剛扒上床。東門生心曉得是麻氏了。就把㲰向腿縫裡亂篤。麻氏流水把雙脚翹起拍開。東門生把㲰插進去。麻氏再不做聲。東門生壓在肚皮上。親一個嘴。把舌頭伸過麻氏嘴裡。麻氏只得含了。又把舌尖只管把麻氏舌根拱一拱。又拱一拱。麻氏也只得把舌尖伸過東門生口裡來。東門生一口咂住。只不肯放。就狠命抽了一百餘抽。只見麻氏快活爽利。是從不曾有這等着實。便把東門生緊緊抱住了。雙脚緊緊鈎住東門生背脊上。東門生知道他騷發。越咂得他舌頭叮叮噹噹響。金氏聽了。心裡道。他倒好受用哩。只是被我促弄得有趣。只見東門生興發亂抽。眠床搖得擊擊⑮戞戞。麻氏再三忍不住。只得叫道。噯呀噯呀。東門生肩起雙脚。狠命墩送。約莫有

四五百抽。麻氏騷水彪彪的流出。却忍不住說道。快活。快活。酸殺人了。

鷓鴣天

情郎縱意擁雲情。揉得嬌娃忒應聲。雙臂緊弓情覺好。兩鈎玉股貼人親。　騷切切。意惺惺。今夜風流已絕塵。畢世烟緣歡未了。暢懷騷發水津津。

評

不知春從何處來。

此入餓鬼色道

麻婆興發歡呼

東門生早已要來。只得故意不動。提一口氣。忍住了毯。麻氏毴裡癢得緊。只管搖來搖去。擠一陣。夾一陣。道。我的肉。怎麼不動。東門生又墩了五六十墩。麻氏忍不住叫道。心肝肉。我死也是甘心的。東門生見他騷得緊了。心裡道。如今便知道是我。他也不管了。因問麻氏道。快活麼。麻氏騷興大發。那裡來聽他聲音。便道。眞個快活。哥哥。篤得他進些。東門生故意拔出。只把毯頭往毴門邊擦擦。麻氏一發癢得難熬。竟忘記了自家是寡婦。只見把自己屁股只管擬起向上。東門生把毯略提一提。麻氏把毴只管翕上來。不肯離了毯頭。東門生就盡根抽了二百多抽。麻氏咬得牙根喀喀響。東門生知道他快活。又把毯橫篤一陣。亂撬一陣。麻氏叫道。快活殺了。我的親親的爹。我的乖乖的兒子。

木蘭花令

春心搖動收難住。幾度歡娛如此處。凝凝露滴牡丹開。撩撥花心無擺布。　恨郎陡出傍陰户。撳臀掇鼓欲近附。陣陣昏迷快活來。親爹兒子呼無數。

評

風魔了張解元。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



講說眞情

金氏聽了。只管要笑。連忙忍住了。東門生抽一回。又歇一歇。因此上毯還不來。若上了金氏手。鎖了一歇。定來了。幸喜麻氏不曉得鎖。滑潟潟壁。直把兩脚豎起。憑東門生亂墩。墩得麻氏忍不住叫道。我死了。不要償命。東門生又咂麻氏舌頭。一邊攪舌頭底下的甜津吃。麻氏忙把口裡的唾捲送過東門生吃。東門生吃了。又抽。一氣抽了二百多抽。麻氏就咬牙暈去。東門生又抽一陣。只見薦上像饠饠的東西。流了許多。東門生的毴子。有些浙得痛了。把一根汗巾擦了薦子。又把擦乾了毴頭放進去。只是毯裡水來。再不見住。東門生心裡道。這等樣騷。虧他守了十多年寡。只見麻氏道。這一陣快活。就像耳朵裡把消息子羞的一般。我受了親爹厚情。我怎忍得瞞了你。我如今只得直說了。我不是姚大

嫂。是趙大里的娘。麻氏大嫂昨夜說你會弄。便等我替他來弄一弄。怎知道果然抽得這樣長久。又擦得這樣爽利。我廉恥也不顧了。只得口裡亂叫喚。我的肉兒。都被你弄得我快活。身子都交付與你了。你只不可說向人道。壞我的名頭。東門生一邊抽。一邊道。原來是你。我一時見差幹了。就要拔出。麻氏抱住道。我既被你弄了半夜。還有甚麼過意不去。一發弄來了纔好。金氏在旁邊床上叫道。婆婆說出本相來了。我也不消躲過了。婆婆也不用走起了。

浣溪沙

十載貞操一旦隳。相逢只用把人偎。多情不許放抽回。

姓名直與心肝道。廉恥何須計有虧。一身付與任抽推。

評

既得之。患失之。無所不至。

婦人羞恥全無

金氏就過上面床裡來。麻氏道。大嫂。如今顧不得羞了。我被你哄得快活了。金氏道。正好。東門生因金氏走過來。着實把麻氏抽送。金氏抱了麻氏。親一個嘴。道。婆婆好麼。麻氏道。眞是世間極快活的事了。我也不詎這樣爽利。就把舌尖伸出。金氏接了。咂了一回。道。我替你咂舌頭哩。東門生對金氏道。你不要在這裡攪。等我戲他完了。又戲你。麻氏道。正是。只見麻氏把兩手緊緊扳住了東門生的腰。把兩腳高高擱在東門生肩上。東門生就跪起挺⑯了腰。毴上套了鵞毛箍兒。着實墩了一百多墩。麻氏只管叫道。爽利。爽利。金氏道。婆婆吃力了。你來了罷。麻氏道。我倒不吃力。只是我要他和你弄呢。東門生道。你如今這等知趣。一向怎麼熬得。麻氏道。不瞞你說。一向癢的時節。只得把手挖。怎麼比得你

弄呢。

鷓鴣天

昔日甘心苦節持。腰間未占好便宜。欲消春興除煩惱。只借彎彎一指兒。　極快活。越癡迷。愈覺顛狂體附伊。半點不由人計較。暫舒雙股架肩齊。

評

直得靈犀一點。醫可了病懨懨。

赤壁鏖兵相炬(拒)最久



金氏道。且不要閒話。儘着弄婆婆便了。東門生興發難當。着實一氣抽了四五百抽。金氏也心中動興。把手去摸東門生的𣯶子。笑道。這兩個鵝卵石。打得糞門都腫了。麻氏也不曾答應。把毬亂顛亂動。倒把毬迭進來。東門生又急抽了二百。道。要來了。金氏道。來了正好。麻氏道。我夠了。你來了罷。東門生又狠命的。橐橐響。抽了一陣。約有一百多抽。又着實盡根往毬裡亂墩亂研。麻氏也快活得緊。大聲叫道。我的心肝肉兒。我眞個要癢殺了。金氏道。輕叫些。只見東門生忍不住。就一撬兩撬。來在麻氏毬裡。麻氏把脚放下。緊緊抱住東門生在身上。東門生道。可好麼。我有本事麼。麻氏道。我丈夫從不曾有十抽。怎知道今夜裡有這樣快活。我一日不死。我一日在這裡。怎麼捨得心肝肉兒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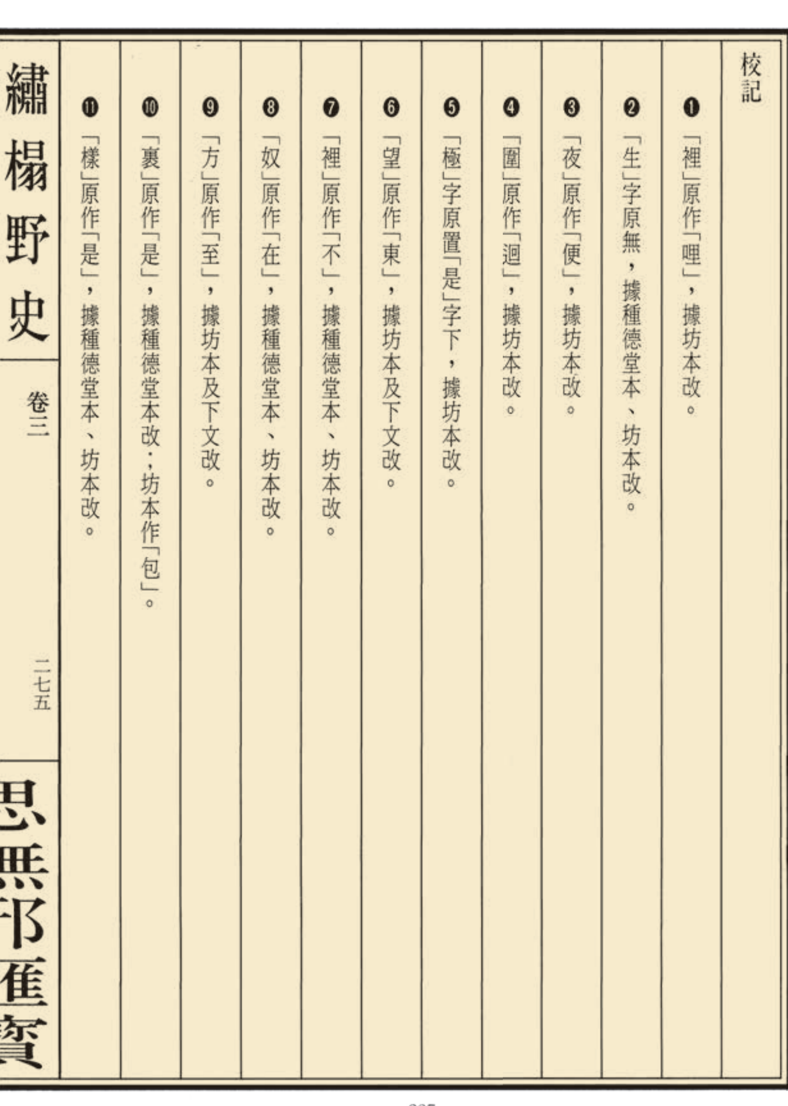
木蘭花令

一夜歡娛無數好。情濃魚水春思飽。沈酣浪戰。没遮攔。一時亂動風顛倒。狂呼大叫心肝小。不顧傍人竊聽了。只爲恩深捨莫丢。朝朝日日相永保。

評

把你做心肝兒般看待。

批評繡榻野史卷之三終



校記

❶「裡」原作「哩」，據坊本改。

❷「生」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坊本改。

❸「夜」原作「便」，據坊本改。

❹「圍」原作「迴」，據坊本改。

❺「極」字原置「是」字下，據坊本改。

❻「望」原作「東」，據坊本及下文改。

❼「裡」原作「不」，據種德堂本、坊本改。

❽「奴」原作「在」，據種德堂本、坊本改。

❾「方」原作「至」，據坊本及下文改。

❿「裹」原作「是」，據種德堂本改；坊本作「包」。

⓫「樣」原作「是」，據種德堂本、坊本改。

⑫「顆」原作「夥」，據種德堂本改；坊本作「個」。

⑬「起」原作「啓」，據書前目錄改。

⑭「推」原作「退」，據坊本改。

⑮「擊擊」原作「繫繫」，據上文及種德堂本、坊本改。

⑯「挺」原作「脡」，據坊本改。

# 李卓吾先生批評繡榻野史傳奇卷之四

卓吾子批評
憨憨子纂補
醉眠閣重校

## 麻婆婆許嫁姚生

我年紀是三十歲了。模樣還不老。情願嫁與你罷。只不知你年紀多少。家裡有老婆麼。東門生道。我今年也是三十了。一言已定。我決要你做老婆了。金氏笑道。丟我在那裡呢。（好訕）麻氏還不知是東門生。道。我嫁了他。許你來望我的時節。和他偷偷罷了。我如今明白對兒子說。娘守不過要嫁了。那時你來娶聘我。却不是好。東門生道。多感你厚情了。只怕你日裡不認得我。金氏道。認倒認得。只怕認得的時節。倒不肯嫁哩。麻氏

道。怎麼這樣說。等我擦乾淨了。和你走起點了燈。白話一回兒也好。金氏道。不消動。你兩個抱住睡了。我教阿秀點燈來。阿秀正因聽了射毴。醒了。再睡不着。便走起吹火。東門生只管和麻氏親嘴。把⿱敝黑⿰毛亂兒在毴裡頭還揉兩揉。金氏道。你會打個連珠麼。東門生道。我會我會。揉了一陣。⿰毛亂兒也漸漸硬了。麻氏道。大嫂。我眞個是餓老鷹。再不見肚飽哩。只是當面偏肯。我今夜憑我的丈夫罷了。

**憶王孫**

久遏芳心此動情。春思輾轉更難禁。風騷癢癢戀撩雲。餓鴉行。一餉貪歡許嫁人。

**評**

久假不歸。惡知非有。

好
還

兩婦心啣不平

正說這話。却好阿秀點了燈來。揭開帳子一照。麻氏見是東門生。也羞得臉紅。只得笑起來道。我被大嫂騙了。金氏道。何妨呢。你怎麼用等點燈來。方纔知道是我丈夫。你兩個叮叮咚咚說了這幾時話。還聽不出聲哩。麻氏道。快活的時節。那裡辨得這許多。東門生道。方纔你說是我的老婆了。再不要論甚麼。又抽了一陣。麻氏道。被你兩個用心機。壞了我的名節。罷罷。我如今憑你弄了。不知你爲甚麼起這一點心。東門生道。是你模樣好。麻氏道。決不是。你實對我說罷。金氏道。你的兒子曾來和我睡。把要藥搽了。把奴家弄了一日一夜。毯都弄壞了。奴家恨他。因此上騙了你來。等他戲還哩。麻氏笑道。阿呀。這個畜生。原來倒有這等本事。眞倒強爺勝祖。只是累了老娘。姚家的老婆等我兒子弄。趙家的

娘又等你丈夫弄。一般醜事。大家說不得了。東門生這時節𣯶也有些鯗了。便拔出擦乾。金氏道。大家一頭兒睡罷。三人共個枕頭兒睡了。以後夜夜朝朝。東門生把麻氏弄一陣。換過金氏弄一陣。十分快活。却也費力支撑。那麻氏騷興正發起來。心裡倒嫌金氏來分他受用。金氏見自家老公和麻氏合了。心裡也是不甘的。

卜算子

騷興正初濃。反嫌人奪己。分愛專情阿誰郎。貪迷不知止。
起念賺他人。終須害自己。一場撮合報深仇。誰似你心裡。

評

廣情均愛。自古爲難。

## 姚生捨舊圖新

東門生整日弄這兩個歪貨。却也有些不耐煩。心裡道。塞紅的毴。經了大里監過。一發顯得我𣯶頭小了。我便偷他。也沒一些兒巴臂。阿秀這丫頭。我倒十分中意他。叵耐大里又把他黃花開了。我心裡又愛他。又恨他。也只索罷了。只有麻氏跟來的這個小嬌。人物兒生得儘好。畢竟等大里弄開。我倒不如先偷了他。也嘗一嘗新。丢了爛豬肉。換些燕窩菜沙魚翅吃吃。却不可口麼。只是那麻氏照管這小嬌得緊。恐怕我和小嬌弄了。就分了我的精神。這怎麼好。我有個道理。只不等麻氏曉得便了。却說那小嬌年紀纔得十三四歲。身材儘長大了。模樣兒粧得妖妖精精的。又一向聽得東門生和他家主婆弄得整夜響。又看見東門生常常出了𣯶。要金氏和麻氏捏弄。當吹簫一般耍子。心也有些癢了。

漏洩春光看品簫了

又常常問那塞紅阿秀。相公和娘做甚麼。只聽得口裡叫快活。那兩個細細教了他。一發有些發騷。只是怕麻氏打。不敢走來近着東門生身邊。一日早起。東門生還睡在床上。要尿瓶。小嬌往外頭揭來了。東門生摟住了。親一個嘴。小嬌啐的笑一聲。麻氏正好在窗下和金氏梳頭閒話。不曾聽見。梳頭完。兩個拽手去房外閒走。東門生起來洗面。叫小嬌扯袖。東門生伸手往懷裡摸摸。只見奶餅發得鐵實的。却又圓古古的。着實一捏。小嬌嚥的一聲。叫起來。阿秀連忙來問。東門生道。我踏了他的脚。也遮過了。

好事近

捨舊欲迎新。得隴尋思望蜀。小嬌聽説快活。正姻緣湊合。

看了兩個當吹簫。私心有着落。騷發些兒個。那堪春寂寞。

（寞）

評

這山望了那山。

無中生有却不冷淡



合家歡樂醉眠

只見金氏扯麻氏。和東門生到小軒兒裡吃了早飯。自家坐在東門生脚膝上。單裙掀過。把東門生毹套在自家毬裡。吃完了飯。麻氏又把自家毬拍開。要東門生摸。東門生摸那毬毛兒。只見騷水流出來。好嬉兒把手接着。就流了一手。麻氏定要東門生吃。東門生只得愁着眉兒吃了。大家興發。又轉到房裡。弄了半日。東門生因空心吃了蛤蚧丸。因此毬再不來。金氏見麻氏不肯讓他。就催起吃午飯。東門生巴不得歇。一汨囫扒起。三個並坐了。說笑話兒吃酒。東門生道。一向三個人吃悶酒。今日要開懷吃一個大醉。便行起一個急口令來。金氏道。憑你。麻氏道。也好。東門生先吃一盃。說酒底(令)道。芭蕉蕉芭。有葉無花。一經霜打。好像南贍部州大明國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杭州府錢塘縣西

湖邊藕花居靜〔寺〕裡西廊下一直進去黑亮芭裡面老和尚一領的破袈裟。金氏道。說不來。東門生道。許你三口氣說。麻氏道。那記得這許多字眼。東門生又說了幾遍。金氏道。我會了。只見說起就差。一連說了十來遍。罰了十來杯酒。麻氏差了兩句。罰了兩半杯。金氏道。我也有個好令兒。先唱歌兒。後說急口令的。東門生道。你說。金氏吃了一杯酒。道。月子彎彎照九州。也有幾人歡樂幾人愁。也有幾人高高樓上飲子個好酒。也有幾人挑擔落子個他州。樓下吊子個牛。樓上放子個油。樓下牛曳倒子個樓。打翻子個油。壓殺子個牛。捉個牛皮賠子個樓。牛油賠子個油。賣牛客人哭得兩淚交流。東門生道。這是我曉得的。一口氣念去。一些兒也不差。只吃完了面前的一鍾酒。麻氏念了五六遍。只是記不完全。竟罰了一滿鍾酒。麻氏只得吃了。麻氏道。你們兩個都會行令。難道我也不會。我也說一個兒。金氏道。憑你說來。麻氏把半杯酒吃

乾了。道。一個怕風的蜜蜂。一個不怕風的蜜蜂。這個怕風的蜜蜂躲在牆洞裡。這個不怕風的蜜蜂。扯那個怕風的蜜蜂出來。那怕風的蜜蜂罵這個不怕風的蜜蜂。我倒怕風躲在牆洞裡。你不怕風怎麼扯我出來。東門生道。好。等我念去。也差了兩三個字。罰了三四杯。金氏一發差得多。也罰了五六鍾。東門生又謝麻氏的令。要麻氏吃一鍾。麻氏再三推不去。只得大口的吃了。麻氏原酒量不濟。一時間吃了這許多。便昏昏的大醉了。

**阮郎歸**

晚風吹水日山啣。春來長不聞。落花狼藉酒闌珊。歌令醉酣酣。　春睡覺晚粧殘。無人整翠環。留連光景惜朱顏。更深人醉眠。

評

鬧中取靜。忙裡偷閒。

其意遠矣

好十面埋伏

東門生計辭家人

東門生道。今日做個一家歡。叫塞紅阿秀小嬌過來。我賞你每人三盃酒。塞紅阿秀也只得吃了。小嬌道。一滴也不會吃。決不肯吃。東門生道。便饒你。又來勸金氏。金氏醉了。當不得十分苦勸。又多吃了三四杯。金氏道。我去睡了。若坐在這裡。便要吐哩。只見麻氏口裡釃釃的道。我醉得慌。頭又疼得緊。怎麼地只管像磨樣轉。他倒身向床上睡去了。只見塞紅阿秀迷迷癡癡的。也不來收拾杯盤碗碟。一個個倒在地上。小嬌看了只管笑。東門生心裡道。我好計也。一家兒都醉倒。還怕誰哩。

虞美人

黃昏共把金樽試。一一醺醺醉。偎紅倚翠計偷香。蝶思蜂情。

偏敎特地忙。多情不自知分曉。却被無情惱。鴛鴦猛向

浪中驚。雲雨陽臺。還應夢不成。

評

猛虎穴中。透得個機關巧。

小嬌被生哄賺

一把手摟住了小嬌。一則有些醉興。二❶則膽大。三則蛤蚧丸藥氣還未過。一心要射進小嬌毴裡去。小嬌也有些怕痛。就亂推亂掙。東門生道。你的家主婆醉倒了。你又少不得定等趙官人弄。我的𣯶梗兒小。𣯶頭兒又尖。再不痛的。我弄弄過了。省得你後頭一時間受大𣯶的苦。小嬌狠命推不開。只得被東門生抱在旁邊床上。小嬌道。官人要弄。只怕娘醒轉來。東門生帶了酒興道。不妨不妨。忙忙的解去藍軟紗裙。就扯下細葛布褲。光光的一個白胖小毴露出來。一毫毛也沒有。東門生兩手扳開來看。生得滿滿密密。中間一條細縫兒。把小指頭往那縫裡試看。眞個是一朶牡丹蕊頭兒。比阿秀的毴。好十倍哩。東門生心裡愛惜他。又當不得自家興動。就把𣯶頭對着縫兒拄一下。小嬌叫道。痛。又拄

縱橫古媚無限□□

酸楚難禁眞貨眞貨

一下。小嬌道。痛得緊。不要弄罷。我原是一塊生合的。怎麼經得裂將開來。東門生道。我放些饞唾。就不痛了。便着了無數饞唾。又扗將去。小嬌叫道。還痛哩。東門生那管他。只管扗進去。便像有些路兒分將開來。只是小嬌當不起。忙把手來揑住毴梗。口叫道。不要再進去了。

錦堂春

靜攝幽居自爽。喜逢艷質嬌娃。興趣勃然情意洽。緩款採鮮花。借倚彫床摟抱。解裩軟玉交加。春色滿懷蘭麝噴。歡愛誓無涯。

評

香柳娘分破花木瓜。

斷略

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東門生之謂也。金氏陰創艱難之際。猜恨方深。謀人寡婦而報之仇。亦既不忍壞人貞節。何其明也。及麻氏入手。思彼小嬌。何其侈歟。豈非當斷不斷。而好色之生患哉。

臉也不得不皮

小嬌痛極號救

那知道毬是活作怪的。越捏緊。越脹開。越推住。越鑽進。看看的進了小半根。小嬌亂顛叫道。且慢些。且慢些。裂的痛。又頂得慌。東門生道。憑你怎麼痛。我也定要盡根放進去了。且淺淺抽了一陣。小嬌扳住了東門生手。哼哼的口裡只管叫喚。東門生又抽出。放些饞唾。小嬌急忙把身翻轉。兩腿緊緊的夾住了。道。定用下遭來。如今定要歇了。東門生道。姐姐。我興動得緊。定用等我弄一會兒。如今不着實拄了。小嬌只是不肯。道。經了你的辣手。還好討你的刀割哩。東門生再三求道。我如今只在毬邊兒上動動。弄來了就罷。小嬌不忍東門生這（好副皮臉）等皮了臉胡纏。略略手放鬆些。就被東門生着力撥轉。仍舊（眞受用）拍開放進。只見有些兒血水流出來。東門生怕小嬌又顛。輕輕的抽了百多餘抽。小嬌道。畢竟過不得。

有趣

東門生笑❷道。還有過不得的處在兒哩。小嬌聽說。慌了道。饒我罷。東門生道。如今也管不得。便往裡頭只管扛進。小嬌口裡叫起道。我的兩位娘。相公在這裡不尊重哩。那裡叫得麻氏醒。又叫道。塞紅姐。阿秀姐。來扯扯相公去。那裡叫得兩個丫頭醒。小嬌忍不住疼。哀哀的哭道。痛殺人。便饒了罷。東門生也不應他。直扛得盡了根。

**畫堂春**

春心初動見吹簫。脈脈流露風騷。惹得無情沒下梢。不肯相饒。　無端皮臉來賺。百番溫語蹊蹺。從根直抵搗窠巢。一任呼號。

**評**

好模好樣忒蟒（莽）撞。

小嬌亂動亂叫。東門生把手來撳住了小嬌。自家也不動。笑道。我如今盡了根。痛再不加添了。你便忍一忍兒。小嬌哭道。好忍的忍了。裡頭實割人痛。又像個鹽人痛。不知怎麼火熱的針亂搠。相公不知道。我好不痛哩。東門生道。我的毬也就要來了。做你不着了。便抽起來。小嬌忍了痛咬住牙齒。約莫有百多抽。小嬌叫道。再忍不得了。忒進出得慌。東門生便緩緩抽了五六十抽。一邊和小嬌親嘴。小嬌不曉得伸舌頭。東門生定要他伸。他也只得伸些出來。便被東門生狠命咂住。慌忙亂抽。小嬌要叫。又因舌頭縮不去。只得把手脚來亂顛亂推。東門生又把舌頭伸過小嬌口裡。小嬌把嘴緊緊閉了。道。臭臭的。也當不得。東門生狠命撬進嘴唇裡邊去。只得口含了。只不肯咂。東門生道。你不咂。我着實抽

了。小嬌又只得含住了舌頭。只❸是一邊忍痛。那裡只管肯含。一會兒便吐出了。東門生抽起來。連忙含了。

**風中柳**

言語溫存。只得吞聲強忍。辣蘇蘇。教人怎禁。百般苦楚。細說告原因。怕寃家。出入迸緊。　口舌吮津。含吐兩般未穩。更那堪。瘋顛狠狠。黃花揉碎。急急輕輕搵。切欲待。風恬浪靜。

**評**

未曾嘗着風流滋味。

東門生着實抽。他着實含。指望饒他抽。那知越弄得東門生火動。連忙吐出了舌頭。叫喚的時節。東門生却又興發要來。就像瘋和尙亂撞寺門。又像皮將軍吃醉了撒酒瘋。那一雙𣰆子打在小嬌屁眼邊。登登的響。小嬌也不管這樣的發興。哭又哭不了。叫又叫不了。推又推不及。退又退不及。眞個也一刻難過。就像受碓磨的一般。只見東門生此藥氣也解。色興也濃。滮滮的毬來。那𣰆又加發威。抽得又加着實。小嬌大叫起來道。當不得了。東門生一下便酥倒在小嬌身上。道。我要死了。方纔得個安息。兩個動也不動。鼻子裡嗤嗤的響。東門生抱住了小嬌的頭頸。小嬌摟住了東門生的腰。不動了一會。方纔東門生扒起來。把𣰆抽出。尋布來擦了。小嬌道。相公弄得這樣的蠻法。我眞個撞死哩。一邊擦

毬。一邊說痛。東門生道。我倦了。摟了你睡。小嬌道。怕娘醒來。東門生道。還未哩。便兩個一頭兒睡了。小嬌也弄得十分倦得緊。一齊睡去。只見阿秀因尿急。醉裡掙醒轉來。人都睡熟。地下有藍軟紗裙。道。小嬌那裡去了。擡頭往床上一看。只有金氏麻氏。各頭睡的。還不醒。旁邊床上。却好東門生和小嬌兩個。緊緊的一頭睡。阿秀道。小嬌好大膽。他的娘十分管他。他怎麼就敢是這樣的。

**西江月**

一雲一雨方歇。相偎相抱情親。兩人好夢未能醒。早被人來覺警。　力倦興闌身困。便來就榻因仍。這樣妮子太無情。妒個嬌娃同寢。

評

枕上夢魂飛不去。覺來紅日又西斜。

金氏妒婢分歡

阿秀屎也不去溺。竟去搖塞紅。塞紅驚醒來道。甚麼。阿秀指着旁邊床道。你看你看。塞紅道。嗳呀。這小小丫秧兒也會攬家主公了。等我且去打他。他定不敢回手。阿秀道。正是。塞紅竟走到床邊。打小嬌大腿上兩三拳。小嬌一頭跳起來道。不好了。嚇得東門生也扒起來道。是誰。塞紅罵道。小狐狸。虧你幹出這樣事。停會兒你家主婆醒來。活活的敲死你哩。小嬌羞得不做聲。東門生道。罷了罷了。看我的面上。大家不要嚷了。省得娘醒來嘔氣。連忙扯了塞紅道。等我和事罷。也扯下褲來。塞紅心裡正想❹得這東西。也不推他。却是東門生方纔毯來。一時間硬不起來。就像當初書房邊索過進房的模樣。着力索弄。略略有些硬。便挺着腰。研了兩研。却也會研得進去。塞紅笑道。好東西。怎麼算得和事。東門

生只得趁有些硬。慌忙抽起來。倒也好弄弄兒。小嬌着了裙褲。扶住塞紅在床邊上弄。正好發興。忽然金氏醒來。一頭坐起。早已看見了東門生和塞紅的模樣。便罵道。野丫頭。這等無禮。東門生連忙丢了塞紅。金氏竟走下床來。揪了塞紅耳朶。打上兩個響風大耳瓜子。道。誰許❺你這樣大膽。又罵東門生道。呆東西。眼前也當不過。還要尋野食哩。

醉花陰

丫頭無恥爭春。小惹一場煩惱。家主陪小心。唧唧噥噥。牽引人攪擾。前度行雲方潦倒。和事安能好。莫説這東西。興發些些。騷動阿婆吵。

評

群陰剝陽。非貫魚以寵也。

主婢爭風混鬧

麻氏聽得金氏罵響。也驚醒了。問道。因甚麼。金氏道。我們睡了。他們大膽成精哩。麻氏就一心疑着小嬌有甚麼緣故。便問阿秀道。小嬌和相公頑耍麼。阿秀道。正因小嬌和相公睡。塞紅看見。就奪過來。被娘看見了。麻氏大怒道。了不得。這小小的蠢毬。也思想迷相公。不由分說。竟把小嬌揪了亂打。又敲碎桌子上許多碗碟。小嬌也不敢做聲。東門生陪了笑道。我好耍子摟他們。不要計較了。方纔息得一陣相罵。東門生夜裡兩下討饒。眞個着實把性命陪他。纔得一些家裡安穩。一日。金氏對麻氏說。你日日把我丈夫佔去了。便是常得弄弄。怎算得一夫一妻。你又多我。我又有些多你。恨不得東門生變了老鷹。有雙丫乂的龜纔好哩。

好厚臉皮可說得出否

南柯子

妒婦心腸窄。男兒太浪奢。貪嘗春味強豪華。只待安排性命。

拚陪他。　二陰乘陽一。風流總不佳。朝朝暮暮欲無涯。怎

能天生奇卯。長丫乂。

評

望幸者三十六年。

眞是絕妙計策

畫計分配均愛

麻氏對東門生道。這有個絕妙計策兒。我只長得你三歲。大嫂也只大得我兒子三年。如今寫封信寄去兒子。叫他急急回來。我與你做了一對夫妻。大嫂便與我兒子做了老婆。一家過了罷。却不是好。金氏道。只恨他當初弄我剋毒了。難道還等他弄。麻氏道。你也不要計較了。你依舊好同東門生弄。只是名頭上配了大里罷。若這個事情不露出來。現成受用。若被人首告了。大家逃到深山去。又有那個曉得。東門生道。極妙了。連忙就差小廝餘桃。寫書一封。寄與大里。道。

足下向自謂陳平。今爲徵舒矣。不肖失東隅。收桑榆。可亟歸而事我。一笑。

鷓鴣天

行雲帶雨日無涯。無那雙姬興復奢。爭短競長難擺劃。調停奇策做人家。　既均愛。没喧嘩。修書大里莫嗟呀。徵舒不愧儀行父。昔日陳平漢相誇。

評

失計得計。得計失計。

趙金姚麻合席歡笑

却說那大里在書房裡。鎮日思量。忽接得這封書。大驚道。我的娘被他射了。與我扯直。也罷也罷。我歸去。只要他的老婆嫁與我。我便叫他一聲晚爹叔罷。就辭了主人家。星夜趕回。直到東門生家裡。見東門生正與麻氏並肩坐了。金氏坐在側首吃酒哩。大里進門笑道。我曉得了。麻氏道。你不用說了。你只吃酒。就叫大里也坐在側首。和金氏並肩坐了。大里對東門生道。你眞像個爹。東門生笑道。不是爹。怎麼你有媳婦。麻氏道。我也說不出了。指金氏道。把他配與你罷。大里笑道。自古道得好。毴不弄要瘦。毴不弄要臭。如今他的東西等娘偺了。一定也有些臭。只是我的毴眞個瘦得緊了。如今兩家合做一家親。我添了個爹。娘又討得個媳婦。纔是好哩。金氏道。嫁便嫁你。你不可再把耍藥來弄我。大里

道。得罪。得罪。東門生笑道。嫁便嫁與你。保不過不扒灰。大里道。做爹要尊重些。娘定用管他哩。麻氏笑道。我因他出醜了。難道還等他和舊老婆睡。大里道。這樣極好了。大家笑了一陣。

**玉樓春**

千里歸來不憚勞。姻緣喜有舊相招。於今作配從天降。誓海盟山永不消。　母因子匹好風騷。兒用娘婚配合調。千古綱常顛倒裡。無媒偏許赤繩牢。

**評**

男女雜坐。歡然道故。

兩婦分屬有定

是這日後。⑥麻氏只與東門生睡。金氏只與大里睡。阿秀小嬌分與麻氏。塞紅分與金氏。小嬌年紀不大。生得又小相。便等東門生弄過一遭。還不知趣。塞紅阿秀是弄熟的。大里常常去偷他。只是麻氏會吃醋。再不許東門生去摸個丫頭。便是金氏。也只一個月裡許他與東門生弄一遭。東門生原是沒本事的。金氏有大里團弄。也憑他了。一日。東門生從外邊走進來。正見大里和金氏兩個挨肩頑耍。笑道。你兩個這樣快活。虧了那個。金氏道。其實虧了你。大里道。你是我本事結識的。怎麼說虧他。金氏道。我原是他的。你把老娘換他後生老婆。却不是虧他。東門生笑道。却不要說虧了。你如今決又待趙家阿弟弄壞了。我也奉承不周。不來爭了。我要晚頭三個大家同床。做個故事兒耍子。眞是一世快

好酸也

人中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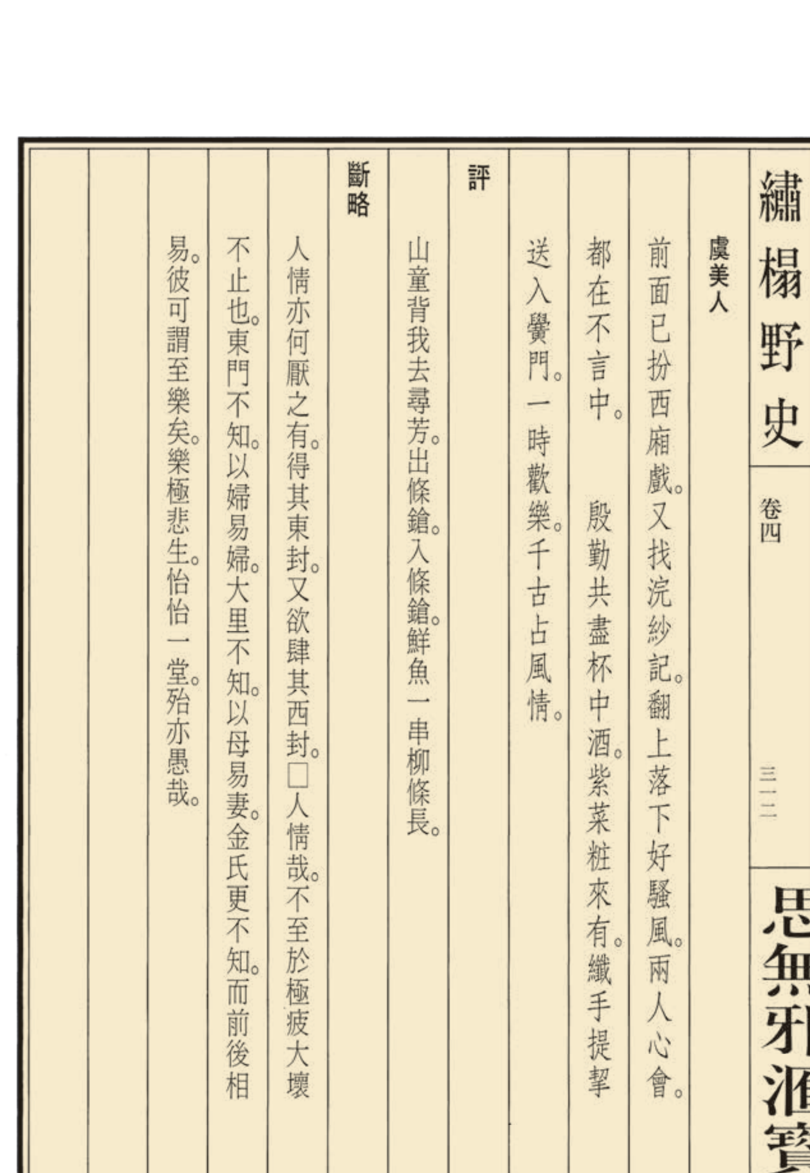
淡而不厭

活的事。又得了了舊緣。大里問道。怎麼的。東門生說道。你的屁股。從那醉翁椅上弄過。又好幾時不弄了。常言道。老的好去風。今晚你照舊扒上他身上射毽。我却扒在你背上戲了毬。這叫做一團和氣。好麼。大里和金氏一齊應道。使得使得。到麻氏面前。只說到朋友家吃酒便了。看看日頭落山。東門生別了麻氏。竟到金氏房裡來。見他兩個都在那裡收拾那話兒了。塞紅拿着一盆熱脚水。放在面前。大里替金氏洗毽。金氏替大里洗屁股。都摟挖得乾乾淨淨。塞紅遞手巾揩了。金氏忙叫塞紅。頓些酒來吃幾鍾。有些興。塞紅盛一碟熱水泡濕的紫菜。一碟新鮮的海毽肉兒。擺在琴桌上。裝一壺揚州有名的鄉販細花燒酒。立在旁邊伺候。金氏見這紫菜。嗐聲一笑。大里問。怎麼笑。金氏道。這紫菜。晚頭你用得他着。大里道。這個我做少老了。自信也不消用的。只是一個餘桃。怎麼教得你這樣明白。金氏指東門生說。三年前他不在家。我在門

上看看。見兩個頭髮披肩的小官坐地。我因他模樣生得就像女兒一般。開口問說。你兩個是那裡來的小官。怎麼坐在這裡。他回說。我們是浙江寧波人。進北京去的。我又問。小小年紀。進京去做甚麼。他說。趁這年紀。進京去做小唱。把屁股去賺錢哩。就把祖傳的家數。細說了一遍。你前戲我的屁𣭊時節。我依他用了。果是沒有齷齪帶出。眞個妙的。大里聽說。對東門生道。你要乾淨。我靠在欖頭上。多塞些進去。金氏道。我算你們饒我不過。自家也塞起來。一碟紫菜剩得沒多兒。三人只得把海毬肉吃了兩三壺酒。脫了衣服上床。金氏分付塞紅。不要吹燈。金氏把新軟軟枕頭墊在腰間。拍了脚仰睡。就有些騷水流出。大里捏𣯛便戲。東門生扒在大里背上。忙叫。慢動。就將金氏流出許多滑涎擦在屁股邊。把𣯛直聳進去。大家搖弄。大里動一動。東門生也動一動。動了百數動。東門生定氣道。今日我們像個搬西廂了。大里問道。怎麼。東門生

忙裡偷閒亦有逸致

答道。這不是法聽和尚與徒弟叠蓮蓬哩。取笑了一陣。東門生就問金氏道。有趣麼。金氏道。趣倒有趣。只是壓得重些。東門生道。我在上邊壓。你下邊毬裡。𣬉進去得着實。金氏道。我兩個皮肉黏連。偏是你不黏連。叫大里道。你不要怪。就把東門生摟到頭邊親一個嘴。咂住舌頭不放。東門生笑道。上頭倒黏連了。下頭依舊不黏連。金氏道。我有個妙計。不知趙心肝肯否。大里道。你們原是一對兒。我怎麼不肯。金氏就對大里道。你且把𣬉拔出了。却叫大里在底下。金氏在大里身上。將𣬉套入毬裡。又叫東門生把𣬉放進金氏屁股眼裡。金氏道。姚心肝從不曾射我的屁股。我今日等你嘗一嘗。東門生笑道。今日我們又找浣紗記了。大里問道。却怎麼。東門生道。這不是吳王遊姑蘇臺唱的呀。看前遮後擁哩。取笑了一陣。




虞美人

前面已扮西廂戲。又找浣紗記。翻上落下好騷風。兩人心會。都在不言中。　殷勤共盡杯中酒。紫菜粧來有。纖手提挈送入釁門。一時歡樂。千古占風情。

評

山童背我去尋芳。出條鎗。入條鎗。鮮魚一串柳條長。

斷略

人情亦何厭之有。得其東封。又欲肆其西封。□人情哉。不至於極疲大壞不止也。東門不知。以婦易婦。大里不知。以母易妻。金氏更不知。而前後相易。彼可謂至樂矣。樂極悲生。怡怡一堂。殆亦愚哉。

訕得好才有此□色

兄弟同門及第

只見大里伸了自家指頭。把饞唾挖❼些塗在金氏屁眼邊。弄得滑滑的。却纔把東門生𣫍放進去。金氏問道。好也不好。東門生道。好便好。只是家伙不大。帶不出洞宮來。又取笑一回。大家動了一回。東門生道。我癢了。要來了。金氏道。鑿鑿糟糟的處在。又不會受胎來。在裡頭做甚麼。一發做我不❽着。我曾見古時節春意圖裡。有武太后和張家兄弟。兩[語]個[語波瀾]做一個同門及第的故事兒。你兩個是好兄弟。正好同科。就學張家兄弟。奉承我做個太后罷。便教大里拔出𣫍一半。把東門生的𣫍。撳進一半。金氏對大里道。你讓他鬆半節地方兒。等他也來在這裡頭。這不是兩便。若是一齊來。都受了胎。一定生個雙生。定要一個姓姚。一個姓趙。我就做了兩家的太祖婆了。

南鄉子

思也煞風流。出落人間好念頭。翻雲覆雨恁綢繆。悠悠。同門及第要同遊。　同科且慢休。弟先兄舉勢難留。縱橫綵筆一齊投。凝眸。和鳴雙鳳喜來求。

評

奇貨奇禍。終無結果。

三人恣情歡詘

東門生和大里依了金氏。捱捱挨挨。放將進去。也迸逼得緊。金氏笑道。自從有毴到如今。那裡有新老公舊老公一齊受用的。便是張家兄弟。也只是愛惜他的官哩。怎如得眞眞親老公兩個一齊弄進。眞是稀奇古怪的事情了。三個又顚動了一回。又磨了一回。東門生和大里擦得都癢起來。毬都要洩了。都着實一聳。金氏騷癢難當。道。我要來了。尾毬骨上癢了兩陣了。只差篤兩篤兒。也着實一聳。洞的一聲。金氏毴眼上骨頭兩邊迸開。金氏道。不好了。兩扇門都大開了。東門生和大里毬正大洩。只得抽出些兒。只見陰精和些鮮血。夾了兩個陽精。一直衝出前門後門中間夾道兒。就像糊鉢和釃粥鍋潑翻了的。三人身上。滑做一團。濕做一塊。東門生和大里也驚起來道。甚麼顏色。是這樣的。就笑得

肚腸吊。金氏忍住了眼淚。只得笑道。我今日只當生個兒子一般。明日有了雙生就罷了。若是沒有。你兩個好好都做兒子。叫我做親娘。大家又笑了一回。金氏道。等我將息將息。毬裡傷了。就輕輕的拭了毬血。兩個都扒開。並頭睡倒了。

醉落魄

心顛興潑。別樣風流喬粧束。雙根並蒂栽蓮蕚。蘇癢難禁。突地行雲遏。　牡丹開放金針撥。共採花香風氣惡。三人驚顧魂消落。猶自支吾。強嘴恣懽謔。

評

好□人。無乾淨。

却說麻氏見東門生不回來。開了門兒等他。夢地裡聽得笑響。叫小嬌去大里房裡看看來。小嬌看了。回話道。官人在那裡和金嫂子頑耍哩。麻氏聽了這句。也沒工夫問大里也在裡頭麼。竟下身穿了一腰湖羅裙。上身只着一領青紗。找袖單掛兒。一頭跑過大里房裡來。罵道。這樣時節。還在這裡做甚麼。又罵金氏道。沒廉恥的東西。有了一個。還要一個。金氏忿不過這句話。應聲道。老不羞。虧你說得出。這又不是你結髮的老公。還要爭哩。麻氏就氣得哭起來。罵道。小妖精。歪辣貨。就是這樣無狀了。把東門生揪了亂打。道。狗亡八。你倒等他罵我麼。東門生再不敢做聲。憑麻氏打。麻氏號啕大哭起來。道。狠心亡八。叫舊老婆罵我麼。大里恐怕聲響。只得做聲道。娘便罷麼。我家事幹。原沒有清頭。若等人

曉得了。大家沒趣。東門生道。你打得夠了。不要氣了。就一手扯了麻氏過自己家來。麻氏只自哭。東門生又弄硬了𣯶討饒。只是不歡喜。

**聲聲慢（令）**

愁懷不展。眉黛難開。去時人約便歸來。緣何輒改。堦砌上。滑蒼苔。獨凭無言手托腮。　甚處留連。形影殢。致疑猜。教人探來在那回。行雲行雨。想於今。該未該。忍不住大鬧庭臺。

**評**

此夜斷腸人不見。起行殘月影徘徊。

一名色便佳

姚氏挈家移居

清早起來。金氏也有些沒意思。同大里過眠床邊討饒。道。是媳婦衝撞婆婆了。憑婆婆打罷。麻氏方纔有些笑臉。只是鄰舍人家都有些曉得了。說。有這等異事。適值學院出巡到揚州地方。有一二學霸要首姚同心趙大里行止有虧。大里慌了。就與麻氏金氏商量。約了東門生。挈家兒逃走。到業堆山裡住了。山裡頭起了六七間小屋兒。團圓快活過日子。麻氏早有了三個月身孕。後來同東門生快活了三年。生了兩個兒子。因不曾滿月的時節。和東門生夜夜弄。竟冒風死了。金氏因騷得緊。弄得子宮不收。再沒有兒子。漸漸成了怯弱的病症。整日要大里弄。夜裡又常常夢見鬼和他交感。年紀到廿四歲。畢竟因骨髓流乾。成了一個色癆死了。塞紅阿秀都嫁了個丈夫。又轉賣做小娘了。只有小嬌領

着厤氏的兒子。山裡冷靜得緊。大里日夜夢見金氏來纏。心裡十分驚怕。和東門生商量道。只管在這裡住了。甚是冷靜。不如往別處寄籍科舉倒好。東門生道。也說得是。就起身同上北京。早有鄉里把他兩個事情傳遍了。人都道。這兩個也不是個人。是個活禽獸。沒人肯見他。只得又起身回來。到德州地方。大里遇了疫氣。忽然死了。東門生哭得昏天黑地。道。我的好兄弟又死了。老婆又死了。眞個是人離家破了。只得把大里燒化了。收了骨食回來。

雨中花

祇因鍾愛牽情沃。成就洞房花燭。效及第同科。那人知覺。吵散成碌碌。　風聲四境難駐足。別走深山架小屋。越境奏科名。皇天不祐。災疫頻奄忽。

評

冉冉征途間。誰似長年者。

衆生夢感姚東門

東門生對了小嬌。整日愁苦。再沒心去射弄。一日午間。因沒些情緒。在桌上打盹。忽地夢見一個母豬。又有一個公騾子。一個母騾子。跑到面前來。東門生驚問道。是誰。母豬就像人一般說話起來。道。我就是麻氏。那母騾子也說道。我就是金氏。公騾子道。我就是大里。東門生道。怎麼都到這裡來。母豬道。閻王怪我失了節。後頭又生兒子。罰我變做豬。等我常常生產得苦。母騾子道。閻王怪我喜歡弄。又喜歡野老公。又道大里專把一根大屌來弄。刻毒了人的老婆。罰我兩個都變做騾子。母騾子是極要弄的。只不能夠弄。公騾子屌又是極大的。只是一世再不得和母騾子弄。公騾子道。好苦好苦。只好在路上趕來趕去。再不能夠像活的時節。一雙兒快活。今且因我的娘還思想你。特特的同來托夢哩。

東門生又驚又哭。問道。我饒得罰麼。

**梅花引**

好姻緣。惡姻緣。冥司鬼責不輕寬。好心酸。好心酸。淚眼雙雙。空嗟行路難。　豬兒生產聲悲咽。騾兒走路多磨折。不由人。不由人。快活伶仃。幽明總斷魂。

**評**

何不早些警省。

公騾子道。前日陰司裡問這樁官司。且道你容縱老婆養漢。要罰做烏龜。我替你狠命爭起來。道。都是我們三個不是。不要連累了他。我的骨頭。也多謝他收回了。這就是極大的陰隲勾當了。判官查簿子不曾完。只見收骨食的事果然是眞的。閻王道。你們三個。都是吃着他過。還不報得他。後頭要把母豬等你殺吃。我們兩個騾子要等你騎。方算報得完哩。只見一陣冷風過去。早不見了三個畜生模樣。東門生大叫一聲。驚醒轉來。原來是一場大夢。又嘆又苦。道。報應的道理。果然是有的。若只管寃報寃。恩報恩起來。那裡有結煞的日子。就悄悄的到舊家裡來。收拾些銀子。到卽空寺裡。請了幾位有道行的禪師。懺悔了三個的罪過。又揀一個小人家的淸秀兒郎。把小嬌嫁了。連把兩個兒子。也交付

他收養了。自家再不騎騾了。又戒了不吃豬肉。一日。麻氏和大里金氏又來托夢。道。多承你懺悔。我們罪輕了。不久又好托人身了。東門生心裡也喜歡。

點絳唇

懺悔前因。一場業障袪除盡。前修後蔭。死後還相證。　冤業牽纏。風流快樂迷眞性。恩仇有定。總在菩提訓。

評

却是以夢說夢。

## 東門生披剃入空門

還恨自家罪業重得緊。竟剃了頭髮。着了袈裟。出了家。到卽空寺裡。去做一個新參徒弟。改了法名。叫做西竺。人叫他做竺闍黎。整日看些經。吃些素齋兒過日。又在寺裡空園結一個小小庵兒。上面釘了一面牌匾。寫四個大字。說道。摩登羅刹。這四個字。出在佛經上。人見的方纔曉得。東門生明了心。見了性。方纔是眞正結果。東門生也把自家事。勸世間的人。要人都學好。因此上好事的依了他的話兒。做了一本通俗小傳兒。個個人看見。也有笑的。也有罵的。憑他罷了。這是一個小傳兒住頭。古方東曰。善哉。東門生之以悔終也。不然。與彼三人何異耶。或曰。麻金趙。固畜道也。而傳之者。不免口舌之報。則奈何。方東曰。其事非誣。其人則托。警世戒俗。何關罪惡。

西江月

姚趙一雙癡毶。麻金兩個騷毶。塞紅阿秀各分離。留得小嬌到底。　業鏡變成騾畜。淫魔溷却夫妻。拋家寄子證菩提。討個回頭滋味。

批評繡榻野史傳奇卷之四大尾

校記

❶「二」原作「一」，據種德堂本、坊本改。

❷「笑」字原書漫漶，據種德堂本補。

❸「只」原作「月」，據種德堂本改。

❹「想」原作「着」，據坊本改。

❺「許」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坊本加。

❻「後」原作「夜」，據種德堂本改。

❼「挖」原作「控」，據種德堂本改。

❽「不」字原無，據坊本改。

思無邪滙寶 ㊁ 冊／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 「繡榻野史」

／本藏本

明・呂天成 著

# 新刊繡榻野史卷之一

醒世主人校閱

李卓吾先生評

只怕不春光。若是春光自媚。試看鶯鶯燕燕。來去渾如醉。

饒他金屋好花枝。莫不懨懨睡。但願芳香艷冶。塡滿河洲內。

正傳未談。先說一段奇聞。話表江南蘇州府常熟縣豐樂村。有一個姓江的。叫做江大老。耕種爲活。娶妻文氏。極其賢惠。兄弟二老。雖然貌不驚人。却也喜歡女客。時常到城中釘棚內。挿輿打趣。髮妻王氏。小產身亡。便有媒人說合。討了一個的二婚頭老婆武氏。肥肥胖胖。肌膚雪白。貪眠好吃。妯娌不和。那曉得這一年。年年歲荒歉。無米先還舊主。皇官告府。只得將田頂退。江大辭別了母親。隻身到外省航船。把舵過活。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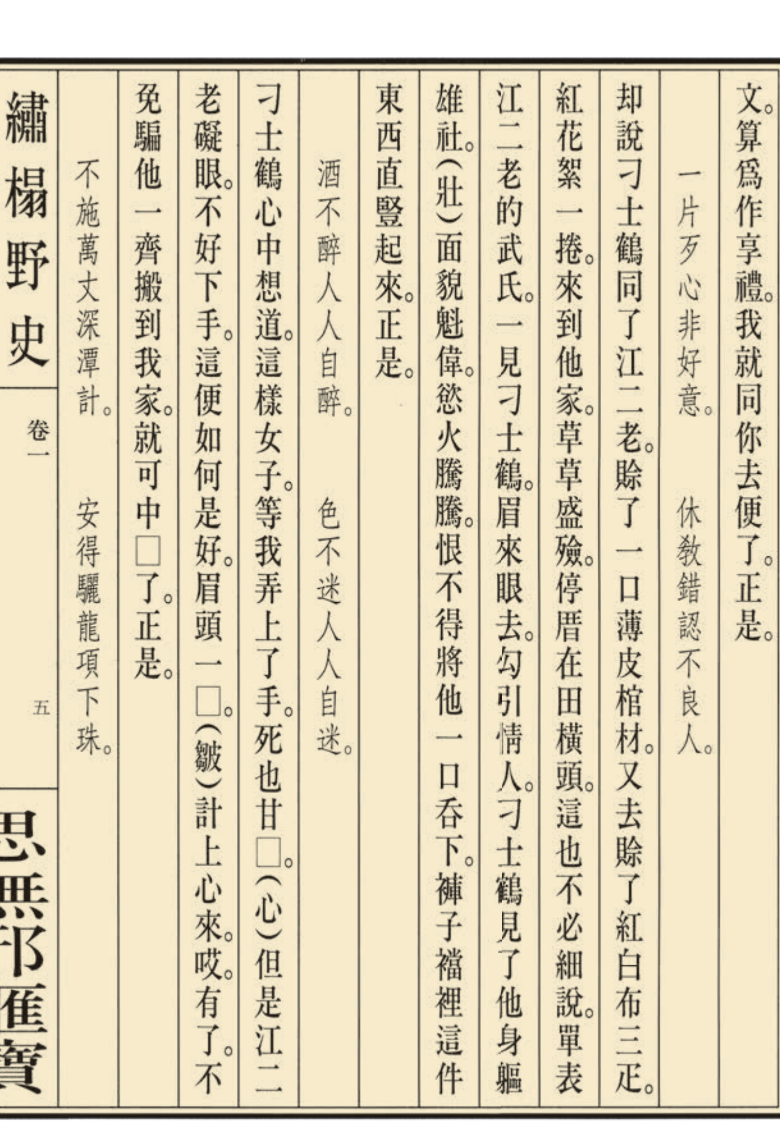
文氏紡紗起□孝養婆婆。武氏日常淘氣。誰料。

屋漏又遭連夜雨。　行船又被打頭風。

江大老的母親冒了些風寒。又受了許多的氣。奄奄一病。日重一日。竟嗚呼死了。江大老又因船覆江心。流落在外。杳無音信。所以家內無人殯葬。又無親族照管。正是。

錦上添花天下有。　雪中送炭世間無。

却說江大老的母親。有一個內姪刁士鶴。渾名叫做兒打渾。結識一班淨頭光棍。時常嫖妓宿娼。賭錢吃酒。原是有名無賴的人。江二老只因無計可施。只得到城中來說明此事。要他周濟。刁士鶴聞得他江大老不在家內。心中一想。他屋裡有兩個標致的一（女）客。待我到他家出銀殯葬。騙他來雙雙成其美事。豈不快哉。豈不樂哉。因對江二老說道。我目下正在艱難。既然姑母死了。衣棺兩項。我有擔當。還有銅錢三百



文。算爲作享禮。我就同你去便了。正是。

一片歹心非好意。　休教錯認不良人。

却說刁士鶴同了江二老。賒了一口薄皮棺材。又去賒了紅白布三疋。紅花絮一捲。來到他家。草草盛殮。停厝在田橫頭。這也不必細說。單表江二老的武氏。一見刁士鶴。眉來眼去。勾引情人。刁士鶴見了他身軀雄社。(壯)面貌魁偉。慾火騰騰。恨不得將他一口吞下。褲子襠裡這件東西直豎起來。正是。

酒不醉人人自醉。　色不迷人人自迷。

刁士鶴心中想道。這樣女子。等我弄上了手。死也甘□。(心)但是江二老礙眼。不好下手。這便如何是好。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哎。有了。不免騙他一齊搬到我家。就可中□了。正是。

不施萬丈深潭計。　安得驪龍項下珠。

因對江(二)老道。你家哥子不在。你的阿嫂妻子如何過活。倒不如一齊搬到我家。粗茶淡飯。我家內又無別人。可好麼。江二老心中徘徊不決。武氏連忙應聲道。難得這樣好情。只是怎好攪擾。刁士鶴道。說介(這)個話兒。武氏即便催促江二老收拾起程。江二老只因家難以過活。勉強應允。惟文氏不肯。武氏反與他淘氣一番。竟同丈夫一齊搬到刁家來了。正是。

莫信直中直。　須防人不仁。
貪淫終有害。　難免禍相因。

却說江二老同了武氏來到刁家。刁士鶴就買魚買肉獻了土地。當夜便吃了夜飯。在內房安歇。次早清晨起來。就打發江二老出門買東西。江二老有了銅錢。竟到釘棚內去了。刁士鶴便走將進來。把武氏□腰一把抱住。面孔上忒了幾忒。嘴唇上嗽了幾嗽。武氏假意變聲。這個什

麼意思。刁士鶴又去摸那兩乳。眞個軟軟溫溫。如綿團一般。又雙手去解開裙帶。脫下小衣。武氏雙手撳住不肯。說道。這樣事情。青天白日如何幹得。刁士鶴又去挖那毴心。怎個如饅頭一般。又白又嫩。又軟又溫。上面幾根細毛。更覺有趣。刁士鶴此時魂膽消癢。個隻𣻕猶如旗竿一般。武氏早有此心。被他兩手亂挖。騷水直流。只得半推半就。同到床上。憑他將𣻕挿進。緊緊鎖住。咂住龜頭。刁士鶴抽了數百餘抽。十分爽利。武氏一聳一迭。酸癢難熬。連忙丟了。刁士鶴也就洩了。兩人抱頭勾頸。沈沈睡去。少頃醒來。刁士鶴又硬起來了。武氏的屄又癢起來了。連忙里(重)整旗銼(鼓)做個倒澆蠟燭。刁士鶴兩手撳在蓆上。疊起肚皮。武氏欹(騎)在身上。狠咂了一回。流了許多的淫精。正是。

不識羞慚圖快樂。　親夫看做是仇讎。

當日。江二老回來。不知袖禮。刁士鶴也不去責說他。那武氏只因日間

與他成了美事。心中難捨難分。只恨丈夫礙眼。不好日夜歡娛。次日乘江二老不在。又精赤條條。仰面睡在榻上。刁士鶴將亂(𨶹)射進。恍如順水推船。滑溜得緊。一抽一送。弄了一回。大家暢快鬆爽。地板上流了許多的毴。又將口含着兩乳。捫捫捏捏。武氏雙手抱住時。刁士鶴的𨶹又硬將起來。復又一抽一送。做個騎馬射箭之勢。武氏因對刁士鶴道。我與你如此快活。只差得夜間有這個死壞礙眼。不能與你同睡。可設法處置他。才能處(夠)做個長久夫妻呢。刁士鶴心中一想。道。這又何難。只消今晚黃蠟一包。炒入雞內。待他吃下去。不過肚皮膨脹。並無傷痕。豈不乾乾淨淨。武氏聽了大喜。又妖妖嬈嬈起來。刁士鶴將𨶹硬在陰戶邊挨挨擦擦。弄得來武氏心中洋洋得意。毴心裡騷癢起來。叫道。冤家。又癢起來了。快些㞗進去。刁士鶴便□。(道)心肝。我㞗死了你罷。將兩脚放在肩頭上。拍開屄看一看。兩片翕翕活動。裡面紅匆匆。流了

老(好)些淫水出來。刁士鶴重又蹅進。弄了一回。做個雙脚朝天之勢。少頃。男的洩。女的丟。大家〈了〉穿了褲。武氏催促刁士鶴去買蠟來。好端整與他吃。正是。

欲思長久做夫妻。　那管丈夫生與死。

却說刁士鶴來到街坊。買了黃蠟一大包。雄雞一隻。又切了一包家鄉熟肉。拿到家中。連忙宰殺起來。將黃蠟滾沸。件(拌)入雞內。加些椒料葱薑。果然五味香甜。又弔了一瓶好酒。燒了二升白米飯。把家鄉肉盛了一碗。先與武氏同吃夜飯。等待他回來。好做手脚。未幾。江二老到家中。武氏連忙掇出。江二老見是一碗炒雞。十分中意。便對刁士鶴與武氏道。這樣好東西。那裡來的。你們爲什麼不吃。武氏忙道。這隻雞是叫花子偷來賣的。價錢甚是相巧。我伯(們)已吃過了許多。留這一碗在此與你吃。你可吃完了罷。江二老不知緣做。(故)竟將白米飯和一碗

炒雞。如□吞水一般。一齊下肚去。便覺肚裡有些煨煨□□痛起來。叫道。爲什麼吃了夜飯。這等難過。武氏道。莫非受了痧。就取銅錢淸一盞替他刮痧。江二老肚中更覺膨膨脹脹。好不難過。心窩裡恍如團結一塊。氣悶異常。頃刻間。兩眼突出。話都說不出了。只見他。

面紅髮豎。渾如酒醉在街坊。目定口呆。宛似癡顚之形狀。手摹腹上。肚臍凸出脹難熬。脚踏床沿。心胃塞滿疼不過。對牆邊而欲嘔。迸斷肝腸。登坑廁以公出。幾開糞尾。看去俱疑藥死人。驗來還信飽死鬼。

刁士鶴又叫武氏將被蓋好。使他氣不得舒。武氏就將棉被緊緊罩住。自己又躺在他身上。江二老氣悶難當。足有一個時辰。靈魂竟到幽冥府去了。當晚刁士鶴又與武氏戲弄。叫武氏睡在榻上。自己把燈火一照。覺得皮膚雪白。又壯又嫩。比日間更覺可愛。刁士鶴蹲下去舐了幾

嘴。兩手撥弄毬心。十分有趣。武氏騷興頓發。淫水滔滔流出。流了滿手。用布揩乾淨了。就將毱插進毬裡。武氏陰精就來了。刁士鶴連抽數百抽。精還未來。重辨(新)拔出。揩得乾乾淨淨。又將在(衣)袖塞入毬內一攪。攪淨(得)乾乾淨淨。然後將毱插入。此時覺得艱澀。武氏將手推住。輕輕叫道。慢些慢些。兩片皮肉有點疼痛。怪難支持。刁士鶴又拔了出來。抱住武氏嗽嗽忒忒。要將後庭花戲弄。武氏只得應允。刁士鶴便將吐抹搽在龜頭。又放些在武氏肛門口。輕輕射進。只見他蹙緊眉頭。有些疼痛。未幾。連根進內。一抽一送。覺得渾身骨節皆鬆。毬都來了。這隻毱軟軟洋洋。疲痿不堪。兩人只得共個枕頭。一齊睡了。醒來將交夜。武氏的毬又騷癢起來。連忙雙手將毱攪弄了一回。他夢中驚醒。翻身騎上武氏身上。又將軟毱弄了一回。只聽得譙樓上已打五鼓。兩人便抱住腰肢。沈沈睡去。正是。

歡娛嫌夜短。 寂寞恨更長。

果是陽台夢。 何知夫已亡。

未幾。金雞報曉。只得又氈了一陣。起身穿衣着褲。起來梳洗。刁士鶴又與武氏嗽了幾口嘴。將腿上搊了一陣。毬心亂□了幾陣。慌忙出外。買了一口棺材。草草盛殮。掩埋在後園地上。□□人自曉得不明不白。都畏他是浮頭光棍。那個來管此事。自此之後。日夜與武氏雲雨。眞個如魚似水。一日在□明之下。將武氏高高掛起。刁士鶴把毬心拍開。將毬挿入。好似元宵走馬燈一般。一日。刁士鶴臥在榻上。武氏撲將上去。捧了毬在口中。捻了幾捻。在(士)便(鶴)起來叫道。心肝。不好了。我要撒尿了。武氏道。我歡喜你。〇(就)撒在我口裡罷了。刁士鶴只得熬住。任他咂了一回。武氏將毬拍開。套在陰囊之上。緊緊夾住。刁士鶴十分爽快。卯起肚皮。頂住花心。武氏又酸又癢。淫水流出得刁士鶴一腿。便道。

你這東西好像一把破傘。爲什麼柄上希(淫)濫猶如雨下一般。兩人嘲笑了一回。又狂興起來。一把抱住武氏的腰。眞個逍魂落魄。正是。

雨意雲情恩愛多。　十分暢快又如何。
蟲魚尚且貪花色。　爲人豈能不着魔。

却說刁士鶴與武氏謀死了江二者。(老)自道絕了後患。當有一班浮頭光棍。一個叫做(飛)火旗。一個叫做醉太保。□知此事。思良(量)要輪流奸宿。刁士鶴不允。反惡識了。他內中還有一個賽美女韓小男的。與士鶴相好。自從搭識了武氏。便不與他來往了。他便與飛火旗醉太保商量。要出首他。正是。

昔時歡喜做自妻。　今日寃家逢狹路。

却說江大老流落外面。與人家相幫做工。甚是勤儉。主家十分得意。他就積了兩十銀子。趕船回家。正是。

歸心還似箭。急急苦奔忙。
漫説家中苦。行程意自慌。

江大老的妻文氏。一日正在靈前享祀。江大老走將進來。倒吃了一驚。便問。這是何人靈座。文氏拭乾眼淚。又悲又喜。細細將情由說了一遍。江大老不勝哀痛。哭了一回。就要城中來巡（尋）胞弟與武氏。路上遇着一班浮頭。細細叨叨說了。江大老半信半起（疑）來到刁家門首。連叩幾聲。刁士鶴正與武氏脫得精赤條條。聽得外邊門響。援衣起來。開門一見。却是江大老。一齊走進。便問兄弟弟婦情由。刁士鶴道。你家兄弟中痧身死。弟婦無人養活。現在我家。你也不必管他了。江大老這幾句話聽了。心中一想。果然有些事情。且不要說破。假意問道。我兄弟既死。這棺木停在何處。士鶴道。厝在後園桑地上。江大老也不問了。竟別出門。却遇見一班浮頭光粗（棍）問道。果有此事麼。江大說。不錯不錯。

如今要去告他了。衆人道。你若去告。我做干證。即便囘(同)了衆位。來
到代書店裡。寫了一張狀紙。正值知縣投文。連忙叫屈伸寃。知縣接來
一看便出也。去(命)到差頭役兩名。速拿男女二犯。午堂候審。一面來
到刁家裡邊。士鶴正與武氏做後庭花。聽見公差到來。即(萬)分着急。
連忙穿衣着褲。走出外邊。却被公差一看拿住。又要趕進裡頭鎖拿武
氏。解到班房。等候午堂出□。未幾。縣官調取一干人犯。先叫原呈江大
老。尚(問)了情由。後帶武氏刁士鶴。(問)通奸謀死情由。男女二人俱
俱(言)中痧身死。知縣只得叫原盖(差)帶去收監。再行覆叫。禁子便
將兇犯一齊上了刑器。推大牢中。正是。

歡樂無多日。　今遭牢獄衣。

非里(是)官吏事。　報應有期來。

却說知縣又吩咐原差喚齊仵作。往刁家開棺檢驗屍首。只見胸前一

堆固結。放入鍋內一煎。却是黃蠟炒雞。以致害命。知縣就回衙。將兩名
兇犯用嚴刑訊究。只得一一招承。問成大決。後來刁士鶴在監中。想起
少不得要刀頭一死。他就取蘇繩捱緊咽喉。竟勒死了。詩嘆曰。

士鶴爲人太不良。好謀設計逞高強。
若非殯葬親姑母。難免行刑赴法場。

武氏到了六十日後。京詳已轉。就綁在木驢。迎遊四方。到了法場。先落
手足。後目（開）胸膛。好不痛殺人也。後人有詩嘆曰。

可憐愚婦太無知。迷戀情人外有私。
今日典刑何獨苦。縱教怨恨却嫌遲。

江大老與文氏租種幾畝地田。勤儉成家。生了一男一女。又買了幾畝
薄田。自耕自食。安享遐齡。正<萊>是。

善惡到頭終有報。勤儉成家慶有餘。

看官。這是繡榻野史的引子。尚未說到正傳。要知如何。下卷便見。

終

# 繡榻野史卷二

李卓吾先生評

醒世主人校閱

懶説舊聞常見。不塡綺語文談。奇情活景寫來難。此事誰人

看慣。　都是貪嗔業賬(障)休稱風月機關。防男戒女破

淫頑。空色色空皆幻。

右調西江月

話説江南揚州地方。有一秀才。姚姓名溥字同心。因住在東門。故號做東門生。眞個無書不讀。時常做詩作對。又曉得佛家的道理。單差得嫖妓吃酒。原是一個❶沒搭煞的人。先娶魏家的女兒做老婆。這魏氏與東門生都是甲子年生的。容貌十分醜陋。又終日疾病。東門生再不得

像意戲弄。後來二❷十五歲死了。東門生因恨前妻不好。定要尋一個絕標致的做繼娶❸老婆。正是。

前妻錯對東施女。務覓沈魚落雁人。

又有一個小秀才。姓趙名纖字大里。比東門生年紀小十二歲。生得標致異常。怎見得。有詩爲證。

面似桃花紅泛白。秋波一轉引情人。
休言宋玉潘安貌。只恐天下也難尋。

東門生千方百計巧爲說合。畢❹竟被東門生哄上手了。日裡是兄弟。夜間是夫妻一般。東門生雖則死了老婆。却得大里的屁股。罪過了幾年。東門生已二十八歲了。忽有一個姓孫的媒婆來說。隔街瓊花巷西首。有一家姓金的。開紬緞鋪。老兒生個女兒。❺名喚玉英。十九歲了。又白又嫩。標致得緊。怎見得。有詩爲證。

彼美人兮。十分俏麗。巧笑倩兮。
引我相思。美目盼兮。令我神馳。
疑似嫦娥降塵世。宛似西子下凡池。

東門生十分歡喜。便將盛禮定下。揀了上好吉日。娶過門來。東門生見了模樣。眞個美貌。一發歡喜得緊。略略打聽得金氏做女兒時節。和小廝們頑耍。有些不明不白的事。東門生也不計較這樣事情。雖是新婚。又捨不得丟了大里。大里日日在屋下走動。沒人疑忌他。正是。

眼内情人心内喜。那知日後是非來。

却說大里的娘叫做麻氏。都順口兒叫他做麻婆婆。二十歲上守了寡。教大里讀書。十分嚴謹。照管自家身子。着實謹愼。那大里供看他。也是極孝順的。癸巳年間。東門生三十歲了。金氏二❻十一歲。大里十八歲。麻氏三十三歲了。大里是麻氏十六歲時節生的。麻氏要替大里尋親。

大里道。正要用心攻書趕科舉。且不要妻子哩。就稟了麻氏。出外邊尋朋友。依舊和東門生一塊兒看書。隔一日纔回去望麻氏。東門生也常在外邊書房裡同宿。一發親密了。大里因在他家讀書。常見金氏。心中愛他。因自忖道。天下有這樣一個標致的婦人。怎能得等我雙手捧了亂弄不歇呢。金氏也因見了大里。愛他俊俏。心裡道。這樣小官人。等我一口水吞了他才好。兩人眉來眼去。都有了心。東門生❼略略曉得些風聲。只因愛金氏得緊。❽又朿心倒要憑他快活。又常恨自家年紀小的時節。刮兒童放手銃斲喪多了。❾如今到年紀長來。不能久❿弄。大里又是嫡⓫親的好朋友。心裡道。待他兩個有些手腳。倒有些趣。正是。

欲使兩人歡喜。　却教紊亂三綱。

一日。東門生和大里正吃酒飯。來喚金氏同坐。金氏搖⓬頭不肯。道。羞人答答的。怎麼陪了客人坐。東門生笑起來道。他便叫做我的阿弟。就

像你一樣的老婆。都是我戲⑬過的。說什麼羞人。金氏掩口笑道。你和他有些緣故。我和他有甚麼相干。怎麼好與他同坐呢。東門生道。不要論長論短了。同坐何妨。金氏方纔走來同坐。因此上三餐定要同吃。一日。東門生生日。三人同坐吃酒。大里與金氏偷眼調情。兩人慾火不能禁止。大里假意將筯失落在地。即忙拾起時分。將金氏脚尖⑭一揑。金氏微微冷笑。秋波一轉。甚是有情。金氏取楊梅一個。咬了半邊。剩半邊在桌上。大里見東門生不來看。即偷去吃了。金氏又微笑一笑。當晚酒散。兩下別了。雖日親近。只是有些礙眼。兩下不敢幹這件風流事情。東門生家又沒個冷靜去處。兩下裡左思右想。眞是沒計。正所謂。

咫尺關山遠。　相思情更深。

兩人籌計策。　慾火不能沈。

一日。東門生和大里在書房裡。說起幾⑮年幹事的趣向。東門生把桌

拍上一聲。道。我怎能夠天下極妙的婦人。着實一幹。方才暢快我的心。大里道。阿嫂的標致。要算極妙的了。阿哥還要尋那一個。眞叫做得仙不知足。又叫做肉吃厭了。思量菜吃。東門生道。阿嫂新來的時節原[16]好看。如今也不曾見十分齊正了。大里道。依我看起來。便是滿天下如今也沒有像阿嫂的標致。東門生笑道。阿弟道他美貌。怎麼不眼熱呢。大里笑道。親嫂嫂就眼熱[17]也沒用。東門生道。這件事情只要我肯。有什麼難處。當初蒼梧饒娶了一個老婆。就見他標致。讓與阿哥。[18]難道我的老婆就不好讓與阿弟麼。大里笑道。阿哥若做了蒼梧饒。小弟便是陳平了。只不知阿嫂的意思怎麼樣的。東門生道。婦人家都水性楊花。若論你阿嫂的心。只怕比你還甚些哩。你晚頭依舊在這書房睡了。我就叫他出來與你同取樂。如何。大里[19]連忙作了兩個揖。道。阿哥果然有這樣好心。莫說屁股日日等哥哥戲弄。便戲做搗臼一般直衕捅。

也是甘心的。這好意思。怎麼敢忘記了。我且望望娘又來。東門生道。正是。大里就跳鑽鑽的去了。正是。

欲圖雲雨兩和諧。　難得今朝天賜來。

省却慈親忙整頓。　房中露滴牡丹開。

却說東門生就進房裡來。見金氏吃過中飯。正要脫下衣服去睡。東門生抱了金氏的腰。親了一口嘴。解脫了褲子。把手去摸那毴兒。自己的的䆻就硬將起來。却不放進去。只在外面磨擦。金氏騷癢難當。淫水流出許多。東門生將䆻毴進。頂住花心。當不得金氏一鎖一迭。弄得這隻䆻猶如丁香紅蘿蔔一般。東門生連抽數十。骨節皆通。一洩如注。金氏欲火甚熾。巴不得再幹幾陣。那知道東門生這隻䆻漸漸軟疲。不能支持。只得抽出來。放了一地白䍸。因對金氏道。我前日同趙兄弟吃酒後。叫你出同去坐。你見他這樣一個小官。你可動心否。金氏假意變臉道。

怎麼你說出這樣話來。東門生道。我早已對他說過。今晚叫你去去(和)他幹一個盡興。才叫做不負一世爲人。他到家裡去了。望望娘就來的。金氏口雖不應。心內十分歡喜。難得丈夫許我與他兩下歡娛。務要做一個盡興才罷。正是。

昔時眼內傳情。　今日屄中發癢。
只待趙郎一到。　鸞交鳳友歡暢。

少停。東門生到房邊來看。只見大里笑吟吟走來。東門生連忙去脫了他的褲。要毡他的屁孔。大里心中要與金氏成歡。任憑東門生抽出抽進。弄了一回。大里便道。〈便道〉你方才許我阿嫂。莫非又變了卦一(不)成。東門生道。那個騙你。已經在房內相等。我送你進去就是了。大里道。多謝美意。這樣好情。決不忘記的。你就入死我也不來怨你。東門生又弄了一回。出了點毬。就送大里到內房去。大里見了金氏。歡天喜

地。猶如得了至寶。金氏迷花眼笑。十分得意。大里便叫嫂嫂。就是一揖。手去握這雙小脚。如水紅菱角一般。又去摸那雙奶。如暴出蒸籠熱饅首(頭)一樣。又白又嫩。又香又軟。金氏回還了禮。做作一番。面上紅紅白白。宛似桃花。憑他撋了幾撋。捏了幾捏。兩人歡喜異常。正是。

男貪女□有私情。　一樣相思兩下成。

樂度春畫俱將意。　只愁精力有盡恩。

却說東門生在窗外張他。只見大里抱了金氏在脚膀兒上。到燈底下椅子上坐了。看着金氏。叫道。我的心肝。怎麼生得這等標致。連親⑳了六七八口嘴。把手去摸摸毬。金氏又將裙捏住。假裝不肯的模樣。道。且慢些。就動身要去吹滅燈火。大里連忙遮住道。全要他在此照照你這個嬌嬌滴滴的模樣兒。着力抽那褲帶。結已散了。替他脫了小衣下來。便把手捏住毬皮。叫。我的心肝。我好快活殺哩。就推金氏到床邊。又替

他扯了裙。脫去了褲。把兩腿㉑着實拍開。就把⿺毛亂插進去。金氏裝出羞答答的模樣。把一隻衣袖過來㉒遮了臉兒。大里扯過道。我的心肝。我和你日日看見。日日講話。爛熟的。怕甚麼羞。一發把上身衣服脫去了。更覺得爽快有□。東門生在門外見了。一時動興起來。⿺毛亂兒直豎。將兩手粗(擦)了一陣。放了許多的精。正是。

淫心甚熾。　慾火騰動。　好色無已。　捨命亡身。
自家妻子。　讓與友人。　背地看見。　五指雨雲。

却說大里把金氏脫得光光㉓的。眠倒在㉔床上。皮膚好似白玉一般。可愛得緊。大里又捧了金氏臉兒。細看了。道。我的心肝。每常見你。不知我⿺毛亂硬了多少。今日才得到手哩。那時金氏㉕情興已動。着實就鎖起來。一個狠命射進去。一個也當得起。緊㉖抽數十抽。十分爽利。大里便大洩了。金氏笑道。好沒用。好沒用。㉗大里笑道。好心肝。好心肝。不要笑

我。我的屪是午間硬起。直到如今。方才看了你這般美貌。已是渾身骨〔節〕皆〈稱〉酥。所以就洩了。如今且等晚間與你着實一弄。金氏此時弄得〔好〕不尷尬。又酸又癢。只得把軟屪含了。呃住龜頭。大里興發。漸漸振作起來。後又狂弄了一回。金氏略覺盡興。披衣着褲。大里也便穿了衣褲。送出金氏。金氏來到內房。取火燒湯。要洗淨自己的毴。東門生見了。便道。這是要緊的。待我替你洗。便把金氏的毴捏弄摟洗了一回。東門生道。可惜這樣一個好毴。等他受用。今晚只許你和他戲一遭。便要進來。金氏應道。不去由你。去了由我。便多一遭。也管不得。他就洗淨起來。金氏便要穿褲。東門生笑道。不用穿了。左㉘右是要脫的。金氏笑道。不要亂說。婦人家全是男子漢來扯下褲的時節。㉙方才有趣。你不知這裡頭妙處。便穿衣㉚完了。東門生又捏了金氏的腳。道。這雙腳眞個小得有趣。你可換了紅鞋。少不得要擱在大里肩上。等他看看也好

動情。金氏即將紅鞋換了。又叫東門生。去床頭薦下拿了汗巾來。㉛東門生道。你眞個停當拿本錢的。便去尋來遞與金氏。手扯了手。到書㉜房門邊。金氏笑道。此相實有些羞人。難進去。東門生道。整日相見的。你見了他自然不羞的了。況且方才已被他弄過。如今是熟門路了。就推着金氏走到書房門邊。東門生㉝叫大里開門。大里聽得聲音。急忙走出。接進哥嫂坐下。東門生道。今晚你倒快活。實費了我千萬斤的氣力。方安排得他出來。便把金氏推進房去。東門生連忙㉞把門反扣了。說道。我自去不管㉟你了。正是。

閉門推出窗前月。　分付梅花自主張。

金氏故意不肯。將身往外邊反退。要走出來。眞個性(裝)腔做勢。大里一把抱住道。我心肝不走。又親了一口嘴道。我的心肝。如今是沒處走了。定要憑我弄了。金氏斜眼一看道。活見鬼。這椽木休得惹厭。方才試

過的。如今不要做甚麼。大里道。方才只因等了半日。心中實等㊱得你緊了。又看了你這個標標致致俊俏樣兒。怎麼忍得住。自然一刻兒就會洩了。如今第二遭。你便見我的本㊲事。正是。

□□再戰一干戈。　務入金山毛洞穴。

大里兩手抱金氏眠倒床上。替他脫了衣服。解了褲裙。慌忙將便𨳒亂觸。金氏笑道。你錯了。這是我的肚臍。怎麼要射進去起來。害我好不疼痛哩。大里看了。也覺好笑起來。連忙將手去捏住毬心。將𨳒插入。大里〔一〕陣興迭。金氏十分有趣。只管把身子湊上。一鎖一夾。大里筋酥骨癢滿身麻。精又來了。金氏道。這樣本事。濟得甚麼。如今倒叫我無處發洩了。慌忙走起來。要穿衣服。大里道。今晚你要到那裡去。我還不曾弄你。這一回〔不〕過是起頭哩。正是。

實在無本事。　偏生要面試。

出醜在當場。已經第二次。

這時節大里實是毬來。已經軟了。不會就硬。㊳又恐怕金氏看破。着力支持。抱金氏到窗前。道。我與你凳上去把燈火照了。㊴好做弄。我今晚定要盡我的興。方才罷手哩。抱金氏仰眠在凳上。大里伏在身上。細看了一回。連親了三四口嘴。咂得舌頭的搭䞇着的㊵響道。我的心肝的面貌兒。我日日見你。看得明白了。只有身子和這毬則不曾看得仔細。如今定要看看。先把兩個奶頭捏弄。又圓又光。又軟又嫩。滑滑的貼在胸膛上。正是。

軟溫嫩如雞頭肉。　滑膩新來塞上酥。

又把金氏肚皮摸捺。金氏是不曾生產過的。並沒有一些皺皮。又摸到腰裡。眞個溫柔美滿。大里道。好個柳葉腰兒。又摸到小肚子下頭。像個饅頭突起。軟軟溫溫。上面生些細細的黑毛。稀稀幾根兒。大里百般捏

弄。拍開看看。就是熟紅桃[41]子開裂一般的。金氏把脚勾了大里的頭到毬邊。大里把口咬餂。把舌尖伸在毬裡面餂捲。金氏淫興大動。毬皮張開。兩片翕翕的動。淫水亂流。毬心□□。又酸又癢。不覺難熬。正是。

女子貪淫不識羞。　只圖快樂逞風流。
有朝骨髓乾枯了。　一旦無常萬事休。

大里把金氏弄了一陣。龜頭又硬起來。就把金氏屁股掇出凳上。兩脚架起來。大里看了金氏一雙小脚兒。道。我心肝。眞個是金蓮三寸。即把紅鞋兒脫了。又去解了裹脚。揑住道。我想前日吃酒時。假失了筯兒。才能個(夠)揑得一揑。已經快活殺了。不想今日有此妙趣。被我解了裹脚。燥燥皮皮在此揑弄。就把龜盡根射進。金氏十分快活。道。你的龜頭直頂到我的毬心。便不動也是快活的。大里用〔力〕送進。頂住花心。金氏緊緊鎖住。毬裡熱烘烘。覺得暢快。大里又盡[42]力抽拽。一氣抽上二

百餘。抽了得金氏渾㊸身酥痲。摟住大里叫道。我的嬌嬌親親的心肝。弄得我來過不得了。我也怕不過這許多羞了。我要把從小㊹兒的手段。放些出來。你却不可笑我。只見金氏迭起腰來。迎着這隻⿺毛闌。腿又搖。屁股又顛。閉了眼。歪了頭。口中做出百般哼哼噯噯的腔兒㊺來。只見毬裡會開。會合。又會夾。又會鎖。竟把大里的⿺毛闌吞進吐出。緊抽緊鎖。慢抽慢鎖。騷水流了許多。把⿺毛闌子㊻都浸濕了。只聽得他兩個弄來弄去。響聲不歇。正是。

你愛我來我愛你。　百般皆因風月起。
男的洩兮女的丢。　依然貪戀不知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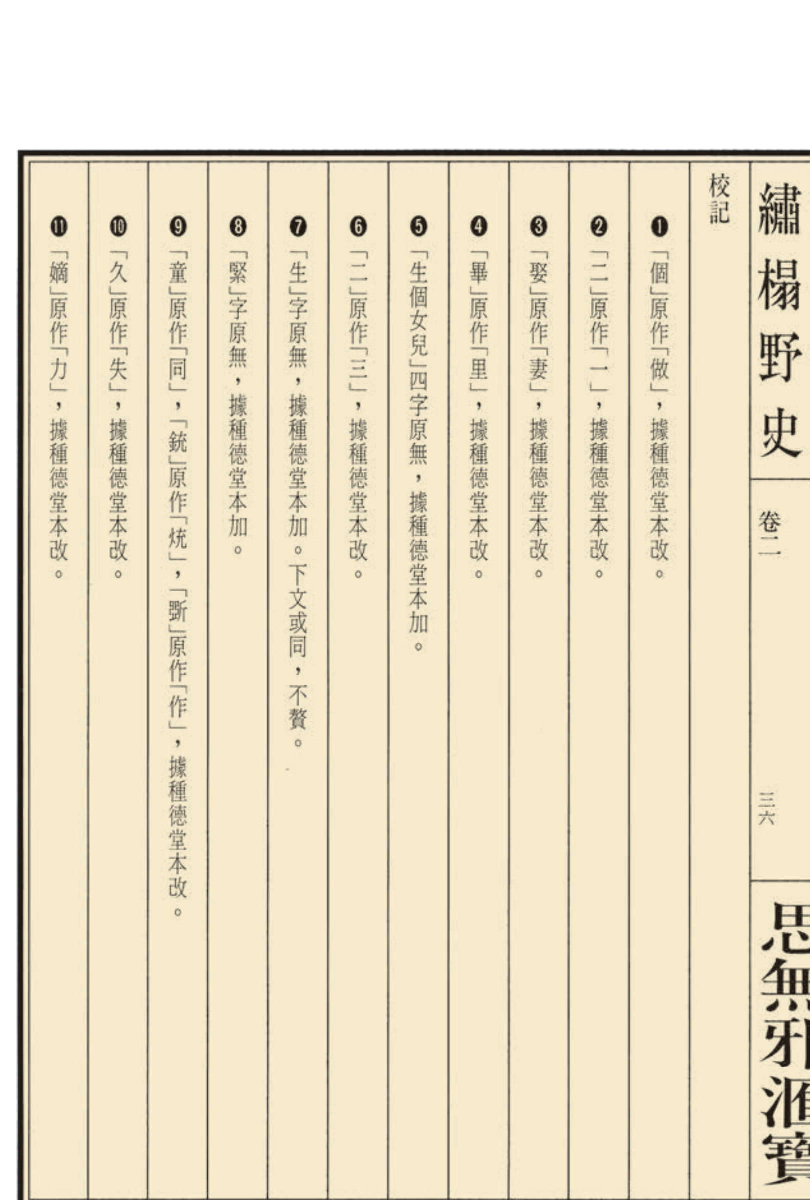
畢竟兩個串到幾時才罷。且看下卷便見。

批評

姚同心喜歡大里屁股。竟把妻房相讓。大里與金氏不顧死活。務要盡興。

未知那個便宜。予曰。稖（秤）鈎打欓銷。兩邊扯直。

卷二終



校記

❶「個」原作「做」，據種德堂本改。

❷「二」原作「一」，據種德堂本改。

❸「娶」原作「妻」，據種德堂本改。

❹「畢」原作「里」，據種德堂本改。

❺「生個女兒」四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❻「二」原作「三」，據種德堂本改。

❼「生」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下文或同，不贅。

❽「緊」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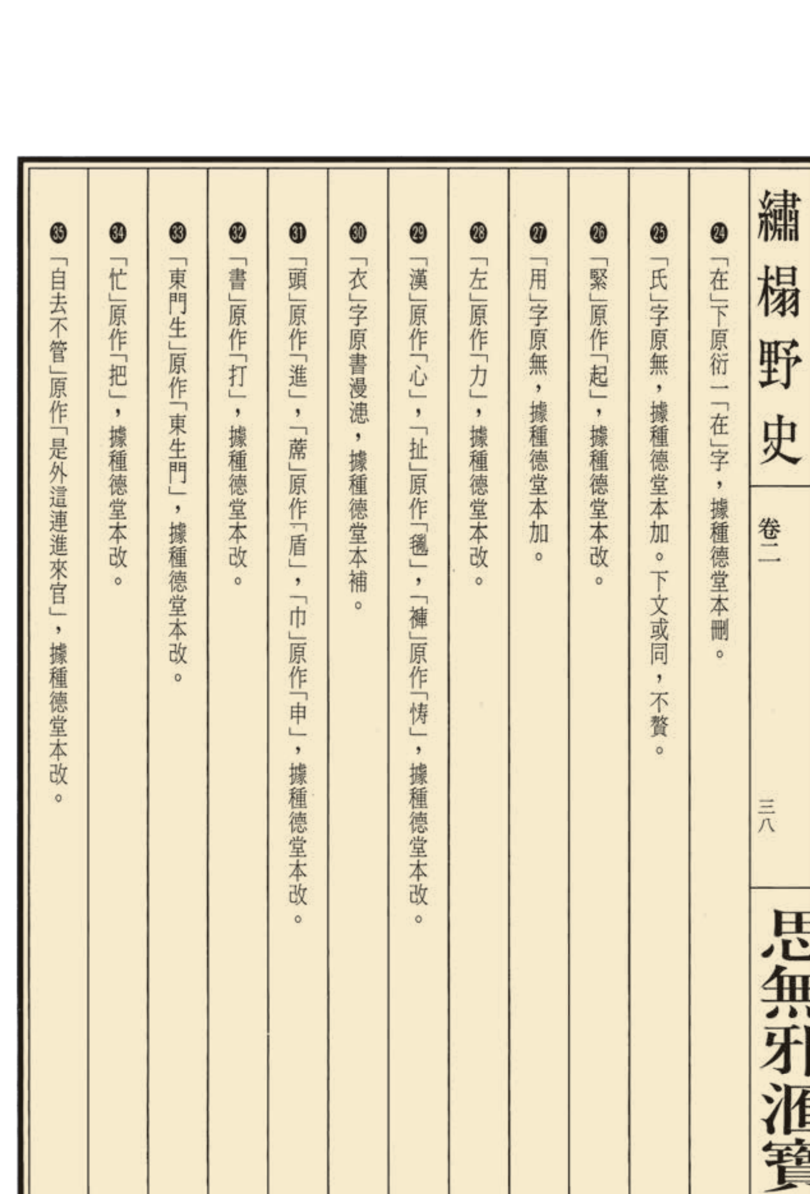
❾「童」原作「同」，「銃」原作「烷」，「斲」原作「作」，據種德堂本改。

❿「久」原作「失」，據種德堂本改。

⓫「嫡」原作「力」，據種德堂本改。



⑫「搖」原作「換」，據種德堂本改。
⑬「戲」原作「戴」，據種德堂本改。
⑭「尖」原作「定」，據種德堂本改。
⑮「幾」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⑯「原」原作「京」，據種德堂本改。
⑰「熱」原作「挩」，據種德堂本改。
⑱「哥」原作「弟」，據種德堂本改。
⑲「里」下原衍一「道」字，據種德堂本刪。
⑳「親」原作「要」，據種德堂本改。
㉑「腿」原作「服」，據種德堂本改。
㉒「來」下原衍一「過」字，據種德堂本刪。
㉓「光光」原作「主知」，據種德堂本改。



㉔「在」下原衍一「在」字，據種德堂本刪。

㉕「氏」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下文或同，不贅。

㉖「緊」原作「起」，據種德堂本改。

㉗「用」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㉘「左」原作「力」，據種德堂本改。

㉙「漢」原作「心」，「扯」原作「毤」，「褌」原作「㤽」，據種德堂本改。

㉚「衣」字原書漫漶，據種德堂本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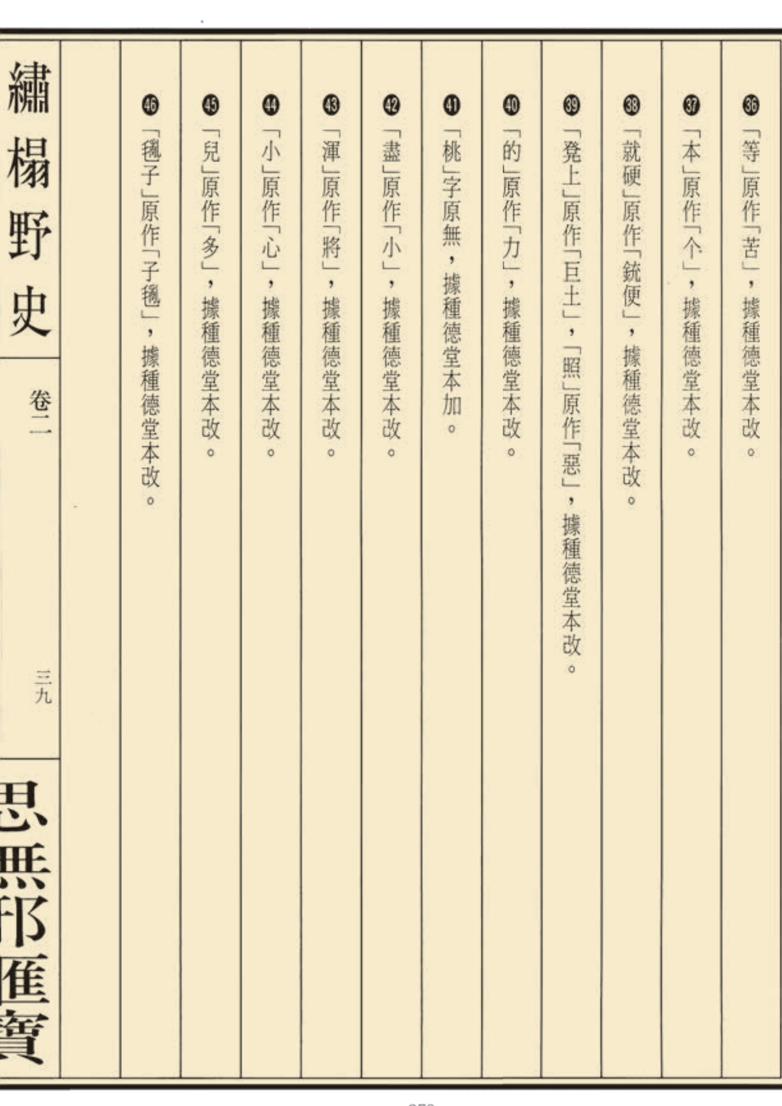
㉛「頭」原作「進」，「蓆」原作「盾」，「巾」原作「申」，據種德堂本改。

㉜「書」原作「打」，據種德堂本改。

㉝「東門生」原作「東生門」，據種德堂本改。

㉞「忙」原作「把」，據種德堂本改。

㉟「自去不管」原作「是外這連進來官」，據種德堂本改。



㊱「等」原作「苦」，據種德堂本改。

㊲「本」原作「个」，據種德堂本改。

㊳「就硬」原作「銃便」，據種德堂本改。

㊴「凳上」原作「巨土」，「照」原作「惡」，據種德堂本改。

㊵「的」原作「力」，據種德堂本改。

㊶「桃」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㊷「盡」原作「小」，據種德堂本改。

㊸「渾」原作「將」，據種德堂本改。

㊹「小」原作「心」，據種德堂本改。

㊺「兒」原作「多」，據種德堂本改。

㊻「毬子」原作「子毬」，據種德堂本改。

# 繡榻野史卷三

李卓吾先生評
醒世主人校閱

柳煙桃露剪春日。疑謫人間是也非。
花魄已銷馬敦殆。月魂如勒定相依。
弱教看去多應死。秀許餐時自不飢。
豈獨兒郎偷色笑。閨中紅粉失芳菲。

却說大里與金氏兩下戲弄。東門生在外邊舐破紙窗。看了半晌。也興動❶起來。把手緊擦自家的龜。一邊看。一邊弄。弄了一陣癢嘻嘻。毬來直濺在書房窗下。矮牆脚邊。心裡自忖道。這樣一個標致的老婆。等他這樣脫得光光的。拍開了戲射。好不爽利。瞞誆自家躲❷差。那知道這

樣折本。白白送他燥脾胃。❸實有些氣他不過。只是愛金氏得緊。又是自己送他❹出來的。只得丟去❺老婆憑他戲弄。不必管他了。正是。

要戲圓圓□。　願把妻房送。
輸了兩片皮。　換他一屁孔。

東門生悶昏昏回到房中。正見丫頭賽紅靠着掛畫的桌兒打盹。❻東門生心裡想道。這丫頭一向家主利害得緊。便是偷他。也只是戰陡陡❼的。如今正好和他敘敘舊情哩。向前抱住了。親一口嘴。又把舌頭伸出。把賽紅牙齒上撬了兩撬。只見賽紅夢裡驚醒道。等等等。是那個。東門生笑道。是我。你道是那一個。賽紅道。夜深了。睡倒不去睡。只管在這裡纏做什麼。東門生道。趁家主母不在這裡。我和你正好弄哩。賽紅道。只恐怕娘就❽回來。東門生道。娘正在那裡快活。他丟了我和別人弄。我如今只和你一心一路過了。賽紅道。你有這樣心對我。只怕我沒福

就窩了。東門生到金氏床上去。即就脫了衣服。和賽紅一頭❾睡下。賽紅把裙子褲子都脫了。東門生便把毷射進去。原來因方才書房外邊把毯弄來了。陽氣不濟。一下拄❿去。只見毷頭彎轉。就像蜒蚰一般。把那毷頭搠了幾搠。賽紅發笑起來道。你的毷。倒把自家戲了罷。東門生過意不去。一來是羞。一來性急。連忙把手將毷揑了幾粗（把）只眼見毷頭上有些轠水流出。一發像個棉花團了。頭（賽）紅道。這樣一個沒用的東西。也要我累這個名頭。眞如羊肉勿得吃。倒惹一身臊。我和阿秀去睡。你自家睡了罷。東門生道。弄便不弄你。且睡一會兒。只怕停一會兒。又得硬起來。我同你盡興罷。賽紅道。我便和⓫你睡。就像宮女伴內監睡。只好咬咬摸摸。倒弄得人心裡難過。有甚麼趣⓬呢。東門生心裡想。留他同睡。其⓭實支持不過。因賽紅是這等說。假放了手。等他下床。自家朝裡邊脫了衣服。竟沈沈睡去了。正是。

一覺放開心地睡。　夢魂先到楚陽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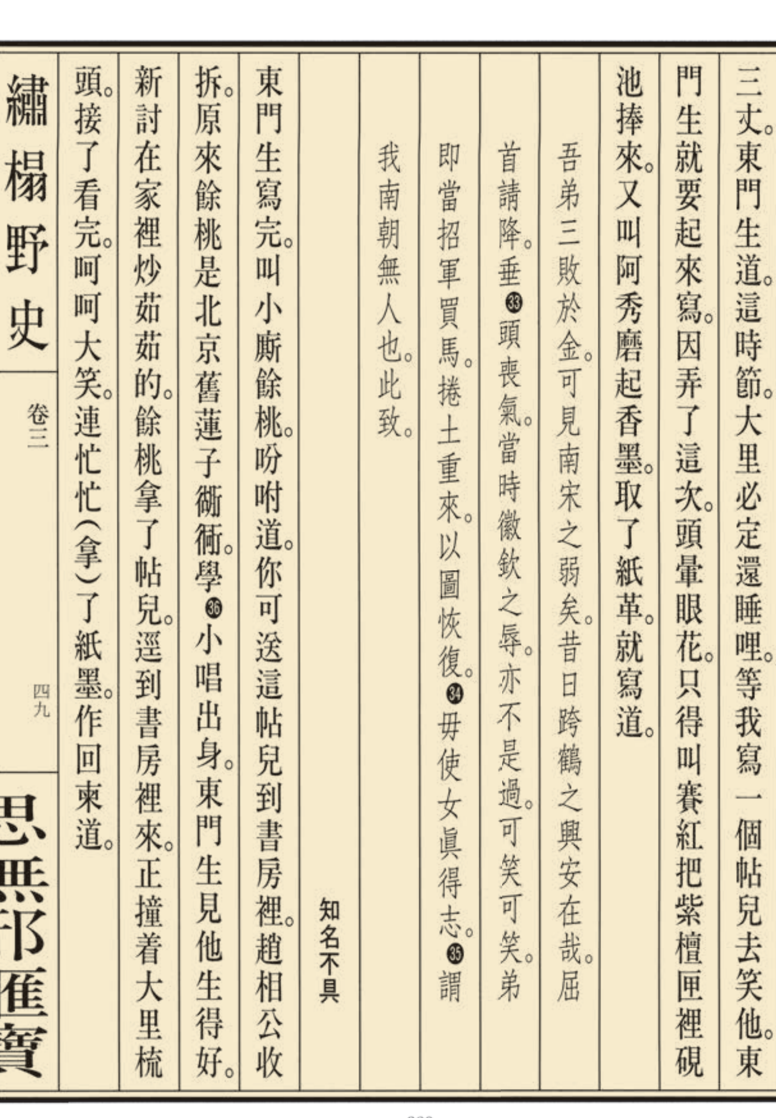
却說大里和金氏在凳上弄得騷水流來。又抽數百多抽。叫道。我的心肝。可爽利麼。金氏道。不要說起。我的骨髓裡都癢殺了。大里起𣫭抽出。又把口來餂咬一回。且仔細一看。見毴門邊有一個黑痣。因笑道。我今科決中了。金氏道。怎麼說。大里道。我常聽見相命的說。毴上有個痣。決定做夫人。你做夫人。我定是做官的了。金氏道。起來做。不要亂說。好射得我快活。大里又把𣫭揷進。着力重抽。緊送了幾百。又盡根推進。抵住花心。只磨了幾十轉。金氏滿身痲木。口舌都冰冷。暈⑭了不動。大里把口㑊氣。金氏方才開眼。摟住大里叫道。我的親親心肝。幾乎射殺了我。又看大里。道。我的風流知趣的心肝。這個纔算得我的親老公。恨天怎麼不把我做了你的老婆。大里笑道。你如今不是我的老婆。是我甚麼。金氏道。是你的娘。大里笑道。娘字上面。⑮再添一小字。金氏笑道。我既

是小娘。今夜你用出闞錢。大里摟摟叫道。我的心肝。天下若有這樣標致又有風韻知趣的小娘。便是一百兩一夜也肯出的。金氏笑道。拿來拿來。諢了一回。金氏道。不要閒話。我有一件本事。要和你做一做。待試本事還錢便了。大里道。你說來。金氏道。到床上去睡。兩人精赤赤的。抱了頭頸上床。教大里仰眠了。金氏跨在身上。把頭調轉。兩手揑龜。把口來品咂。又把舌頭在龜頭上捲餂。把毴向大里口邊磨擦。要他餂刮。金氏道。這叫鸞顛鳳倒。便是鐵漢⑯子也弄矮了。你可曉⑰得麼。大里快活難當。應道。我曾聽見說。不曾做過。如今眞個過不得了。金氏咬住龜頭。只是不放。大里道。我的毬來在你口裡。你就不要怪。大里忍不住。就洩了金氏一口。金氏都吞下去了。大里道。我的心肝。怎麼弄得人這樣快活。如今調轉來。金氏⑱道。我還要咂他硬起來才罷。又含弄扯擦了一回。龜仍舊紅脹突起。金氏轉頭⑲來。把毴正對龜。一下坐進。連墩連

鎖。只管搖蕩。大里的毬又着實洩了。約莫有一盞多。就覺得倦了。便[20]摟住金氏在肚上。叫道。我的心肝。你的毴眞個是世間少的。我的毬這等軟了。還咬住在裡頭。眞正叫做吸沙毴哩。就在我身上睡一睡也罷。金氏道。我還要你硬起來。大里笑道。我如今[21]要討饒了。我實倦得緊。不硬了。明日晚上再與心肝射哩。[22]金氏道。虧你做買賣圖下遭哩。大里道。今夜其實不曾盡我的本事。決用明日出來一試。纔是知趣的心肝哩。金氏道。我心裡也不曾盡興。我決對他說了。出來與心肝試本事哩。大里道。你若不來。我就要死了。金氏道。心肝若不信。把褲留[23]與你做當頭。只待我穿了單裙進去罷。大里道。這個極妙。只聽得雞叫了。看看天都明了。金氏道。我要進去了。方纔起來穿了衣服。纏了裹腳。[24]着了鞋子。定(走)下床來。把手又扯住大里的毬道。怎麼有你這一根棒槌樣長的。茶盃樣粗的東西。塞進毴裡。眞個滿毴都是毬筋塞住。再沒

一些漏風擦不着的所在。妙得緊。妙得緊。人說毴有五樣好。有五樣不好。好的是緊煖香乾淺。不好的是寬冷臭濕深。我的毴緊煖。那是不說也信的。若是香。定用問我的親心肝纔知道。若乾淺兩字。我自曉㉕得沒分了。說有臭。我只不信。大里道。心肝的毴。說緊也難道。金氏道。不是我寬。怎麼你這等大𣯶。射進去時順流呢。你的𣯶比別人不同。𣯶也有五樣好。五件不好。你的𣯶。再沒有尖彎軟小短的病。只有長大硬渾夵的妙處。實放他不落。東門㉖生一向戲我。來得甚快。像雄雞打水一般。㉗他只來了就軟。這一夜再不硬了。怎不能學你這等妙物。眞是個活寶。憑㉘你結髮夫妻。也丢在腦後㉙了。只恨你洩了三遭。也就不會硬了。定要咂得我興過纔去。又把大里𣯶扶起。咂了一回。方才出門。大里送到房門邊。又把金氏親五口嘴。嘖得金氏舌頭辣焦焦的。又把毴捏弄。指頭摟進去。挖了幾下。金氏也扯了大里不肯放。蹲倒身。把口來咬

𨳒。叫道。我的心肝。待我咬落了纔快活。大里道。饒他快活。你休要咬落。今日晚間早些出來咬他。金氏應道。曉得曉得。兩人分別了。金氏進房裡來。東門生方一覺睡醒。金氏摟住東門生道。我的心肝。丟了你一夜。你不要怪我。東門生道。昨夜裡快活否。金氏笑道。不要你管。竟騎在東門生身上。把毴拍[30]開。含住了𨳒頭。連搓幾搓。纔有些硬。[31]持放[32]得進去。東門生道。你好好把夜來的事說與我知道。難道他弄了這一夜。還不爽利。又要我來滿載哩。金氏便從頭細細告訴說。你去見他。定用笑他怎麼這等沒用。直等我安排得討饒呢。若道這根𨳒。不瞞你說。眞個極妙的。一射進毴心。眞個爽利殺人。摟住東門生道。我今晚還要和他一睡。我的心肝肯不肯。東門生笑道。引你不得的。就像是小娃子吃糖。吃了一塊。又要一塊的。再去也不妨。只恐我的心肝吃力。一邊說。一邊金氏在上面動。東門生忍不過。毬又來了。金氏方才下身來。只見日高



三丈。東門生道。這時節。大里必定還睡哩。等我寫一個帖兒去笑他。東門生就要起來寫。因弄了這次。頭暈眼花。只得叫賽紅把紫檀匣裡硯池捧來。又叫阿秀磨起香墨。取了紙革。就寫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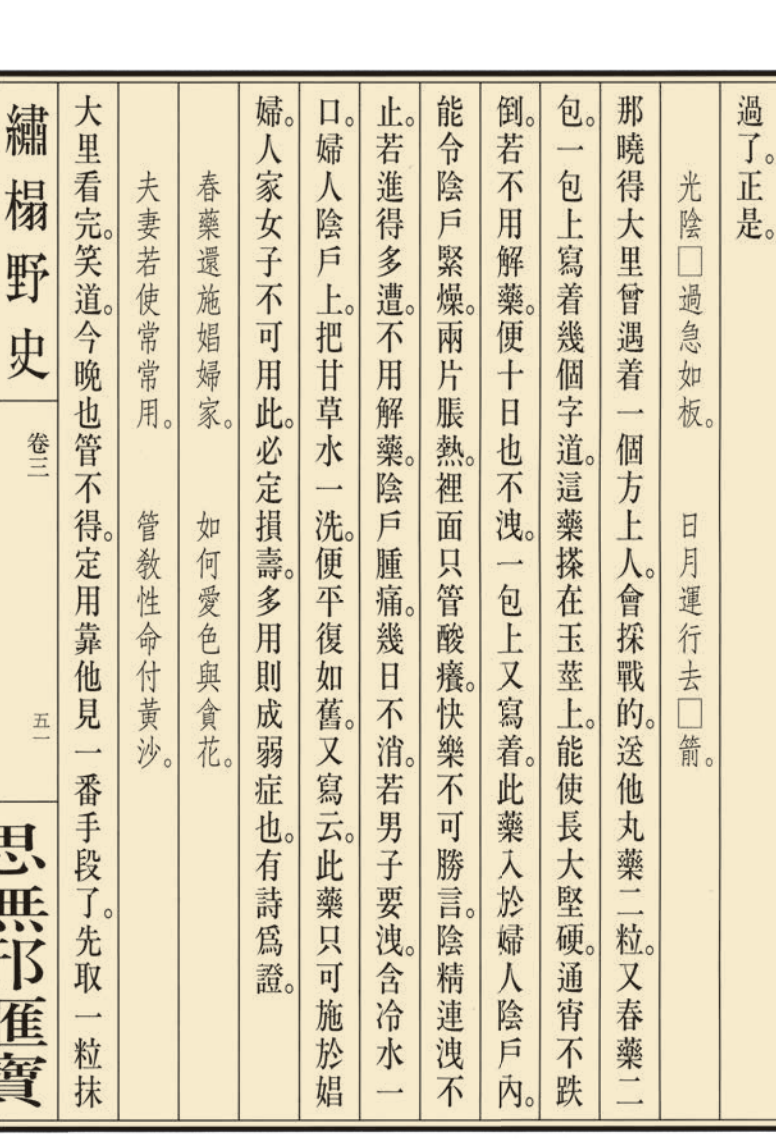
吾弟三敗於金。可見南宋之弱矣。昔日跨鶴之興安在哉。屈首請降。垂(33)頭喪氣。當時徽欽之辱。亦不是過。可笑可笑。弟即當招軍買馬。捲土重來。以圖恢復。(34)毋使女眞得志。(35)謂我南朝無人也。此致。

知名不具

東門生寫完。叫小厮餘桃。吩咐道。你可送這帖兒到書房裡。趙相公收拆。原來餘桃是北京舊蓮子衚衕。學(36)小唱出身。東門生見他生得好。新討在家裡炒茹茹的。餘桃拿了帖兒。逕到書房裡來。正撞着大里梳頭。接了看完。呵呵大笑。連忙忙(拿)了紙墨。作回東道。

昨者輕敵。遂有街亭之恥。然亦佯敗以驕之。非眞畏強自餒也。尊諭三復。不啻巾幗見遺。令人怒氣勃勃。㊲晚當披甲躍馬。誓與彼決一雌雄。必三犂虜廷。深入㊳不毛。直搗其巢穴。而掃腥羶然後已。特此上復。并候即戰。無□莊便紙恕呼

却說餘桃領了回帖。送與東門生。東門生見了。也嘻嘻的笑。讀與金氏聽。笑說道。你怕不怕。金氏道。不怕不怕。包管今夜定要他雙膝跪了來討饒。我聽他書裡說話。不過是要戲得我毴穿㊴洞破的意思。又打戲我騷。可恨㊵可恨。今晚你若不肯放我出去。我是定要去的了。你可先寫了一個字兒去道。定要斬了和尚的頭。剝了將軍的皮。搶了兩個雞子。放在熱鍋裡弄得稀爛哩。東門生道。你眞說得好。不消寫帖。我見他。就與他說便了。兩個方纔叫賽紅拿了衣服過來。穿了下床。又是中飯



過了。正是。

光陰□過急如板。　日月運行去□箭。

那曉得大里曾遇着一個方上人。會採戰的。送他丸藥二粒。又春藥二包。一包上寫着幾個字道。這藥搽在玉莖上。能使長大堅硬。通宵不跌倒。若不用解藥。便十日也不洩。一包上又寫着。此藥入於婦人陰戶內。能令陰戶緊燥。兩片脹熱。裡面只管酸癢。快樂不可勝言。陰精連洩不止。若進得多遭。不用解藥。陰戶腫痛。幾日不消。若男子要洩。含冷水一口。婦人陰戶上。把甘草水一洗。便平復如舊。又寫云。此藥只可施於娼婦。人家女子不可用此。必定損壽。多用則成弱症也。有詩爲證。

春藥還施娼婦家。　如何愛色與貪花。

夫妻若使常常用。　管教性命付黃沙。

大里看完。笑道。今晚也管不得。定用靠他見一番手段了。先取一粒抹

在自家氈頭上。又取一粒結在汗巾頭上。袖裡帶了揚州有名古回子做的象牙角先生。道。怎麼得個天色夜呢。正是。

心中有事嫌天短。　悶坐無聊恨日長。

却說東門生吃了午飯。正要去睡睡。只見學裡差一個齋夫來。叫道。明日學院到淮安府去。打這裡經過。就要到瓜州地方去接。東門生慌忙叫餘桃一人取了衣巾出門去。對金氏道。今日晚頭我不得回來了。等他走來。你就留[41]在房中宿了。一發便當。金氏道。你不在家裡。我決[42]不幹這樣事。東門生道。只要你心裡不忘記我便是了。我今去與他說你恨他的意思。教他晚些早進來。我明日晏後回來驗你的毬。看[43]是好的。纔見你的本事。金氏笑了點頭。送了東門生出房門。回[44]到房中。心中十分歡天喜地道。天下有這等造化。晚頭纔好像意一弄哩。特特另[45]鋪過了床。就騷興動得緊。把門閂[46]了。脫褲對窗兒坐在醉翁椅

上。兩脚蹺起。把自己的毴心拍[47]弄扳看。道。眞生得好。不要說新[48]心肝看了愛他。便是我自家看了他也愛的。又見毴旁邊兩片暗暗翕動。笑道。這兩片東西眞不長[49]進。昨夜裡戲了一夜還不厭。今日又這樣騷了。又看了屁股。道。我想男子漢愛男風的極多。他今夜裡必定要同我做這個事。只是弄屁眼。若還等他有些齷齪帶出。就極倒興了。我曾見小[50]官說。把紫菜塞進去。方好弄的。想了一回。甚是有興。連忙進去取了紫菜一餅。[51]把茉[52]莉花浸的蜜水打濕。塞進好些去。又把茉莉花水。連毴和屁眼。前前後後都洗一遍。暗暗思想道。他怎知我這樣在此奉承他。拭乾了。又道。我那新心肝。便是這會來了。何妨得呢。怎麼定要直到夜裡。眞個急殺人哩。正是。

露水夫妻恩不淺。　思思切切情更深。

却說東門生即便是(走)到書房。要尋大里說話。誰知大里已經早出

去了。也因學院過。打聽用接不用接。正行之間。却却湊巧撞着一個齋夫到來。他就送了他幾分[53]銀子。也就不要他去了。東門生走到街上。正好遇着大里。說道。學院過。我學中有名的。定要去接。不得回家。你可去麼。大里方說齋夫的緣故。東門生因輕輕說道。你既不去。我已吩咐他備了床鋪等你。着夜進去就是了。他眞個惱你不過哩。大里應聲道。曉得曉得。別了東門生。心裡十分歡喜道。他既不在家。那裡要等到晚去。就一步步遷走到東門生家來。這兩個丫鬟吃了午飯。都在那裡打盹。冷冷靜靜的。遷到金氏房門邊。金氏聽得有人走響。問是那個。大里輕輕應道。是我。快開了門。金氏歡喜得緊。慌忙穿了單裙。走到門邊。笑問道。你好大膽。直到這個所在來。大里道。恐怕有人來。見了不好意思。快些開了門。金氏道。你且跪在外邊。我纔開門。大里就雙膝兒跪下。正是。

只爲嬌娘俊俏。　卯顧膝下黃金。

跪門哀告甚迫。　只圖被底風情。

金氏開了門。就笑起來。連忙扯着大里。兩人同進了房。把房門閂了。金氏走近身來。扯[54]了大里。叫道。我的心肝。我在這裡想你。你却來了。大里道。今日他不在家中。這是天作成的。等我兩個盡興快活哩。正是。

不待黃昏人靜夜。　日中暢意幹風流。

畢竟大里與金氏怎生快活。且看下卷便知。

**批評**

姚生情願讓妻與大里。又寫書笑他無本事。致令大里搆求春藥。重整旗館(鼓)大戰之。三人者。可謂衣冠禽獸。

終

校記

❶「動」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❷「躲」原作「綠」，據種德堂本改。

❸「胃」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❹「他」原作「是」，據種德堂本改。

❺「去」原作「出」，據種德堂本改。

❻「盹」原作「睡」，據種德堂本改。

❼「陡陡」原作一「兢」字，據種德堂本改。

❽「就」原作「一」，據種德堂本改。

❾「頭」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❿「拄」原作「扣」，據種德堂本改。

⓫「和」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⑫「趣」原作「起」，據種德堂本改。
⑬「其」原作「甚」，據種德堂本改。
⑭「暈」原作「帚」，據種德堂本改。
⑮「上面」原作「面上」，據種德堂本改。
⑯「漢」原作「模」，據種德堂本改。
⑰「曉」原作「可」，據種德堂本改。
⑱「氏」原作「一」，據種德堂本改。
⑲「頭」原作「二」，據種德堂本改。
⑳「便」原作「休」，據種德堂本改。
㉑「今」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㉒「射哩」原作「哩射」，據種德堂本改。
㉓「留」原作「伯」，據種德堂本改。

㉔「纏了裹脚」原作「果了罷脚」，據種德堂本改。

㉕「曉」原作「自」，據種德堂本改。

㉖「門」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㉗「雄」原作「推」，「般」原作「去」，據種德堂本改。

㉘「憑」原作「惡」，據種德堂本改。

㉙「丟在腦後」原作「去有服後」，據種德堂本改。

㉚「拍」原作「指」，據種德堂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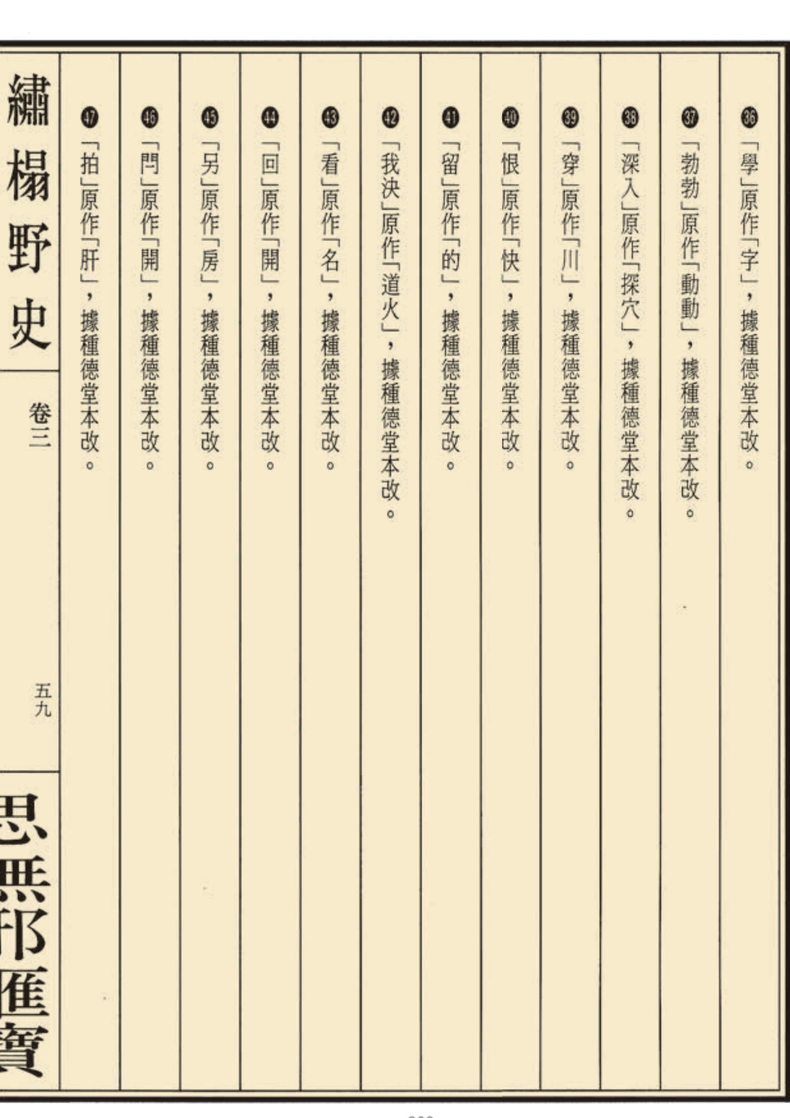
㉛「硬」原作「梗」，據種德堂本改。

㉜「持放」二字原書鈔漫，據種德堂本補。

㉝「垂」原作「出」，據種德堂本改。

㉞「復」原作「服」，據種德堂本改。

㉟「志」原作「怎」，據種德堂本改。




㊱「學」原作「字」，據種德堂本改。
㊲「勃勃」原作「動動」，據種德堂本改。
㊳「深入」原作「探穴」，據種德堂本改。
㊴「穿」原作「川」，據種德堂本改。
㊵「恨」原作「快」，據種德堂本改。
㊶「留」原作「的」，據種德堂本改。
㊷「我決」原作「道火」，據種德堂本改。
㊸「看」原作「名」，據種德堂本改。
㊹「回」原作「開」，據種德堂本改。
㊺「另」原作「房」，據種德堂本改。
㊻「門」原作「開」，據種德堂本改。
㊼「拍」原作「肝」，據種德堂本改。

48「新」原作「折」，據種德堂本改。

49「長」原作「我」，據種德堂本改。

50「小」原作「中」，據種德堂本改。

51「餅」原作「肌」，據種德堂本改。

52「茉」原作「栥」，據種德堂本改。

53「幾分」原作「幾個」，據種德堂本改。

54「扯」原作「接」，據種德堂本改。

# 繡榻野史卷之四

李卓吾先生評
醒世主人校閱

詩曰

魚情思得水。　蝶意只謀花。
況是人逢色。　相思自不差。

却說大里見房中靠東壁邊。掛着一幅仇十洲畫的美女兒。就是活的一般。大里看了。道。這倒好做你的行樂圖兒。擺一張蘇州水磨的長桌挨畫放了。上面又擺許多古董。又擺❶着如意君傳。嬌紅記。三妙傳。各樣春意圖兒。梳頭桌上。放了象牙鑲篏的荳栢楠減粧一個。上邊鋪了一張班竹卍字眠床。掛了一頂月白百蝶湖羅帳子。床上鋪一領廣東

絕細的佳紋藤蓆。放了一個長藤枕。兩個花枕。又西洋花絲紬的單被。把沈速香薰得噴鼻❷的香枕頭邊。放着一個宋朝金胎雕漆雙頭牡❸丹花的小圓盆兒。裡面放着眞正緬甸國來的緬鈴一個。原來東門生是不能久戰的。常常弄倒❹了。只得把這個東西放在毬❺裡。方才了興。大里看了。道。我舊年到南京考科舉。去院子裡馬湘蘭家耍子。見他的鋪❻設與你家差不多的。只是馬湘蘭極出名的小娘。趕你的脚底❼毛不來哩。就抱了金氏親了一個嘴。道。心肝。快些脫光了。待我射。金氏道。你去關了❽窗。忒亮得緊。叫我羞殺人。怎麼脫得下。大里道。我和你❾還怕甚麼羞。正要亮些纔妙哩。只把銀縧紗糊格子窗推上。便替金氏把衣裳脫得光光去了。把手去摸摸毬。道。昨日像是等我弄得腫了。且拍開來。等我看一看。這是大里要放藥進去。假說這話兒。金氏那裡曉得。便應聲道。生得是這樣胖❿的。就睡倒。把毬拍開。叫大里。你

要來⑪看。除非你的⿺毛⿵門卵⑫是鐵打的。方戲得我毴腫。大里把丸藥一粒。欿在手指頭上。假⑬意摟弄。把藥輕輕放進毴裡。笑道。如今眞個不腫。⑭晚些定要他腫呢。金氏笑道。你眞有這樣本事。我憑⑮你怎麼樣幹。會射殺了我。才見你是好漢。我決不討饒⑯的。大里道。如今說開了。牢記牢記。金氏道。我倒脫得精光光的等你看。你倒穿了衣服只管說胡話。也替大里脫了衣裳。解下褲來。看見大里的⿺毛⿵門卵棒槌般粗大。雙手拿住。道。我的心肝。你像⑰個被曲鱔呵了胞的。怎麼比昨夜又大了些。大里道。你怕麼。金氏道。天下只有嫌毴大的⿺毛⿵門卵。那裡有放⿺毛⿵門卵不進去的毴。我全要他爽利一爽利。那有怕他的理。古差(諺)說得好。開了酒飯店。憑你這大肚子。就把口來咬咂。道。我的心肝。這根⿺毛⿵門卵⑱是這頭兒生得有趣。頭兒夵了。皮又急。筋又跳。⑲擦弄得我毴門邊極快活。這時節。金氏藥氣發動了。只覺毴裡熱烘烘⑳的。酸癢了不得。就起來坐在醉翁

椅上。拍了。扳着。對大里道。緣何我毴裡熱起來。又酸又癢的。大里道。這是騷得緊。有甚麼說呢。金氏道。我每常便騷。不是這等。今日比前各樣的了。大里道。婦人家陰精要來。方才是這樣的。金氏道。心肝。快拿龜來射進去。大里故意不放進去。只在毴門邊挨擦。金氏道。如今一發弄得我過不得了。看他歪了身。扭了腰。臀又顛。㉑腿又擺。十分酥癢難過。眞是有趣。大里笑道。如今着我㉒手了。就把㉓龜來揷進。一氣盡力重抽了七八百抽。金氏閉了眼。昏昏㉔暈去。只見陰精大洩。原來婦人家陰精。比男子的不同。顏色就如淡桃紅一般。不十分濃厚。初來時節。就像打噴嚏一般。後來像清水鼻涕一般。又如泉水汩汩的沖出來。㉕大里就蹲倒了。把口去盛吃。味極甜。又清香。比男子漢的毴來得多一半。大里笑道。眞是天下極奇的模樣了。我今日才知道婦人陰精是這樣的。把舌尖盡數餂吃。金氏開㉖了眼。醒轉來。道。我今日毴心裡異樣酸癢。

眞眞熬不得。㉗比一向一些不同。就像有數萬個尖嘴蟲。在毬心裡亂咬。癢起來直鑽進骨髓裡去。又熱又酸。你越抽。我越過不得。方才來了一陣。纔覺好些。把頭向㉘地下一看。道。方纔有好些流出。緣何地上不見哩。大里道。都是我把口盛吃了。你還不知道。金氏道。眞是魂飛魄散了。那裡還知道。正講話的時節。金氏道。不好了。又發作起來了。又像方才一般癢起來了。快拿𣯽來。大里又把𣯽捅進。重抽㉙千餘。道。今日定要射得你爽利哩。金氏口裡咿咿啞啞。吱吱呀呀。叫道。心肝。快些抽。不要歇。今日決要快活殺㉚了。我實過不得。又見眼閉口開。暈去了。陰精大洩。大里又把口來盛吃。比頭遭一發多了。金氏醒來。道。眞是好笑。若說起今日毬裡頭快活。要做個甚麼神仙。便是刀在頭上殺。也只是快活。㉛不知道了。若還我的毬只管是這樣癢。㉜怎麼得他結束來。這等㉝一陣。實是出一身冷汗。口裡舌頭和手腳都是冰㉞冷的。他在這裡看

見地下有這許多狼藉。必定愛惜我。你如今只是㉟來了。待我吃還便罷。大里笑道。今日我只要心肝快活。是這等竭力奉承。你倒埋怨我。且看我這一根鐵棍㊱樣大的𪓟。不放在你這騷毴裡。叫我放在那裡。今日定用做你不着。等我戲得爽利。包你定不射殺了。金氏道。說得我又癢起來了。快些拿𪓟來。因又插進。亂墩㊲七八百墩。研了百來研。撬了百來撬。金氏道。如今來的。不許你吃了。你好生把茶盞接來。等我看看。大里道。曉得。又着力往上面骨梗邊。刮㊳一陣。擂一陣。又往下面近屁眼的所在。搠了𪓟。着實擦了一陣。又篤了一陣。才放𪓟在毴中間。盡根到頭抽了百數抽。金氏口中只是叫道。心肝。我要死了。我今是熬不過了。我怎麼誆戲得這樣快活呢。大里見金氏又有些酥暈。忙把𪓟兒拔出。拿㊴了角先主插進去。盡力緊抽。又抽了幾百抽。金氏暈去。忙取茶盞接在毴門邊。只見這回毴一發張開。兩片喘動。就像馬鼻頭割開一

般。㊵陰精裡頭湧來。滾滾流出。接了半茶盞。大里看他。道。怎麼有這樣知趣的婦人。我又有這樣受用的造化。便把⿺毛亂兒揑弄。又把毬（毬）心摟挖。方纔罷手。正是。

世間樂事無如此。　只患精神歪氣〇。

却說金氏來到灶上。毬門兩片腫起來。走路有些礙人。暗笑道。如今做出來了。明日我的心肝回㊶來看出。怎麼好。定要被他笑了。忙㊷叫丫頭賽紅。今日趙官人在我房裡。安排酒進去吃。你們兩人。可換了乾淨衣服來伏侍。叫阿秀。你先拿燈去。阿秀應道。曉得。連忙拿燈到房裡。大里摟住阿秀。親一口嘴。道。你娘在那裡。阿秀應道。在灶上。大里扯住阿秀道。你在此住。等我弄一弄。阿秀道。娘要打。慌忙走出。笑對賽紅道。娘今日關了門。在房裡一日。我道做些甚麼。原來又是他在房裡。我娘這樣一個㊸標致人物。虧他受用。賽紅道。我又道趙官人這㊹樣標致後

生。虧娘受用呢。正是。

男子風流人共愛。　嬌娘俊俏一般同。

只見金氏辦了一個精緻攢盒。開45了一罎三白酒。備辦完了。叫賽紅拿了攢盒。阿秀拿了酒。同進房來。大里摟了金氏。叫道。我的心肝。要你這樣費心。就在床前擺了一張小八仙桌兒。大里上面坐。金氏下面坐。賽紅灑酒。兩人對飲了十數盃。大里道。我不會吃悶酒。就走下來和金氏一同坐下。抱了金氏在懷。一手拿了酒盃。一手去摸金氏的毴。道。我的心46肝。緣何是腫起來這樣的。疼也不疼。金氏笑道。不要你管。你且吃酒。就把酒口裡含了。送過在大里口裡。連送了四五鍾。大里道。我要把酒鍾放在心肝毴裡。灑了酒吃。一發快活。金氏道。你要這等。有什麼難呢。就叫賽紅去拿團團的沒奈何大玉杯來。金氏脫得衣裳光光的。仰眠在凳上。叫阿秀賽紅高擡起了腳。把枕頭又墊47起了屁股。把鍾

兒正正放在毬裡。大里連吃了四五盃。道。有趣有趣。好個盛酒的盃盤兒。金氏道。不好了。弄得毬裡又是日裡一般酸癢起來了。[48]大里道。正要你癢。等我再盛些精來衝酒吃。金氏道。這個其實妙。把盃拿出去。快拿毬來。你一邊弄。一邊吃酒也好。大里道。我只管抽了一百抽吃酒一盃。金氏道。使得。便叫阿秀[49]道。你記數。數到一百。賽紅就灑酒。大里一氣重抽了一百。吃了一盃。金氏道。我毬心裡癢得緊。可快些重重的抽。大里就狠命緊抽亂送。阿秀那裡數得來。大里笑道。我抽過二百多了。你還不知道麼。金氏道。如今吃兩杯便是了。大里道。如今待我自家記數。[50]且看抽多少。你娘的精纔來。大里又盡根抵住毬心。抽的有一個時辰。便叫賽紅道。我也不耐煩記數。且流水灑來。一連吃了十幾盃。金氏笑道。抽了一千多了。緣何毬裡只是癢。不見來呢。你可再重抽些。大里又緊抽緊頂了幾百回。金氏道。如今過不得。要死了。只見面皮雪白。

手脚冰冷。口開眼閉暈去。大里𤜻不拔出。忙把茶鍾[51]盛在毬邊。陰精照舊滾出。流了大半茶杯。賽紅阿秀笑道。這是甚麼東西。大里道。這你家主婆的騷精。被我𤜻出來的。你兩個少不得停一會兒。也是這等射出哩。賽紅見金氏不醒。慌問道。如今怎麼了。大里笑道。這樣養漢的騷精。等[52]我射殺了罷。要他做甚麼。就把口對了金氏口。接氣一歇。金氏漸漸的睜眼動手。又好一會。方醒轉來。一身冷汗。笑道。這一遭比日[53]裡又快活些。來得十分爽利。只是我手脚要一些的力也沒有了。你快快扶我起來。大里抱了坐在脚膝上。金氏見桌上茶鍾裡的精。驚問道。怎麼只管有這許多。又問賽紅[54]道。有酒在裡頭麼。賽紅[55]道。沒有。金氏道。怪道我是這等爽利哩。就倒在小金盃裡。看有多少。竟滿了一鍾。這個東西。映了金子的顏色。一發淸瑩得可愛了。大里拿了。一口吃乾。道。瓊漿甘露也不過如是了。倒來有三鍾多。大里俱吃乾了。金氏道。眞

個好笑。古人說得好。口裡咂。腰裡搭。毴裡夾。憑你一隻龜子抿子(56)霎。也定要把腦門擠出濕湯湯。如今我狠命咂你舌頭。要你動心火。搭你的腰眼。要令你毴(57)忍不定。鎖你的龜梗。要你癢麻。只見你龜頭越脹起來。再沒有一些流出。眞個作怪了。如今也要你的來些與我吃。大里笑道。你弄得他來。憑你吃。金氏兩手揑了龜。道。古怪東西。難道有這些熬煉的。把口來咬咂。餂捲一回。又不見來。金氏叫賽紅阿秀。你兩個來品咂。定要弄他來。兩個不肯。金氏叫道。丫頭還不來。我也咂了。爭得你兩人。賽紅對阿秀低聲笑道。一向家主公龜。張也不許我們張一張。如今等我飽看飽吃哩。便輪流品咂。賽紅品得牙床懈。阿秀咂得口水乾。大里不見有些動靜。金氏道。奇得緊。也罷。我平日極歡喜看人弄的。你可把賽紅來弄弄。等我看一看。大里道。賽紅一定是黃花。我的龜忒大。只怕一時間難弄哩。金氏笑道。這狐狸精。前日見我往娘家吃生日酒。

竟和我的人弄了半夜。我回來打上一頓。又聽得說我昨晚走出在書房的時節。又和他弄了一夜。毴眼定然弄寬了。還不脫下了衣裳。等趙官人弄哩。賽紅道。羞殺人。扭着身。不肯走攏來。大里道。這分明是笑家主婆了。難道你娘不怕羞麼。一下就推倒在凳上。金氏道。也替他脫了光光的弄。大里就把賽紅渾身衣服脫光。[58]原來賽紅看了這一日。毴裡頭騷水流出。褲子都濕透了。大里解下。金氏看了。笑道。這丫頭像是撒了尿。大里道。方纔茶鍾裡的。難道也是尿。賽紅把手掩[59]了嘴。笑將起來。大里把𣫢挿進去。也不見他說痛。因笑道。東門生這兩夜就弄得這般大。一夜戲過幾百遭了。賽紅道。偷也偷過幾[60]回。如今娘也是這樣的了。大家沒得說[61]罷。金氏笑道。這丫頭倒會塞嘴。阿秀道。着實射好了他。趙官人的是貴𣫢。不要射他這賤毴。只做娘睡了罷。大里道。也是他一遭[62]造化。你不要來爭。就拄進大半根。賽紅叫道。裡面忒頂得

慌。抽出些。抽出些。大里道。不要做聲。包你快活。一連緊抽三四百抽。賽紅口裡作起聲來道。嗳呀嗳[63]呀。大里道。我也要戲他的精來。挺[64]了腰。盡力抽送。直盡了根。賽紅不覺[65]暈去。也像金氏一般。金氏笑道。這丫頭迷迷癡癡的了。大里道。他牙關咬緊。兩脚放下。也要來了。金氏把茶鍾接在毬邊。[66]只見毬皮張開。陰精滚出。只接得一酒鍾兒。比金氏的少大半。金氏道。我如今醒眼看醉人。原來婦人來時。這樣好看。大里道。心肝來時。還好看哩。毬門比他開一半。喘動像馬鼻頭。一牽一牽的。大里心中想道。陰精自家來的少。用藥來的多。多了一定傷人。金氏把賽紅的陰精要大里吃。大里心下想道。若吃他的。金氏必[67]怪我。拿過手來。傾在地下。金氏道。怎麼。大里摟了金氏道。我心肝的。心裡愛得緊。便吃何妨。若他的。齷齪[68]齷齪。我怎麼好吃得。金氏道。我的心肝。原來這等愛我。我今日等你射得七死八活。我也甘心了。大里道。我的⿺毛亂不

能得他軟。硬得緊。怎麼好。我的心肝可再拍了。[69]待我弄一弄。金氏道。不瞞你說。我的毬心裡還是酸癢要射的。只是毬門邊實腫得疼痛。弄不得了。我且[70]遲些遲些。你便和阿秀也弄一弄。大里道。好丫頭。我不歡喜。只是射在心肝毬洞裡。我纔快活。金氏道。難得你這樣情意。不要說毬裡痛[71]便眞個射殺[72]我。我也肯的。這時節賽紅已醒轉來。赤條條的在旁邊穿衣服。口裡只管笑。阿秀也指着他笑道。你好受用哩。金氏道。我兩腿像打折一般。再拿不起。叫兩個丫頭。每人擡起我一隻[73]腿來。大里細把毬一看。只見兩片翻轉紅腫。裡面的皮都擦碎了。毬心一塊肉。就像雄雞冠一般突起。又如火燻蒸的一樣。熱烘烘的。看了也可憐。叫道。我的心肝。我看了心疼。把口來舐。金氏道。輕些。舐弄一回。大里心中想道。定要安排他討饒。纔放他。又把㲘插進去。盡力重抽。金氏熬住疼痛。抽了百餘抽。摟住大里道。如今忍不過了。我的心肝。便討你

饒了罷。大里心內道。他的毴。等我射得爽利了。一發把屁股來弄一弄。方纔得我滿意哩。便摟住金氏道。我的心肝。看你苦的面。便饒你。只是我的龜。再不肯軟。你毴說弄不得。等我弄弄屁股。肯也不肯。金氏道。毴屁眼。是我極怪的事。他每常要弄。不知被我罵了多少。如今我的心肝要弄。只是你龜大得緊。恐怕裡頭當不得。大里道。我當初被你老公戲了多少。記得十四歲的時節。弄起十分疼痛。他只把饞唾多搽。漸漸熟滑。就覺得寬鬆。你兩個成親前夜。還來弄我作別。我興動。前頭精也流出。他將一半吃在口裡。一半搽在我屁眼上。就一發滑[74]通了。金氏道。既如[75]此。多多搽些口饞才好。大里道。曉得。正是。

前門攻破毛山洞。　再入臀尖探穴深。

畢竟大里要幹後庭花如何。且看下卷便知。

批評

大里用藥久戰。金氏不知。竟貪歡取樂。甚至陰門紅厘。(腫)可怪。可笑。

四卷終

校記

❶「擺」原作「把」，據種德堂本改。

❷「噴鼻」原作「昇碌」，據種德堂本改。

❸「牡」原作「把」，據種德堂本改。

❹「倒」原作「過」，據種德堂本改。

❺「毬」原作「對」，據種德堂本改。

❻「鋪」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❼「底」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❽「了」原作「即」，據種德堂本改。

❾「和你」原作「即付」，據種德堂本改。

❿「胖」原作「耶」，據種德堂本改。

⓫「來」原作「不」，據種德堂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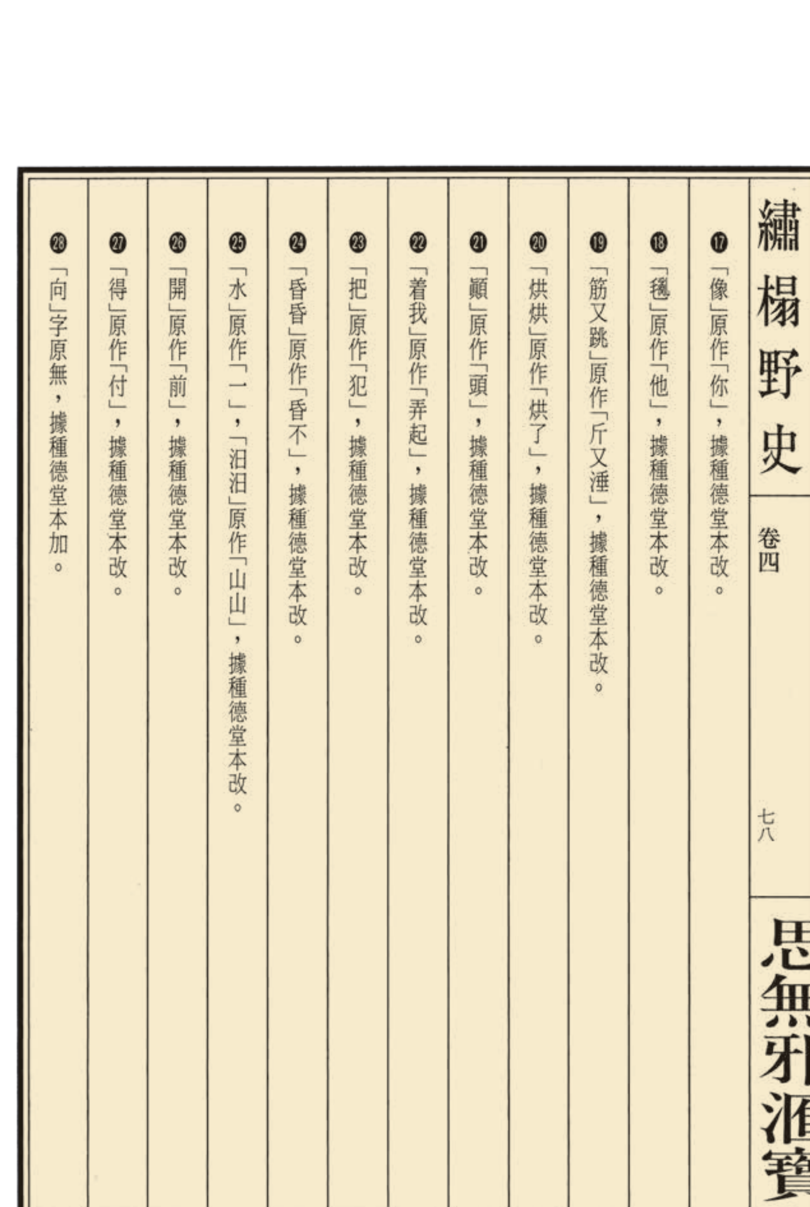
⓬「颩」原作「就」，據種德堂本改。

⓭「假」原作「做」，據種德堂本改。

⓮「腫」原作「起」，據種德堂本改。

⓯「憑」原作「平」，據種德堂本改。

⓰「饒」原作「說」，據種德堂本改。



⑰「像」原作「你」，據種德堂本改。

⑱「毬」原作「他」，據種德堂本改。

⑲「筋又跳」原作「斤又渔」，據種德堂本改。

⑳「烘烘」原作「烘了」，據種德堂本改。

㉑「顛」原作「頭」，據種德堂本改。

㉒「着我」原作「弄起」，據種德堂本改。

㉓「把」原作「犯」，據種德堂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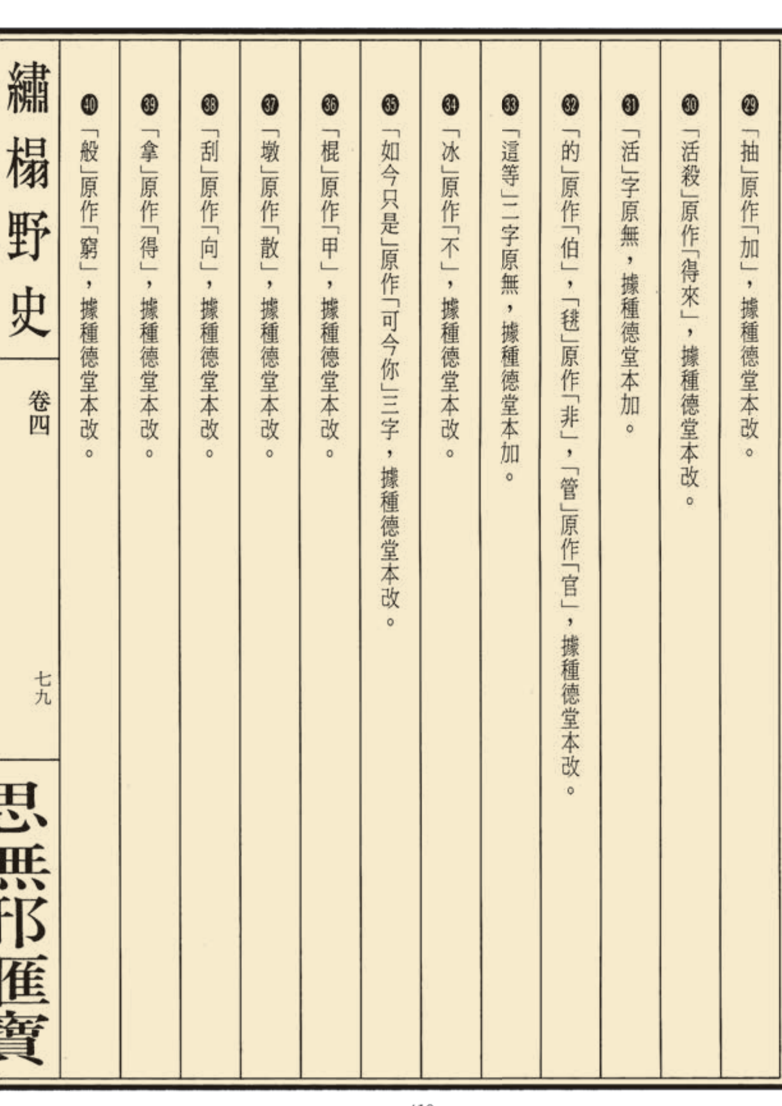
㉔「昏昏」原作「昏不」，據種德堂本改。

㉕「水」原作「一」，「汩汩」原作「山山」，據種德堂本改。

㉖「開」原作「前」，據種德堂本改。

㉗「得」原作「付」，據種德堂本改。

㉘「向」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㉙「抽」原作「加」，據種德堂本改。

㉚「活殺」原作「得來」，據種德堂本改。

㉛「活」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㉜「的」原作「伯」，「毬」原作「非」，「管」原作「官」，據種德堂本改。

㉝「這等」二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㉞「冰」原作「不」，據種德堂本改。

㉟「如今只是」原作「可今你」三字，據種德堂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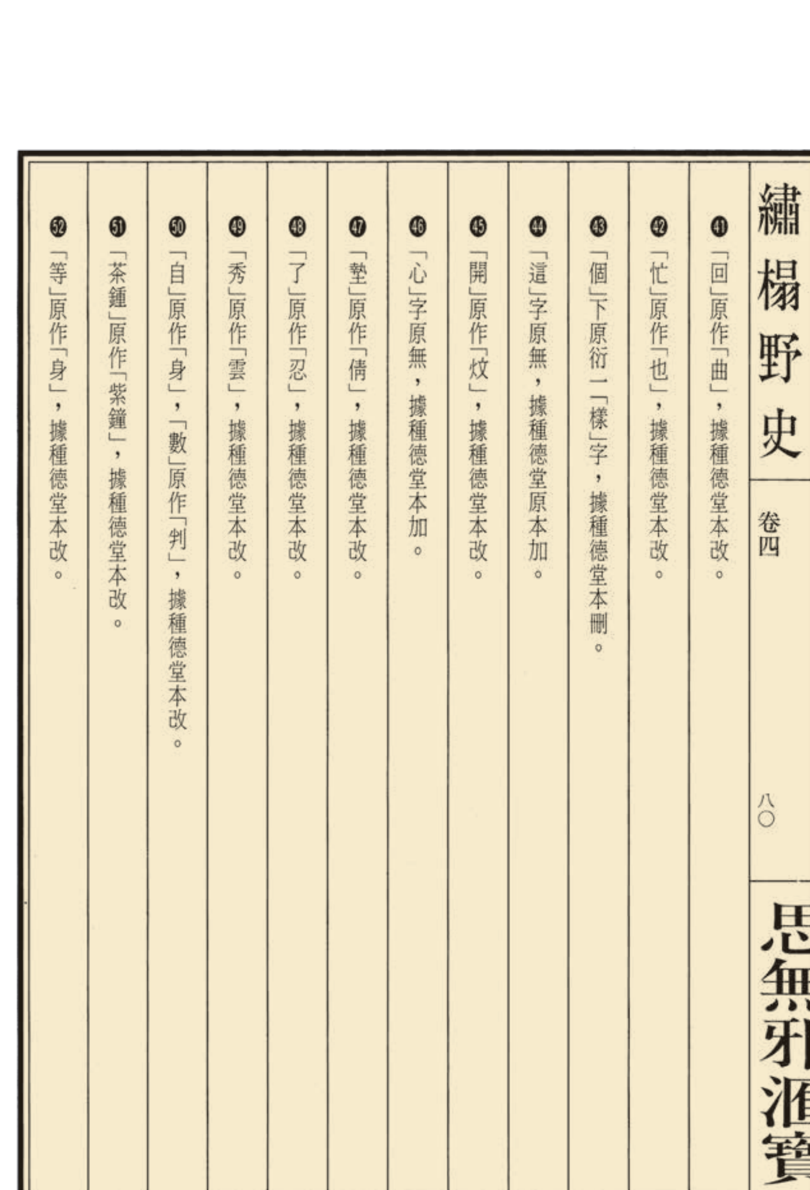
㊱「棍」原作「甲」，據種德堂本改。

㊲「墩」原作「散」，據種德堂本改。

㊳「刮」原作「向」，據種德堂本改。

㊴「拿」原作「得」，據種德堂本改。

㊵「般」原作「窮」，據種德堂本改。



41 「回」原作「曲」，據種德堂本改。

42 「忙」原作「也」，據種德堂本改。

43 「個」下原衍一「樣」字，據種德堂本刪。

44 「這」字原無，據種德堂原本加。

45 「開」原作「炆」，據種德堂本改。

46 「心」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47 「墊」原作「倩」，據種德堂本改。

48 「了」原作「忍」，據種德堂本改。

49 「秀」原作「雲」，據種德堂本改。

50 「自」原作「身」，「數」原作「判」，據種德堂本改。

51 「茶鍾」原作「紫鐘」，據種德堂本改。

52 「等」原作「身」，據種德堂本改。

53 「日」原作「百」，據種德堂本改。

54 「紅」原作「你」，據種德堂本改。

55 「紅」原作「道」，據種德堂本改。

56 「抿子」原作「抵了」，據種德堂本改。

57 「毬」原置「要」字之下，據種德堂本改。

58 「光」原作「公」，據種德堂本改。

59 「掩」原作「撩」，據種德堂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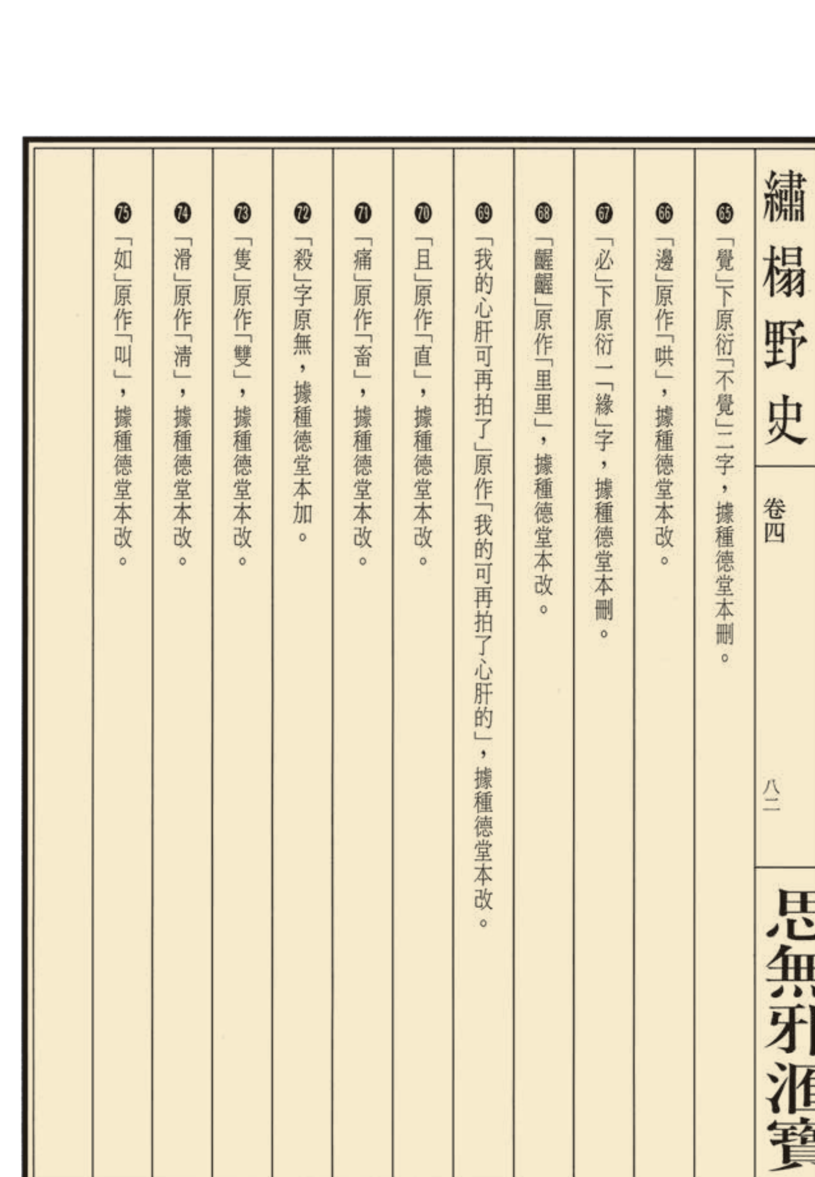
60 「幾」原作「巳」，據種德堂本改。

61 「說」原作「二」，據種德堂本改。

62 「遭」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63 「噯」原作「頂」，據種德堂本改。

64 「挺」原作「捉」，據種德堂本改。



65 「覺」下原衍「不覺」二字，據種德堂本删。

66 「邊」原作「哄」，據種德堂本改。

67 「必」下原衍一「緣」字，據種德堂本删。

68 「齷齷」原作「里里」，據種德堂本改。

69 「我的心肝可再拍了」原作「我的可再拍了心肝的」，據種德堂本改。

70 「且」原作「直」，據種德堂本改。

71 「痛」原作「畜」，據種德堂本改。

72 「殺」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73 「隻」原作「雙」，據種德堂本改。

74 「滑」原作「清」，據種德堂本改。

75 「如」原作「叫」，據種德堂本改。

# 繡榻野史卷之五

李卓吾先生評

醒世主人校閱

烈日當空照萬方。　春風送暖百花香。
兩餘(除)草色盈堦綠。　蜂蝶紛紛過短牆。

却說金氏照依小官一般。把屁股迭出。靠在床邊。大里伸了舌頭。把金氏屁眼餂濕。金氏道。你怎麼這樣愛❶我。這個所在。那個肯餂的。大里把龜慢慢挿進。金氏却是頭一次。痛得難過。把牙齒咬得軋軋響。眉頭蹙了半歇。大里問道。你怎麼裝這個模樣。金氏道。不要管我。你只是射。大里道。心肝。像❷是有些疼。不快活呢。金氏道。我只要你快活。我心裡歡喜。我便割殺人迸痛。你也不用管的。大里放龜進去三寸。便不動蕩。

金氏道。怎麼不抽。大里道。只恐心肝怕痛。金氏道。若弄屁股不抽。男子漢有甚麼趣。不要管我。憑你弄罷。金氏摸自家毯和屁股。只隔一層皮。後邊動前邊也有些趣。淫水流滑。叫大里把毴取出。却把淫水只管搽進去。一發滑溜了。大里道。好知趣的心肝。便緊緊抽拽。只不盡根。原來金氏屁股裡肥膩得緊。才抽了四五百抽。就有白油一般。黏在毴頭上。毴旁邊帶出一塊來。大里叫金氏回頭來看。金氏問道。這是甚麼。大里道。這叫做丫❸油。有這東西。屁眼裡纔滑溜。心肝的屁眼。比小官的更妙。更比毯鎖得快活。又問❹金氏道。你看見我昨日寫與東門生的帖麼。金氏道。看見。大里道。我書裡有些意思。你曉得麼。金氏道。不過要射得毯破的意思。大里道。你還猜不完。我說犁虜廷。搗巢穴。是弄你毯破。說入不毛。你毯是有毛的。屁股是無毛的。我今弄你屁眼。這不是深入不毛麼。金氏笑道。天殺的。今日都被你應了嘴了。你如今一發着實抽。

抽他❺來罷。天也要亮了。大里道。只怕你嫌毴頭忝。裡面頂得慌。盡力揷上四五百抽。一下拔出。竟把洞宮帶出三四寸來。大里道。甚麼東西。金氏低頭看道。這是洞頭。你盡力抽便扯出了。不好看。怎麼好。大里道。等他拖出。做了一根尾耙❻也好。金氏道。不要取笑。不像模樣。屁孔裡甚是迷悶。又有些疼痛。怎麼樣弄得進去纔好。大里道。我的心肝。射得你可憐。拖出冷了。便難得縮進去。我有個計較。就蹲倒。把舌頭餂一餂。抵一抵。金氏道。這個齷齪所在。誰肯把舌頭舐。我感你這樣的心情。❼我死也甘心了。大里細看這洞裡頭。只見有一塊黑❽的帶出來。大里道。裡面黑的甚麼東西。金氏回道。是紫菜。大里道。這是我用過的。你怎麼曉得。金氏道。不瞞你說。家中新討這餘桃。是京中慣做小官的。我前日問❾他。他因得明白。這個帶出來。屁眼迸開難過。大里道。屁眼又不好弄了。我毴硬得緊。再不見毬來。你再把阿秀等我弄一弄罷。金氏道。阿

秀模樣兒倒好。只是年紀小些。快過來。阿秀道。趙官人東西大得緊。要弄得痛。只看得。只看得。金氏道。少不得遲早些定等趙官人弄。還在我面前戲⑩哩。我正要看看兒。賽紅道。方才笑了我。如今輪到你身上了。還不脫褲哩。阿秀道。我看娘和趙⑪官人弄。我也動心。只是恐怕當不起。金氏道。你且脫了褲。賽紅把阿秀脫得精光的。立⑫在旁邊。阿秀便要跑。被賽紅一把抱住。金氏道。拿他上凳來。我撳⑬了他頭。賽紅忙把他腳來扳開。不許顛動。阿秀道。就像個殺豬一般。怎麼好呢。大里看了。笑道。好個小毴兒。毛也一根兒沒有。把手去摸一摸。道。也有尿樣的流出。只是毴還不曾戲動。今日趙官人替你開了黃花。金氏道。他人小怕痛。先搽些饞唾兒。大里道。開黃花。全不可把饞唾搽。若用饞唾搽的。就不⑭是男子漢沒本事的例⑮樣了。如今趁他有些騷水。射進去倒好。便挺腰把㞗一送。阿秀就叫天叫地起來道。痛⑯得緊。輕些。慢些。賽紅

把阿秀的腳狠命一拍。大里一送。突的一聲。竟進了大半個龜頭。阿秀道。不好了。射殺我了。只見鮮血湧出。阿秀叫道。娘說聲。定用饒了。裡頭便刀割的一般。㽹⑰將開來又像裂開一般。眞個痛得緊了。大里道。只有龜頭夵些。稜下邊小得些了。阿秀道。再不要⑱進去了。大里又一送。秃的一聲。把一個大大的龜頭都放進去了。阿秀頭和手脚。亂顚起來。道。⑲如今戲殺了。痛得緊。眞個難過。血流出來。夾龜子流下。滴滴的不住。金氏道。這丫頭好痛。賽紅道。趙官人。一發都射進去罷。金氏道。你這丫頭一向弄寬的。還容得去。他是初一次。怎麽當得。只再進二三寸。夠他受用了。阿秀叫道。趙老爺。金奶奶。定用饒了。再進去不得了。大里輕輕拔出。裡面也是疼痛的。那知大里故意抽出些。就往⑳裡邊連根一墩。橐的一聲。直射進半根去了。阿秀大叫一聲。道。如今死了。亂顚一陣。賽紅再不肯放他。脚緊緊夾住。只見阿秀口裡道。痛殺了。大里道。便饒

他盡根。只抽一二百抽罷。就一抽出一送進。㉑阿秀道。不好。再不要動了。大里不管。着實抽了五六十抽。只見滿地血流。眼淚汪汪的亂滾。面如土色。漸漸的死去了。金氏道。快饒了他。這丫頭這樣沒福。略進得半根毴。就弄得暈去。慌忙拔出。把阿秀扶㉒起。坐了一歇。纔醒轉㉓來道。嗳呀嗳呀。痛得緊。開眼道。趙官㉔人忒狠心。若再墩進些去。連小腸都斷了。如今痛得難熬。定用饒了。又見滿地是血。對賽紅㉕道。趙官人把我傢伙弄壞。一世沒用了。金氏道。且去睡罷。賽紅道。方纔笑我。我却㉖快活。你怎麼就等趙官人射殺了呢。阿秀道。毴有大小。你的毴已經弄過。自然寬大。大里與金氏又調笑了一回。各自歸房。恰好東門生回來。看見金氏在那邊把毴驗看。用溫水洗淨。東門生道。你如今快活過火了。怎麼弄得這般樣兒。連忙替他洗了幾遍。又用綿子打濕。輕輕推進毴裡繳洗。只見兩片毴門。登時腫消。內面破皮登時㉗紅散。爽利如舊

了。金氏看了東門生洗得這般殷勤妥帖。潸然流下淚來。東門生驚問道。因甚麼。金氏含着淚道。婦人家養漢。是極醜的事情。丈夫知道老婆不正。又是極恨的。不是殺。定是休了。我今弄㉘出這樣極醜的形聲。你又不殺我。不離我。又怕我要死。還這般待我。只因愛我得緊。方肯是這樣。你愛了我。我倒愛別人。我還是個人呢。叫我又羞又恨。㉙怎麼過得。我決吊死了。東門生也流淚道。我心肝有這樣正性。倒是我汚了你的行止。我怕你病。要安排㉚藥你吃。你倒要吊死。若心肝死。我也死了。再不要說這樣話。古人道得好。成事也不說了。金氏道。我恨大里這個狠心人。你如今再不可和他來往了。我若見他。肉也咬吃他兩口哩。東門生道。便今日惡識他。也便宜他了。只是氣他不過。金氏思量一會。道。我有計了。正是。

計就月中擒玉兎。謀成日裡捉金烏。

東門生道。什麼計策。金氏道。他白白戲了你的老婆。你弄他家裡的毴。還算扯直。只是他沒有老婆。如今他的娘。纔三十多歲。又守了十多年寡。安排得他的娘等你弄。我心裡纔過得去哩。東門生道。他戲你的屁孔。我方纔回來。先到他家裡。他正睡熟在醉翁椅上。我就戲得他醒來。他也着實奉承。想是把你家數學去。這回比前。一發有趣。只是我沒用。把[31]他洞宮拖不出。這個仇也作報了。若是大里的娘。原也標致。只是壞人貞節。心裡不忍。他的娘又不是容易惹的。金氏道。你還這等仁心哩。若依我計較。不怕[32]他的娘這隻毴。不等我心肝射穿哩。東門生道。且看你本事。金氏道。大里極怕娘的。你對他娘說。某處有個好館薦他。要他娘催大里起身。大里不敢不去。若大里說起我。你就說被他弄壞了毴。再弄不得。必須將息兩個月再來。他必定信了。他若去時。一定說丟娘不下。你就說。老堂在家冷靜。獨自難過。接來我家同住。既是通家

走動的好兄弟。他娘必定肯來。那時我又差你出門。另有絕妙計較。自然包你上手。正是。

全憑巧語花言騙。　引誘頭(獨)居寡婦人。

東門生道。極妙極妙。我湖州正有一個舊主人家來接我。薦了他去。好麼。金氏道。正好。東門生早景(晨)起來梳洗完了。逕到大里家來。恰好大里又不知甚麼好男風的。哄他去宿了一夜。正不在家中。就直進裡邊見了麻氏。麻氏陪吃了茶。問道。姚家哥那裡來。曾見大里麼。東門生道。昨日不在書房。我只道他到家。因此特過來。湖州有一個書館。有三十兩束修。節儀在外。來請小姪去教書。只因有事在家。不得脫身。特來薦阿弟去。麻氏聽說。叫聲。天殺的。不好了。近來我兒子新搭上兩個光棍。一個是瓊花觀前姓常名奮。人都叫他做越齋。專哄小官。因此把甚麼越王嘗糞的故事起個號兒。一個是迷樓腳邊。金巡漕的公子金蒼

蠅。人都叫他做隘字。也極好小官。因此提句糞蟲隘裡鑽的俗語。起個號兒。想必是這兩個光棍哄去了。我因他遊蕩。再不老成。正要叫他去尋個館。心裡正苦沒計較。這等極妙。東門生心下也吃醋。便應道。這常奮是房下的近鄰。金蒼蠅㉝是房下的內姪。一向曉得這兩個是光棍。只怕阿弟戀着他不肯去。麻氏道。不怕他怎的。我分付他一定去。多謝你的好意了。東門生道。阿弟去後。老姆在這裡冷靜。薪水又不便。請到小姪家裡同住。姪媳婦又好朝夕陪伴。小姪也常要人出外邊去。老姆去。又好照管。麻氏道。這怎麼使得。多謝多謝。再等我與兒子商量。㉞東門生辭了回家。大里方才歸來見娘。麻氏變着臉道。你又和這兩個光棍去哄了一夜。不到書房裡去。姚家哥方到此了。湖州有個書館薦你。你可收拾行李去。大里見娘看破他的行徑。好不羞人。假應道。去便去。只怕娘冷靜哩。麻氏道。姚哥哥說。你去後。要接我到他家裡。却不冷靜。

你只管去。大里見娘定要他去。一來丟金氏不下。二來捨不得這兩個光棍。便道。娘要去同住。省使用。又熱鬧。極好。只是兒子後生家。不會教書。麻氏氣起來道。男子漢出路。讀了書教書。這個是常事。我生了你十七八年。還不會掙一些兒東西來孝順娘。做甚麼人。大里忙道。娘不要氣。[35]兒子曉得。明後日[36]就去罷了。辭了麻氏。一逕跑到東門生家裡來。東門生正立在廳前。大里道。哥[37]莫非怪我麼。怎麼在我的娘面前。催我遠遠出路呢。東門生一手扯住大里。進廳坐下。道。阿弟。昨日我回家裡來。阿嫂正毴腫在床。我笑他做出了例樣。又你稱[38]你的本事眞個好。怎麼怪你。昨日有一個人來尋我。說湖州有一個上好的館。原來是我舊主人家。我因自家今年有事。特特薦與阿弟。你得了也好使用。怎麼反疑我起來。大里道。多謝哥哥好意。只是丟阿嫂不下哩。東門生道。我要對你說。阿嫂被你弄了半日一夜。毴皮都碎了。毴門都腫了。正

爛得流濃。(膿)便好起來。也要得兩月。你在家又弄不得。你便去。不必掛心。且去坐了兩個月回來。極妙。大里連忙作揖道。哥有這等好心。我怎麼不去館。如今且等阿嫂將息幾時。問他怕也不怕。東門生道。阿嫂騷毴。少不得用你這根鐵𣯶對付他。如今他毴裡又生了毒。你且好去。你家下不消費心。我就去接阿姆過我這裡來供養了。大里道。這樣好意。怎麼當得。東門生道。阿弟差了。阿嫂被你弄了。就是老婆一般。你的娘。不就是阿婆麼。媳婦供阿婆。有甚麼當不得。大里道。既如此。多謝了。我就去收拾行李。大里別去。金氏立在廳後。聽了大里的話兒。道。天殺的。還要弄我哩。就叫東門生。你可去接了麻姆來。東門生又到大里家。只見大里行李都收拾了。東門生去請麻氏。麻氏道。等兒子一起身。就過來。只是打攪不便。東門生道。通家骨肉。㊴說那裡話。催了麻氏把自己隨身鋪蓋衣服收拾。麻氏也應了。大里道。我今日去了罷。麻氏道。你

去不可貪酒浪蕩。專心讀書。㊵我自在家㊶裡替你尋親哩。大里道。曉得。對東門生道。我娘在哥家裡。甚是安穩。我今年得了好館。極快樂了。感兄長的恩。眞個不盡。只是兩個月後。准准歸來望哥了。東門生道。專等專等。大里又輕輕對東門生道。我同你去別阿嫂。東門生道。阿嫂病在床上。老姆又就去我家。你去不便。我替你說盛情㊷便了。你且積養六十日精神。再來射他。大里笑道。既如此。多多上覆他。叫他到兩個月後。收拾乾乾淨淨的等我。東門生笑道。正是。大里就別去了麻氏。又別了東門生。叫小廝挑㊸着行李出門。往湖州去了。正是。

誤入牢籠計。　權爲處館人。

青氈聊托足。　湖地作西賓。

却說東門生把轎擡了麻氏。和他丫頭小嬌。同到家裡來。金氏裝扮出去接。他還覺得有些困倦。時時吃㊹些人參湯兒。見了麻氏。道。婆婆久

別了。麻氏道。多承你官人接我來。只是我心裡不安。金氏笑道。只是怠慢婆婆。麻氏道。好說。金氏叫賽紅阿秀辦了好些菓子。吃了一回。東門生也不來陪。只有金氏一個在旁邊坐。麻氏上面坐了。就當眞婆媳一般。麻氏道。我來打攪你家。每日只當家常茶飯。決不可因我這般盛設。金氏道。婆婆不消分付。只是粗茶淡飯兒。[45]就另設一間房安下過了一夜。清早東門生起來。說要到鄉下探一個親去。將近十五十六日纔回來。別了[46]麻氏。這是金氏教他這樣告別。實躲在冷靜房內。麻氏只道果然去了。晚間。金氏到麻氏房裡來。道。今[47]夜他不在家。奴家[48]怕冷靜。今晚來陪婆婆睡。不知婆婆肯也不肯。麻氏道。這樣極好。金氏輕輕分付賽紅去陪東門生睡。叫阿秀辦夜飯過來。[49]和麻氏對吃。麻氏只有三杯酒的量兒。被金氏再三苦勸。吃了六七杯。道。姚大嫂。我醉得緊了。去睡罷。金氏道。收了夜飯。就來替[50]麻氏脫了衣裳。麻氏道。大嫂

請便。就把自家外邊的衣 51 服脫了上床。問道。大嫂。各頭睡罷。金氏道。
正要和婆婆說些閒話兒。同頭睡纔好。麻氏畢竟酒醉了。眞性拿不住。
就說道。我十來年沒人同頭睡了。今晚和大嫂話得興粗。兩人同睡。甚
覺有興。正是。

假你婆媳同頭睡。　未免思夫情興生。

畢竟金氏怎麼引誘金(麻)氏。如何開言。下卷便知。

批評

金氏不顧生死。龍爭虎鬪。竟爾討饒輸服。此時不回絕大里。不許往來。與
夫同偕白首。何得復生計策。致有一番醜態。甚矣淫婦之罪大也。

繡(榻)野史五卷終

校記

❶「愛」原作「弄」，據種德堂本改。

❷「像」原作「樣」，據種德堂本改。

❸「丫」原作「孑」，據種德堂本改。

❹「問」原作「同」，據種德堂本改。

❺「他」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❻「耙」原作「肥」，據種德堂本改。

❼「心情」原作「心怕」，據種德堂本改。

❽「黑」原作「思」，據種德堂本改。

❾「問」原作「可」，據種德堂本改。

❿「戲」原作「武」，據種德堂本改。

⓫「趙」原作「日」，據種德堂本改。




⑫「立」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⑬「撳」原作「緊」，據種德堂本改。

⑭「不」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⑮「例」原作「倒」，據種德堂本改。

⑯「痛」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⑰「監」原作「刮」，據種德堂本改。

⑱「要」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⑲「道」原作「些」，據種德堂本改。

⑳「就往」原作「趙大」，據種德堂本改。

㉑「一抽出一送進」原作「一五屈一送進」，據種德堂本改。

㉒「扶」原作「快」，據種德堂本改。

㉓「轉」原作「較」，據種德堂本改。

㉔「官」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㉕「賽紅」原作「塞紅」，按種德堂本皆作「塞紅」，此本改爲「賽紅」，而並沒改盡，還留下底本痕跡。以下仍有數例作「塞紅」，逕改，不贅。

㉖「却」原作「那」，據種德堂本改。

㉗「登時」原作「頭荊」，據種德堂本改。

㉘「弄」原作「樣」，據種德堂本改。

㉙「恨」原作「怕」，據種德堂本改。

㉚「排」原作「枕」，據種德堂本改。

㉛「把」原作「我」，據種德堂本改。

㉜「怕」原作「相」，據種德堂本改。

㉝「蠅」原作「魄」，據種德堂本改。

㉞「量」原作「星」，據種德堂本改。

㉟「氣」原作「去」，據種德堂本改。

㊱「日」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㊲「哥」原作「可」，據種德堂本改。

㊳「稱」原作「你」，據種德堂本改。

㊴「肉」原作「麻」，據種德堂本改。

㊵「讀書」原作「改均」，據種德堂本改。

㊶「家」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㊷「情」下原衍「盛情」二字，據種德堂本刪。

㊸「挑」原作「唾」，據種德堂本改。

㊹「吃」原作「危」，據種德堂本改。

㊺「兒」原作「田」，據種德堂本改。

㊻「了」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㊼「今」原作「平」，據種德堂本改。

㊽「家」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下文或同，不贅。

㊾「來」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㊿「替」原作「怕」，據種德堂本改。

(51)「衣」原作「五」，據種德堂本改。

新刻繡榻野史卷之六

李卓吾先生評

醒世主人校閲

死屍雪裡難遮護。到頭馬脚終須露。漫説没人知。行人口似

俚。（碑） 求君莫説破。説破如何過。可笑復可憐。方知不

值錢。

右調菩薩蠻

金氏心裡道。這婆子。今夜定要撩撥他心動。又向麻氏道。婆婆脱了衣服睡罷。我們穿了衣服。便睡不着了。麻氏道。脱便要脱。只是怕生。金氏道。婦人和婦人家睡。怕甚麼生。麻氏就脱了衣裳。赤條條的向床裡邊睡了。只是各被睡。金氏道。今夜有些冷。我要和婆婆一被兒睡。一邊說。

一邊就把身子鑽進麻氏被裡來。麻氏也難推他。只得同被睡了。麻氏酒醉得昏昏的。忽然嘆口氣。金氏道。婆婆怎麼嘆氣。麻氏道。我和大嫂同睡。倒惹❶得我想起當初的人。這等嘆氣。金氏道。想他做甚麼。當初公公過得好麼。麻氏道。剛剛與我做親三年。他就沒了。金氏道。公公沒了。到如今十多年了。不知夜間想他否。麻氏笑道。怎麼不想。只是命苦。無奈何了。金氏道。因甚麼想他。定不是少衣穿。少飯吃麼。麻氏笑道。大嫂睡了罷。不要問甚麼。金氏不敢做聲。只見麻氏呼呼的睡去。金氏叫了兩聲婆婆。不應。便輕輕把手往他小肚底下一摸。只見胖胖的一個毴兒。周圍都是些毛。細細軟軟的。摸到他毴門邊。又突起圓圓的兩片兒。不十分吐出。滑滑的縫口兒。又沒有一些濕。金氏心有(裡)想道。這倒是天下頭一樣妙毴了。定要等我丈夫弄一弄。把❷手到毴裡頭輕輕一挖。只見麻氏呼聲的一個翻身。竟仰❸眠了。又把一隻腳豎起。一

隻脚膀拍了。金氏叫道。婆婆。又不見應。輕輕把饞唾塗在指頭上。往麻氏毴邊擦了。正好毴拍開。就將饞唾搽了無數。弄得毴門邊濕溻溻的了。麻氏只管鼾聲不歇。金氏把指頭到毴裡摟一摟。又把饞唾放些進去。只見毴裡外都濕透了。金氏把自家汗巾頭結那個眞正緬鈴兒。解下來捏在自❹家手裡。就麻木起來。金氏心裡道。且試他一試。便拿到麻氏毴邊。順了那濕滑口兒。一下撳❺進去。輕輕把麻氏豎起的脚放倒。替他緊緊夾住。❻又把自家腿壓他兩隻脚上。不等他動。麻氏夢裡覺得毴內麻癢。又有些酸跳。淫水只管流來。像撒出尿的一般。流了滿蓆。緬鈴在裡頭亂滾。一發快活當不得。麻氏漸漸醒來。口裡只管道。快活快活。脚要動。又被金氏狠命壓住。又嗳呀幾聲。方才十分醒轉來。叫道。大嫂嫂。金氏道。婆婆。做什麼。麻氏笑道。我要起來。金氏道。夜深黑暗的。不要起來。麻氏道。等我動動。金氏道。因甚麼。麻氏道。大嫂把脚壓住

我。快拿過了。金氏道。我吃了幾杯酒。醉得緊。不耐煩動。婆婆推落罷。麻氏着力推。金氏着實撳住。再推不落。麻氏❼笑起來道。大嫂腳像生根的一般。我有些過不得。金氏道。婆婆把手去摸摸蓆上。因什麼這樣濕的。麻氏笑道。大嫂。我下面有些痛。金氏笑❽道。痛難道倒有水流出。還是有些癢哩。麻氏笑道。大嫂。我不瞞你說。下面有些酸癢。不知因甚麼是這❾樣的。金氏道。還有些麻木麼。麻氏笑起來道。大嫂。你怎麼知道呢。一定是你放甚麼東西在我裡頭了。我眞有些麻癢。金氏笑道。婆婆。我有一個東西叫做緬鈴。我自家叫他賽龜頭。這是我受用的。因婆婆長久不得這個❿食吃了。好耍兒。篏在婆婆毬裡。麻氏道。原來大嫂捉弄我。快些等我拿出了罷。金氏道。再等婆婆快活一⓫歇兒。又把麻氏的腰搖了兩搖。⓬只見緬鈴在裡面一發鑽滾。麻氏便是正大的人。到這時節也有些難忍了。麻氏道。罷了。罷了。大嫂弄得我酸殺人了。金氏

却不去挖出。心裡想道。這婆子心動了。因對麻氏道。有什麼妙處。若是男子把龜放進毬裡。抽千百來抽。這透骨酸麻。比這個賽龜頭還十分爽利呢。麻氏笑將起來道。大嫂。你忒說得村。⑬難道男子漢抽得這許多。這時節。麻氏說這句話。心裡也有些亂了。却有二三分火動。金氏笑道。當初公公在日。難道不曾試過。男子漢不濟者五六百抽。尋常的一千抽。好本事的一萬抽也有哩。麻氏笑道。我只是不信。我記得十五歲。到趙家做新婦的時節。頭夜他和我睡。先把饞吐來搽在下面。又把指頭着實在裡⑭邊挖。挖得我痛殺人。他把東西只在下面略擦着皮兒。他就來了。一來就軟了。後來把指頭夜夜挖。挖得我下面的開了些。只見他的東西剛剛放進。略動一動。又來了。一來了又不動了。過了一年。遭遭做事。定先放了饞唾。纔放他的東西進去。也有三四抽來的。也有五六抽來的。極多的十三四抽。我問他。你怎麼也有一二抽來的。也有

十三四抽來的。他說道。男子漢七八抽極多。兩三抽的還多哩。我到十三四抽纔來。這是極算長久。人⑮多不會的。如今大嫂說一千抽。定是百多遭湊來算數了。金氏笑道。婆婆一向被公公騙了。做人一世。也圖個快活纔好。○說公公是有名的。叫做望門⑯流涕。又叫做遞飛帖。這等說。⑰便硬⑱也不十分硬。便放進毬裡。一些也沒趣。婆婆眞苦了半世。麻氏道。裡面麻癢得緊。拿了出來。金氏道。放在裡頭正好。不要動他。此時麻氏也有五六分動火了。那騷水只管流出。金氏道。既公公這樣不濟。怎麼早亡了。麻氏笑道。有個緣故。我十六歲生了兒子。下面的也不十分緊了。他的東西進去。也不覺得擦人了。常常做事。我也不推⑲他。他來得極勤。來一遭。定是手⑳脚冷去。後來夜夜和我弄。我也有些兒快活。只是才有些快活。他又來了。就縮去了。甚是沒趣。他也狠命弄我。弄得身子弱了。夜間又要夢遺。我只得摸着他硬的時節。我就扒上

套着。㉑我在他身上略墩兩下。他又說來了。我又只得扒下來。後來他漸漸成了怯症。火動的時節。東西也硬。只是略抽抽就來。來的都是血。就暈去死了。這病都因我身上起的。我怎麽不想他。金氏道。婆婆差㉒了。我們婦人家生了一個毴。有無㉓數好處。癢起來的時節。癢得舌頭裡流涎。痲起來的時節。痲得口兒裡裝聲。都因那𣲘會抽會撬。奴家常和丈夫弄一遭。定弄得快活。又有一個表兄弟。和奴有一手兒。常常走來望我。偷閒就和他弄弄。不要說別的。只見他一根𣲘對了奴家的毴。竟是盡根一篤。篤在毴心裡。快活得死去了。奴家不瞞婆婆說。死去一歇。方纔醒來。渾身都是痲癢的。奴家尾毴㉔骨裡一陣酸。就汨都都流出紅水㉕來。眞個是快活殺了。痲氏笑道。大嫂怎麽做這樣的勾當。金氏道。這纔一世沒病。若是撞着男子漢是望門流涕的。婦人家後來還有病哩。痲氏道。難道有甚麽病。金氏道。男子幾抽就來的。㉖陰陽不接。

婦人家陰氣就鬱住不通了。年深日久。定生閉結的大病。須要取置他纔好。麻氏道。如何取置實(是)好。金氏道。定用等男子漢着實一弄。弄得滿身爽利。方絕了後來的病痛。麻氏道。這怎麼使得。金氏道。我倒有一個便法兒。婆婆倒好受用。麻氏口裡不應。只因緬鈴又鑽。村話兒又聽得多了。火一發有七八分動了。金氏道。方纔奴家說的表兄弟。生得十分標致。丈夫不在[27]家裡。奴家常常叫他來夜間同宿。等奴家明日晚頭叫他來。和婆婆睡也好。麻氏笑道。這怎麼使得。金氏道。待明日夜裡。吹黑了燈。叫他進房來。等他和奴家睡了。婆婆在旁邊睡住。等他弄我一會。奴家只說起來小解。奴家一起來。婆婆輕輕換上床去。他只道是奴家。婆婆再不要做聲。等他弄完[28]了。婆婆就起來。依舊[29]到先眠的床上睡。奴家就扒上床。和他弄了。那時節。婆婆滿身通泰。他又再不知道婆婆。名節不失。又絕了生病的[30]苦。好麼。麻氏道。我守了十三年

的寡。難道今日破了戒。金氏道。婦人家守節。起初還熬得。過了三四年。就有些身子不快。一到春天二三月間。百花開放。天氣又和煖。[31]弄得人昏昏倦倦。只覺身上冷一陣。熱一陣。腮上紅一陣。腿裡又震一陣。連自家也不曉得這是思量丈夫的光景。二十多歲。年紀小。血氣旺。夜間容易睡着。也還熬得些。一到三四十歲。血枯了。火又容易動。夜裡翻來覆去。沒個思[32]量。就過不得了。夏天洗浴。洗到小肚下。偶然挖着。一身打震。蚊蟲鑽。蚤虱咬。再睡不穩。汗流下腿裡。半癢半痛。委實難過。秋天風起。人家夫妻都關了窗兒。坐了吃些酒。談談笑笑。偏自家冷冷清清。[33]孤孤悽悽。促織的聲。敲衣的聲。聽得人心酸起來。只少得一個人兒摟着睡。一到冬天。一發難過。日裡坐了對火爐也沒趣。風一陣。雪一陣。冷清就去睡了。棉被裡也冷。外邊又薄。身上又單。腳下又像是冰一般。那得熱[34]烘烘的摟一個在身上。便是老頭兒也好。前邊兒纔守得幾

年。後頭還有四五十年。怎麼捱得到老。思想改嫁。體面不好。結交情人。又怕人知道。好不難呢。如今婆婆假裝了奴家。好耍子和他弄一夜。等他着實幹得婆婆快活。也強如緬鈴弄癢。也不枉了做人一世。若怕東門生知道。奴家做了這樣人。怎麼說得。若怕阿叔回來曉得。奴家又難對他說。憑他怎麼總不知道。不如等奴家叫他弄一弄看。只怕婆婆後來戀住了他。不肯還奴家哩。麻氏笑道。如今被你哄得我心動。我也顧不得丈夫了。大嫂。我做人三十多歲。從沒得方纔撳進的東西這樣快活。那裡知道還有千來抽的。我年紀雖未曾老。若只弄一遭。也不怕他受孕了。要便教他來的㉟時節拔出了。金氏笑道。婆婆。男人𪕊。全是來的時節比尋常越加紅脹。塞滿在毯心裡。抽來抽去。眞個暈殺哩。婆婆若怕有身。我有當初做女兒時的打胎藥。儘好吃哩。婆婆放心便了。這時節。說得麻氏十分火動。笑道。眞個又比賽𪕊頭快活些。我恨當初嫁

錯了老公。白白的誤了我十多年青春了。金氏道。如今快活起。也不遲哩。便把手在麻氏小肚邊搖一陣。只見緬鈴在裡面又亂滾起來。弄得麻氏遍身酥癢。忍不住。把腳一動。金氏一時㊱間壓不住。緬鈴在外㊲一滾。就溜了出來。麻氏道。大嫂。眞個快活。方纔溜出的。等我摸摸看。摸着了緬鈴。道。圓圓的。怎麼裡面會滾動。金氏道。這是雲南緬甸國出產的。裡頭放了水銀。外面包了金子一層。又燒汗一遍。又包了金子一層。這是七層金子裹的緬鈴。㊳裡面水銀流走。㊴震得金子亂轉。麻氏笑道。大嫂必定常用他的。金氏道。這畢竟是個死寶。龜纔是活寶哩。又把緬鈴撳入麻氏毬裡。這時節。麻氏也就沒正經了。一來火動。二來要爽利。任憑金氏摸他的毬。也不來扯開金氏的手。金氏道。婆婆。若不是奴家把賽龜頭暗地裡塞進去。一世不得毬毯受用了。弄了一回。天又明了。大家扒起來。一邊叫賽紅搬早飯來吃。㊵一邊叫阿秀伏侍麻氏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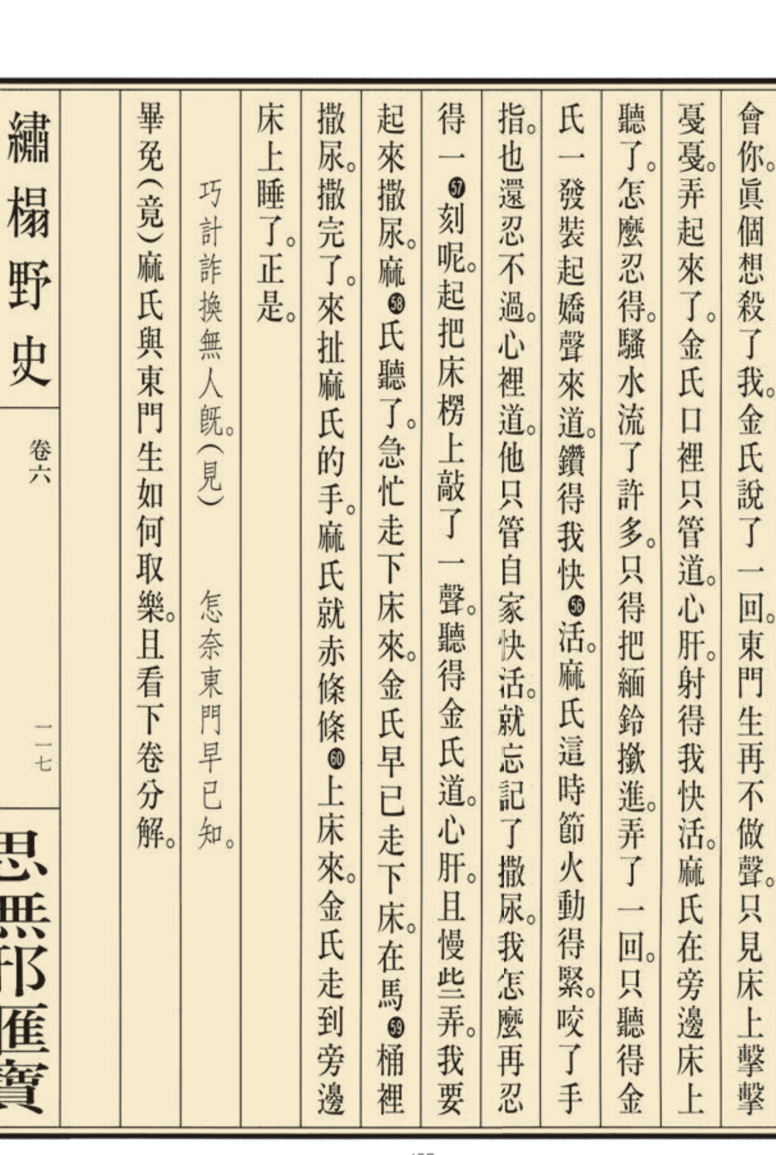
頭完了。麻氏只管嘻嘻的笑。正是。

慾火勝勝難禁遏。　幾忘名節要操持。

金氏徑走到冷靜房裡。對東門生道。你深夜間把賽紅射得快活。我倒費了力氣。替你取置哩。如今有十分像了。好事[41]只在今夜裡。東門生道。心肝。你怎麼計較。金氏道。且慢慢[42]對你說。只是今日夜裡兩更鼓[43]的時節。燈吹黑了。我叫賽紅請鄔相公進房來。你就要進房來。上床做我弄。我若要起來撒尿。你就要放我起來。我換大里的娘上來。你也不消做聲。只是着實弄。等他來了。要動身。你便放他起來。那時我又換上床來睡一歇。你就起身。出了房門。到這冷靜房內睡了。這樣做事。萬分極妙。東門生道。多謝心肝。我一一依你。我方纔吃了固精壯陽[44]丸一百多粒。今晚包不脚出。金氏道。好倒好。只是你常常和我戲的時節。怎麼不吃些兒。東門生道。方纔特特尋來的。金氏道。也罷了。轉身走到

房裡。對痲氏道。今晚那話兒約他來。痲氏道。這個事。做便是這樣做。就是杭蘇人做買賣一般。金氏道。怎麼。痲氏道。這不是調得好包兒。金氏在房裡笑話了半日。就把東門生許多春意㊺圖兒。發出來擺了看。痲氏看完一張。道。這樣耍子。倒也有趣。金氏道。今晚他來。待你樁樁做過倒好。婆婆要依我昨夜的話。包婆婆快活。還要謝我哩。痲氏道。依你依你。只怕做出醜名頭來。金氏道。包婆婆不妨。看看午又過了。又吃些晚點心。却見阿秀張燈。又見賽紅搬夜飯來了。金氏問道。昨日賽𧓨頭。婆婆收好麼。痲氏笑道。借用用。肯麼。金氏笑道。只怕硬𧓨弄了。㊻這個東西。也不稀罕了。兩人笑了一陣。只見金氏先出房門外。輕輕分付賽紅道。我二更叫請鄔㊼相公。你可請家主公進房來便是了。金氏回身對痲氏道。我㊽的表兄方纔來了。二更鼓。奴家叫他進自家房裡來。婆婆可過我房裡。旁邊眠床上㊾睡了。等奴家走起撒尿時節。婆婆扒上我

床裡睡。這可是神妙法兒。定不像掩了耳朵吃粟子的。麻氏笑了點頭道。只是羞殺人。金氏道。說那裡話。奴家原不是端正的。婆婆不曾有些兒破綻。[50]今夜要點兒弄一弄。除了奴家。那個知道。便是兩個丫頭。也只知奴家和他幹事。這正叫做瞞了兩頭打中間。却不是將錯就錯。麻氏笑道。被你弄得我心浮了。如今便憑[51]了你罷。夜飯吃過。金氏拉了麻氏過自己房裡來。打發跟麻氏的丫頭小嬌。仍舊在麻氏房裡去睡了。阿秀[52]整備了兩張床的鋪蓋。金氏請麻氏睡了。麻氏道。大嫂請上邊床上睡。金氏也不推辭。兩人只[53]是笑。各自上床睡了。麻氏在床上翻來[54]覆去。那睡得[55]着。只見外邊人靜。看看譙樓上打了二鼓。金氏叫道。賽紅。可請鄔相公來。賽紅早已會意。把燈一口吹滅。到冷靜房裡請了東門生。走到房門口。麻氏就聽見了。一頭跳起。坐在床上聽。只見他大踏步到上面床前。金氏故意做輕聲道。一向他在家裡。沒有工夫


會你。眞個想殺了我。金氏說了一回。東門生再不做聲。只見床上擊擊戛戛。弄起來了。金氏口裡只管道。心肝。射得我快活。麻氏在旁邊床上聽了。怎麼忍得。騷水流了許多。只得把緬鈴撳進。弄了一回。只聽得金氏一發裝起嬌聲來道。鑽得我快[56]活。麻氏這時節火動得緊。咬了手指。也還忍不過。心裡道。他只管自家快活。就忘記了撒尿。我怎麼再忍得一[57]刻呢。起把床楞上敲了一聲。聽得金氏道。心肝。且慢些弄。我要起來撒尿。麻[58]氏聽了。急忙走下床來。金氏早已走下床。在馬[59]桶裡撒尿。撒完了。來扯麻氏的手。麻氏就赤條條[60]上床來。金氏走到旁邊床上睡了。正是。

巧計詐換無人既。(見)　怎奈東門早已知。

畢免(竟)麻氏與東門生如何取樂。且看下卷分解。

批評

寡婦守節。全在清心立志。若一經挑撥。便易搖動。金氏巧計哄誘麻〔氏〕。致使喪名□節。未必非大里之報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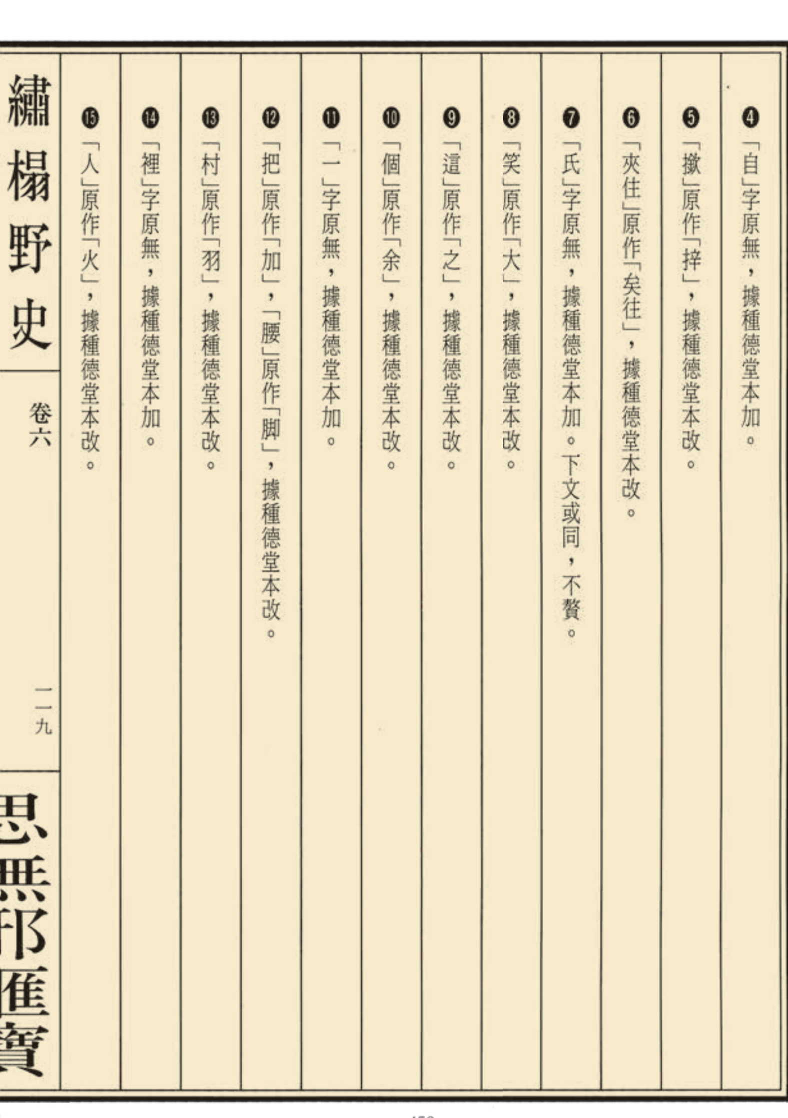
六卷終

校記

❶「惹」原作「息」，據種德堂本改。

❷「把」原作「人」，據種德堂本改。

❸「仰」原作「他」，據種德堂本改。



❹「自」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❺「撽」原作「捽」，據種德堂本改。

❻「夾住」原作「矣往」，據種德堂本改。

❼「氏」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下文或同，不贅。

❽「笑」原作「大」，據種德堂本改。

❾「這」原作「之」，據種德堂本改。

❿「個」原作「余」，據種德堂本改。

⓫「一」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⓬「把」原作「加」，「腰」原作「脚」，據種德堂本改。

⓭「村」原作「羽」，據種德堂本改。

⓮「裡」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⓯「人」原作「火」，據種德堂本改。



⑯「門」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及下文加。

⑰「說」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⑱「硬」原作「便」，據種德堂本改。

⑲「推」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⑳「手」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㉑「着」原作「在」，據種德堂本改。

㉒「差」原作「產」，據種德堂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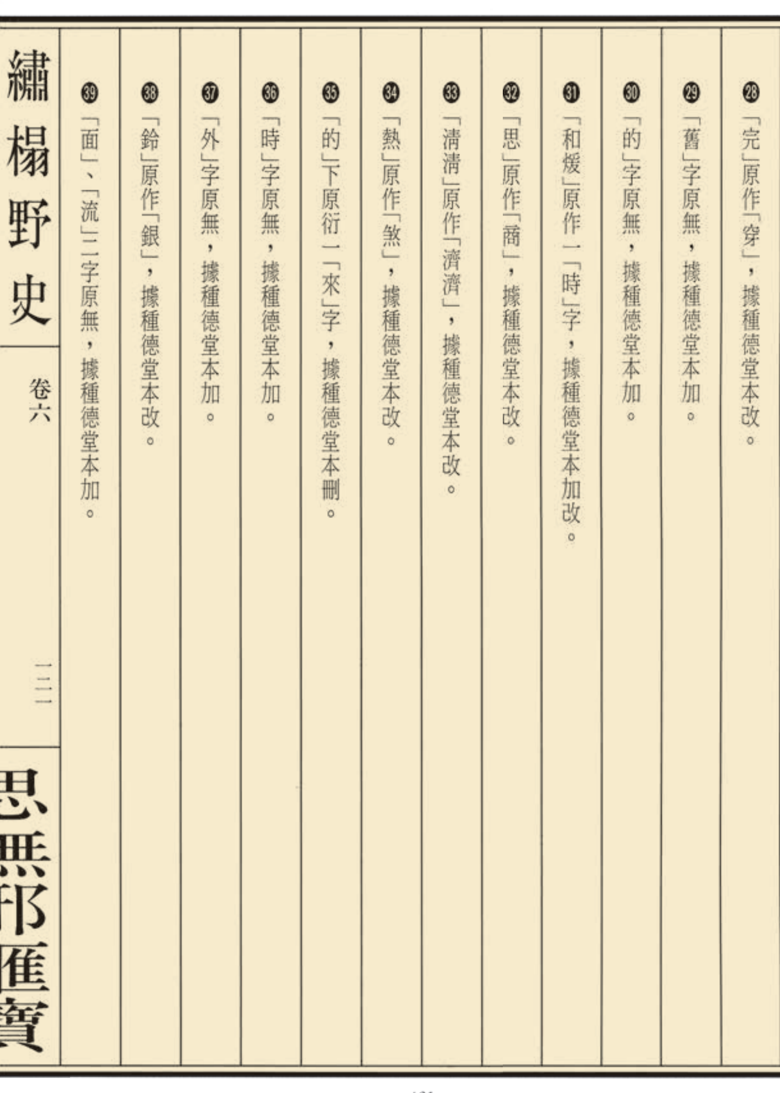
㉓「無」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㉔「毯」原作「毴」，據種德堂本改。

㉕「水」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㉖「來的」原作「的來」，據種德堂本改。

㉗「在」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㉘「完」原作「穿」，據種德堂本改。

㉙「舊」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㉚「的」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㉛「和煖」原作一「時」字，據種德堂本加改。

㉜「思」原作「裔」，據種德堂本改。

㉝「清清」原作「濟濟」，據種德堂本改。

㉞「熱」原作「煞」，據種德堂本改。

㉟「的」下原衍一「來」字，據種德堂本刪。

㊱「時」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㊲「外」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㊳「鈴」原作「銀」，據種德堂本改。

㊴「面」、「流」二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❹⓪「紅」字原無，「搬」原作「摸」，據種德堂本加改。

❹①「事」原作「似」，據種德堂本改。

❹②「慢慢」原作「慢氏」，據種德堂本改。

❹③「鼓」原作「了」，據種德堂本及下文改。

❹④「陽」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❹⑤「意」原作「竟」，據種德堂本改。

❹⑥「硬毬弄了」原作「頭床用了」，據種德堂本改。

❹⑦「郞」原作「郎」，據種德堂本改。

❹⑧「我」原作「來」，據種德堂本改。

❹⑨「上」原作「奴」，據種德堂本改。

❺⓪「綻」原作「碇」，據種德堂本改。

❺①「憑」原作「雹」，據種德堂本改。

52 「阿秀」原作「何丞」，據種德堂本改。

53 「只」原作「巳」，據種德堂本改。

54 「來」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55 「得」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56 「快」原作「伏」，據種德堂本改。

57 「一」原作「二」，據種德堂本改。

58 「麻」原作「床」，據種德堂本改。

59 「馬」原作「床」，據種德堂本改。

60 「赤條條」原作「赤粗條」，據種德堂本改。

# 繡榻野史卷之七

李卓吾先生評

醒世主人校閱

風流自在。還了生何花相債。如此奇謀。雲雲雨雨得自由。

略施巧計。能使孀居來失節。美滿恩情。兩個畫堂春自生。

調曰減字木蘭花

却說麻氏剛扒上床。東門生心曉得是麻氏。就把㲉向腿縫裡亂搗。麻氏流水把雙脚翹❶起拍開。東門生把㲉捅進去。麻氏再不做聲。東門生壓在肚皮上親一口嘴。把舌頭伸過麻氏嘴裡。麻氏只得含了。又把舌尖只管把麻氏舌根一拱一拱。麻氏也只得把舌尖伸過東門生口裡來。東門生一口咂住。只不肯放。就狠命抽了一百餘抽。只見麻氏快

活爽利。是從不曾得這等着實弄。便把東門生緊緊夾住了。雙脚緊緊鉤住在東門生背脊上。東門生知道他騷發。❷越咂得他舌頭叮叮噹噹響。金氏聽了。心裡道。他倒好受用哩。只是被我捉弄得有趣。東門生興發亂抽。眠床搖得擊擊戛戛。麻氏再三忍不住。只得叫道。噯呀噯呀。❸東門生提起雙脚。狠命墩送。約莫有四❹五百抽。麻氏騷水彪彪❺流出。却忍不住說道。快活。快活。酸殺人了。東門生早已要來。只得故意不動。提一口氣。忍住了毬。麻氏毬裡癢得緊。只管搖來搖去。擠一陣夾一陣。道。我的肉。怎麼不動。東門生又墩了五六十墩。麻氏忍不住叫❻道。心肝肉。我死也甘心的。東門生見他騷得緊了。心裡道。如今便知道是我。他也不管了。因問麻氏道。快活麼。麻氏騷興大發。那裡來聽他聲音。便道。眞快活。哥哥篤他進些。東門生故意拔出。只把龜往毬門擦擦。麻氏一發癢得難熬。竟忘記了自家是寡婦。便把自己屁股只管掇起向

上。東門生把𣘵略提一提。麻氏又把毬翕上來。不肯離❼了𣘵頭。東門生就盡根抽了二百多抽。麻氏咬得牙根戛戛響。東門生知他快活。又把𣘵橫篤一陣。亂擣一陣。麻氏叫道。快活殺了。我親親的爹。我的乖乖的兒子。金氏聽❽了。只管好笑。連忙忍住了。東門生抽一回。又歇一歇。因此毬還不來。若在金氏手。鎖了一回。定來了。幸喜麻氏不曉得鎖。滑滑湯湯壁❾直把兩隻脚豎起。憑東門生亂墩。墩得麻氏忍得不住叫道。我死了。不要償命。東門生又咂麻氏舌頭。一邊攪舌頭底下的甜津吃。麻氏忙把裡口唾捲送過東門生吃。東門生吃了。一氣又抽了二百多抽。麻氏就咬牙暈去。東門生又抽一陣。只見蓆上像飂飂的東西。流了許多。東門生的𣘵子有些澌得痛了。把一條汗巾抹了蓆子。又擦乾了𣘵頭放進去。毬裡只是水來。再不見住。東門生心裡道。這騷毬。虧他守了十多年寡。只見麻氏道。這一陣快活。就像耳內把消息銑的一般。

我受了親爹厚情。我怎忍得瞞了你。我如今只得直說了。我不是姚大嫂。是趙大里的娘。麻氏大嫂昨夜說你會弄。便等我替他來❿弄一弄。怎知道果然抽得這樣長久。又擦得這樣來的。我廉恥顧不得了。又道。〈道〉我一時情興。被⓫你射得我快活。你只不可向⓬人說道。壞我的名頭。⓭東門生一邊挿。一邊⓮道。原來是你。我一時間錯幹了。就要拔出。麻氏抱住道。我既被⓯你弄了半夜。還有甚麼過意不去。一發弄來了纔好。金氏在旁邊床上叫道。婆婆說出本相來了。我也不消躲過。婆婆也⓰不要走起了。就跑過上面床裡來。⓱麻氏道。大嫂。如今顧不得羞了。我被你哄得快活了。金氏道。正好。東門生因金氏走過來。把麻氏着實抽送。金氏抱了麻氏。親一口嘴。道。婆婆好麼。麻氏道。眞是世間極快活的事了。我也不誆這樣好爽利。就把舌尖伸出。金氏咂了一回。道。我替他咂舌頭哩。東門生對金氏道。你不要在這裡攪。等我戲完了他。

又戲你。⑱麻氏道。正是。只見麻氏把兩手扳住東門生的腰。把兩脚高高擱起在東門生肩上。東門生就跪了起來。挺了腰。毴上套了鵝毛箍兒。着實墩了一百多墩。麻氏只管叫道。爽利。爽利。金氏道。婆婆吃力了。你來了罷。麻氏道。我倒不吃力。只是我要他和你弄呢。東門生道。你如今這等知趣。一向怎麼熬了。麻氏道。不瞞你說。我一向毴裡酸癢。只好把手去挖。怎麼比得你弄呢。金氏道。且不要閒話。儘着弄婆婆便了。東門生興發。一氣抽了四五百⑲抽。金氏也火動。把手去摸東門生毴子。笑道。這兩個鵝卵石。打得糞門都痛了。麻氏也不答應。把毴亂顛亂動。倒迭起來。東門生又抽了二百多。道。要來了。金氏道。正好。麻氏道。我夠了。你來了罷。⑳見東門生又狠命的。槖槖響。急抽一陣。約有一百多。又着實盡根往毴裡亂墩亂研。麻氏也快活得緊。大聲叫道。我的心肝肉兒。我眞個要癢殺了。金氏道。輕叫些。東門生忍不住。就一撬兩撬。來在

麻氏毯裡。麻氏把脚放下。[21]緊緊抱住東門生在身上。東門生道。可[22]好麼。我有本事麼。麻氏道。我丈夫從不曾到十抽。怎知道今夜裡有這樣快活。我一日不死。一日在這裡。怎麼捨得心肝肉兒呢。我年紀是三十歲了。模樣還不老。情願嫁與你罷。只不知你年紀多少。家中有老婆麼。東門生道。我今年也是三十了。一言[23]已定。我決要你做老婆。金氏笑道。丟我在那裡呢。麻氏還不知是東門生。便道。我嫁了他。許你來望我的時節。和他偷偷罷了。我如今明白對兒子說。娘守不過要嫁了。那時你來聘娶我。却不是好。東門生道。多感你的厚情。只怕你日裡不認得我。金氏道。認便認得。只怕認得的時節。倒不肯嫁哩。麻氏道。怎麼這樣說。等我擦乾淨了。和你走起點了燈。白話一回兒也好。金氏道。不消動。你兩個抱住睡了。我叫阿秀點燈來。阿秀正因聽了射毯。醒了。再睡不着。便走起吹火。東門生只管和麻氏親嘴。把軟𣯰在毯裡還揉兩揉。

金氏道。你會打個連珠麼。東門生道。我會我會。揉了一陣。毴兒也漸漸硬了。麻氏道。我眞個是餓老鷹。再不見肚飽呢。只是當面偏肯。我今夜憑我的丈夫罷了。正說話間。却好阿秀點了燈來。揭開帳子一照。麻氏見是東門生。羞得臉紅。只得笑起來。我被大嫂騙了。金氏道。何妨哩。你怎麼要等點燈來。方纔知道是我丈夫。你兩個叮叮咚咚說了幾時話。還聽不出聲音麼。麻氏道。快活的時節。那裡辨得這許多。東門生道。方才你說是我的老婆了。再不要論甚麼㉔的。又抽了一陣。麻氏道。被你兩個用心機。壞了我的名節。罷罷。我如今㉕憑你弄了。不知爲甚麼你起了這一點心。東門生道。是你模樣好。麻氏道。決㉖不是。你實對我說罷。金氏道。你的兒子曾來和我睡。用耍藥把奴家弄了一日一夜。毴都說(腫)了。奴家恨他。㉗因此騙了你來。㉘等他戲還哩。麻氏笑道。呀呵。這個畜生。原來倒有這等本事。眞倒強爺勝祖。㉙只是累了老娘。姚家

的老婆等我兒子弄。趙家的娘又等你丈夫弄。一般醜事。大家說不得了。正所謂。

我不淫人妻。　人不淫我婦。

我方好人妻。　人反好我母。

東門生這時節𨉷也有些軟了。便拔出來擦乾。金氏道。大家一頭兒睡罷。三人共個枕頭兒睡。正是。

一男二女多歡樂。　却似當年春意圖。

以後朝朝夜夜。東門生把麻氏弄一陣。又換過金氏弄一陣。十分快活。却也費力支持。那麻氏騷一發起來。心裡倒嫌金氏來分他受用。金氏見自家老公和麻氏合了。心裡也是不甘的。東門生整日弄這兩個歪貨。却也有些不耐煩。心裡道。賽紅的毴。經了大里盔過。一發顯出我𨉷頭小了。我便偷他。沒一些兒巴臂。阿秀這丫頭。我倒十分中意。叵耐大

里又把他㉚黄花開了。我心裡又愛他。又恨他。也只索罷了。只有跟麻氏來的這個小嬌。人物兒生得儘好。畢竟㉛等大里弄開。我倒不如先偷了他。也嘗一嘗新。丢了爛豬肉。換些燕窩㉜菜吃。却不可口麼。只是麻氏照管這小嬌得緊。恐怕我和他弄了。就分了戲㉝他的精神。這怎麼好。我有個道理。只不使麻氏曉得便了。正是。

得隴望蜀心無厭。　素□樓新與自住。

却說那小嬌年方十四歲。身材儘長大了。模樣兒粧得嬝嬝娜娜。又一向聽得東門生和他家主婆弄得整夜響。又看見東門生常常出了屜。要金氏和麻氏捏弄。當吹簫一般耍子。心也有些癢了。又常常問㉞那賽紅阿秀。相公和娘做甚麼。只聽得口裡叫快活。㉟那兩個又細細教了他。一發有些兒發騷。只是怕麻氏打。不敢走近東門生身邊來。一日早起。東門生還睡在床上。要尿瓶。小嬌往外頭揭了來。東門生摟住。親

了一個嘴。小嬌笑了一聲。正好麻氏和金氏在窗下梳頭閒話。不曾聽見。少停。兩個一同拽了手往房外閒走。㊱東門生方洗面。叫小嬌扯袖。就往小嬌懷裡摸摸。覺得鐵實。却又圓古古的。着實一捏。小嬌亂叫起來。阿秀連忙來問。東門生道。我踏了他的脚。也遮過了。只見金氏和麻氏。扯東門生到小軒兒裡吃了早飯。自家坐在東門生脚膝上。單裙掀起。把東門生毽套在自家毬裡。揉了一回。麻氏又把毬掐開要東門生摸。東門生摸那毬毛兒。只見騷水流出來。好嬉兒把手接着。流了一手。麻氏定要東門生吃。東門生只得愁着眉吃了。大家興發。又轉到房裡。弄了半日。東門生因空心吃了蛤蚧丸。因此毽再不來。金氏見麻氏不肯讓他。就催他吃午飯。東門生巴不得歇。就扒起來。三個並坐了。說笑話兒。酒到。東門生道。一向三人吃悶酒。今日要開懷吃一個大醉。便行起一個急口令來。金氏道。憑你。麻氏道。也好。東門生先吃一杯說令酒。

道。

芭蕉蕉芭。有葉無花。一經霜打。好像南瞻部洲大明國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杭州府錢塘縣西湖邊藕花居靜寺裡西廊下一直進去黑亮芭裡面老和尚一領的破袈裟。

金氏道。說不來。東門生道。許你三口氣道。麻氏道。那記得這許多字樣。東門生又說了幾遍。金氏道。我會了。只見說㊲起就差。一連說了十來遍。罰了十來杯酒。麻氏錯了兩㊳句。罰了兩半杯。金氏道。我也有個好令兒。先唱歌後說急口令的。東門生道。你說。金氏吃了一盃酒。㊴道。

月子彎彎照九州。也有幾人歡樂幾人愁。也有幾人高高樓上飲好酒。也有幾人挑擔上他州。樓下吊子個牛。樓上放子個油。樓下牛拽倒子個樓。打翻子個油。壓殺子個牛。捉個牛皮賠子個樓。牛油賠子個油。賣牛個客人哭得兩淚交流。

東門生道。這是我曉得的。一口氣念去。一些兒也不差。只吃完了面前一鍾酒。麻氏念了五六遍。只是記不完全。竟罰了一滿杯。麻氏只得吃了。麻氏道。你們兩個都會行令。難道我倒不會。我也說一個兒。金氏道。憑你說來。麻氏把半鍾酒吃乾了。道。

一個怕風的蜜蜂。一個不怕風的蜜蜂。這個怕風的蜜蜂躲在牆洞裡。這個不怕風的蜜蜂。扯那個怕風的蜜蜂出來。那怕風的[40]蜜蜂罵這個不怕風的蜜蜂。我倒怕風躲在牆洞裡。你不怕風怎麼扯我出來。

東門生道。好。等我念去。[41]也差了兩三個字。罰了兩三鍾。金氏一發差得多。也罰了五六鍾。東門生又謝麻氏的令。要麻吃一鍾。麻氏再三推不去。只得吃了。麻氏原是酒量不濟。一時間吃了這許多。便昏昏大醉了。東門生道。今日做個一家歡。叫賽紅阿秀小嬌過來。我賞你每人三

杯酒。賽紅阿秀也只得吃了。小嬌道。一滴也不會吃。決不肯吃。東門生道。便饒你罷。又來勸[42]金氏。金氏醉了。當不得十分苦勸。又多吃了三四杯。金氏道。我去睡了。若坐在這裡。便要吐了。麻氏道。我醉得慌。頭又疼得緊。怎麼就像[43]磨轉。也倒身向床上睡去了。只見賽紅阿秀迷迷癡癡的。也不來收拾杯盤碗碟。一個個倒在地上。小嬌看了只管笑。東門生心裡道。我好計也。一家兒都醉倒。還怕誰哩。一把手摟住了小嬌。一來有些醉興。二則膽大。三則蛤蚧丸還未過氣。一心要射進小嬌毬裡去。小[44]嬌也有些怕痛。就亂推亂掙。東門生道。你的家主婆醉倒了。你又少不得定等趙官人弄。我的毬梗兒小。毬頭兒又尖。再不痛的。等我弄過了。省得你後頭一時間難受大毬的苦。小嬌狠命推不開。只得讓東門生抱在旁邊床上。替他脫了裙。將手去挖那毬兒。好個受用的東西。東門生興發。將毬射進。小嬌也因情頭(竇)初開。淫水流出。花心

又張。毬門又緊。東門生急抽了幾陣。小嬌十分疼痛。東門生一洩如注。正是。

初時怕痛還推却。　到此方知滋味甜。

却說東門生正把小嬌取樂。不期賽紅走到床邊。打小嬌大腿上兩三拳。小嬌跳起來道。不好了。嚇得東門生也扒起來道。是誰。賽紅罵道。小狐狸。虧你幹出這樣事。少會兒你家主婆醒來。活活的敲死你呢。小嬌羞得不做聲。東門生道。罷了罷了。看我的面。大家不要嚷了。省得娘醒來啕氣。連忙扯了賽紅道。等我和事罷。也扯下褲來。賽紅心裡正用得着。也不推他。奈東門生方纔毬來過了。一時間硬不起來。就像當初書房邊索過進房的模樣。着力索弄。略略有些硬。便挺着腰。研了兩研。却也研得進去。賽紅笑道。好東西。怎麼算得和事。東門生只得趁有些硬。慌忙抽起來。倒有些趣兒。小嬌着了裙褲。扶住㊺賽紅在床邊上弄。正

好興發。忽然金氏醒來。就看見了東門生和賽紅的樣子。便罵道。野丫頭。這等無禮。東門生連忙丟了賽紅。金氏竟走下床來。揪了賽紅耳朵。打上兩個響風大耳瓜子。道。誰許你這樣大膽。又罵東門生道。呆東西。眼前也當不過。還要尋野食吃哩。麻氏聽得[46]金氏罵響。也驚醒了。問道。因甚麼。金氏道。我們睡了。他們脫成精哩。麻氏就一心疑着小嬌有甚麼緣故。便問阿秀道。小嬌和相公頑耍麼。阿秀道。正因小嬌和相公睡。賽紅看見。就奪過來。被娘瞧見了。麻氏大怒道。了不得。這小小蠢毬。也思想迷相公。不由分說。竟把小嬌揪了亂打。又打碎桌子上許多[47]碗碟。小嬌也[48]不敢做聲。東門生陪笑道。我好耍子摟他們。不要計較了。正是。

只因破底風流事。　兩下相爭不肯休。

東門生夜裡又兩下討[49]饒。弄硬了毱。先把麻氏弄一陣。麻氏又連忙

抱住要幹事。東門生只得拔出。又射金氏的毬。剛剛塞進𤓰頭。痲氏又來爭奪。東門生眞個把性命陪他。纔得一家安穩。正是。

若不兩邊來討好。　如何比(彼)此得和平。

畢竟金氏痲氏與東門生趙大里怎生結果。且看下卷便見。

**批評**

趙大里把賽紅阿秀奸淫。小嬌就與東門生幹事。以此易彼。並無半點便宜。

校記

❶「翹」原作「勉」，據種德堂本改。

❷「發」原作「法」，據種德堂本改。





❸「噯呀噯呀」原作「呀噯呀噯」，據種德堂本改。

❹「四」原作「抽」，據種德堂本改。

❺「彪彪」原作「颩颩」，據種德堂本改。

❻「叫」原作「耳」，據種德堂本改。

❼「離」原作「就」，據種德堂本改。

❽「聽」原作「道」，據種德堂本改。

❾「壁」原作「逼」，據種德堂本改。

❿「他來」原作一「這」字，據種德堂本加改。

⓫「被」原作「道」，據種德堂本改。

⓬「向」原作「的」，據種德堂本改。

⓭「頭」原作「色」，據種德堂本改。

⓮「一邊」原作一「便」字，據種德堂本加改。

⑮「被」原作「干」，據種德堂本改。

⑯「也」原作「有」，據種德堂本改。

⑰「來」原作「矣」，據種德堂本改。

⑱「你」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⑲「百」原作「有」，據種德堂本改。

⑳「罷」原作「見」，據種德堂本改。

㉑「脚」原置「下」字之下，據種德堂本改。

㉒「可」原作「呵」，據種德堂本改。

㉓「言」原作「年」，據種德堂本改。

㉔「甚麼」原作「麼甚」，據種德堂本改。

㉕「今」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㉖「決」原作「屮」，據種德堂本改。



㉗「恨他」原作「累色」，據種德堂本改。

㉘「來」下原衍一「來」字，據種德堂本刪。

㉙「祖」原作「死」，據種德堂本改。

㉚「他」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㉛「竟」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㉜「燕窩」原作「麻窠」，據種德堂本改。

㉝「戲」字原書漶漫，據種德堂本補。

㉞「問」原作「涼」，據種德堂本改。

㉟「活」原作「痛」，據種德堂本改。

㊱「手」原作「子」，「房」原作「男」，據種德堂本改。

㊲「說」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㊳「兩」原作「的」，據種德堂本改。

㊴「吃了一盃酒」五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㊵「那怕風的」原作「了不怕的」，據種德堂本改。

㊶「去」原作「却」，據種德堂本改。

㊷「勸」原作「乃」，據種德堂本改。

㊸「像」原作「樣」，據種德堂本改。

㊹「小」原作「還」，據種德堂本改。

㊺「住」原作「値」，據種德堂本改。

㊻「聽得」原作一「被」字，據種德堂本加改。

㊼「多」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㊽「也」原作「這」，據種德堂本改。

㊾「討」原作「說」，據種德堂本改。

# 繡榻野史卷之八

李卓吾先生評

醒世主人校閱

詩曰

風雨相兼至。燕鶯雜沓來。
若非春有主。幾誤落蒼苔。

却說金氏一日對麻氏道。你日日把我丈夫佔去了。便是常得弄弄。怎算得一夫一妻。你又多我。我又有些多你。恨不得東門生一個人變了一隻老鷹。❶有雙丫乂的雞纔好哩。麻氏道。這也不難。我有個絕妙的計策兒在此。因對東門生道。我只大得你三年。大嫂也只大得我兒子三年。據我主意。如今寫個信寄到湖州去。叫我兒子急急回來。我與你

做了一對長久好夫妻。大嫂便與我兒子做了老婆。一家快活過光陰。却不是好。金氏道。我只恨當初弄得我太剋毒了。難道我還等他弄不成。麻氏道。你也不必計較了。你依舊好同東門生弄。只是名頭上配了大里罷。若這個事情不露出來。現成受用。若被人告首了。大家不能個暢快。正所謂。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大家忍耐。方免閒愁。

却說東門生聽了麻氏一番言語。果然寫一封信寄到湖州去。大里見了。不勝歡喜。連忙辭别了館東。收拾行李。星夜趕回家來。見了東門生與金氏。東門生忙對大里道。你去之後。阿(嫂)日夜將息。大嫂從不曾弄過。如今已經好了。我與你前番弄過以來。自你主(走)後。也疎好幾時不弄了。常言道。胡亂過。自有飯落肚。認了眞。冷水沒得吞。今晚你照

舊扒在他身上射毬。我扒在你背上弄屁股。這叫做一團和氣。你道好麽。大里和金氏齊應道。使得使得。在麻氏面前。只說在人家吃酒去了。正是。

自古貪花人所常。未聞將妻換龍陽。
可惜不遇傳神筆。描畫當年取樂場。

看看日頭落山。東門生別了麻氏。竟到金氏房裡來。只見他收拾衣服。鋪好被褥。賽紅拿一盆熱水放在面前。大里替金氏洗毬。金氏替大里洗屁股。都摟挖得乾乾淨淨。賽紅遞過手巾。大家接來揩了。金氏忙叫賽紅。頓些酒來吃幾杯。纔有些興。賽紅盛一碟熱水泡濕的紫菜。一碟新鮮的海毬肉。擺在琴桌上。弔了一瓶揚州有名的鄉販細花燒酒。立在旁邊伺侯。金氏見這紫菜。嗾聲一笑。大里問道。怎麽好笑。金氏道。這紫菜。晚間你倒用得着。大里道。這個是我小時節做起。做得多了。自然

也不消用得的。只是一個餘桃。怎麼教得你這樣明白。金氏指着東門生說道。三年前他不在❷家中。我在門上看看。見兩個頭髮披肩的小官坐在地上。我因他模樣生得好。就像女兒一般的俊俏。開口問他。你們兩個是那裡來的小官。怎麼坐在這裡。他回道。我們是浙江寧波人。進北京去的。我又問他。你這小小年紀。進京去做甚麼。他又說。趁這年紀。進京去做小唱。把屁股去好賺❸錢哩。就把❹祖傳的家數。細說了一遍。因此曉得明明白白。你前番戲我屁股的時節。我依他用了。果然沒有齷齪帶出。眞個絕妙的。大里聽說。因對東門生道。你若要乾淨。我靠在床沿上。多塞些進去。金氏道。我算你們饒我不過。自家也塞起來。一碗紫菜剩得沒多。三人只得把海毨肉吃了兩三壺酒。脫了衣服上床。金氏分付賽紅。不要吹滅燈火。金氏把個軟軟枕頭墊❺在腰下。拍開了脚仰睡在床上。毨裡就有些騷水流出。大里捏了䰇便弄。東門生

扒在大里背上。忙叫。慢動。就將金氏流滴滑涎搽在屁股上。把𨳒直聳進去。大家搖動。大里動一動。東門生也動一動。動了數百動。東門生定氣道。今日我們像個搬西廂了。大里道。怎麼。東門生道。這不是法聰和尚與徒弟疊蓮❻蓬麼。取笑了一陣。東門生又向金氏道。有❼趣麼。金氏道。趣倒有。只是壓得重些。東門生道。我在上邊壓。下邊的𨳒進毴裡更着實。金氏道。我兩個皮肉黏連。偏是你不黏連。便叫大里道。你不要怪。就把東門生摟到頭邊親一個嘴。咂住舌頭不放。東門生笑道。舌頭倒黏連了。下頭依舊不黏連。金氏道。我有個妙計。不知趙心肝肯否。大里道。你們原是一對兒。我怎不肯。金氏又對大里道。你且把𨳒拔出來。大里便抽出了。金氏叫大里在底下。金氏伏在大里身上。將𨳒套入毴裡。又叫東門生把𨳒放進金氏屁孔裡。金氏道。姚心肝從不曾射我的屁股。今日等你嘗一嘗。東門生笑道。今日我們又找浣紗記了。大里問

道。却怎麼。東門生道。這不是吳王遊姑蘇臺唱的呀。看前遮後擁哩。取笑了一回。只見大里伸了自家指頭。❽上塗些饞唾。搽在金氏屁眼邊。弄得滑滑的。却又把東門生的𣯶放進去。金氏問道。好也不好。東門生道。好便好。只是家伙不大。帶不出洞宮來。又取笑了一回。大家動了一回。東門生道。我癢了。要來了。金氏道。鑿鑿❾糟糟的所在。又不會受胎。洩在裡頭❿做甚麼。一發做我不着。我曾見古時節春意圖裡。有武太后和張家兄弟。兩人做一個同門及第的故事。你兩個是好兄弟。正好同⓫科。就學張家兄弟。奉承我做個太后罷。便叫大里拔出𣯶一半。把東門生的𣯶撳進一半。金氏對大里道。你讓他鬆半節兒地方。等他來在這裡頭。豈不是兩便。若是一齊來。都受了胎。一定生個雙生。定然一個姓姚。一個姓趙。我就做了兩家太祖婆了。正是。

懷孕未知男還女。　受胎却是二人⓬精。

東門生和大里依了金氏。捱捱挨挨。放將⑬進去。却也有些逼得緊。金氏笑道。自從有毬到如今。⑭那裡有新老公舊老公一齊受用的。便是張家兄弟。也只是愛惜他的官哩。怎如得眞眞親老公兩個一齊弄進。眞是稀奇古怪的事情了。便是。

中篝遺羞不可說。　淫書垂戒到如今。

三個又動了一回。磨了一回。東門生和大里都癢起來。毬都要來了。都着實一聳。金氏騷癢難當。道。我要丟了。尾毬骨上癢了兩陣。只差得篤兩篤兒。着實一聳。洞的一聲。金氏毬眼上骨頭兩邊迸開。金氏道。不好了。兩片門都大開了。東門生和大里毬⑮正大洩。只得抽出些兒。只見陰精和些鮮血。夾了兩個的陽精。一直衝出前門後門中間夾道兒。就像糊鉢和爛粥鍋潑翻了的。三人身上。滑做一團。濕做一塊。東門生和大里也驚起來道。甚麼顏色。是這樣的。就笑得肚腸吊了。金氏忍住了

眼淚。只得笑道。我今日只當生個兒子一般疼。明日有了雙生就罷了。若是沒有。你兩個好好都做兒子。叫我做親娘。大家又笑了一回。金氏道。等我將息將息。⑯毬裡傷了。就輕輕拭了毯血。兩個都扒開。並頭睡了。金氏紅腫疼痛。只得咬定牙根。自放而已。正是。

貪淫不顧身生死。　興盡悲來自古聞。

却說麻氏見東門生不回來。開了門兒等他。忽然聽得笑響。忙叫小嬌去大里房中看看來。小嬌看了。回話道。官人在那裡和金嫂子頑耍呢。麻氏聽了這句。也沒工夫問大里也在裡頭麼。上身穿了一領青紗。找⑰袖單褂。下身只着一件湖羅裙兒。徑跑大里房內來。罵道。這樣時候。還在這裡做甚麼。又罵金氏道。沒廉恥的東西。有了一個。還要一個。金氏忿不過這句話。便應聲道。老不知羞。虧你說得出。這又不是你結髮的老公。還要爭哩。麻氏就氣得哭起來。罵道。小妖精。歪辣貨。就是這樣

無狀了。把東門生揪了亂打。道。狗亡八。你等他罵我麼。東門生再不敢做聲。任憑麻氏一陣興打。麻氏又喝天大哭起來。道。狠心亡八。叫舊老婆罵我麼。大里恐怕聲響。只得勸道。娘便罷了。我家事幹。原沒有清頭。若被人曉得了。大家沒趣。東門生道。你打也打得夠了。不要氣了。就用手扯了麻氏過自家身邊來。麻氏只是啼哭回家來。東門生只得又弄硬了龜討饒。他心內只是⑱不歡喜。正是。

妻妾同床猶吃醋。何況苟合不端人。

清早起來。金氏也有些沒意思。就同大里到麻氏床邊來討饒。說道。是媳婦衝撞婆婆了。任憑婆婆怎麼樣打罷了。麻氏方纔有些笑面。誰知那鄰舍人家都有些曉得了。說。清平世界有這等異事。正逢學院出巡到揚州地方。便有一二學霸要出首姚同心趙大里二人行止有虧。正是。

被中捉風人皆曉。　皮鼓包瞞總有穿。

趙大里慌了。就與痲氏金氏商量。約了東門生。挈家兒逃走。到業堆山裡住了。山裡頭起了六七間小屋。團圓快活過日子。痲氏早有了三個月身孕。後來同東門生快活了三年。倒生了兩個兒子。因不曾滿月的時節。和東門生日夜弄弄。冒了風寒。染病沈重。竟嗚呼死了。後人有詩嘆曰。

一朝失節愛風流。　半世身亡赴冥幽。
魂魄不能重聚首。　鬼門關上恨悠悠。

金氏因騷得緊。弄得子宮不收。再沒有兒子。漸漸成了怯弱的病症。整日要大里弄。夜裡又常常夢見鬼和他交感。年紀到了廿四歲。畢竟因骨髓流乾。成了一個色癆病。竟嗚呼死了。正是。

陽間缺了風流婦。　陰府新添淫慾魂。

後人亦有詩嘆曰。

貌美貪淫一女娘。　故令勾引小官郎。
若非歡樂無休歇。　焉得夫妻不久長。

那賽紅阿秀都嫁了個丈夫。誰知又是好色之徒。終日嫖妓宿娼。弄得窮如乞⑲丐一般。無計可思。(施)竟打(將)賽紅阿秀。轉賣做小娘了。正是。

主母不端身早喪。　丫頭又復入青樓。

後人有詞一首。勸人莫去奸淫婦女。詞曰。

紅粉佳人引誘。切莫與他爲偶。轉眼不多時。惟見骸枯骨朽。
知否知否。休去尋花問柳。

右調如夢令

却說麻氏金氏已死。賽紅阿秀已賣。只有小嬌領着麻氏的兒子。在山

裡冷冷清清得緊。大里日夜夢見金氏來纏。心中十分驚怕。和東門生商量道。只管在這裡住。甚是冷靜。不如往別處寄籍科舉倒好。東門生道。也說得是。就起身⑳同去北京。早有那些鄉人把他兩個事情都傳遍了。人都道。這兩個也不是人。是活禽獸。沒人肯見他。只得起身回來。到德州㉑地方。大里遇了疫氣。忽然死了。正是。

貪花不滿三十歲。　頃刻身歸地府門。

後人亦有詩嘆曰。

龍陽子弟總堪誇。　竟把臀尖換女娃。
遍覓春方圖久戰。　誰知却是眼前花。

東門生哭得昏天黑地。道。我的好兄弟又死了。老婆又死了。眞個是人離家破了。只得把大里燒化了。收了骨頭回來。東門生對了小嬌。整日愁苦。再沒心去射弄。正是。

昔日如同醉夢中。 此時想起心悲苦。

一日午間。因沒情緒。在桌上打盹。忽夢見一個母豬。又一個公騾子。一個母騾子。跑到面前來。東門生驚問道。是誰。母豬就作人一般說話。道。我就是麻氏。那母騾子也說道。我就是金氏。公騾子道。我就是大里。東門生道。你們怎麼都到這裡來。那母豬說道。我只因生前與你幹了這樣事情。死後到陰司。閻王怪我失了節。又生了兒子。罰我做一隻母豬。等我常常生產得苦。母騾子又說道。我生前原不該結識私情。閻王怪我歡喜與別人弄。又喜野老公。又道大里專把春藥搽鑞。不顧別人生死。太刻毒了人的老婆。因此罰我二人變做兩個騾子。那母騾子是極要弄的。只是不能夠弄。公騾子鑞又大。只是一世再不能夠同母騾子弄。公騾子又說道。好苦好苦。只好在路上趕來趕去。再不能得像活的時節。快快活〔活〕的了。今日因我的娘還思想你。特特的一同來托夢

哩。東門生又驚又哭。問道。你三個都罰做母豬騾子。但不知我怎麼樣了。你可曉得麼。公騾子又道。前日陰司裡問這樁官司。道。你容縱老婆養漢偷人。要罰做一個烏龜。我替你狠命爭起來。道。都是我們三個不是。不要連累了他。我的骨頭。也多謝他收回了。這就是極大的陰隲了。判官查簿。只見收骨屍的事果然是眞的。閻王道。你們三個。都是吃着他的。還不曾報答他。後頭要把這隻母豬等你殺來吃。我們兩個騾子要等你騎。方算報得完哩。只見一陣冷風過去。早不見了三個畜生模樣。東門生大叫一聲。驚醒轉來。原是一場大夢。正是。

陰司判斷無私曲。　報應昭昭在眼前。

東門生又嘆又苦道。報應的道理。果然是有的。若只管寃報寃。恩報恩起來。那裡有結煞的日子。就一個悄悄到舊家裡來。收拾些細軟東西。又取了銀子。來到即空寺裡。請了幾位有道行的禪師。懺悔了三個

的罪過。又揀了一個小人家的清秀兒郎。把小嬌嫁了。又把兩個兒。交付他收養了。那小嬌的丈夫。安分經紀。又勤又便。(儉)倒也好過。正是。

萬貫家財容易敗。　一人勤儉振家聲。

却說東門生因夢中見此業報。後悔當初原不該去弄小官。倒把妻房讓他奸宿。自家又去好淫他的娘。致有今番苦楚。因此自家再不騎騾。又戒了不吃豬肉。正是。

從前做過事。　目下一齊來。
及早回心轉。　已經成禍胎。

一日。麻氏大里金氏又來托夢。道。多承你懺悔。我們罪輕了。不久又好托人身了。東門生心裡也歡喜。只恨自己罪孽深重之極。竟剃了頭髮。着了袈裟。出了家。到即空寺裡去做一個新參徒弟。法名叫做西竺。人叫他做竺闍黎。整日看些經卷。吃些素齋過日。又在寺裡空園結一個

小小庵兒上面釘了一個匾。寫四個大字。摩登羅刹。這四個字出在佛經上。人見的方纔曉得。東門生明了心。見了性。方是眞正結果。後人有詞嘆曰。

姚趙二人不正。麻金一對尤□。賽紅阿秀各分離。留得小嬌到底。㉓　業境變成騾彘。狂徒洞却夫妻。拋家寄子證菩提。討個回頭滋味。

東門生常把自家事。勸世間的人。㉔要人都學好。因此上好事的依了他的話兒。做了一本通俗小傳。個個人看了。也有笑的。也有罵的。憑他罷了。這是一個小傳兒住㉕頭。古方東曰。善哉。東門生之以悔終也。不然。與彼三人何異也。或曰。麻金趙。固畜道也。而傳之者。不免口舌之報。則奈何。方東曰。其事非誣。其人則托。警世戒俗。何關罪惡。

批評

東門生亦畜類也。不過因其收骨一事。遂免落劫。太上曰。禍福無門。爲(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信然。

繡榻野史全傳終

校記

❶「鷹」原作「應」，據種德堂本改。

❷「在」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❸「賺」原作「難」，據種德堂本改。

❹「把」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❺「墊」原作「倩」，據種德堂本改。

❻「蓮」原作「草」，據種德堂本改。

❼「有」原作「你」，據種德堂本改。

❽「頭」原作「摸」，據種德堂本改。

❾「鑿鑿」原作「這這」，據種德堂本改。

❿「頭」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⓫「同」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⓬「二人」原作「人二」，據文義改。

⓭「放將」二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⓮「從」原作「長」，「毬」原作「瑻」，據種德堂本改。

⓯「毯」原作「成」，據種德堂本改。



⑯「息」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⑰「找」原作「秀」，據種德堂本改。
⑱「只是」原作「摠摠」，據種德堂本校入。
⑲「乞」原作「上」，據種德堂本改。
⑳「身」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㉑「州」原作「出」，據種德堂本改。
㉒「恩」下原衍「報恩」二字，據種德堂本刪。
㉓「底」下原衍一「頭」字，據種德堂本刪。
㉔「的人」原作「下的」，據種德堂本改。
㉕「住」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思無邪滙寶 ㊁ 冊／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附錄

# 「明・《花營錦陣》」



花營錦陣
武林養浩齋繡梓

好色　於此有人

焉無氣方　不曰堅乎

求之所欲　一　鳥鳴向樓其

處于她的欲曰　尊

性之謂道　滿　夫

婦　乃　又妻

能　焉　未也

也欲妻　好　人

矣裝憒 [illegible]
相倚燕于 [illegible]
云則坐立 [illegible]
者皆去 [illegible]
示之 [illegible]
以為約 [illegible]
啟齋 [illegible]
象也寓 [illegible]
活之哉 [illegible]



如夢令

一夜雨狂雲鬧濃興不
知宵永露滴牡丹心骨
節酥鎔難動情重情
重都向華胥一夢

桃源主人



夜行船

眠花臥柳情如你一著
酥胸不覺金蓮朵雲鬟
漸倆嬌欲語嬌欲語囑
郎莫便從空住
風月平章



望海潮

春與將闌芳情欲倦美人別是風光自顛自倒自吞自吐箇中滋味深長低首望延陽任浮沉一似浪動帆張眼前銀似硯點難安一舟商量

秦樓客



翰林風

座上香盈巢滿車維摩手少
潤豐瑕為探薔薇影色媚孋
末試折後庭花半似含羞半
推脫不比尋常浪風度回頭
低喚快些兒叮寧休與他人
說

南國學士



法曲獻仙音

花滿雕欄畫堂玉院樂奏九城將倦口品洞簫手摩花鈸不如鳳笙龍管細細吹輕輕點各風情無限　情無限畢竟是雨儂雲中怎療得兩人飢饞渴急鶻子撲翻身方遂了一天心願

探　上要究



鵲踏枝

牡丹高架參差露足短難攀
小几將來度窮如秀上步雲梯
雅是老僧敲法鼓　輕輕款
款情無限不似鞦韆搖曳閒
庭院無費不堪狂態亂一時
樹倒猢猻散

葛蒼杏主



# 金人捧露盤

目初長風正暖好相親解羅裳試展芳情霎蓮齊捧一枝輕攏牡丹陰牡丹無露消〻滴溼透花裀　半是推車上岸半是枯拕盤根兩相看滿目生春腰肢齊動錦屏搖曳欵欵傾遠教娛漸入佳境不負盡心

風流司馬



## 鳳樓春

春履百花叢魚水和同兩情
濃高桃繡履鳳頭紅雙玉程
竪當央中間玉梢穿鑲住一
竅蹺柄兒　好一似椿扦跡
風鳥宿池島僧敲月下道人
夜撞金鐘汗透紅裀未已霎
臉漸强慵遠般滋味肯放從
容

忘拔子



風中柳

綠柳陰濃掩映桃花人面景
芳妍春懷撩亂軟攜霞
玉把枝柯倚遍柳枝搖柳
腰輕顫　喘經嬌聲怯怯
不離耳畔更簇著黃鸝声
喚花栁爭春好風光都占
顛沒箇與闌人惓

掌書儷



一剪梅

芸窗庭院晚風涼，好乘餘興，別是風光。斜插花枝鬢口滑，輕抬蓮足，樓掌長顛。鸞倒鳳不尋常，一弦風情，兩處自忙。箇中誰更著殷勤，不是情郎，卻是情娘。

煙波釣叟



探春令

春光如海無如此趣融
和天氣履芳裀試採花
心似倦蝶翩翩睡　綠雲
斜嚲金釵墜怨芳
心如醉為情多溼透鮫綃
帕上不是相思淚

擷芳主人



# 解連環

枉郎太過喚佳人倪卧隔山取人摩玉乳霰手前攀把金蓮把一捻斜度桃腮轉貼吮朱唇亂弄香股好似玉連環到當學連誰能解破

醉月主人



浪淘沙

輕解薄羅裳共試蘭湯雙雙戲水學鴛鴦水底轆轤聲不斷浪煖桃香　春興太顛狂不顧殘粧紅蓮雙瓣映波光最是消魂時候也露浥花房

五湖仙客



倒垂蓮

与厭春情草〻當上郎身
傾倒玉腕枕郎肩挑腮櫻口
歛胡連顛摩顛顛摩顛
搖曳花心不倦倒溜清泉
一線好箇柳腰來三眠三起不
知休羞摩羞〻摩羞

留魯容



鵲橋仙

玉股蘇舒纖腰款展兩人並股紅無權時借用小丫鬟襯疊翅鬚如山枕　靈犀際輳牡丹全吐螻蟈撐波不定恰如烏鵲去填橋渡牛女兩情相繫

玉樓人



眼兒媚

軟烟鋪綉倚生嬌玉股倩郎挑金蓮纖約牡丹蹬膩一看魂消微睇秋波嬌不經此景倩誰描難描只在雲鬟翠解桃頰紅潮

惜花人



挽綠韁

春遊々自閨苦寂寥肯相饒學騎竹馬騁花郊向飄搖汗挹紅珠頰乳墜春色醉但聞花內雨蹀々洒平蕪

方炙司馬



醉扶歸

乳燕雙飛去晝永撩兩人
情動畧解綉紅裙相隨學
鳥會　風摺羅衣翻不定
看娘行幫襯出力久相扶去
情向有些

使儒



後庭宴

半榻清風一庭明月書齋幽會情難說美人兀自更多情番做箇翰林風月 回顧一笑生春却膝酥胸緊貼尤雲滯雨聽嬌聲輕聆蹤跡竹影蕭蕭桂花香拂拂

醉仙



巫山一段雲

柳、弱不勝春，花瘦經風雨。無奈遊蜂無欵經，沒箇遮攔處。　惱殺情竊人，枉負儂情趣。假山狀似隔巫山，心齊難揉住。

蘧蘧生



撲蝴蝶

錦、屏春煖喜狂郎留戀式床鈄倚展金蓮霞瓣俵袁踏碎宮裳掙取當風綫浪煖穿楊拔々當展　紅心顫直任他破的貫革玉人笑倦一束一往許多兩鏖戰馬蹄蹀躞東西蝶翅翩翻近遠喚道是沒羽箭

有情癡



魚遊春水

風流原是底醉足歡情情
更嬌弱體難拘一任東風拋
曳翠攢眉黛遠山聳紅裩
鞋幫蓮瓣卸好似江心魚
遊春水

笑笑生



東風齊着力

綠展新篁紅舒蓮的庭院深
沉春心撩亂携手到園林愜
愛芳叢藪日繞脩竹慢講閑情
綠陰裏金蓮並步玉笋牢攀
祝鶯恐難禁倩女伴暫依肉
凡花褪春風不定歎々影歸無
不管腰肢久幽更難听怯々鶯聲
休辭困醉秉飛無輪到伊身
花仙



一捧蓮

荷風醒暑倦並坐荷團把禪機漫闡駕蓮航攙介殷勤開去門陛來方便 你身看我々身看你團欒頭做圓滿慈々慈苦海無邊喜殺那了善根種稱

司茶吏



**AUTORISATION DE PUBLICATION**

Je soussigné, Michel CARTIER, responsable de l'URA 1067 ("Etudes historiques et littéraires chinoises") du CNRS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FRANCE-, déclare autoriser, Taiwan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Books Co., LTD, à publier la collection de romans érotiques des Ming et des Qing (cinquante titres), dont le travail de compilation et le travail d'édition ont été réalisés par M. CHAN Hing-ho, chercheur au CNRS, et membre de l'URA.

S'agissant des conditions d'édition, elles seront définies par contrat.

Michel CARTIER Res
A Paris, le 19 Seprembre 1994

**授權書**

本人以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l'URA1067--C.N.R.S.)負責人名義，授權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由本研究組成員，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研究員陳慶浩先生所主持編纂之《明清豔情小說叢書》(計五十種)。出版問題，依合約規定辦理。

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
(l'URA 1067-C.N.R.S.)
負責人
賈永吉
1994年9月19日

## 思無邪滙寶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繡榻野史／（明）呂天成著.--初版.--臺北市
：臺灣大英百科，1995［民84］
面；　公分.--(思無邪滙寶：2)
ISBN 957-8592-39-6(精裝)

857.4　　　84007715

思無邪滙寶〔貳〕
繡榻野史[醉眠閣本／本藏本]
發 行 人／葉貴英
總 經 理／葉松田
主　　編／陳慶浩・王秋桂
執行編輯／陳益源
編　　輯／吳秀梅・羅文翠
美　　編／許瓊禧・孫秀琴
校　　對／湯秀蘭・李美黛・楊俶儻
封面製作／里安工作室
編輯製作／成易圖書公司
出版發行／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巨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復興北路2號A棟14F
電　　話／(02)7730868
傳　　眞／(02)7764299
排　　版／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錦龍印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裝　　訂／偉仁裝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羅明通律師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41號
初　　版／1995年8月


全套定價：41200元
ISBN957-8592-12-4(一套；精裝)
ISBN957-8592-39-6(單册；精裝)

思無邪滙寶。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
中國文史研究組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